DOCTOR WHO

神秘博士：隆巴罗

[英] 马克·普拉特 著　鱼干 译

iCelery军团译制

引言

“瞎说，孩子，”博士反驳道，“爷爷？我这辈子压根没见过你！”

伽里弗雷的局势并不太平。克里斯·克威奇正做着别人的噩梦。艾斯在自言自语，连K-9也是。莉拉偶然发现了一桩充满杀机的家族阴谋。而焦头烂额的罗曼娜议长预见到星球历史上最动荡的事件即将发生。

这一切的根源，是一个古老而又可怕的地方——伽里弗雷南部群山中的隆巴罗宅邸。那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同时，宅邸却莫名消失了。

673年前，博士将他的家族遗弃在那座被遗忘的宅邸中。被抛弃、蒙受耻辱、心怀怨恨的他们一直在等待。如今，博士终于回家了。

在这部第七任博士最后的《新冒险》中，他将面对一个可能揭开所有秘密中最大谜团的威胁。

马克·普拉特撰写了BBC录制的最后一部《神秘博士》电视剧故事《鬼舍之光》。他还著有新冒险系列《猫的摇篮：时间熔炉》以及失落冒险系列《宕机时间》。据说他住在伊斯灵顿，但即使那是时间领主的宣传，他也不会感到意外。

译者序

博士的身份，向来是《神秘博士》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在银幕上追随他的冒险数十载，他却始终保持着那层神秘的面纱——而这层神秘感，在1963版经典剧集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季中，抵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随着1989年剧集的停播，关于博士身份的揭晓戛然而止。直到2005版重启之后，《博士之名》与《永恒之子》两集对博士真名与身世的刻画，才再度为这个角色蒙上了新的迷雾。有趣的是，在《神秘博士》纷繁复杂的设定中，似乎总绕不开一本名为《隆巴罗》的小说——这正是我翻译本书的缘起。

1963版《神秘博士》剧集的翻译，可谓一项史诗级工程。从早年冷歌等人零散地翻译，到2013年Classic Who字幕组在“神秘博士吧”筹建，2014年iCelery军团成立，再到薛记烧鹅铺的接续耕耘，直至2025年，在众多优秀个人译者的接力之下，这部长达695集的经典剧集终于完成了全套熟肉译制。我个人一直想留下些字幕之外的东西，但在前AI时代，翻译一本篇幅近二十万字的小说于我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幸运的是，如今AI技术飞速发展，在ChatGPT、Gemini、豆包、DeepSeek、混元等工具的协助下，我得以完成从初稿翻译、译名统一到插图清晰度修复等一系列工作。我所做的，不过是通读全稿、略作修正罢了。囿于时间与精力，这个译本难免粗糙，未经细细打磨，恳请读者诸君包容海涵。

最后，无论你于何时翻开这本书，都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鱼干

2026年3月10日

作者马克·普拉特序

身世

1996年，当维珍出版社的丽贝卡·莱文找我再写一部《新冒险》小说时，我支支吾吾了一阵，东拉西扯了些不同的想法，但本·阿罗诺维奇坚持必须写《隆巴罗》——这正是我真正想写却又不敢提议的。后来，BBC因为保罗·麦甘的电视电影即将推出而收回了维珍的版权，丽贝卡便拍板写《隆巴罗》，她认为故事中揭示了博士的身世，是最合适的系列完结故事。

事实上，兰斯·帕金在落下的闸门下偷偷塞进了《垂死之日》作为最终的故事，但《隆巴罗》确实是第七任博士在维珍的绝唱。它有点像《神秘博士》版的金斯·克罗斯站：它串联了一大堆故事线，不仅与维珍的小说有关，还可以追溯到电视剧系列。

寻找家族

关于博士家族的想法，早在我1988年接到电视剧委托之前，就已经在我脑海中盘旋了好几年。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对博士已经了解得太多太多了。这无法避免地导致他身上“神秘”的特质已所剩无几。我们都想了解他，但也希望他始终保持一份神秘感。

我的想法是重新开始。为了彻底推倒重来，我将犯下回答根本性问题这一大忌，然后用一大堆新问题把那些解释砸歪。你打开上锁的盒子时，只会发现里面是另一个上锁的盒子，只不过这个更大。你越剥离博士的层层面纱，他就变得越陌生、越黑暗。而他依然如故，仍是一个谜。

有天清晨五点，我被关于家族和活宅邸的想法惊醒。博士的家族最不可能的样子就是显而易见的那个样子。他来自一个外星球，无论其居民看起来多么像地球人（甚至像英国人），我都决心要摆脱任何地球式的“2.4个孩子”那种家庭模式。它必须既古怪，又似曾相识。

我梦见的那个想法是如此详尽，以至于我激动到来不及把它全部写下来。一台织机、四十五位堂亲、两个苦力和一座脾气极坏的宅邸，连同它们的等级制度和可怕命运，全都准备就绪。但我把这个故事积压了

很久，不敢提交故事大纲。因为它太离谱了，而我正在涉足禁区。

隆之光

直到1987年底，我第一次在制片办公室见到安德鲁·卡特梅尔和本时，我才首次向其他人透露这个故事。安德鲁和本有他们自己深化博士性格的计划。他们已经构思好了时间领主的创始三巨头：拉斯隆、欧米伽，以及永远不被历史记住名字的另一个人。但他们不确定这一切在无数个纪元之后，该如何与博士联系起来。《隆巴罗》为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和安德鲁一起构思了这个故事大约九个月，直到JN-T（约翰·内森-特纳）认为这也许有点太过激进，目前时机未到。作为回应，安德鲁提出了B计划：我们把部分元素转移到了19世纪的佩里维尔，将故事重点从博士转移到艾斯身上，并将新故事命名为《鬼舍之光》。除了在《鬼舍之光》中一个关于家族的微小暗示（但西尔维斯特在排练时改掉了那句台词），《隆巴罗》就暂时被搁置了。

采购清单

当然，当你受委托写一部《新冒险》小说时，你不仅能在维珍的员工食堂蹭几顿午餐（比BBC的好吃多了），还会收到丽贝卡的“需要包含事项”采购清单。

就《隆巴罗》而言，这意味着：

1.收束《新冒险》系列铺设的线索；

2.衔接电视电影。

其他人都可以选择处理哪些连续性片段，而我必须处理全部。而且我还有一些来自电视剧系列的未了之事需要完成。在安德鲁办公室里喝了好多沙士汽水的讨论会都与此有关。《新冒险》系列中散落着它们的暗示，但随着麦甘先生的到来，这将是它们在《神秘博士》飞往天知道什么地方之前，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

又见面了

当BBCi建议在《神秘博士》网页上连载《隆巴罗》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并重新审视它——我已经好几年没这么做了。有些部分让我

惊讶，其中一些我极其喜欢，还有几部分让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所以我斗胆做了一些调整，改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是好主意，但现在肯定不是的东西。我像做手术一样删掉了早期的一个段落，调换了几章的顺序，并在最后一章开头增加了一段新情节。实际的故事本体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进行了修改和扩充，而非重制。也许这样读起来会更流畅一些。

我无法断言这次连载是否意味着原版书在Ebay上的疯狂价格会下降。1997年出版时，这本书出师不利，还没来得及提升销量就下架了。我定期会收到维珍的版税报表，它告诉我，税要从我的预付款里扣除，理论上我还欠他们126.41英镑。真希望我床底下还藏着一批书。

《新冒险》前情提要

信使：拉斯隆，垂死的皮提亚诅咒了伽里弗雷。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个世界已然荒芜，注定灭亡！

拉斯隆：完蛋！

神秘人：早就跟你说过了。现在关于住房短缺的问题……

克里斯：对不起，罗兹。我们不该那样做，但我爱你。

罗兹：少来！我要带队去进攻山顶那个GTO站。（挥舞着枪跑开）

博士：克里斯，是罗兹。

克里斯：她……？

博士：她登上山丘，走进了历史。

克里斯：（咬着指关节）我在努力应付。

多萝西（原名艾斯）：如今我住在19世纪的巴黎。但我有辆时光旅行摩托车，所以我购物都去玛莎百货。

金杖引礼官：你是否对着拉斯隆之杖起誓，维护伽里弗雷最高议会议长这一神圣职位？

罗曼娜：等一下。（把矩阵斜戴成一个俏皮的角度）我起誓。

（时间领主们露出恰如其分的不适表情）。

博士：克里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看不到自己第七个化身之后的事了。第八人被束缚了。

克里斯：我还在努力应付。

“追溯到哪里，博士？你活了多久？你微不足道的头脑无法对抗莫比乌斯的力量。折回去，折回到你的起点……”——《莫比乌斯之脑》

“但这怎么会印在你的脑海里？在时间那黑暗、幽深的深渊里，你还看见了什么？”——《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

序章

时间的玫瑰有着记忆的香气，它们在曾经的那座花园里生长。过去的枝条被嫁接到现在，香气能唤起久已消逝之物，或应和尚未到来的记忆。荆棘像秃鹫的喙一样锋利，藤蔓如无尽深坑中的巨蟒般缠绕。花园长在城堡最高的塔顶，远离下方寒冷的街道，也隔绝了伽里弗雷人思绪中那没完没了、叽叽喳喳的心灵感应杂音——有时候是无数杂乱念头的泥潭，有时候又会因某个紧迫的信念汇成齐声呼喊。那会是一个希望、一种恐惧或一个求死的愿望。但乌合之众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伟大的母亲走了。皮提亚死了，被她的孩子们推翻了。随着她的逝去，她子民的繁衍能力也一同消失。伽里弗雷人成了一个无法生育的种族。在这漫长的弑母余波中，被诅咒的人们学会了把想法和秘密藏在心里。他们发现了隐私和鬼祟，学会了孤独。这也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

一层烟雾飘过伽里弗雷的帕济西。塔楼上、月光下的花园被黑暗吞没。一种新的、更刺眼的光从下面升起。城里失火了。在欧米伽纪念碑高高的顶部，一个孤独的身影望着城市西区陷入火海，火是从废弃的神庙烧起来的。他能听到远处断断续续的枪声，从各学院调来的卫兵正在镇压暴动。暴动不会有好结果。逃亡的异议者（拉斯隆称他们为叛军）躲进了皮提亚的神庙。他警告过拉斯隆无数次，那个曾经的圣地绝不能被侵犯。如果用暴力对付异议者，他就会离开，让伽里弗雷自生自灭。他绝不参与屠杀。

突然，那个盒子回来了。

它悬浮在他目之所及的空中，宛若一口会飞的棺材，一侧笼罩在黑暗中，另一侧则反射着远处火焰的灼目光芒。它发出“咔嗒”“嗡嗡”声，还伴随着轻微的哀鸣；随后它微微向一侧倾斜，仿佛以一种粗拙的方式在“表达情感”。

“嘘！走开，你这蠢……”他差点骂出“畜生”，但这只会让他想起和拉斯隆关于“人工生命体可行性”的漫长争论，而他早就吵腻了。

那个“飞行棺材”似乎无比思念它的创造者；它总是试图挣脱束缚，从机库中逃出来，然后在欧米伽纪念碑附近沮丧地徘徊……多年来一直如此。当他们重新安置机库后，它也只是不满地待在伺服平台上，随后

又再次逃了出去。拉斯隆为此感到担忧，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一个能撕开恒星熔炉、剖析现实维度的准智能远程恒星操控器来说，它其实并无危害性，只是没被“驯化”好。

尽管欧米伽已经牺牲，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

他觉得这其实是个“讽刺”，但拉斯隆一点也不觉得有趣。有一晚，他们站在塔楼的玫瑰丛中，再次目睹了欧米伽的死亡。那颗垂死的恒星的光芒，在九点六年后突然在“敖星座”中熄灭。拉斯隆再度落泪。这个人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爱”，但有时候，爱实在显得过于“短视”。

纪念碑上的身影颤抖着，将斗篷紧紧裹在身上。超新星爆发时的光芒仍清晰地映照在城市上空，若非浓烟遮挡，那景象想必会更加绚烂。近来，那个被称为“欧米伽之手”的神秘盒子似乎特别喜欢缠着他，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出现，扰乱他的生活，让本该保密的私事暴露在他人视野之下。他对权谋与权力早已感到极度厌倦，渴望逃离这一切，摆脱阴谋与他人的野心，更渴望摆脱自我本身的束缚。抛弃这副阴郁、沉重的伪装，对他来说不过是像蛇蜕皮般轻而易举的事。但若真的离去，便再无回头之路；而拉斯隆便会获得绝对控制权，再无人能与之制衡。

他恼怒地脱下一只鞋朝盒子扔去，但“欧米伽之手”反应极快，鞋子仿佛直接穿过了那个盒子……他单脚悬在悬崖边缘，只穿着一只袜子。

“嗯？要是我跳下去，你打算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盒子必然会立刻出现在他脚下，准备接住他。自杀也是毫无意义。

“自私的混蛋！”他抱怨道。

下方，有人影在纪念碑周围的阴影中潜行。那些并非叛军，而是拉斯隆派来逮捕他的特工。想来他该感到“荣幸”才对，毕竟，他显然“太重要了，不容失去”。空气中弥漫着烧焦肉体的气味。别人已经为他做出了决定，但他仍有许多事需要准备，也必须面对一场艰难的告别。

他无视那个盒子，顺着“Ω”符号所形成的石质路径滑落到地面。黑暗中，阴影从四面八方迅速向他袭来，那些持刀的袭击者让他措手不及。然而他们被能量光束震飞出去，偏离了自己的攻击路径。盒子在他身旁嗡嗡作响，其移动速度似乎比自己的影子还要快，让人感到不安。

他从斗篷里拿出一朵摘下的花，玫瑰的乳白色香气让他想起了孩子们以及失落的未来。他将玫瑰放在纪念碑的脚下，低下了头。盒子一反常态地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自己的去向，最终落在了玫瑰的旁边。他知道它在看着，而他在昏暗的光线里找他的鞋，却始终找不到；于是他扔掉另一只鞋子，赤脚走进了那座正在燃烧的城市之中。

“我是博士。我是。我是。我是！”

克里斯·克威奇瘫软地靠在木墙上，看着周围的一切不断旋转。他感到头晕目眩，苍白的“树干”构成了房间的“墙壁”，这些“树干”向上延伸成黑色的天花板，那天花板仿佛是自然生长而成的，其边缘呈现出弯曲的形状，在灯笼的光里闪烁着橙色的光晕。

他阖上双眼，只为看得更真切。他的心脏仿佛在为两个人跳动；他的手指不断触碰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一些他从未知晓的、庞大的记忆……他只希望这些记忆能离开他，从他的脑海中彻底消失……他脱下靴子，狠狠地扔了出去。

房间在周围荡漾。就在几米之外，女人们围坐着俯看某物。她们“祭品”的脚从那个圈子里露出来，脚上穿着一双棕色与奶油色相间的系带鞋。

渗入脑海的新记忆正逐渐褪色，如潮水般退去……

第八人受缚

嘘声莫发出

裹尸布覆众生

高矮胖瘦

老少喧嚣

黑肤青年

与那高个

女人们手拉着手。议长、叛逆者、堂亲和战士。他们低声念诵着咒语，将他的思绪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他的心灵宛如一具被剥去外皮的尸体：筋脉裸露，意识也早已被彻底剥夺……

“你为什么离开？”

“你去了哪里？”

“你是谁？你到底以为你是谁？”

克里斯想要挣脱，却有一根细丝将他紧紧束缚着，让他在深渊上慢慢旋转。

我是！我是！我是！

那些女人用腐喙撕扯他的神智……

“秃鹫！”躺在她们包围圈中的“祭品”喊道，他的声音带着苏格兰口音。

“抓不住我的……”这声音在克里斯喉咙里低语。

当那些女人开始吞噬他的梦境时，一切便陷入了黑暗……

宅邸里充满了阳光，阴影们只能蜷缩在角落里躲藏。那些用蜂蜡打磨过的镶板墙壁，在白色立柱与拱门之间闪烁着幽暗的光芒。偶尔，地板或屋顶上的瓦片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有时，椅子也会为了避开路过的人而轻轻挪动位置。刹那间，一声深沉的叹息会从宅邸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那声音仿佛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宅邸仿佛在打着盹，但其实它也在倾听着……

刮擦，刮擦，刮擦。

“……拉斯隆勃然大怒，将祂者逐出伽利弗雷，令其永远不得重返这个世界。于是，城堡里一片欢庆之声。然而祂者在逃跑时偷走了‘欧米伽之手’，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刮擦，刮擦，刮擦。

那个男孩正用发夹在自己的书桌漆面上刻自己的名字；与老昆斯在他最后的命名日送给他的那把笨拙的工具相比，堂亲英诺塞特的发夹显然更加灵巧。关键在于要掌握好刻画的深度，以免书桌发出抗议声……

“你在认真听吗？”导师厉声问道。

“是的，谢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完成着最后的雕刻动作，“从此祂者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错。”

一阵沉默之后，他察觉到导师那庞大的身躯正朝书桌逼近，但他必

须完成最后一个字母的刻写。“您看，我一直在听讲呢，”他补充道，徒劳地希望能借此避开导师的审视。高窗透进的阳光在导师那毛茸茸的皮毛上闪烁；奶油色的皮毛上布满了锯齿状的黑色条纹。他感受到那对“玻璃般”的眼睛正紧紧地注视着自己……他慌乱之中在最后一个字母上匆匆加上了重音符号，动作太快，导致清漆剥落。巨大的书桌随之颤抖，发出仿佛是“木质抗议”的声音，然后愤怒地合上了盖子，差点夹住他的手指。

“你为什么不听讲？”导师的声音仿佛是从胸腔中传出来的。它头部两侧卷曲的角大得足以挂上一件外套……他慌乱地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呢？”他早已养成用问题回应导师无休止纠缠的习惯，但他的双脚甚至都够不着地面。

“课程大纲是怎么规定的？”导师问道。

他耸耸肩，望向窗外：“我们去实地考察怎么样？现在天气这么热，那些浆果肯定已经熟了。”他打开书桌，在里面翻找弹弓，然后从书桌盖下喊道：“我可以把浆果从树枝上打下来！”

“复述家族的传承规定……”导师命令道。

他叹了口气：“那之后我们能出去吗？”

“你出生在哪里？”导师继续追问。

“太无聊了”他回答到。

“你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导师继续追问。

他叹了口气，合上书桌盖。“我出生在这座宅邸里。”他拖长语调，带有对这种机械式死记硬背学习方式日益增长的轻蔑，但导师毫无反应。“我是隆巴罗宅邸的一员，这个宅邸是是在大分裂之后，为稳定人口而建立的众多宅邸之一。当时皮媞亚的诅咒使伽利弗雷变得荒芜。我是由隆巴罗宅邸的家族织机所生，每台织机根据中央人口署定额编织固定数量的族人。”

他夸张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深吸一口气。窗外，正午的阳光在银色树叶上闪耀。导师用黄色的爪子轻敲书桌：“配额是多少？”

“分配给隆巴罗宅邸的配额是四十五人。当有成员活满十三个生命周期后去世，就会有一新的成员被编织出来作为替代。”他再次停顿，观察

导师的反应。

“继续说。”导师命令道。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等待出生的那一刻。”他故意这么说，想看看能引起导师多大的反应……

“不可能，那根本不可能！”导师断然说道。

“你只不过是一台机器罢了，你怎么会懂这些呢？”导师机械地回答道。但这种预设好的、显得生硬的回答其实并不令人信服。然而，这个毛茸茸的巨型仿生体，尽管举止一本正经、显得有些“荒诞”，却比宅邸里的任何成员都更惹人喜爱。

男孩继续说道：“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人被彻底拆解、散成碎片一样；我的思绪也完全混乱了，仿佛被织机彻底搅得一团糟……我当时简直虚弱不堪。”

“也许现在该是你来教导我了吧，”导师说道，他宽厚的肩膀微微下垂。

“我根本无法思考，连思绪都无法连贯起来。”

“语法。”导师抱怨道。

“但我知道自己在哪里，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从那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然后我就出生了。第一口吸入的空气冷得刺骨。而他们都在场，整整四十四个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因为...因为...”

有一种伤痛，他永远无法释怀。人们说，出生后看到的第一幕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但当四十四个堂亲从四面八方盯着你，嘲笑你、戏弄你时，你还能期待什么呢？

他像往常一样避开了这个话题，继续说道：“萨瑟拉萝普把我打得几乎走不了路。”

“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你怎么可能真记得？”

“我就是记得。别烦我了。你总是纠缠不休。要知道我可不是刚织出来的新丁，都快五又四分之三岁了。”

“你确实早熟得很。”导师指着桌上的彩色玻璃数据核心说道：“把书翻到《拉斯隆的丰功伟绩》那一章吧。”

“大分裂之前发生了什么？那时候人们是怎么被‘编织’出来的？”他

嘴角带着一丝坏笑，半期待着会得到粗俗的答案：“那么……‘母亲’到底是什么？”

“母亲就是生育孩子的女性。”

“就像织机一样吗？”他放肆地笑了起来，“我打赌萨瑟拉萝普可办不到。孩子们是在母亲体内长大的吗？鼩鼱就是这样的。食品柜后面本来有一窝，还没等我弄出去就被苦工发现了。还是说母亲会像歌鱼那样在河里产卵？”

“提问是我的职责……”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提问还有什么意义呢？孩子们究竟是怎么开始成长的？为什么不是所有动物都有织机？为什么只有人类有？”

“我们正在学习……”

“那时候人们会和怪物、爬行动物海盗战斗吗？”

导师拿起那个彩色玻璃数据核心，开始将其拧进桌面的控制台里：“我们正在学习伽利弗雷文明的起源……”

“就是那首童谣吧？现在所有孩子都从织机里出生。你吹口哨，我就能唱出来：‘黑暗吗，寒冷吗，去寻找未来……’”

“管家萨瑟拉萝普禁止在上课时间唱歌。”

男孩做了个鬼脸：“她闻起来像旧橱柜，不过昆斯应该不会在意吧。而且还是他把你交给我来的。”

“序位将军昆斯设定让我来帮助你锻炼脑力。现在复述《拉斯隆的丰功伟绩》。”

“别再让我背了！你之前答应过不再让我背的啊。”

“复述。”

“真无聊……”

“开始吧。”

男孩低头看了一眼从书桌上滑下来的木制屏风。

“不许看！”苦工命令道，“凭记忆背诵！”书桌发出一声略带失望的轻鸣，收回了屏风。

男孩也叹了口气，开始背诵：“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拉斯隆的传奇故事吧。他就是那个独自战胜了黑暗的人……”他目光越过导师的肩膀，看

向房间的另一头，“英诺塞特堂亲，你在干什么？”

导师在狭窄的空间里费力地转过身来，那张大书桌也微微一颤。

房间里空无一人。一颗洋红色的小球从弹弓中射出，啪地打在苦工卷曲的角上。

等那只毛茸茸的机器转过身来时，男孩早已从敞开的窗户溜了出去，紧紧抓住宅邸外生长的藤蔓……

“告诉英诺塞特，我晚饭要迟到了。”他咧嘴笑道，又把头探回窗外，“每当萨特拉洛普发火的时候，她总是能想出最完美的借口……”

留下他那毛发蓬松的导师一脸茫然地手忙脚乱，他顺着藤蔓爬下，穿过茂密的长草奔向阳光。“抓不到我啰！”

第一章 巴黎立方

“这是一份带有金色加密编码的安全急件，长官。”年轻的总理府卫队队长正式报告，随后将信使舱交到了他手中。

监控精算师霍夫温特——一个在时空准入局历经九百九十六载岁月、数度轮回重生的老手——将此次交接情况记录在了自己的档案登记簿上。信使舱嗡嗡作响，随后像一朵黑色“花朵”般打开，他从中取出了一个水晶数据立方体。

他把这东西在手里掂了掂，嗅了嗅表面。“机密，”他判断道。那位身着红白制服的队长则始终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分毫。

霍夫温特咕哝了一声：“谢谢，呃……”

“琼戴克，长官。”

“对，谢谢，琼戴克队长。不用回复。”

“守卫长指示我必须等到传输过程完成才能离开，长官。”

“嗯？我不明白为何要这样。目标对象会直接被传输到指令中指定的目的地。你在这里什么也看不到的。”

“我想，这正是他们的用意吧，长官。”

“噢，我明白了。”年迈的精算师拖着步子走到一扇俯瞰国会大厦的窗前。下面远处的庭院里，几支卫队正在进行密集的仪仗训练。这个时间训练可不寻常。“他们这是让所有人都忙起来，”他说。“楼下肯定在搞什么名堂。”

霍夫温特没有理会队长，把水晶立方体放在观察窗旁边的接收基座上。瞬间，这东西被绿色光线所笼罩。

他静待猎杀代码启动。

有人在跟踪多萝西。在玛莎百货的食品区里，虽然人群熙熙攘攘，但她直觉上确信跟踪者就在那里。她用“他”来指代那个跟踪者，但那个人也可能是个“她”，甚至是个“它”。

她排到结账队伍里，怒视着那个仔细检查自己篮子的胖巴黎女人。头顶的监控摄像头突然转向，直勾勾地盯着她。

太明显了。不可能是那个人。

她开始检查钱包里的法郎，确认钞票的年份是否正确。两天前她就有过同样的感觉。但那次是在拉丁区的莫穆斯咖啡馆。时间是一个多世纪前的圣诞夜，她和朋友们在那儿。就在英式奶油果酱酥角（她请客）端上来的时候，她感觉到有人在监视自己。当她转头寻找那个存在时，咖啡馆的声音和气氛好像都消失了。或许潜伏在其他桌旁，混迹于赛马会的喧哗子弟和刚从歌剧芭蕾舞团出来的艳俗舞娘之间；也可能隐在窗外熙攘人群里。她几乎没注意到一支铜管乐队经过，她只看到雪花在煤气灯的光芒中飘落。

待葡萄酒与修拉先生的殷勤目光扰乱心神时，这念头便消散了。

但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一百多年后的一个温暖六月清晨，在巴黎的某家百货商店里。

队伍慢得要命，她只好一边等一边试着想点别的。博士最近常常出现在她脑海里。她在任何时间线上都一年多没见他了，想象他放任自流地出现在这样的食品区里让她觉得好笑。她猜他很快就会对看各种食物感到无聊，然后开始玩起抛接牛油果的把戏。她也不认为马基雅维利会喜欢购物。

她终于走到收银台，付完钱后离开了商店。但就算在街上，她也能感觉到那个存在。要么是它有本事时空跳跃跟过来，要么就是她自己把它带来的。

这个时空跳跃让一切都不一样了。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它”。

她急忙赶回马西纳路，拐进旁边的小巷。“该死！”一个高大的宪兵正在她的摩托车旁边转悠。以2001年的标准来看，这辆摩托车已不算那么高科技了，但它的那些附加装置依然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否则她又何必把它停在小巷里呢？她只盼能在那名宪兵触发警报、引来众人围观之前赶到他身边。

他蹲下来检查那个带有多语种“警报”标志的黑匣子跳跃约束装置。黑匣子开始对他发出愤怒的“滋布”声。

多萝西从头发里拔下一根发夹，把头发抖得乱糟糟。她猛地抽开发簪任鬈发披散，拎起玛莎百货购物袋踉跄上前，用夸张的佩里维尔腔尖叫：“喂老兄！俩混混抢了我他妈的护照！你说咋整？”

宪兵打量着她，注意到她精致的尚蒂伊蕾丝衬衫外面套着的黑色皮裤和皮夹克。

“快点啊。您得阻止他们。巴……拉……说英语不？”

他保持着镇定。也许他看见她过来了。

“夫人，这辆摩托车？”（连“小姐”都没叫！）“对于一辆兰美达来说，它太精密了，不是吗？”他指着数字速度表说着法语。“施瓦辛格先生在哪儿？在挎包里吗？您有驾驶执照吗？”

她心里想：你一定在开玩笑吧，我经常进行时空穿越，还需要驾照吗？他现在又盯着她的购物袋看。她把袋子重重放在地上：“看清楚了！这些只是意式面包和茶包而已，没有毒品或违禁品！”被钳住胳膊的刹那，她怒极反摔却被反拧手腕踹倒在地。老娘还没废柴到这地步，她心想。幸好那些意式面包缓冲了她跌落的冲击力。

他吹出三声尖厉的哨音，开始对着对讲机厉声下达指令。人群渐渐聚集在小巷入口处。这次她利落地起身，没再耽搁，双手交握成锤，砰地砸在他后脑勺上。他踉跄着跌进一堆金字塔似的垃圾袋里。

这才像话。

几个壮实的工人正在逼近。她抄起购物袋猛踹机车侧翼，警报尖啸逼退众人。早有准备的她仍被震得耳膜生疼。多萝西跨上座位，引擎轰然启动。她转动车把，机车沿巷子呼啸而去，零到负一百一十二年加速只需十秒。时间在她周围炸成一个金色的球。一条时间涡流向前延伸。很快就能赶回去喝茶了，她将在家迎接乔治·修拉，迎接他准备献上的所有殷勤。

她调整后视镜的角度，想看看自己的脸。镜中的双眼冷冷地回望着她，带着指责的神情——但这完全不是她此刻的真正感受。她的发型也一团糟。这样的自己让她的情绪变得极度紧张不安。

引擎剧烈抖动，车把猛地晃动起来。漩涡越来越快、越来越宽，同时还在向上弯曲。那些以往总是从她身旁掠过的、形状模糊的金色光影此刻渐渐暗淡，最终消失无踪。她松开车把，任由摩托车自行调整方向。

隧道边缘开始流淌着细长的光带：前方是红色，后方是蓝色。空气中的寒冷仿佛刺入她的肺部……那些掠过她身边的光影，其实就像星星一样。当她的感官逐渐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时，她突然想起了上次被“时间风暴”卷离这个世界的情景。

数据立方体依然散发着绿色的光芒；而今天的“矩阵”系统反应异常迟缓。在等待的过程中，霍夫温特偷偷扫描了立方体中的加密指令，确信那位年轻的队长绝不会察觉到这些指令的非法性质。既然自己参与了这些绝密命令的执行，他就必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楼下发生的所有这些反常现象，很可能只是新任守卫长在炫耀权力罢了。霍夫温特几乎想不起，在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官员斯潘德雷尔之前，还有谁曾负责过这里的安保工作。斯潘德雷尔前两次退休期间的空缺，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插曲罢了；而这次他坚决表示不会再复出：“有些人就是永远不知道何时该适可而止。”他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休仪式上曾私下说。“我有点太不屈不挠，折腾不动这些了，该交给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了。”

有传言称斯潘德雷尔难以跟上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议长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步伐。最高议会中仍存在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德罗米安和阿尔卡利安学员，但似乎没什么能阻止议长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甚至宣布了现任阿戈利斯主席的国事访问。

霍夫温特摇了摇他花白的头。人们称新任守卫长安雷德是个传统主义者，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据说安雷德的伴侣并非伽里弗雷人，而且她显然尽可能避开公众视线。事实上，这些接连不断的改革速度实在令人担忧。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传言，说罗曼娜议长（她喜欢被这么称呼）压根没听说过“稳重”这个词。

天体干预局内部也有敌对派系，但直到为时已晚、无法阻止他们时，才有人知晓他们的阴谋究竟是什么。议长名义上也是天体干预局的头儿。但传统上，议长对这个局活动的了解程度与其他民众并无二致。

数据立方体依然散发着绿色的光芒。霍夫温特哼了一声，轻敲着观察窗口的边缘。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再次打量起来访者。“你知道这次传

送指令的性质吗，队长？”

“这是机密，长官。”琼戴克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桌上的一碟洋李和喇叭莓。

霍夫温特笑了。“你们总理府的卫队成员整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搞些你们根本搞不懂的仪式罢了。”

“那些都是传统礼仪，长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啊，好吧，既然你不想知道的话。”

琼戴克耸耸肩。

霍夫温特把水果碟递给他。“请便，琼戴克。这些都是议长某次外交招待会剩下的。”

“谢谢，长官。”

“估计是用来招待那些长着八只眼睛、八条腿的外星访客吧。我在餐饮部门的堂亲事后会把剩菜送给我。”

琼戴克伸手去拿碟子，但又笨拙地犹豫了。他摘下白色礼仪手套和猩红色头盔，露出一头金色的卷发。他选了一个洋李，咬了一口。

“你应该是刚被晋升的吧，队长？”霍夫温特试探性地问道。

“嗯，算是吧，”年轻人满嘴食物地嘟囔。

“哦？”

“我家世代都是贵族议员。但我，呃，我其实有点不中用。”

“肯定不至于。”

“哦，是真的。我连学院入学考试都没过。所以家里给我买了个总理府卫队的职位。”

“他们可是国会的中坚力量，”霍夫温特点头说。他注意到立方体的光芒终于变成了白色。他检查了旁路扫描的结果，被勾起了兴趣。“你研究过地球这颗行星吗？”他问道。

“什么星球？”年轻军官眯眼看向终于出现在观察屏上的一个红色圆盘。“是那个吗？”

霍夫温特耐心地在基座上转动水晶立方体。“不。那是安全许可反馈。它让我们能接入子矩阵。”

“哇。”乔姆德克惊叹不已。

霍夫温特优化了模糊的图像。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蓝白相间星球的弧面。“地球，”他说。“看起来不怎么样，是吧？但楼下一直盯着它。”

“您是说最高议会？”

“还有其他人……这颗行星肯定具有某种战略价值，但我一直没弄清楚具体是什么。”

琼戴克脸上突然焕发出自豪的恍然大悟的表情。“那就是传送光束瞄准的地方！”

立方体在基座上变成了蓝色。

“光束现在应该启动了，”霍夫温特说。“它根据那些保密指令来识别目标对象的大脑特征。虽然这有点像在成堆的茅草中寻找目标，但在数十亿人的大脑信号中，它依然能够精准地锁定目标信号。”

琼戴克的脸上再次浮现出忧虑的神情，不过那也可能只是他表现出的愚蠢反应罢了。“但指令是保密的。”

“它可能是机密，”霍夫温特抱怨道，“但要是出了错，谁来背锅，嗯？我刚开始在这个局管机密准入事务的时候，还是末代马兹文在位。再干四年我就能拿千年服务津贴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他想找点脆的东西掰断来祈求好运，却只找到了强化碳纤维、硅粉和云母粉尘罢了。

突然，办公室里响起警报声，立方体的颜色变成了火焰红色。霍夫温特感到喉咙干涩无比。运之神恐怕也难以抵挡诱惑吧。就像伽里弗雷冰河中的鱼儿，只需要最诱人的饵料就能上钩。

“怎么了？”队长说。“我们被发现了？”

霍夫温特开始快速拨动观察窗上的仪器。“它不见了，”他哑着嗓子说。

“什么不见了？”

“光束。有人切断了它的传输路径，我们失去了目标对象。”

琼戴克一脸困惑：“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什么都不做！”霍夫温特厉声回答，“我们只是按照指令启动了密封指令。我们什么都没做，也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去哪儿？

“回家。我要回家，”她想。

多萝西已失去了触觉与任何内心感受，只有她的思绪还在继续流淌。她必须紧紧抓住这些思绪，否则它们就会像她的身体和摩托车一样，消失在黑暗之中。

家在哪儿？另一个声音在她脑海中响起。

“地球。英格兰。不，现在是法国。巴黎。”

最好还是快点决定吧？

“巴黎，”她坚持。

你真以为还能再见到那里吗？

质问者的声音冷酷而嘲讽。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侵入了她的思绪，正在翻搅、摧毁她的所有想法……而这些思绪，正是她仅有的依靠……“你到底想要什么？”她心想。

你告诉我。

“我想回家！”

那么，巴黎就是你的家吗？

“对！”

骗子！

“没人敢这么叫我。”

反正也没人会给你起什么别的名字。

“你刚才就叫我骗子。”

那这肯定是你的名字了。

当某个人已经占据你的思绪时，你根本就没机会去思考别的了。“行。叫我骗子吧，”多萝西抗议道。“那你呢？你管自己叫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多萝西能从那声音中听出嘲弄的意味——那是一种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残酷的笑声。这种笑声既让她害怕，又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是你最坏的敌人。我就躲在你身后呢。那个声音讥笑道。

“在哪儿？你是谁？”

告诉我，你希望我是谁。

“我只想回家！”

想得美！

“耶稣他妈的基督！”

多萝西坐在那张低矮的床上。白色的房间空荡荡的，冷冰冰的，四周是光秃秃的墙壁，没有窗户也没有门。

她身后突然传来声响，她转过身去。

那个女孩穿着黑色的连体衣和靴子；那颜色黑得连光线都无法照射到她的身上。在那个没有阴影的房间里，女孩的脸庞完全隐藏在黑暗之中，看起来模糊不清，仿佛尚未成形。

接着，阴影散去，一张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个年轻女子有着长长的、凌乱的棕色头发，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回望着多萝西的凝视。她早些时候见过这双眼睛。冰冷而充满指责意味。

她一直觉得，在宇宙这张巨大的拼图彩票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拥有任何样的外貌。但不是像那样。不恰恰像那样。

“滚回镜子里去，”她冷冷地说。

“镜子可不会回答你，”女孩回答。

她慢慢走向床边，说道：“我是……艾斯。”

“鬼才信，”多萝西说。

“这是事实。”

“那就证明给我看。”

艾斯举起挎在肩上的光滑黑色卡宾枪，在近距离朝多萝西开了一枪。

第二章 漫长的阴影

守卫长的办公室是国会所有安全事务的控制中心，里面陈设简单，是个没有风景、也没有自己窗户的中立场所。它坐落在巨大城堡的核心地带，仿佛是后来才被添加到这座古老建筑中的。

守卫长安雷德坐在办公桌前，烦躁地用手指轻敲着一叠待处理的报告。那位最高安全级别的访客到访国会的确认信息迟迟未到，而目前他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虽然他一年多前就被提拔到这个职位，但他仍觉得自己像个新手；前任留下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挥之不去。

似乎有一大批年老的时间领主——大多是懒散的高层议员——频繁前来拜访他，这种规律性让他开始怀疑他们是否事先安排好了个轮班表。3号塔楼故障的服务电梯能处理一下吗？泛光神殿的前厅还要多久才能翻新好？总理府卫队全装礼服的标准变得很松懈——装备邋遢，勋章的佩戴顺序也完全混乱。在斯潘德雷尔执政时期，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这些所谓的“友好拜访”其实大多与安全事务毫无关系。安雷德很清楚，基思里亚克兄弟会是在格外警惕地盯着他这个新人。

此刻，他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次例行拜访的最新访客——可敬的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偏偏选了这么个特别尴尬的时候来进行“亲切拜访”。

“今早，我本来想见议长，”约克斯拖着长音说，“却被告知她暂时无法接见任何人。他们试图用那位可怕的女总理西奥拉·萨达瓦拉米洛尼西打发我，但我可不吃这一套。现在内廷议会里全是女人了，她们似乎正逐渐掌控着一切权力。”

“我也是内廷议会的成员，”安雷德冷冷地回应道。

“是的，但恕我直言，您只是个象征性的序位将军，不是吗？”

安雷德强压下想要回敬的无礼话语，努力回想这位施赈官克雷斯特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头衔恐怕早已深植于传统的礼仪制度之中，无人能真正记清其具体含义。“议长的日程确实非常满，”他说。

“哦，也许吧。”约克斯笨重地在椅子上挪了挪。“但我随后在因果档案记录馆碰到了红衣主教佩伦丁，他三天前也有同样的遭遇。而且他到

现在还没见到议长。她甚至没出席切洛尼亚使节的招待会。现在根本没人知道她在忙什么。”

让安雷德松了一口气的是，他看到桌子上突然亮起了一盏小灯。他站起身来，歉意地说道：“抱歉，施赈官，我确实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

约克斯看着他，却毫无离开的迹象。“作为守卫长，你理应知晓议长的行踪吧？不然您搞安全保卫还有什么意义。”

门缓缓打开，外间办公室里，一名年轻卫兵正与一位身着深绿色长袍的女士一起等候着。安雷德的心顿时沉了下去——此刻他最想见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接待的人。

“进来吧，队长，”安雷德喊道。他转回身对着约克斯，发现对方已经站了起来。施赈官克雷斯特正盯着跟在琼戴克身后进来的那位女士。队长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立方体，仿佛那是全景厅博物馆里的仪式圣物一般。

“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准备好了相关指令，长官。”他一边报告，一边斜眼瞥了一眼在场的约克斯。

“谢谢，琼戴克！”安雷德从他戴手套的手里一把抓过立方体。

约克斯脸上带着得意的笑，朝安雷德点了点头。“感谢您抽出时间，守卫长。我就不打扰您处理重要事务了。”他冷冷地瞥了那位女士一眼，然后离开了。

琼戴克队长仍保持着立正姿势站在那里，脸上写满尴尬之色。

安雷德厉声说：“我想准入局那边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吧？”

“物品已送达。是的，长官。”

守卫长用手指碰了碰通讯连接钮，随即又改变了主意。“谢谢，琼戴克。你可以退下了。”

琼戴克试图重新站好姿势，却发现自己早已处于立正状态，于是尴尬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莉拉女士看着门滑上关紧。她身材高挑，气质高贵；红棕色的头发编成辫子盘绕在头顶。今天，她在辫子里穿上了两种颜色的珠子——红色和深蓝色，这是安雷德从未见过的。

“队长的束腰外衣上沾满了洋李汁，”她说。和往常一样，她总能把最稀松平常的事说得别有一番奇妙。这总让他措手不及。

“纪律太差了，”安雷德没什么底气地抱怨道，但嘴角仍露出微笑，“这并不好笑。而且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工作时不要来打扰我。”

她坐在他的办公桌边，随意地翻阅着一叠报告：“你在这里除了工作什么也不做。”

他伸手去握她的手，她俯身在桌上吻了他额头的皱眉：“你似乎有心事”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酋长总是要独自肩负部落的秘密。”

他咧嘴一笑，握紧了她的手。“随你怎么说吧。”

“别笑。”

“笑对我有好处。”

“你要是太忙，我就去找罗曼娜说。”

“好啊，”他说。“那她可以让你来管事。”

她滑下来和他平视，迎上他的目光。“本来就是我管事。”

“没错，请便。”

门滑开时，两人迅速分开。

“女主人？”

一个齐膝高的金属玩意咔哒咔哒地挪进了办公室。

“他总是这样，”莉拉叹了口气。

安雷德靠回椅子里。“他是你的狗。”

“是我们的狗。”她转过头看向那只机器人猎犬，它摇动着金属制成的尾巴。在伽里弗雷这段时间，它棱角分明的机身已经有点磕碰痕迹了。

“K-9，你就不能敲敲门吗？”莉拉说道。

机器的合成音有种唱歌般的刻板，时而让人喜欢，时而让人恼火。“抱歉，女主人，男主人。请继续亲热。”

“没关系，”莉拉拖长声音说。

安雷德靠回椅子里。“是你把它带过来的，还是它自己跟着你来

的？”

“有消息，女主人，”K-9插嘴道。

“等等，K-9。”

“是我们的发现。”

“我正要说到，”她抗议道。

“正要说到什么？”安雷德问道。

“我想可能得等到……”

“是关于你家族的事，”她很快地说。

他“啧”了一声，显得有点尴尬。“他们又怎么了？我知道他们让你烦，但是……”

“没事，男主人。他们没做什么，”K-9打断道。

“哦，那就好。”

莉拉摇了摇头。“不，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他叹了口气，手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最好还是告诉我吧。”他说。

她在约克斯刚才坐的椅子里盘腿坐下。“我们很无聊，”她开始说。“没人可以说话。罗丹被派去参加跨文化联络课程了，罗曼娜也不在。”

“议长暂不接见，”他纠正道。

“她就是不在。”

“是的，但你不该知道这个。”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难怪斯潘德雷尔退休了，安雷德想。罗曼娜真是个安全噩梦。

“她没告诉我去哪儿了，”莉拉补充道。

“很好，”他大大松了口气说。

“我不让她说。”

“是你在管事，对吧？”安雷德道，“那你这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决定，我必须多了解一些你家族的事。”

“这么突然？”

她斜眼瞥了K9一眼，迅速说道："但这是你的家族传承啊。每个人都该知道自己的祖先。"

他点点头。他明白，她的根在某个遥远的、蒙昧的原始世界，她甚至没给它一个像样的编目名字或编号。

"我的祖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就是一长串军职序位将军。能编好几个班了。肯定是织机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我们发现了一个谜团。"她表情非常严肃。

"确认，"K-9插话道。"一个影响不小的异常情况。"

"六百七十三年前，你的一位堂亲是普莱多尼亚学院卫队的队长。"

"他名叫雷德雷德，"K-9补充道。守卫长安雷德沉默不语。

"这个雷德雷德被派往南方山区隆巴罗宅邸执行一项任务。"

"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也没听说过他。"

"因为他再也没回来，"莉拉说。"他消失了。"

"那不可能，"安雷德坚持道。"肯定有记录。"他开始转动桌边端口上的立方体。

"我已检查所有可用数据，"K-9说道。"此次任务的所有记录均已按普莱多尼亚学院的命令删除。"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安雷德扫视着他的等离子屏幕寻找相关信息，却找不到任何关于隆巴罗宅邸的记载。

"K-9非常聪明，"莉拉自豪地说。

"我觉得我们最好好好谈谈安全问题，以及你哪些信息可以接触、哪些不能接触。"

"还有更多，"K-9说。

"以后再说，"安雷德厉声说道，随即感到需要道歉，"听着，你们干嘛不去红织宅邸，看看我的堂亲们？暂时离开国会一段时间。在那儿你不会无聊的。你其实喜欢他们的。"

"他们并不喜欢我。"

"他们当然喜欢你啦。"

"那个宅邸也不欢迎我。"

"胡扯。"

“是真的。”

“就因为一张桌子……”

“我要待在国会，这里的家具不会在我想要坐上去时跟我顶嘴。”

他深情地看着她。“我喜欢你头发上的珠子，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她盯着地板。“那些蓝色珠子，是为了纪念你的那位堂亲。”

“很贴心，你真好，”他说，真心感动。“那红色呢？”

“安雷德男主人，还有更多，”K-9又一次打断。

显然，这次他已经无处可逃了。K-9通常只有在莉拉面前才会保持沉默；而此刻，莉拉正用那种让人预感到不眠之夜即将来临的认真神情看着他。“那就继续说吧。”

K-9凑近桌子，仿佛要说悄悄话（但他并不会）。“根据测绘师序位将军议员团的记录，隆巴罗宅邸本身已不再矗立于南方山区隆山的山坡上。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雷德开始笑起来。“什么？一座宅邸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太荒谬了。”

“那你们的记录在哪儿？”莉拉质问道。

有时候她真让人火大。“我回头再处理，”他抗议道。

“你对家族的荣誉一点感觉都没有，”她冷冷地说。

“绝非如此。我只是目前太忙于安全的事，没时间研究那些古代历史。等我有时间了，我们会一起查清楚真相的。只是请你别擅自插手。”

“还有更多，”她说。

他的屏幕端口哔哔响了一声。终于有通讯进来了。来自伽里弗雷之外的金色加密编码。

“晚点再告诉我，”他温柔地对莉拉说。

她气鼓鼓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K-9则忠诚地咔哒咔哒跟在后面。

安雷德的端口又哔哔响了一声。他打开屏幕，看到罗曼娜议长愤怒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他注意到她穿着全套白底金领的仪式盛装。

“守卫长安雷德？我给你的那道传送指令到底他妈在哪儿？”

他一时愣住，立刻从快递箱中取出水晶立方体递给她看。

“就在这里，夫人。我刚从准入局拿回来。”

“那为什么传送还没完成？”

他胃里一阵发沉。“但应该完成了啊。我在等西奥拉总理的确认。”

“我们的客人没到。”她的声音中透出一丝罕见的慌乱。“你知道我现在不能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天体干预局发现正在发生什么……”

“我立刻跟进，夫人，”他平静地说。罗曼娜深陷各种秘密阴谋之中，而这些阴谋大多都是她自己策划的，这并不奇怪。她还自诩为新开放政府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不过，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安雷德亲自安排了这些伽里弗雷之外秘密会谈的安全事宜，但他本人并未参加，也不清楚与会者的身份。他只是按照西奥拉的指示行事罢了。他们对他充满信任，他心怀感激。但即便如此……

“如果您能确切告诉我我们的客人是谁或者是什么，或许会有点帮助，”他试探着说道。

她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你，安雷德。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知道的。”

“但我就是负责安全的啊，议长夫人。”

“没错，但真相会让你不快。”

“听您的。”

她明显地叹了口气。“安雷德，在我的议长任期内，没有比这些谈判更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几千年来也从未有过比这更重要的事。一切都取决于这些谈判；我们绝不能犯任何错误。所以，请你务必查清楚那道传输光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遵命，夫人。”

“谢谢。”她严肃的神情稍有缓和，一丝勉强的微笑驱散了阴郁的气氛。她漫不经心地问道：“莉拉最近怎么样？”

“她很好，谢谢。”他缓缓回答。

“哦，那就好。”她的语气中透出如释重负的感觉。

安雷德停顿了一下，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这么问？”

她紧张地笑了笑。“哦，没什么。随便问问。”

“你的制服上沾满了果渍，”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端着茶杯评论道。“要是斯潘德雷尔守卫长还在，准会用你的眼珠子当肩章穗子。”

琼戴克队长笑了笑。

“守卫长不是我直属上级，长官。”

“不，当然不是。不管安雷德怎么看自己的升迁，他在议长夫人的那些走狗们中间，其实也只是个普通职员罢了。议会成员在她那些拙劣的外交计划中，也不过是棋子罢了。”

“是的，长官。”

“当初我们只是观察外星人，或偶尔对他们的发展情况做些必要的调整罢了。但现在却不得不在晚餐时与他们直接交谈。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欧米伽知道这一切会怎么收场。”

“就这些吗，长官？”

约克斯疲倦地摆摆手。“是的，是的，队长。我会立刻上报你的报告。我们的上级毫无疑问会表示适当的感谢。”

“那么，关于那道传输光束的事呢？”

约克斯重新审视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平淡地说道：“她必须被除掉。”

“为了获取我们需要的情报？那样就够了吗？”

施赈官克雷斯特从茶炊上的茶壶里重新倒满茶杯。“什么够不够，队长？”

“关于前议长——博士的情报，长官。”

“静观其变吧，”老人说着，抿了一口茶。

莉拉坐在安雷德住所阳台的椅子上生闷气。她渴望出去。她曾把房间摆满植物和鲜花，直到安雷德打喷嚏，但这些植物和鲜花只不过是为了缓解阳台上那些灰色的塔楼和炮塔所营造出的沉闷氛围罢了。在城堡第119层，阳台太冷了，根本无法敞开。透过玻璃隔断往下看，能看到建筑物之间山谷里的云。

由于K9正忙于自己的计算，她便懒洋洋地翻看一本安雷德从国会军械博物馆给她带来的古代武器目录。时间领主们将这些武器视为野蛮的产物，但她对它们的设计却十分着迷。她曾去过那家博物馆，有一次因

从展品中取出一把旋转刃匕首并测试其投掷能力而惹恼了一个叫馆长的老人。从那以后，安雷德就禁止她在国会内接触任何武器了。

如今没有罗丹或罗曼娜可以拜访，她想着再去一次红织宅邸。为了安雷德，她愿意忍受他那些堂亲们一天，之后便独自前往家族宅邸外的森林。她以前曾多次这样做：在森林中露宿数夜，还带回植物或动物皮毛给安德雷德观看学习。有一次他甚至也陪她一同前往，他们一起躺在赭石色天空下燃烧的繁星下。

伽里弗雷的森林与她成长和学习狩猎的那个世界的森林截然不同。有些树木的叶子如清澈的水般透明，有些则像银色般闪亮；还有些花朵在黑暗中闪烁，宛如微小的蜡烛。有一次她独自打猎时，一只像条纹猪熊的森林野兽袭击了她，想把她拖到树上去。尽管它把她的手臂咬得很重，但她用刀杀了它，挣扎着带着它的耳朵作为战利品回到了红织宅邸。

安雷德的堂亲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伤口，这种伤口无法像伽利弗雷人那样的伤口那样在一天内自然愈合。有人从国会请来了一位医护官兼外科医生，但莉拉拒绝见他。她说他根本不是博士。相反，她用自己在篝火上煮过的浆果、树叶制成的药剂来治疗伤口，这一做法让家族成员及宅邸都大为惊慌。

“女主人？”K-9说。

“什么事？”

“我们没告诉安雷德男主人的信息。”

“嗯？”

“织机记录局的文件。”

“嗯？”

“它们已经被撤走了。”

“你是说有别人在看那些文件。”

“否定。撤走意味着清除、删除、销毁。”

莉拉用拳头捶了一下椅子扶手。“那就是说，有人也发现了我们的发现。”

“看来确实如此。”K-9停顿了一下。“稍等，女主人。”他的耳朵摆动

起来。莉拉能听到高速数据流在他电脑身体里颤鸣。

“你在和谁说话？”她说。

数据流突然停止。“抱歉，女主人。”

“你在和谁说话，K-9？”

“我自己，”他轻快地说。

“我们该告诉安雷德的，”她抱怨道。“我们该把隆巴罗宅邸的事都告诉他。或许他才会听我们的话。”

“隆巴罗宅邸不见了，”K-9说。“清除、删除、销毁。”

“是的，”她难过地说。

“而且它曾是博士的家。”

第三章 与自己对话

那鹰身女妖尖啸着，展开她那破烂的黑色翅膀。她向克里斯扑去，腐肉般的恶臭如腥风般扑面而来。当她的利爪朝他袭来时，他急忙举起双臂防御。她肮脏的头发上挂满珠宝和护身符，叮当作响。她还戴着一个眼罩。

克里斯踉跄着往后退，却被她的爪子抓住，拖到她沉重的身躯下。她落在他胸口，用喙撕出了他的心脏。

克里斯·克威奇大叫一声惊醒，从充气浮床上摔入浴缸，水花四溅。他颤抖着躺在浴缸水面上，随着细小的气泡波纹上下浮动，手紧紧捂着胸膛右侧。

即便在塔迪斯浴室这种浮力超强的水里，他也知道自己出汗了。又做噩梦了。“没事的，”他在几次深呼吸的间隙，不断在心中重复着。

博士曾说过：“在浴缸里睡着也没关系，只要别脸朝下就行。”所以才准备了充气浮床。

通常来说，这类小事不会困扰克里斯，但最近他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完全摆脱。不过他绝不能让罗兹看出来。他意识到自己捂错了胸口的位置——心脏不在那边，顿时感觉好多了。

有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他一下。是博士的那只塑料鸭子，鸭嘴上还带着傻乎乎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鸭子在嘲笑他。

他在水面上翻了个身，把头埋进水里。为什么浴缸里的浮球总是沉到底部，而其他东西却能浮在水面上？他甚至无法潜下去捞它。水的密度总是把他弹回水面。无奈之下，他游向水龙头，终于爬出了浴缸。

现在应该已经到优等伸展星了吧。宣传册上说，那是个远离主要航道的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滩和异域风情夜生活。博士曾嘟囔着关于蚊子的事，但承诺会让他们在五十年前就抵达那里，以免当地被旅游开发破坏。不过这并非克里斯所期望的旅行体验。

克里斯伸手去拿毛巾，抖了抖他黄色的头发，随即想起罗兹的遭遇。他现在用的仍是她的毛巾，上面还残留着她的味道。经过这么久，毛巾依然完好无损，这就是塔迪斯的“神奇之处”吧。他站在那里好几分

钟，脸埋在毛巾里，感激毛巾没有被彻底扔掉，听着水声在宽敞的瓷砖浴室里回荡。

该死。他怎么就能忘记那件事呢？其他一切都可以忘记，但那件事绝对不能忘，那是不可原谅的。

他后腰隐隐作痛。就连塔迪斯熟悉的嗡鸣声也让他心烦意乱。他实在太累了，但如果还要做那样的噩梦，他宁愿再也不睡觉了。

你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他提醒自己。现在只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罢了。首先，你得原谅自己。

好吧。他原谅自己了。容易。太他妈容易了。但他还是想出去喝个烂醉。如果做不到，那就把气发泄在博士身上吧。

多萝西·麦克沙恩睁开眼睛，看着头顶白色的天花板。她的胸口剧痛，就是那个……那个在她放松警惕时从镜子里爬出来的家伙，开枪打中的地方。

那武器是把高脉冲卡宾枪——是她当年在弗洛瓦战壕跟非正规军混的时候，反戴立克小队会携带的那种重型枪，一颗激光菱形弹能在六十米外切断沼泽戴立克的腿。但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再需要去思考这些事情了。

一张脸渐渐进入她的视线——又是那个叫艾斯的女孩。

她像医院里的访客般坐在床边，头发扎成马尾，穿着黑色皮裤、一件印有“石玫瑰”字样的T恤，还披着一件布满徽章的黑色夹克。年纪轻轻，却毫无品味。

“你当时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大约二十分钟了，”她说。

多萝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衫。胸口正中央有一道干涸的烧伤疤痕，那道焦黑的伤口穿透了尚蒂伊蕾丝布料，却没有流血痕迹。“在那么近的距离下射击，你很难打偏。我还以为那种枪的射程调节功能是无法使用的。”

艾斯仔细研究着那把枪，说道：“是不能调。”

“那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多萝西坐起身，伸手去拿那把枪，“给我看看！”

“没门。”艾斯迅速将枪抽回手中，然后从自己的夹克里掏出一个小

酒壶，“给，喝了吧。”

看到多萝西脸上怀疑的表情，她哼了一声：“是啊，换作是我也会怀疑。”她拧开瓶盖，大口喝下酒，脸稍微皱了一下。“就算穿越半个宇宙了，劲头还是如此强烈。”

多萝西接过酒壶。“我之前把这酒忘在家里了，那个巴黎的房间里。你怎么拿到的？”

女孩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笑。“一个星际陆战队员送的礼物。算是对他们‘服务’的纪念品罢了。”

“不是这样的，”多萝西厉声说，强忍住想揍这个小贱人的冲动。

“是吗？”

“我们一起在克罗卡罗空间站呆了六天，之后我就出发执行任务了，我们当时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

“可不是吗，”艾斯打断道。“等我回来的时候，基地已经被戴立克突击队炸成废墟了。我甚至是在别人的装备包里吐出来的。现在想起他，我还是会哭。”

多萝西强压住怒火。“那就是我干的！根本没人知道。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但艾斯的眼中已噙满泪水。

多萝西猛灌了一口酒。这个艾斯显然知道该如何精准地刺痛她的痛处。不过，这白兰地的效果确实如她所愿——至少在短时间内，她暂时不再感到饥饿或恐惧。酒壶比她记忆中任何时候装得都满，足够把眼前这个折磨她的人喝到桌子底下去。她把酒壶递回去，仔细打量着这个女孩。

艾斯的脸不对劲。五官似乎并不对称，仿佛是反的。多萝西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女孩，似乎是真实存在的。“告诉你吧，”她说。“根本就没有‘来世’，也不存在‘尽头有亮光’的隧道。”

“真遗憾，”艾斯说着，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往床边挪了挪。“你跟踪我多久了？”

多萝西蜷缩在枕头边：“我还以为是你在跟踪我呢。”

“精神错乱的第一征兆。开始自言自语。”

“但我没有，对吧？”多萝西说。“我是多萝西·麦克沙恩。我从来不会把那条裤子和那件夹克搭配在一起穿。”

艾斯向前倾身，目光冷冽如冰：“我们俩不可能同时都是‘真实存在’的，对吧”

多萝西稳住阵脚。“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她说。

“好吧，”艾斯面不改色地点头，“那就来吧。”

“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简单，”她说。“我是猫女。我是戴立克杀手，也是猎狮者。我是时间的义警。我叫艾斯。那么你呢？”

博士在塔迪斯控制室里，克里斯不知为何就料到博士会在这里。盯着已经关闭的扫描屏幕。他的夹克下穿着那件印有问号的旧毛衣——克里斯原以为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这件毛衣了。他怀疑博士是否没脱帽子就换上了它，希望这能意味着博士重新恢复了往日的不屈不挠。再也不用担心突然的死亡与重生了。

“茶包用完了，”博士头也不抬地抱怨道。

克里斯可没心情去关心还有谁比他更倒霉：“你睡不着吗？”他问道。

“哦，睡眠，有些人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博士引用了一句老话，然后耸耸肩，依旧头也不回：“我不觉得那是麻烦。怎么？你还有困扰？”

“是。”

“完全睡不着吗？”

“是的。问题就在于那些梦。”

博士叹了口气，盯着空白的屏幕，“我似乎已经记不起自己的梦了。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太多事情需要被遗忘。”

克里斯看着博士走向控制台，他的手指在一大排控制装置上方悬停。但似乎又改变了主意，转身重新坐回椅子上，依然没有看克里斯一眼。年轻人所需要的“万能解决方案”，似乎永远不会出现了。他转身准备离开。

“克里斯托弗，你碰过坐标选择器吗？”

克里斯顿在原地。“没有。”

“那时间矢量生成单元呢？”博士的语气像学院里专找犯错新兵麻烦的教官一样尖酸刻薄。

“时间矢量什么？怎么了？优等伸展星怎么了？我以为我们……”

“算了。”博士把目光移向地板。“什么样的梦，克里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

克里斯站在门口，手紧紧地握着罗兹给他的毛巾，却说不出话来。其实也没关系。

“情况这么糟糕吗？”博士问道，“你最好穿上衣服，然后跟我说说。”

当多萝西喝干酒壶里的酒时，艾斯缓慢、平稳、带着嘲弄地鼓着掌。兰地灼烧着她的喉咙，但她依然把瓶子举得越来越高。她差点呛到，最后“咚”的一声，重重地坐在地上。“大冒险完成，”她擦了擦嘴，宣布道。

她们一边喝酒，一边分享彼此雷同的经历。多萝西记得很多细节，而艾斯的记忆却精准得如同照片一般，甚至连那些她看起来年纪太小、本不该记得的近期事件，艾斯也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她们已经东拉西扯了一个小时，话题从炸药、去过的地方，到对付傲慢的仆人和男人的最佳方法（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她们还比较了自己的伤疤、战利品以及死过的人。多萝西输掉了她的哈雷摩托，不过后来又赢了回来。艾斯则赢得了她的床，还获得了在她选择的年份去巴黎度假的机会。她仰面瘫在床上，头探出床沿，倒着打量多萝西，同时始终紧握着手枪。

“我以为……”多萝西口齿不清地晃着头说，“我以为我们俩不能相遇……永远不能相遇。应该是‘雷龙效应’之类的吧。”

艾斯咧嘴一笑：“是布林尼维希苏瓦效应。”

“不，不，博士告诉过我……不不，听着，听着，他说他警告过拉斯隆，他们在‘欧米伽之手’的原型机制造上遇到了很多麻烦……”

“没错，就是‘欧米伽之手’。你还记得佩因福特夫人说过什么吗？关

于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事？”

“记得啊。那个赛博领袖甚至根本不想知道。你真该看看他当时的表情。”多萝西扮了个金属般的鬼脸，艾斯也回以同样的表情。

“她的表情也是，”她窃笑道。

但多萝西注意到，她的眼睛并没有笑，依旧冷若冰霜。

“你其实并不相信那些事吧？”艾斯继续说。

多萝西四肢着地，一边摇头一边朝床边爬去：“谁在乎呢？我早就醉得不行了。”

“但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他说的根本无法理解。他只是让那些事就这么发生罢了。”她把头放在地板上，闭上了眼睛。

艾斯的声音靠近她的耳朵：“他总是和一些奇怪的人混在一起，不是吗？比如法师、戴立克，还有拉斯隆。”

“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多萝西迷迷糊糊地嘟囔。“还有莱昂纳多。”

“还有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议长。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嗯？攀附权贵吗？”

“还有莱斯布里奇-斯图尔特，”多萝西小声说。“还有老好人斯科达·比里亚尼维奇。”

“什么？”艾斯突然认真起来。她凑得更近。“斯科达谁？从没听说过他。他是谁？”

多萝西突然挥拳击出，将艾斯击飞到房间的另一角。艾斯还没来得及反应，多萝西就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没那么了解我吧，嗯？”多萝西厉声说道。“你以为我早就不行了吧。”

见艾斯没说话，多萝西便指着艾斯夹克上的徽章：“看到那个了吗？那是个‘连续性错误’——那个徽章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里。”

艾斯点点头。“那是‘蓝彼得’徽章。在内外颠倒的塔迪斯城市的瞭望塔弄丢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多萝西步步紧逼。“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你确实侵入了我的脑海。你掌握了所有那些离奇的事件细节，却完全不

了解我的感受。况且这根本与我没关系，对吧？”

艾斯冷冷地盯着她，“你这么认为吗？”

“你也好意思自称审讯专家？你连从警察嘴里问出时间都做不到。你不是王牌艾斯。我才是艾斯，是多萝茜，也是多萝西。”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博士的秘密属于他本人，与我无关。那么，是谁派你来的？这到底是什么阴谋？”

房间陷入一片漆黑，多萝西独自沉浸在思绪之中。

“我梦见我站在一堵巨大的墙前。那些石头古老得难以形容，仿佛从远古时代就一直矗立在那里。石头呈锈色，墙高耸入云，上面有鸟儿盘旋。也许是秃鹫？我说不清。墙上有两扇巨大的门，应该是青铜材质的，但早已锈迹斑斑。”

“这个梦非常生动，”博士说。

克里斯摇摇头。“是啊，我从来没这么清晰地记得梦境内容。醒来后，那些细节很快就消失了。”

“再说说那堵墙吧。当时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吗？”

“一开始没有。门前铺着石板路，我站在上面，但当我看向路外的地面时，发现地面正在移动——它正从石板下面、从墙的下方缓缓滑动。整面墙也在缓缓向前移动，仿佛要吞噬整个大地。”

他等待着博士的反应，但博士只是静静地坐着，等他继续说下去。

“在墙的前方，我能看到太阳从雾气中升起；雾中还有些模糊的影子，但在阳光下我看不清它们。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再次穿过那扇门。我想我之前应该已经穿过那些门了，但当我试图再次打开它们时，发现它们紧闭着。”

“然后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全身穿着棕褐色的纱衣；她的脸也是棕褐色的，仿佛被烈日灼伤过般紧绷。她很有母性——是这么吧？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那里。”

“她说那些门是‘通往过去之门’。于是我透过窥视孔望去，对面的景色在夕阳的照耀下呈现红色。如果那真的是过去的话，那里应该到处都是鲜血，就像那些廉价战争片中的战场一样，而云朵则仿佛由骨头堆砌

而成。那个棕色女人告诉我：‘在另一边，是‘通往未来之门’。很怪，但她身上散发着玫瑰的香气。我以前从没在梦中闻到过这样的味道，她的香味就像蜂蜜与玫瑰的混合，就像书里描述的夏日气息。”

“很有诗意，”博士评论道。“就这些吗？”

“不。这才刚开始。我还能听到歌声，是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在唱着关于‘第八人受缚’的歌。”

博士清了清嗓子，低声吟诵道：

“第八人受缚

嘘声莫发出

裹尸布覆众生

高矮胖瘦……”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

“就是这个，”克里斯说。“你怎么会……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从未听过的东西？”

“你肯定在某个地方听过这些吧，”博士平静地说，“也许是在你母亲膝边听到的童谣吧？”

“她总是让我们坐在全息电视前。”

博士皱了皱眉。“看廉价战争片？”

“也许吧。大多数家庭都这样。”

博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嗯，那应该是一种‘种族记忆’吧，”他有些词穷，“我猜还有后续。”

“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说，那些声音属于未出生的孩子们。那些等待降生、等待生下来的孩子。然后她掀开了面纱。”他突然意识到什么，迟疑了一下。“原来就是那样，就像歌里描述的那样。面纱下面，是一个老巫婆：她穿着肮脏的黑布衣服，看起来更像秃鹫而非人类；她的脸上布满皱纹，鼻子尖尖的，还戴着眼罩。”

“她说了什么？”博士问。

“大概是，‘守门人已经离开了’……然后又说‘通往过去的大门被锁住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穿过；过去属于死者。’”

“这让我非常愤怒，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猛烈地捶打那

两扇青铜门。但门纹丝不动。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已经不见了，但那个疯狂的老巫婆还在那里，不停地对我咯咯笑，还说‘你认识我，我没忘记你’，她身后有几只秃鹫模样的鸟落在了石板路上。它们不断伸长脖子，好像在打量晚餐。她张开破烂的翅膀朝我扑来，腐肉的恶臭扑面而来。我试图推开她，但她用爪子抓住了我。她的爪子上戴满了戒指，戒指镶着大颗的宝石。她落在了我身上，爪子深深刺了进来。然后她把她肮脏的喙啄进我的胸膛，扯出了我的心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又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右胸，尴尬地放下了手。

博士迅速瞥了一眼控制台，然后又看向克里斯。“然后呢？”

“我大叫一声惊醒，然后掉进了浴缸里，”克里斯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想知道什么吗？”

“希望你别太担心，也许是你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奶酪之类的吧。”

“你把奶酪都吃光了，”克里斯说。

“啊。”博士若有所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需要一些新鲜空气。我还以为我们要去优等伸展星。”

“本来是的。但坐标被改了。”

“别看我，我当时正在洗澡啊。”

“是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

“这取决于你说的‘到’是指到哪里。”

“天啊，”克里斯越来越沮丧地抱怨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到达目的地呢？”

“哦，我们已经到了，”博士说。他似乎期待着某种反应。“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了。我本来想告诉你的，但你当时正在洗澡。”

克里斯伸手去按扫描器控制钮。“那就看看。”

“不行！”博士厉声制止。

克里斯立刻触电般缩回了手。

“别碰。我禁止你碰它！”博士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克里斯慢慢后退，不敢轻举妄动。他在博士椅子旁蹲下，轻声说：“好吧。那么你想让我做什么？”

博士的眼睛迅速扫了他一眼。“我们待着别动。我在思考。”

“行，”克里斯说。“你慢慢想。我去拿点喝的来。”他站起身，悄悄地离开了控制室。

第四章 尽数倾颓

阿克休堂亲咬着嘴唇，爬过了栏杆边缘。他湿漉漉的指尖沾满灰尘，一寸一寸地沿着回廊外侧向那座停摆的时钟挪去。

古老的木结构发出抗议的吱嘎声。在他脚下的某个地方，大厅的地面隐没在幽暗之中。此时，唯一的光亮来自远处大厅尽头织机基座旁两盏常年闪烁的脂油灯。

突然，一阵金属刮擦石面的声响吓了这个小个子一跳。他僵在攀附的地方，看到另一团昏暗的光线正沿着巨大房间另一侧的回廊移动。但那只是一盏独自徘徊在走廊里的枝形烛台。

光线消失了。经过漫长岁月，阿克休的眼睛早已适应了黑暗。他必须找到那座时钟，确认最新传闻的真实性。若能找到那份遗失的遗嘱，他就能成为救世主，一劳永逸地终结这段漫长的耻辱历史。再也不会有人嘲笑他了。尽管也没剩下多少堂亲可以嘲笑他了，但他必须成功。他活动着开始发麻的手指，继续向前爬去。

那座时钟近在咫尺却触手不可及——它由彩绘圆盘与金属环组成，兼具天文和星象功能，曾经彼此交错旋转。如今却静静地悬在栏杆上，宛如一只“多层眼球”般凝视着远方。

突然一股气流掀起了栏杆边缘的尘埃。阿克休躲闪着，那些尘埃如饥似渴地朝他扑来，仿佛是死人的手指，试图将他拉回过去。马姆斯伯里堂亲曾径直撞进尘埃网中，昏迷了八个烛日。醒来时还以为自己与早已去世的两百多年前的老法格堂亲喝茶。

尘埃渐渐落定，阿克休仅凭指尖紧紧抓住栏杆边缘。

又有一道光出现。在下面，沿着大厅边缘移动。那是一个人提着的灯笼，其轮廓分明的脸庞在黑暗中投下阴森的光芒。

宅邸苦工正好停在阿克休下方。他屏住呼吸，努力不让思绪扰乱自己，向痛苦之神祈祷，希望自己的心跳声不会暴露他的行踪。

欧伊斯堂亲绊倒在地，重重摔在木地板上，咒骂着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撞到的物体。正如他所愿，那是一个鼹鼠夹，里面还有东西在抓挠。

“抓到你了，你个小……别，别吱吱叫。别叫。”他伸手进去，用他

胖乎乎的手捏碎了那小生物。

“总是想着找吃的，对吧？”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欧伊斯咽了口唾沫，四处寻找声音的主人。

一盏灯突然自己亮了起来，照亮了提着灯的高大身影。他正从高桌的顶端俯视着欧伊斯。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栗色长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这正是加利弗雷人的典型特征。他那长长的、卷曲的棕色头发从中间分开，更凸显出他苍白而鹰钩般的面容。

“格洛宾，把灯灭了，”欧伊斯惊慌地说。“你会把苦工招来的。”他试图把小动物的尸体塞进口袋，留待日后处理。

格洛宾笑了。“你又去厨房了？”

“没有，”欧伊斯辩解道。“我只是出来走走。”

“你堂亲英诺塞特可好？还在照顾你吗？”他接着问道。欧伊斯能感受到灯散发出的热气。

“她像往常一样一头扎进书里，好得很。”

格洛宾把灯放到一边，从桌沿滑下来，落到地板上。他抓住他堂亲的胳膊，用力将其扭到背后。然后他把头靠在欧伊斯肩上，低声道：“还记得那些无皮颅骨吗？藏在宅子下面的那些？它们很想知道关于你的情况呢，欧伊斯。”

欧伊斯尖叫起来。“求你不要伤害我！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

“为什么你这么胖，而我们其他人却瘦得像泥炭根一样？”

格洛宾的手握得更紧，欧伊斯语无伦次。“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无皮颅骨说脂油供应快不够了。所以灯老是灭。”

“求求你，放了我。求你了！”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告诉那些颅骨们。”

“好。好，我保证。”

“别忘了。也别多嘴。”格洛宾推了欧伊斯一把，让他又跌坐在地板上。“现在，把你在厨房里找到的东西交出来。”

欧伊斯不情愿地从外套里掏出一个包裹递过去。他看着格洛宾翻检

里面的干菌类。他的堂亲抓起一把，递了回来。

“给。和你的鼬鼳一起吃吧。现在，在苦工抓到你之前，赶紧滚回你的房间去。”

欧伊斯慌忙逃窜，一心只想找到安全的地方。然而当他拐进下一条走廊时，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打斗声。他回头一看，在灯光照出的光晕里，只见格洛宾被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一个苦工——按在树干构成的拱门上。

“不是我干的，”他对着那个冷酷无情的女仆哽咽着辩解。“是欧伊斯。他是他偷了这些东西，我抓住他了！你们如果快点，还能追上他。”

苦工把格洛宾从地上拎起来，不顾他的挣扎，带走受罚去了。

欧伊斯感到一阵颤抖传遍宅邸，就连空气似乎也充满了怒意。他紧紧抓住自己的“收获”，匆忙逃往堂亲英诺塞特房间，那里是他认为的安全之地。

阿克休伸长脖子，看着那闪烁的灯光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他的血液在体内奔腾，几乎要沸腾起来。他以为那苦工会一直站在他下面。他知道它在监听他的动静。当他紧扣栏杆的手指几近僵折时，仆人却似被急务召唤般疾步离去。

阿克休花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他的思绪如血液般湍急地流淌着：这或许只是另一个陷阱，是别人设下的赌局，想看看他有多愚蠢。

万一不是呢。万一遗嘱真的藏在钟里呢。如果他找不到，他们全都会嘲笑他。

他确信自己曾经能够清晰地思考、能够回忆事情，而不会突然大哭或想要永远躲藏起来。

当然，那都是在那一切陷入黑暗之前的事了。

别思考，别回忆，你这赌局中的屈指者，只管完成手头之事。

他沿最后几级刻度挪向时钟。终于，他抓住了环绕着装置、标示着当地行星轨道的锈蚀金属丝。他躲到金属丝下方，在彩绘的格子球体上找到了新的着力点。这些球体一个套一个，展示着星辰之宅和诸神之屋——红/黑代表死亡，白色代表痛苦，还变幻不定的颜色则象征时间。当

时钟停止运转时，那些球体的开口部分合拢在一起，像一只破碎的眼睛般露出了钟面的核心。

阿克休壮着胆子，尽可能探身到开口上方。球体内部一片黑暗。他伸手摸索，所见与所触皆是无尽深渊。

他缓缓降到钟面上，进入那只黑暗之眼。

“远古烈焰”从桌上升起。它悬浮着，悬停片刻后轻轻落在由“灵魂之三”、“云之六”和“深渊之末”形成的顶点上。

英诺塞特堂亲闭上眼睛。用悬浮术建造这座牌屋结构实在非常耗费精力。她的纸牌占卜术早已生疏，要让这些圆形牌保持稳定位置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即便如此，这座锥形结构已经七层高了。只差最后几张牌了，但那些牌总是最难处理的。稍有差池，整个牌屋就会倒塌，未来也就无从知晓了。

她坐在桌旁的高脚凳上，感受着头发垂在肩上的重量。她的头发被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不得不像贝壳般缠绕在背上。那头发仿佛是一段时光之旅：发根雪白，渐行渐灰，至六百年前的辫梢处，已化作雪后山巅初绽花朵般的金红。此发不会被剪掉，直至某日她再度伫立窗前，望见阳光洒满果园的景象。

她坐在凳子上，因为沉重的负担让她再也无法舒适地坐在高背椅上了。房间里零星摆放着黑暗降临后抢救出的物件：寥寥几本无需电力屏幕就能阅读的珍贵书籍；一尊抄写员夸蒂尼安的半身像；一套游戏合集；还有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褪色的干花。几件大家具虽已磨损，却仍恪守本职。房间里最显眼的是那张沉重的梳妆台，宽大的镜面被英诺塞特盖上了一块厚重的披肩。

一个微弱、苍老的声音差点打断了她的专注。“他什么时候来？他说过会来的。”

“谁？”英诺塞特拖长声音问，同时用意念让下一张牌浮起。

乔比斯卡堂亲蜷缩在一张巨大的扶手椅的角落里；她年事已高、身体瘦小，说话时头部总会不自觉地颤抖：“那个……他叫什么来着？”

“欧伊斯？”英诺塞特疲惫地提示。乔比斯卡两天前就来拜访她，可

至今仍没有离开的迹象。

“不，不是他。他是我的一个堂亲，亲爱的。”

英诺塞特再次将那张“多米诺公爵”放回原位。“在这里，我们都是你的堂亲。”

“是阿克休，”老太太突然说道，“他答应过要陪我玩‘葬仪棋’游戏。”她沉默了一会儿，英诺塞特便趁机，用意念将“多米诺公爵”悬浮到牌屋的位置上。正当她将牌稳稳地放在适当位置时，她听到乔比斯卡的椅子那边传来一阵啜泣声。

老太太的脸皱得像一颗干瘪的坚果。“带我回家吧，亲爱的，”她恳求。“我想回家。”

英诺塞特不敢将注意力从悬浮的纸牌上移开。“回你房间还有很远的路呢，”她说。“你先待在这里，等烛暗一过我就送你回去。”

乔比斯卡泪眼婆娑地摇摇头。“不，不。我不是指那个家。我是说‘家’，真正的家。”

门恰在此时推开，堂亲欧伊斯的出现令英诺塞特松了口气。见他故作礼貌的姿态，她便知准没干好事，但现在无心计较。

他把下巴搁在高脚桌上打量牌屋：“还以为你早不玩这个了，它们总是倒掉。”

“宅邸今晚不太平，”英诺塞特答道。

欧伊斯咯咯笑起来。“比平时更‘不太平’吗？”

“阿克休？是你吗？”乔比斯卡在椅中呼唤。

欧伊斯咧嘴笑着转过身。“你好啊，奶奶，”他居高临下地说。“我是欧伊斯，还记得吗？”

“用不着嚷嚷，”老太太回嘴。“我好歹活过四千三百三十二岁，第五次重生的人了。”

“欧伊斯，”英诺塞特沉声道，“找点正事做，陪她玩葬仪棋吧。”

随着方形棋台缓缓滑过房间，乔比斯卡高兴地咯咯笑起来。棋台上摆放着一座微型山地景观，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几座微型房屋。欧伊斯拿出一个骰子和一些彩色棋子，每位玩家三个。

英诺塞特无视他们的喧闹，继续搭建牌屋的最后结构。她刚将“深渊

之二”和“猫头鹰之十二”放在适当位置，正准备将最后一张牌——“魂之手”——悬浮到空中时，游戏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喧闹声。

“他作弊！”乔比斯卡尖叫道。“他用意念让他的棋子变色，好多得分！”

“我没有！”欧伊斯喊道。

“我看见了！”

欧伊斯瘫坐在椅子上，抱怨道：“真无聊。棋盘还没裂开呢。”

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意让英诺塞特打了个哆嗦。牌屋微微晃动。“阿克休在哪儿？”她严厉地问。

欧伊斯耸耸肩，显得很没说服力。“好几个烛日没见他了，”他撒谎道。

随着一声巨响，棋盘顶部突然裂开，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深葬渊！”乔比斯卡胜利地喊道。

欧伊斯皱着眉头，努力用意念让他的棋子悬浮在微缩深渊之上。他绝望地失败了。所有棋子都缓缓坠入裂口，消失不见。

一阵新的颤动传遍宅邸。英诺塞特在高凳上摇摇欲坠。牌屋滑动着，哗啦啦散落在桌上。她盯着它们形成的图案。

每次她试图用这种方法占卜未来时，它们都会落成这个形状。自从黑暗的耻辱开始以来的每一次，它们总是落成古老的红黑相间的死亡之环。

但这次有所不同。

在空中，原本作为顶牌悬浮的“魂之手”正在旋转。可它早已不是那张牌了——每转一圈就变幻一次图案：一朵云、一滴泪、继而一只猫头鹰。英诺塞特暗骂自己疏忽。这张牌是“百变王牌”，它始终藏在牌堆里流动变幻花色，而她竟未能识破。

她开始颤抖起来。在烛光下旋转的牌的图案中，她仿佛看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宅邸再次在预期中颤抖。

传来一声“嗒”，接着是一声“滴”。

在时钟之眼的内部，阿克休感觉到古老齿轮开始转动的铿锵声。他

拼命想要逃出去，但随着球体开始彼此缓缓转动，缝隙合拢了。透过交错的格栅，他看到伽里弗雷星系的行星们开始沿着虚假天空中的轨道运行。冰封的巨行星极乐弗雷与炽热的卡恩星形成合相。一个星象身影正驰骋在小行星带升起的环轨上——那是骗徒卡斯特伯鲁斯，神话中的英雄本人，正拉着银火战车，那是众神套在他身上的枷锁。

突然运动扬起的古老灰尘，堵住了惊恐万分的阿克休的喉咙，令他几近窒息。

英诺塞特感到一阵剧烈的痉挛袭来。她看到欧伊斯正低头看着她，嘴唇翕动着说着难以分辨的话。随后，那向来作为第一真相视象的预知力，彻底主宰了她的视觉。

她的头颅猛地后仰，嘴巴愕然张开。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神秘的、像是喘息声、嗡鸣声和呻吟声混杂在一起的噪音。

第五章 惊扰尘埃

克里斯站在塔迪斯的门口，眯着眼从半开的门缝往外看。为了缓和气氛，他穿上了能找到的最花哨的服装：深蓝色背景上印着大大的橙色和柠檬图案，再搭配一条白色短裤。这身行头本是为优等伸展星准备的浮夸游客装扮，而非这宁静如世外桃源般的场所。但当他回来时，控制室的门大开着，博士却已经不见了。

从塔迪斯门口望去，克里斯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房间，仅靠博士手持的油灯照明。倾斜的墙壁延伸至黑暗之中。它们由白色枝条构成，向上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个空间仿佛一半是阁楼，一半是误入室内的森林小径。

博士正蹑手蹑脚地穿过一堆满家具和相框的杂乱空间。庞大家具衬得他身形缩水三分，恍若为巨人打造。他时而踮起脚尖查看桌面上的东西，有时则能从高背椅下穿过。即便如此，他似乎依然不愿触碰任何东西。

克里斯屈指环住温热的茶杯，另一手握着一瓶根汁汽水。

博士突然直起身来，低声嘟囔着“够了”，然后朝塔迪斯走回来。

等到博士几乎走到门口时，克里斯才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博士，你在这里呢。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他说着，递上了茶杯。

博士被吓了一跳，用空着的那只手接了过去。克里斯抓住机会，侧身溜进了那个黑暗的房间。凝滞的空气裹着土腥味的潮热哽在喉间。“阴森森的，”他试探着踩上吱呀作响的地板，“我们怎么会来这里？”

“我也不清楚，”博士慌乱地回答，“该走了。”他看看自己占满的双手，无法阻止克里斯继续往房间深处走。“克里斯，快回来！”他厉声说道。

“好，好。不急。这里已经好几年没人来了，这些家具真的是为巨人设计的吧？”

博士哼了一声。“我见过更大的。”

克里斯把汽水瓶放在与自己胸部齐平的桌面上，弯腰仔细观察它的腿脚。那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桌腿，而是被雕刻得非常逼真的前肢和后

肢。忽然，他看到地板附近有动静，便蹲下查看。“博士，把灯拿过来！”他喊道。

博士一把抓过桌上的瓶子，擦掉它在表面留下的水渍环。“抱歉，”他像是对桌椅致歉后转向克里斯。“克里斯托弗，马上离开。”

“看看这个，”克里斯兴奋地说道。他指着一个布满灰尘的桌腿，那根黄铜制成的爪子似乎正在慢慢伸展，看起来就像属于某种昏昏欲睡的动物。

博士抓住克里斯的胳膊，拽着他往塔迪斯走。

“何必大惊小怪呢？”克里斯抱怨道。

“少废话！”

他们经过一面挂在白色树枝上的巨型眼睛形状的镜子。一块有帐篷大小、覆盖在镜子上的尘埃网正在颤动，似乎正在朝他们这边蔓延。在它的背后，一道金色的光芒闪烁着，有什么东西开始发出嗡嗡声。

尘丝飘进了克里斯的眼睛里，刺疼让他疼得大叫起来。他猛地甩开博士的手，揉起眼睛来。

“别碰！别碰！”他听到了博士的声音，但那声音仿佛只是遥远的回响。刺痛感愈发强烈。他胡乱挥动手臂，结果抓住了尘网，把它整个拖到了脸上。他的整个面部都感到剧痛，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一阵恶心感袭来。他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同时听到了博士痛苦的呼喊，随后便昏倒了。

撞到地板的冲击似乎让他恢复了一些意识，不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但头部却感觉异常轻飘。他低头一看，发现博士正蹲在地板上，俯身查看一个瘫倒的身影。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个身影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博士费力地将他的身体翻过来，他嘀咕着什么，用一把镊子从身体脸上扯下尘网。不过克里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他的耳边突然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窃窃私语声、笑声、哭声、呼唤声，仿佛有一群看不见的人从他身边经过。

头晕目眩的感觉在加剧。他仿佛被一股力量托离地面，开始朝那面大镜子飘去。他看到自己的倒影迎面而来；他伸出手去，却直接穿过了

镜中的影像，整个人仿佛像水一样滑入了玻璃表面。

镜中的房间里没有博士的踪影，唯一的光源来自镜子，那光线仿佛是一扇通往现实的窗户。不久之后，光线暗淡下去，他周围的一堆堆杂物也消融在黑暗里。但克里斯仍然能听到那些声音。他在向下飘落，穿过地板，沉入下面的宅邸。新的光点像万花筒里的图案一样舞动着进出。那些光点的反射仿佛无穷无尽地延伸着，而那些从房屋内部生长出来的白色树枝似乎在风中摇摆着、发出嘎吱声。

那些声音渐渐平息，可怕的寂静降临了。整个地方仿佛在屏住呼吸，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一刻。

在那个高耸的厨房里，克里斯看到了两个巨大的生物：它们身高近两米半，面部由木头雕刻而成，棱角分明；它们身上穿着的“长袍”也像是木板制成，但材质却能像厚重的布料一样移动折叠。这些生物对克里斯视而不见，正从巨大的烤箱里端出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美食。桌子上摆放着许多装饰华丽的菜肴：有像葫芦一样的球形水果堆成的金字塔，还有被整只烤熟的、长着角、喙部像铲子一样的动物，它的喙里塞着紫色的水果，光亮的身体上点缀着黄色的浆果。厨师们正在准备一场盛宴，但从他们的烹饪中却闻不到一丝气味。这一切如梦似幻。一切看似真实，却又遥不可及。

厨房在一片蒸汽中消散。克里斯飘过一道道走廊和回廊，两侧是贯穿宅邸整个结构的白色高大树干。一切都比例失调。所有家具都像阁楼里的物件般庞大。他感觉自己像个孩子，在巨物间徘徊。

时间在这里似乎无关紧要。克里斯突然想到，他自己可能已经死了，但这并未让他过分担忧。

从一扇高窗望出去，是一片山谷，那里一排排银叶树延伸至远处蜿蜒流淌的河流。这个地方位于半山腰处。山谷的对面耸立着另一座山，而夕阳即将沉没在山的背后。窗户正下方的花园里，缠绕交错的植物线条盘绕成彩色的结。花园中央的基座上矗立着一座风化的雕像，雕像手中握着一根黑色权杖。权杖顶端的晶石将阳光折射成明亮的光矛，投在图案化的花园上。克里斯猜测整个花园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日晷，或者更有可能，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计时装置。

宅邸的另一个侧翼也延伸出来，白色树干同样生长在建筑物的外墙上，仿佛是建筑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是与石墙、木墙融为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处可见蓝色叶丛的突起，不知是蔓生植物，还是宅邸本身长出的叶子。弯曲的屋顶高耸于山墙之上，看起来宛如一只灰石色穿山甲的鳞甲。

克里斯继续向前游荡。他经过一幅幅装裱好的肖像画，画中人物面容阴沉、神情乖戾。如果真有人对他们露出微笑，他们恐怕也认不出来。

他转过一个拐角，看到一个巨大的木制仆人正大步朝他走来，手中托着一件黑色物件。已经来不及躲藏了。当那个仆人径直穿过他的身体时，他的胃里一阵翻腾。他喘着粗气，难以置信地望着它远去的背影，那个仆人竟然无视他的存在。这不可能。没人会忽视这件衬衫。

他伸手想抓住什么来稳住自己，但手却穿过了坚硬的木头，毫无触觉。他又试了一次，结果依旧如此。有那么一刻，他站在那里，心跳加速，然后他猛地一拳砸向墙壁，差点整个人跟着栽进去。他收回手，紧紧握住另一只手，他根本不存在了，他真的已经死了。

“有人吗？”他大声喊道。“喂！”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没有回声，仿佛只在自己空荡荡的脑海中回荡。他惊出一身冷汗。那个木头巨人正消失在长廊尽头的拐弯处。它根本没听到他的喊声。他用尽全力大喊，追了上去。

他赶到远处的拐角时，那仆人正好消失在旁边的房间里。门在它身后关上了。克里斯慢慢靠近门口，听到里面传来一位老妇人的咒骂声。他将手指放在门上，手指竟然直接穿过了门。

他如释重负地断定：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全息模拟环境——类似庞顿四号上的学院模拟训练场，或者像他童年常去的月球公园里的“贾姆博里船长神秘游乐洞”那种。感谢女神给了他这个解释。他从不相信鬼魂的存在，现在也不打算开始相信。他挺直身子掸了掸衬衫，如同首次踏入学院裁判官军官食堂般，从容穿过了紧闭的门板。

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树状柱子上挂着破旧的挂毯，房间中央摆放着一把巨大的摇椅。这把椅子被雕刻成手掌的形状，其手指构成了椅背。

在那个手掌般的椅背凹陷处，坐着那位老妇人。她身材矮小，并非魁梧之辈，但神情却充满凶狠与戾气，灰白的头发凌乱不堪。她几乎直视着克里斯站立的门口，克里斯被她那充满恶意的目光吓得不由得瑟缩了一下。不过她其实根本看不见克里斯。老妇人又大声咒骂起来，然后从侍女递来的银盘上抓起一顶黑色帽子，戴在自己的乱发上。木头侍女一边调整帽带，一边试图将她散乱的头发塞进帽子里，她一直板着脸。

在她对面，是一张依照房屋特有的动物图案雕刻而成的梳妆台，台上摆放着三面镜子。老妇人愤怒地瞪着镜子，但一切似乎都不对劲——中间的那面镜子反射出的竟是另一个房间。

克里斯凑近一看，镜中映出的是宅邸里的另一个场景：一位年迈的老人直挺挺地坐在大椅子上，他枯瘦的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不停地敲打着。他的双脚甚至没有触到地面，他穿着华丽的袍服，但这袍服与他瘦弱的体态显得极不相称。他偶尔会直视镜子，仿佛早已察觉到自己正被监视着。

老妇人暗自咯咯笑起来。她的仆人则站在一旁，那张雕刻而成的面具上毫无表情。

突然，空气似乎流动了一下。克里斯身旁不知何时多出了另一个身影。一个鬼鬼祟祟的小个子男人刚刚穿过了紧闭的门。他衣衫褴褛，肤色死灰，用一双圆瞪的眼睛回视着克里斯难以置信的目光。两人瞬间意识到彼此能够看见对方；小个子男人惊恐地倒吸一口凉气，畏缩着，转身又穿门逃走了。

克里斯试图伸手去抓那小个子，但没抓住。身后传来一声惊叫。他转过头，看到老妇人正怀疑地扫视着他的方向，仿佛隐约瞥见了鬼魂。

克里斯滑过门，进入了走廊，那个小个子男人已不见踪影。在暮色笼罩的走廊尽头，另一扇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亮。他不由自主地朝那光芒走去，走到一半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双腿根本无法动弹。他直接穿过了墙壁，进入了那片明亮的灯光之中。

房间里共有三人：两个男人站在堆满文件的桌子旁，其中一个年事已高，头发粗糙乌黑，身高一米八五，身材魁梧，穿着深绿色的长袍；另一个则是身穿红白相间制服、头戴头盔的士兵。绿袍男子抓起文件，

环顾四周后低吼道：“是我的堂亲英诺塞特。她来过这里，我要杀了她。”

克里斯看向第三个人，她就站在他刚刚穿墙而入的地方，却对他的存在浑然不觉。她紧贴着彩绘屏风的背面站着。她身材高挑，比克里斯还高，至少两米，但在庞大的家具衬托下仍显得十分娇小。她皮肤白皙，齐肩的红发编成辫子，穿着一件铁锈色的长袍，脸上带着极度的恐惧。

“我得走了，先生，”士兵说，“我回国会已经迟了。您您需要我传递什么消息吗？”

穿绿袍的男人花了一点时间筛选文件。“东西不见了，”他说。

那女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动弹不得。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份文件。

“被偷了？”士兵问道。

“放错地方了，”穿绿袍的男人坚定地说。“我有副本，队长。你可以把这个带给天体干预局，应该就足够了。”

克里斯开始怀疑，这一切或许都是他注定要目睹的情节，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某个程序设定的一部分罢了。

那女人微微动了一下，长袍发出窸窣声。穿绿袍的男人和队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他们仔细观察着房间，开始绕着家具走动。克里斯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一切，却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甚至该如何介入这个全息程序。

那女人看起来随时可能尖叫或晕倒。

“窗帘，”穿绿袍的男人命令道，窗边的厚重窗帘应声升起，但窗帘后面空无一物。

两人转向屏风。

就在这时，克里斯突然冲进房间，大声喊叫起来。

没人听到他的声音。他冲向书桌，去推那堆放在上面的文件夹。他的手直接穿了过去。但似乎还是引起了一些微小的反应：有三张纸从文件堆中飘落到地上。

那两个人转过身来，重新走向书桌。他们又对视了一眼。“屏风，”穿绿袍的男人命令道。

彩绘屏风自己利落地折叠起来，但后面空无一人。

从克里斯的视角看去，他发现壁龛侧面有一个面板正在悄悄移动。另外两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您说您还有一份文件的副本，先生，”队长说。

穿绿袍的男人露出尴尬的愤怒神情，从长袍中拿出一张折叠好的文件：“运送费，一千两百潘达克。”

队长停顿了一下。然后他接过文件，放进公文箱。“关于法令那件事，我很抱歉，先生。”

“你只不过是个信使罢了，队长。宅邸的名誉会得到澄清的。”

克里斯突然开始向下穿过地板。表演结束了，接下来会怎样呢？

他半个身子陷进一张兽皮地毯时，一个冰冷的念头突然在他脑海中浮现：也许这个程序比他最初想的更具互动性。又或者，他这些天所经历的噩梦其实还没有结束。也许，他正被困在自己的意识牢笼之中。

第六章 交织

警报响起时，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正在办公室里打盹。

实时视频画面显示，时空准入局正发生骚乱：年迈的监控精算师霍夫温特正被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也就是莉拉，严厉斥责。

“听着，老头。”她用手指指着空气，“立刻联系博士，否则我就……我就……”

“什么博士？哪个博士？”霍夫温特颤抖着声音反问，不由自主地从这位令人生畏的女士面前退缩，“您得说得更具体些，女士。”

“那个当过你们议长的博士。”

约克斯在椅子上向前倾身，仔细聆听着。

“哦，那个博士啊，”霍夫温特说。“神出鬼没的议长。不过恐怕我帮不上忙。您试过议长办公室吗？他们负责处理这类事务的。就是议长们。很合乎逻辑的。”

“议长现在不在伽里弗雷，”那位女士抗议道。

“真的吗？”约克斯开始在另一个等离子屏幕上调取莉拉的天体干预局个人档案。

霍夫温特在准入局摇着头。“非常抱歉，女士。我相信议长办公室会协助您，除非他们也全都消失了。或者守卫长也许能帮上忙。”

“守卫长安雷德很忙，”她断然说道。

“在训练总理府卫队护送更多外星显贵吗？”霍夫温特说。“实在抱歉，公务繁忙。再见。”说完，他就埋头继续处理文件。

约克斯看着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转身，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这个极易激动的女人是城堡守卫长的伴侣，同时是最高议会和内廷议会的成员，这对安全无疑是严重威胁。而且她还不是伽里弗雷人。他无法理解这在安雷德的晋升过程中是如何被忽视的。他再次查看屏幕上的信息，关于这位女士的资料被简略记录在案，但未提及她与博士的关联。更深入的数据被特别警示所封锁：所有相关报告都必须提交至天体干预局效忠指挥部。

约克斯立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关于莉拉女士试图联系已知颠

覆分子以及她对议长行踪的了解。几乎立刻，他就收到了来自天体干预局效忠指挥部的回复：让她继续行动吧，指令写道。她已在监视之下。并补充道：干得漂亮，老伙计。明天一起吃晚餐吗？在夸蒂尼安学院餐厅。署名是F。

约克斯满意地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茶，加了一小杯洋李朗姆酒。“给莉拉女士足够的机会，她就会自我了结。”

宽敞的大厅空无一人。克里斯望着斑驳的阳光透过高窗洒在木地板上。大厅有多层走廊结构，阳台装饰着绿银相间的花环；在某一角落，一座雕刻基座矗立着——即便在远处，他也能感受到从那物体散发出的强烈能量，那物体仿佛蕴含着高度浓缩的生命力。他断定，那便是全息环境的能量来源。

随后，家具们开始移动起来。那些巨大的桌子、椅子以及烛台在地板上滑动、挪动，仿佛一群迁徙的动物。经过一番混乱的移动后，它们终于沿着大厅的排列成各自该在的位置。克里斯心想，这场景就像列队接受检阅的新学员。当太阳终于消失在山后，俯瞰大厅的所有廊台上的灯都自己亮了起来。

他在寂静中等待着那个必定是整个仪式高潮的时刻。

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穿着华丽服饰的宾客之中，整个大厅都被这些人挤满了。克里斯只在之前被抽调去负责上城区裁判官总监年度晚宴舞会的安全监控时，见过这种社交场合。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穿着奇装异服来参加派对。

他依然隐形，可以轻松地在宾客中穿行。他宁愿这样，也不想直接穿过他们。在这座建筑里，所有的家具和装饰品都显得过于庞大，显然并不适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使用。他们像是把巨人赶出了他的城堡，然后自己搬了进来。巨大的餐桌上摆满了克里斯在厨房里见过的所有奢华佳肴。

“看来瑞恩德堂亲又让我们大家脸上有光了，”一位宾客举杯向众人致意，“祝大家祂者节吉祥！”

“可偏偏挑了个最不适合办‘忌辰’的日子，”另一位宾客抱怨道，“我本应该去三百年观测档案员祂者节盘点晚宴的。我以为老昆斯起码还能

再撑一阵子。”

“哦，别发牢骚了，”那位穿着棕袍的宾客说，“至少能一口气省去两次回宅邸的麻烦了。”

在场的好几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如今除了织礼和葬仪，几乎没人会回家了，”他继续说。“你觉得昆斯的遗嘱里你能捞到什么吗，堂亲？”

那位穿着黑袍的宾客阴沉地摇了摇头：“一个铜潘达克都没有。那位序位将军从来就看不上我。”

“我们谁都不够格，”第三个人附和道，“那尖酸刻薄的老守财奴甚至不肯推荐我去时间异常局任职。他说平均办事员的职位配不上我们家族的人。”

“他对赛莱西亚和阿尔蒙德堂亲也是一样，”黑袍说道，“况且，我们都知道谁会得到遗产。”

所以这其实是一场葬礼，克里斯想。也许这个序位将军是死于非命，也许这就是程序的关键。

“你该不会是说格洛宾堂亲会继承一切吧，”棕袍说。他环视着聚会的人群。“他甚至还没到呢。”

黑袍露出居高临下的微笑：“他是显而易见的继承人和嗣子。”

“而且他是萨瑟拉萝普的心头好，”第三位尖声说道。

棕袍大笑起来。“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被彻底排除在继承名单之外了。昆斯原则上就会排除他。”

“确实如此，”另一个旁观者说，“但你们听说过另一个传闻吗？”他压低声音，周围的人立刻围了上来，“我听说格洛宾那个细胞优生学家的职位完全是个幌子。”

“不过是城堡里的闲言碎语罢了，”黑袍嗤之以鼻。

“不，听我说完，”那人继续说道，“有人好几次看到格洛宾堂亲进出城堡禁闭区。”

“我的天，”棕袍低语道。

“天体干预局，”第三位说道。

克里斯注意到人群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就连黑袍也一言不发地喝

干了酒杯。天体干预局的名字似乎投下了一片压抑的阴霾。

“走的前门还是后门？”有人故作轻松地问，但没人回答。

长久的沉默终于被大厅对面的一声大笑打破。宾客们不满地转过头去。“那是谁？”棕袍问。

只见个鬈发棕毛的胖墩青年正从餐桌上自取食物。

“欧伊斯堂亲，”黑袍说道，“那个不可言说的小乡巴佬是替代者。”

“为什么？还有谁死了吗？”

“不，不。他只是专门顶缺的‘替代者’罢了。”

棕袍露出震惊的表情：“没想到宅邸真找了……我的天。当局发现后，深葬渊里怕是要钟声大作了。难道是顶替……”他欲言又止地扭曲了面孔。

“小声点，”黑袍低声命令，“萨瑟拉萝普禁止那个名字在宅邸提起。但你说得对：欧伊斯替代的就是你想象的那个人。据说昆斯一直没能从剥夺继承权中恢复过来。”

“我的天。”棕袍再次环顾四周，“我们这个家族真是一团糟！”他得意地笑了。“我赌五千潘达克，格洛宾在遗嘱里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成交，”黑袍说道，两人用小指勾了勾。

克里斯不禁疑惑：一个家族里的人怎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替代者”？这难道是种正规职业？还能应聘不成？这地方到底是何处？

他穿过房间，来到一群宾客聚集的地方，他们正围着看那个叫欧伊斯的敦实堂亲。他爬到椅子上够食物，忙着把食物在盘子里堆成一个摇摇欲坠的金字塔。就在他试图把一个蓝色酿果滚到盘子边上时，一个女人挤过人群走了过来。她还穿着克里斯在书房看到她时那身铁锈色长袍。

“欧伊斯，”她严厉地说。“我们昨天关于‘不’字学到了什么？”

欧伊斯突然垂头丧气，从堆得高高的盘子上面看着她。“但是英诺塞特堂亲，今天是祂者节。假期嘛！你看到这些指形蛋了吗？是专门从环状尤弗莱克斯运来的。”

“这也是一个庄严肃穆的节日，”英诺塞特冷冷地说。“下来。要是被萨瑟拉萝普抓到你在序位将军的忌日行为不端，你觉得她会说什么？”

欧伊斯丢下盘子，闷闷不乐地爬了下来。

克里斯环顾四周的宾客，却没发现还有谁显得特别庄重或肃穆。这时他注意到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那正是他在老妇人家中见过的那个衣衫褴褛、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

他穿梭在宾客之间，用惊恐而困惑的眼神盯着每一个人，宾客们却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存在。当他看到克里斯时，吓得立刻跳起来，然后钻过人群逃走了。

克里斯跟了上去。小个子男人开始跑，克里斯直接穿过了家族成员的全息影像。他追上了那人，并拼命地扑了上去，把他扑倒在装饰着花环的基座旁。

“你是谁？”克里斯质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出去？”

小个子男人浑身发抖，嘴里不断重复着“别碰我”。

“在这里，只有我才能碰到你，”克里斯说。“所以你最好老实交代：这里到底是哪个星球，你又到底是谁？”

小个子男人的眼眶里涌出泪水，他痛苦地指着其中一位宾客：“我就是他。”

克里斯转头看去。那位宾客确实与小个子男人长得极为相似，只不过年纪更轻、体型也更圆润。他的衣服很新，脸色红润，看起来像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

“所以这是某个特殊场合的家族全息录像，而我们却被困在了里面。”克里斯说。

小个子男人又开始发抖。“这不是录像，这是真的。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现在它又重新上演了……”

克里斯跌坐在地板上。他绝不想余生都被困在别人家的廉价家庭录像里，只有亲戚来访或者哥们喝醉了想找乐子时才被拖出来播放。“你叫什么名字？”他坚定地说。他指着年轻的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别来烦我。”

“名字，”克里斯要求道。

男人的脸扭曲成痛苦的表情，泪水顺着他肮脏的脸颊流下。哭泣迅速变成一阵颤抖的绝望洪流，仿佛某种积压多年的东西突然释放。克里

斯笨拙地靠过去，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没事的。没事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试图控制自己的颤抖，而幽灵般的家族成员依然在他们周围穿梭。

“阿克休，”小个子男人最终哽咽着说。“我叫阿克休。”他不停地用自己肮脏的袖子擦鼻子。

“我叫克里斯·克威奇，”克里斯轻声说。“我是来帮忙的。”

“你真的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阿克休愤怒地抓住克里斯的手臂。“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为什么几百年前不来？”

克里斯摇摇头。“这是个意外。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我甚至不确定我是不是还活着。”

阿克休花了一会儿才回答，他大口喘着气，不停地抽泣着。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窗户和外面渐浓的暮色。“这是序位将军昆斯的忌日。是六百七十三年前的祂者节前夜。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对所有的堂亲来说，这是隆巴罗宅邸悲惨、受诅咒的一生中最悲惨、最受诅咒的一天。”他又开始颤抖起来。“求求你，让这一切停下来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了！别让黑暗再次降临！”

第七章 暗流涌动

莉拉到达时，安雷德的办公室空无一人，甚至连他的私人秘书也不在。不过K-9拥有绕过门禁密码的办法，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办公室。

莉拉坐在安雷德的办公椅上，双腿悬在椅扶手上，努力思索着。

“等待指令，女主人，”K-9说。

“还有谁认识博士呢，K-9？”她问。

“许多人与博士-男主人相识。是否需要我按星球位置列出名单？”

“我是指在伽里弗雷上。他的朋友都有谁？除了罗曼娜、安雷德和斯潘德雷尔。还有罗丹也算一点。还有戴蒙，那个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年轻五十倍的怪人。当然，还有我。”

“还有K-9，女主人。”

“当然，还有你，K-9。但还有谁真正了解他呢？”

K-9思考时发出嗡嗡声。“女主人？‘真正了解’是否意味着相识时间最长呢？”

莉拉转动着转椅。“也许吧。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真正了解他的人应该就是他的父母吧。”

“在伽里弗雷没有父母。”

“是啊，”她叹了口气。“我觉得这很可悲。”

“因此，博士最早的相识者是他在隆巴罗宅邸的堂亲们，但该宅邸已不复存在。”

“我们似乎在兜圈子，”她说着，停住了椅子，“一定还有堂亲在世。”

“女主人？”

“博士的家族啊。人们会离开村庄的，K-9。离开部落独自去森林狩猎是一种成人仪式。消失的只是宅邸罢了。”

“宅邸即是家人，”K-9说。

莉拉很惊讶。“但肯定有其他堂亲的记录吧。”

“否定，女主人。没有记录。我已核查过。”

她拉扯着头发里的珠子。“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全都死了吧。”

K-9低下头。“无相关信息，女主人。”

“那我们就必须找到线索。”她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你知道安雷德男主人的安全准入密码吗？就是他不肯告诉我的那些。”

“稍等，”K-9说。又是一阵嗡嗡声，让她觉得它正在从别处接收数据。“确认，女主人。我已获得密码。”

“好，别告诉我。我不应该知道这些密码。”

“确认。”

“现在，用那些我不知道的密码，接入安雷德男主人的安全系统。”

一根传感器从K-9头部中央伸出，触碰了安雷德桌上的控制台端口。“系统已接入，”K-9说道，比转动钥匙还快。“由此我可接入八万六千三百四十六个其他系统。”

“很好，”莉拉说，“他不可能检查过所有这些系统。看看其中有没有提到‘隆巴罗’这个词的记录。”

“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这么大呢？”克里斯说。“我是指所有的家具？”

阿克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子。“这就是宅邸，”仿佛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似的，“你没家吗？”

“有，但不是这样的，”克里斯说。“我们坐椅子时可以直接坐下，而这里的家具却大得让人必须‘爬上去’才能使用。”

阿克休看起来很困惑。“我以为所有宅邸都一样。只有离开家后，人们才会真正‘长大’啊。这里的家具之所以这么大，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吗？”

克里斯迅速站起来，因为那个高个子女人英诺塞特匆匆穿过人群朝他们走来。克里斯心想，她看起来就像是在逃命一样。她身后，拄着手杖沉重走来的，是那个穿墨绿色的老人，就是在书房追捕她的那个人。

“格洛宾堂亲，”阿克休低声嘟囔着，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我早猜到了，”克里斯说。

“英诺塞特，”格洛宾厉声道。“我有话跟你说。”他抓住她的胳膊，

将她拉到窗边的角落里。“我房间里留下了一些文件，但显然有人动过它们了。”

“是的，”她简单地说。“有人发现你不在。我本来是来找你的，但你正忙着接待学院来的‘客人’。”

格洛宾烦躁地用手杖敲着地板，怒视着周围人们的目光。克里斯已经凑了过去，阿克休也跟过来占了个前排位置。

老人凑近英诺塞特，低声说道：“队长已经送来了在昆斯去世时将他的意识转移到矩阵的设备。这是惯例。”

“那是当然。”英诺塞特说。

“等等，”克里斯对阿克休低语。“这是不是意味着昆斯其实还没死？”

那个小个子男人困惑地看着他：“他还没来得及宣读遗嘱呢。”

“那些文件呢？”英诺塞特继续问。

“一个字都别提！”格洛宾警告。“那是私人文件，你没资格看。”

她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你一定是疯了。你的这项研究……纯粹是胡言乱语，没人会相信你的。”

“我想要彻底清除家族中的这种‘毒瘤’。”

“我绝不允许！”她说，“那些文件绝不能被送到学院去。”

他瘦削的肩膀因笑声而抖动。“英诺塞特，英诺塞特。回去钻进你的书吧。”

“如果学院看到那些文件，隆巴罗就会成为笑柄。单是欧伊斯的事就已经够麻烦了，你别再火上浇油。”

他突然变得平静而油滑。“我并不指望你会相信我的话，但你们已经看过文件中的证据了，所以你们知道我是对的。且不说对我们家族的影响，我的发现将彻底颠覆整个历史和所有你珍视的经典。”

“这简直就是亵渎！”她的脸色冰冷如冰：“我不知道你和谁勾结在了一起，格洛宾。但我绝不会让你继续传播这种胡言乱语。我会亲自去和队长谈谈。”

“队长已经走了。我完全有权亲自执行昆斯的意识转移。”他抓住她的胳膊。“你的忠诚确实令人感动，堂亲。但基因证据是无可辩驳的。等

你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你就会明白的。我们家族在自己窝里孵出了一条毒蛇。而且是何等厉害的毒蛇！”

“他还活着，仍然是我们的堂亲。所以欧伊斯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英诺塞特的面容上闪过一丝恐慌，“你见过他吧？在国会的时候，你确实见过他。”

“小心，”他提醒道，“那个名字是禁忌，记得吗？”

她低下头，深吸一口气，试图镇定下来。“你的手怎么了？”她问道。

格洛宾拉下袖子，克里斯注意到他的前臂上布满了发炎的烧伤疤痕。

“没什么，只是优生学院的一次事故罢了。会好的。现在把我的文件还给我。”

“你们应该有副本吧？”她说。

格洛宾摇了摇他苍老的头。“在你内心深处，你其实知道我是对的。但现在为时已晚了，堂亲。昆斯随时都会到来。等那个老糊涂宣读完我的遗嘱后，我将合法地接任家族的新任基思里亚克（即族长）。”

“打扰一下，堂亲们，”欧伊斯插了进来，他一直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人说，作为替代者而言，考虑到特征可能跳过某次重生，我的智商差不多能达到他们预期的一半。”他顿了顿，一脸困惑，“这算是夸奖吗？”

“蠢货！”格洛宾举起手杖要打欧伊斯，但一声深沉的锣鸣响起。大厅远处的门猛地敞开了。

阿克休抓住克里斯的手臂。“开始了，”他低声说道。

宾客们纷纷让开道路，让送葬队伍通过。队伍的最前方，是一位戴着华丽头饰、手持一根比她身高还高的权杖的老妇人，正是克里斯在摇椅里见过的那位。她带着恶毒的目光扫视着家族成员，然后庄严地引领队伍走向高高的基座。

“那是谁，奶奶吗？”克里斯低声问道。

“你是说萨瑟拉萝普堂亲？她是这个宅邸的女管家。”阿克休正要转身离开，却被克里斯拉了回来。

“我想你最好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阿克休，”他说。“任何你认为重要的细节都告诉我。就当我什么都不懂一样。”

“我的家族真是可耻。”阿克休绝望地说道。他朝人群中那个年轻些的自己指了指，那人正急切地挤到前面。“他们是咎由自取。”

克里斯耸耸肩。“所有家族都这样。你真该听听我家的那些事。”

萨瑟拉萝普身后滑行着那两个高大的木头仆人（阿克休称他们为宅邸苦工），她们棱角分明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冷硬。一具巨大的装饰性灵柩在他们中间缓缓移动。它由黑木雕刻而成，表面刻满了怪异的外星神话中的恐怖生物。灵柩台穿过大厅时，它们上釉的眼睛仿佛在贪婪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雕花的尾饰在后方蜿蜒。灵柩的高处坐着那位干瘪的老人，正是克里斯在萨瑟拉萝普镜子里见过的那个人。

“应该是序位将军昆斯吧，”克里斯猜道。“他怎么在自己葬礼上还活着？”

老人被层层毛皮包裹着，头颅低垂着，显然那细瘦的脖子已经无法支撑他的头颅了。

“他是家族的基思里亚克，”阿克休解释道，“所以他才会乘坐这辆仪式用的灵柩。在他宣读完遗嘱之前，他是不会死的。然后他的遗体会被安葬在宅邸下面的家族墓穴里。”

“如果他能撑到那时的话，”克里斯说，但这场葬礼所透露出的恐怖气氛还是让他不寒而栗，“他到底有多老呢？”

阿克休想了一下。“我记不清了。不过他的年纪应该很大了。现在肯定已经超过七千岁了。”

“加减一百岁吧，”阿克休惊讶地说道，“别忘了，后来的重生寿命往往会缩短。”

“等一下，”克里斯突然反应过来，“这里该不会是伽里弗雷吧？”

阿克休惊得张大了嘴巴，一脸茫然。

“肃静！”萨瑟拉萝普厉声喝道，同时用权杖猛击地面，“隆巴罗宅邸在此庄严时刻——其第四百二十二任基思里亚克昆塞塞蒂安诺巴约洛卡特格拉萨代伊隆巴罗马斯的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忌辰——欢迎所有亲

族的团聚。”

一把手掌形状的椅子恭敬地滑到她身后，她爬进了它的掌心，凝视前方，等待着端坐在巨大灵柩台上的老人开口。

克里斯穿过人群向前移动，有时直接从他们中间穿过，引导着阿克休向前。他指着昆斯灵柩台旁堆放的一堆物品，解释道：“这些都是他忌辰时收到的礼物，会和他一起被埋葬在他的墓穴里。”

昆斯微微点头，浑浊的双眼依次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家族成员们开始窃窃私语。萨瑟拉萝普的椅子烦躁地动了动手指。

“那么？”女管家厉声问道，“你的听众在等着，发表你那过去一年一直在构思的冗长演讲吧。”

昆塞斯清了清嗓子，嘶哑地说道：“不。”

“不？‘不’是什么意思？”

老人发出一声浑浊的呻吟。“等所有堂亲都到齐了再说。”

“我们都在等着呢，”她一字一顿，仿佛对方是老糊涂的聋子，“四十四人全到齐了。要挨个点名吗？”

他摇摇头。“不。人没到齐绝不宣读遗嘱。”一阵响亮的兽鸣般的嗤鼻声表达了不满。老者坐着的兽形灵柩台愠怒地颤动。

“苦工！”萨瑟拉萝普叫其中一个仆人。“把家族名册拿给我。”那生物滑行离去时，女管家在椅子上侧身倾向昆斯。她脸上怒火中烧。克里斯凑近去听她对老者的低语：“我清楚你的把戏。我知道你指谁。这事早有定论。那孽障已被剥夺继承权，逐出家族。是你亲自做的决定！”

“这事从未了结，”昆斯低吼道。

“哼，早结了。他死了——或者说跟死了没两样——而且已有替代者。”

一些堂亲转身看向欧伊斯，他正傻笑着站在英诺塞特旁边。

“这事没有完，”昆斯重复道。“遗嘱暂不宣读。等我准备好再说。”

更多谣言在人群中蔓延。据说隆巴罗宅邸之事被列入了普莱多尼亚学院红衣主教议会紧急会议的议程。

有人喊道：“那替代者堂亲的诞生呢？如果没人死，那不就是非法的

吗？”

萨瑟拉萝普的座椅骤然昂起，将老妇高高托过人群。“谁在诋毁宅邸？拉斯隆在上！任何质疑我们家族宅邸的人，都要给我一个交代！你们还想多少族人被剥夺继承权？”

“你能数到多少人呢？”另一个声音起哄道。

“我们的继承权怎么办？”又有人喊。附和声四起。

阿克休瘫倒在地，双手颤抖摇摆，在新一轮恐慌袭来时苦苦哀求：“快停下吧，”他喃喃道，“我不想看。我受不了。别再来了！”他突然猛扑过去，死死抱住克里斯的脚踝。年轻的裁判官呆住了，无法挣脱这小人的纠缠，被迫目睹步步逼近的恐怖。

寂静突然降临。昆斯挣扎着要从灵柩台上下来，任由剩下的苦工将他扶到地上，随后轻蔑地推开他们。萨瑟拉萝普没有帮忙，他蹒跚地走向自己的椅子，将身体靠在椅背上。“你们这群懦弱无能、只会自怨自艾的牢骚鬼。你们的家族责任感呢？你们的智慧加起来还不如一群受惊的塔弗鼬鼱。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没有一个人配继承我的遗产。”

人群中抛来更多辱骂。克里斯环顾四周，看到格洛宾站在后面，双眼紧盯着萨瑟拉萝普。脸上正浮现出一丝邪恶的微笑。

萨瑟拉萝普敲击权杖维持秩序。“肃静！你们还要给我们宅邸、给孕育了我们所有人的织机增添多少耻辱？难道还不够吗？”

仿佛作为回答，整座宅邸突然开始震动。阿克休吓得叫出声。他抓着克里斯的脚踝更加用力。

“快宣读遗嘱吧！”堂亲们喊道。“我们的遗产怎么办？”

“绝不可能！”昆斯重新坐回椅子上，“等到所有堂亲都到齐再说。”

“你们难道猜不出他在等谁吗？”格洛宾喊道。他开始推开堂亲们，用手杖扫开他们。他终于走到台上，面对家族成员说道：“你们难道不明白他在等谁吗？这还不明显吗？”

克里斯也明白了——是那个被家族除名的堂亲；那个从不准时出现、总是极不情愿留下的堂亲。

喧哗声愈演愈烈。

“好吧！”萨瑟拉萝普喊道。“如果你们非要这样，那就等着吧，等到

昆斯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宣读遗嘱！”

她再次用权杖敲击地面。一阵嗡嗡声响起，他们头顶上钟的齿轮和轨道开始转动。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钟开始鸣响，大厅的大门砰地关上，整个宅邸开始剧烈震动。

堂亲们惊慌地环顾四周。

“不！”格洛宾喊道。他冲向昆斯，却踉跄着跌倒在地。他脸色惨白，痛苦地捂住胸口，随后倒在震动的地板上。

堂亲们惊慌失措，疯狂地朝大门跑去，却发现出口的路被高大的苦工们挡住了。

当阿克休扭伤克里斯的脚踝时，克里斯痛得叫出了声。那个小个子正指着大厅里的巨钟，一个瘦削的身影在钟表的表盘上旋转着。那是阿克休，他扭曲着脸，发出无声的尖叫：“这是我的梦，我的梦！”

克里斯恍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正躺在阁楼的地板上，眼睛里还有尘网。根本不是我的梦，他想。一定是有人想让我看到这一切。

震动愈发剧烈。大桌子突然像受惊的兽群般冲过大堂，食物被掀得到处都是。一个堂亲在混乱中被踩踏。灰尘从椽梁上如羽毛般落下。被惊扰的蝙蝠在惊恐的堂亲们头顶飞舞。

随着震动声逐渐变成咆哮般的地震声，一种比外面银灰色的暮色更加浓重的黑暗，正无情地沿着高窗向上蔓延。

第八章 碎片

“然后发生了什么？”克里斯低声问道，“接下来怎样了？”

黑暗降临，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寂静。阿克休紧紧依偎在克里斯身旁，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现实的镜子碎裂开来，如同一朵缓缓绽放的花朵。

时间碎片被囚禁在破碎的镜片之中，极其缓慢地从他们身边掠过。不同的场景被封存在这些碎片之中，相互映照，形成一条条光影交错的“走廊”，回响着往昔的噩梦记忆——那些萦绕在这座昏暗宅邸中的恐怖记忆。

克里斯和阿克休并肩而立，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而时间本身，却在他们周围疯狂地舞动、崩解。

大厅里，惊恐的堂亲们正试图拉开巨大的门扉，却被那些魁梧的苦工逼退。英诺塞特站在台上，努力安抚那些骚动的堂亲。突然有人扔出什么东西。英诺塞特捂住了脸，鲜血从被击中的部位涌出。

在木制陷阱里，一只鼬鼱般的小生物正在尖叫。

格洛宾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神呆滞。萨瑟拉萝普坐在他旁边，轻轻摇晃着身体、握着他的手。他突然一阵痉挛，紧紧抓住她的胳膊，而后颓然倒下，灼热的双眼闭合，嘴无声张开。片刻后，萨瑟拉萝普从软帽上取下一朵黑玫瑰，放在他胸口。

“活该，”阿克休咕哝道。

“他死了吗？”克里斯说。“格洛宾死了吗？”

“他的阴谋终于失败了！”阿克休指着另一片缓缓旋转的镜片碎片，“看那边，看看那令人绝望的场景吧。”

堂亲们聚集在大厅的石基座周围，像受惊的孩子紧紧依附在母亲身旁般紧紧抓住基座。

倾斜的蜡烛滴下的蜡油落入水盆中，形成如蘑菇头骨般的白色痕迹。英诺塞特手持蜡烛，脸上写满恐惧与愤怒。

萨瑟拉萝普在昆斯的房间里对他厉声斥责。指控的手指与目光横飞。而他，远非虚弱之身，反而在她愤然离去时嘲笑她，然后继续摆弄着桌上的那个巨大毛茸茸的东西。

突然，那块旋转的镜片中的影像裂成无数小碎片。一个黑衣身影手持双刃匕首，刺穿了昆斯的两个心脏。昆斯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嘴唇蠕动着，似乎吐出“是你”。

“凶手！”阿克休尖叫道。“是他！就是那个人干的！”

“谁？”克里斯说。

“他回来就是为了杀人！就是他！”

酒液从桌沿倾泻。

克里斯抓住阿克休的肩膀，厉声质问：“是谁杀了那个老人？”

“凶手，凶手……”小个子男人喘着气说。

萨瑟拉萝普从旋转镜面凝视他们。摇椅前后轻晃，带着抚慰的韵律。

尽管克里斯听不见她的声音，但他明白她唇语的意思：

“没有死。只是静止。只是在等待。他没有死。”

一送葬队伍缓缓经过。骇人的灵柩台上躺着遇害的昆斯。

“没有死。只是在等待。在静止中等待。我们都在等待。”

“结束了吗？”阿克休哀求地仰视克里斯，“等待结束了吗？”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年轻的裁判官结结巴巴地说。谋杀的血腥暴力让他浑身发冷。“是谁干的？是谁杀了那个老人？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太久了。”阿克休缓缓离去。“不，”他愤怒地说。“什么都没变。”

“我该怎么做？”克里斯喊道。“告诉我！”

“我们早已看到了该看到的一切了。”

克里斯在黑暗中，一只明亮的眼睛逐渐靠近。它饥渴地吸引着他。正是他进入这场噩梦的那面镜子。

阿克休已变成黑暗中的模糊身影。“遗嘱，”他喃喃自语，“只剩那个了。遗嘱在哪里？”

“危险，女主人。危险！”

K-9从操作端口收回传感器，然后从安雷德的桌边退开。

莉拉转动椅子，看到一个总理府卫队长站在办公室门口，身后还有

两名卫兵。

“待着别动。”她对K-9低声说道。

“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队长正式地问道。

她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叫我莉拉就行。”

当他走进房间时，她才认出对方是琼戴克。

“我奉命逮捕您，”他宣布道。

“以什么罪名？”

“你使用虚假的安全许可密码，访窃取了城堡安全系统中的机密信息及生物样本。”

“那是守卫长的密码，”莉拉抗议道。

“但它们并非你的权限范围，女士。守卫长安雷德知道您在使用它们吗？”

“他现在不在这里。”她厉声说道。

“那么罪名是叛国罪。”

“我要见守卫长。”

“我们会通知他的。”琼戴克开始朝她走来，但她迅速退到桌子另一边，K-9正等在那里。

“这些人是叛徒，”她低声道。“把我们已经找到的信息送给安雷德。”

“危险！”K-9发出警告，同时从鼻部伸出枪管。

这时，一名手持仪式性脉冲眩晕枪的卫兵从桌子侧面绕过来。

“不，K-9！”莉拉喊道，但为时已晚。一束纤细的强光从K-9的枪中射出，击飞了卫兵的眩晕枪。卫兵捂着燃烧的手套倒在地上。

还没等K-9在狭窄空间里转过身，琼戴克队长已从桌子另一端绕过来。他枪里射出的一道乱流灼伤了莉拉的手臂，并正中K-9的侧身。K-9撞上办公桌发出刺耳哀鸣，关节冒出缕缕白烟后彻底静止。

莉拉试图去拉住K-9，但另一名卫兵粗暴地将她拽了起来。她愤怒地用肘部顶了他的腹部，把他推倒在地。她转向琼戴克。“叛徒！没有守卫长的命令，你无权逮捕我。”

琼戴克扬了扬眉毛。“有比总理和她的守卫长更高的权威存在。”他

说。

“等安雷德知道这事，他会把你革职，让你当众蒙羞。”

“只要他自己不被定罪就行，”琼戴克说。“带上这个外星人，”他指示卫兵，然后走出了办公室。

卫兵们看看莉拉，又彼此看看。莉拉低头看着毫无生气的K-9。

“带路。”她冷斥一声，昂首而出，守卫们迟疑地紧随其后。

克里斯·克威奇勉强睁开双眼，昏昏沉沉地望着头顶的黑暗。空气闷热而浑浊，脚下的地板坚硬无比。这种坚硬感让他怀疑自己这次或许真的醒了。可又或者，自己只是从一个噩梦跌入了另一个噩梦罢了？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似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也许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噩梦；而有人仿佛在不断拉紧这根“噩梦之绳”，让这些噩梦彼此交织在一起，让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构的。他仿佛正踩在这根“噩梦之绳”上行走。

哇哦，克里斯心想。这想法有点危险地哲学了。

后脑勺垫着个毛茸茸的软物搔得发痒。他坐起身，发现是博士的套头衫被仔细叠成了枕头状。

博士本人却不见踪影。

克里斯的皮肤发痒难耐。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衣服上满是灰尘。他大声打了个喷嚏，听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吱吱叫着跑开了。

一张小茶几被他的喷嚏吓了一跳，停在原地动弹不得，它似乎很好奇地朝他倾斜了一下。克里斯又打了个喷嚏，那茶几便立刻用细长的腿在黑暗中逃之夭夭。

“该死，”克里斯咕哝道。“还是在这里。”他挠着裸露的手臂，试图抖掉身上那砂砾般的灰尘。有时候，洗澡似乎真的毫无必要。

如果这里真的是伽里弗雷，他实在不会觉得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这个地方早在六百七十三年前就早已荒废了，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

附近挂着一块眼睛形状的镜子，上面挂着撕碎的网丝。博士的油灯高高地放在另一张桌子上。桌面上，用灰尘清晰地写着：“克里斯——待

在原地，别碰任何东西。”

克里斯提起油灯，试图在微弱的火光中寻找塔迪斯的踪迹，但在昏暗中却根本看不到它的影子。

“博士？”他小心翼翼地轻声呼唤，生怕惊动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在那些巨大的家具之间侧身移动，生怕它们会突然对他产生敌意，把他挤死在棱角分明的部件之间。

他来到了这片杂乱堆放的物品所形成的小空地的边缘，那里的阴影似乎格外浓重、难以散去。他勉强能辨认出远处有一堆陌生的画框，但他并不认识它们。那塔迪斯到底他妈在哪儿？

在优等伸展星的某个地方，有一片玫瑰珊瑚色的海滩，那里有一张悬浮式吊床，旁边是一个反重力托盘，托盘上放着两杯摩天大楼般的饮料，颜色像欧巴奎尔·索星上的靛蓝月出。宣传册上是这么描述的。其中一杯的酸橙片上已经写了他的名字。另一杯则是为某个他尚未谋面的人预留的。吊床惬意摇曳，正好容得下两人。

但万能的女神啊，博士竟抛下他独自离开了。

克里斯向前迈步，却突然踏空。坠入黑暗的瞬间他甩掉提灯，猛地侧身扑救。手臂撞上一把沉重的椅子，他拼命抓挠光滑的皮质椅面试图固定身形。提灯在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暗中碎裂。

椅子吱嘎作响地抗议着，自己挪开了，顺道把克里斯从洞里拖了上来。他趴在深渊边缘，大口喘着气，发现膝盖被锋利的木头划伤，鲜血浸湿了裤管。

他身处完全的黑暗之中，孤身一人。尽管在道之奈赫亚修道院进行了那么多灵魂探索和内在调和，他依然无比想念罗兹。他们早预言过会如此。

他不敢动弹。如果塔迪斯真的从吱嘎作响的地板掉下去了，博士当时是否也在里面？还是说他和他的飞船早已永远离开了这里？逃离犯罪现场，留下克里斯困在这里。他不禁思索：这个地方究竟被废弃多久了？他所目睹的事件究竟发生在多久以前？博士真是这一切的元凶吗？包括那场谋杀？

“博士！”克里斯喊道。“你起码该留张好点的字条啊！”

他知道博士能干出什么事，但他绝不会做出那种事吧？不会杀人吧？我是说，他或许有充分理由重返故地杀害族长。但阿克休认出了他。这点无可辩驳，连同他们从六百七十三年前目睹的所有事件——阿克休对此极为笃定，克里斯毫不怀疑这小个子的故事。

倒不是指望博士会承认。他从来否认一切。唯一似乎令他畏惧的只有这座宅邸——克里斯从未见过他如此戒备。

裁判官从不会在证据未得到证实之前就结束调查。这条规则成了他此刻唯一的依靠。克里斯伸手在地板上摸索，发现上面满是木刺。场所会同机器一样记录事件，或许宅邸才是关键证人。

该死的罗兹。我该怎么办？

他的眼睛终于开始适应黑暗——这里不再是一片漆黑，只是充满了阴影的昏暗。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在家具间沿着一条小径侧身移动，远离那个坑洞。

不远处，他看到了一道向下倾斜的楼梯栏杆。然后他想起了尘埃上的字条：待在原地，别碰任何东西。博士还在这里，他只是去找塔迪斯了。克里斯抓住栏杆，伸脚探得坚实台阶，在黑暗与凝视中摸索着走下这座巨人的楼梯，一步步深入这座警觉的宅邸深处。

第九章 白木宅邸

火中有霜，摇椅有霜

炉膛有霜，长勺有霜

空中传来孩童的歌谣

风儿摇晃着空荡的摇篮

（《伽里弗雷中期童谣集》）

“我不希望你到走廊里乱逛，欧伊斯。尤其是烛暗之后。”

英诺塞特收拾起散落的牌，将它们收进抽屉并锁好。

欧伊斯始终没有想过帮忙，他从扶手椅上看着她，只是坐在扶手椅上看着她，还做了个鬼脸。“因为宅邸‘不太平’吗？所以钟声才会响起吗？”

“不可能，那座钟几个世纪前就坏掉了。”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难道这又是另一个预兆吗？”她察觉到他在故意挑衅，便尖刻地说道：“阿克休现在不会来了。”

原本假装在椅子角落里打盹，此刻睁开眼睛说：“欧伊斯和阿克休打赌，说他知道遗嘱藏在哪里。”

“又来了？”英诺塞特说。

欧伊斯愤怒地指着乔比斯卡。“这老家伙憋着这话好久了吧。”

乔比斯卡更紧地缩进椅子里，开始用灰色法兰绒布擦拭自己的眼睛：“我再也不出门了，亲爱的。再也没人带我出去了。要是你们带我出去，我就不会听到那么多事了。”

“欧伊斯，”英诺塞特说。“你玩这些把戏从来不会腻吗？我们其他人早就厌烦了。”

欧伊斯咧嘴笑了。“阿克休从来不长记性。再说了，还能做什么呢？”

她摇了摇头。“这都得怪格洛宾堂亲。”

“好啊，”他说。

“这次你又告诉阿克休遗嘱藏在哪里了？”

“我只是随便提了个建议而已。我觉得之前应该没人找过那里。”

“所有该找的地方都已经被翻遍了，”她拖长声音说。“你跟他说了哪

里？”

欧伊斯耸耸肩。“不告诉你们。”

英诺塞特看向乔比斯卡。“在钟里，亲爱的，”老妇人说。“他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

当门打开时，房间里的三人正围坐在空荡荡的壁炉旁，各自沉浸在安静的沉思中，仿佛只是在享受彼此的陪伴。

苦工大步走进房间，好像在搜查违禁聚会。三人都没有抬头看它。高大的苦工审视了他们一会儿，把端着的一碗羽鳃麦片粥放在了桌上。

“今晚来得真早啊，”英诺塞特对欧伊斯说，一边缝补着她身上那件打补丁的长袍上的裂口。她带着轻蔑的目光看着那个苦工。“我的堂亲们会待在这里，直到骚动平息为止。”

苦工走到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镜子上的披肩。然后用它那冰冷无情的目光盯着英诺塞特，慢慢地、故意地将长袍撕成了两半。

英诺塞特无视了这个警告，继续她的针线活。

五斗柜咔哒一响。其中一个抽屉自动打开了，里面的牌像小喷泉般涌了出来。

“叛徒。”英诺塞特咕哝道。

三人默默地看着那个苦工把散落的牌捡起。它拉开自己木制胸衣上的一个抽屉，把整副牌扔了进去。它投来釉光闪烁的胜利瞪视，踱步离去。

门自己关上了。

英诺塞特挑开她刚缝的针脚。“那些可是我最珍贵的牌啊，”她说。“也是我最后一副德莱特牌。”

“它们应该是在监视我们吧。”欧伊斯正盯着那面光秃秃的镜子。“要是这镜子把我们的动静告诉了萨瑟拉萝普怎么办？”

英诺塞特点点头。“没错，所以他们才会提前把口粮送来。但如果萨瑟拉萝普已经醒了，那她肯定早就知道了。”

既然女管家已经七十一年没离开过她的椅子，而且自从一百一十二年前西侧附属楼被食道蛆侵扰后就没出过她的房间，被监视的可能性似

乎微乎其微。但英诺塞特还是选择盖住镜子，以防万一。

她爬上梳妆台，尽可能地把两半披肩盖在镜子上。“它们肯定已经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她说。

欧伊斯窥视着那锅粥。“至少它们没有削减口粮。”

“还没。”英诺塞特用戴顶针的手指指着他。“你去弄清楚阿克休到底怎么了。”

“什么？”欧伊斯嚷嚷道。“去外面？在烛暗之后吗？可是你说过……晚饭怎么办？”

“领受荣光在于期盼的过程。”英诺塞特说。

“要是发生意料之外的事呢？那就没法期盼了。”

“别顶嘴。你都六百七十五岁了，是时候承担一些责任了。”

“但是……”他仍恋恋不舍地望着那锅粥。

她又拿起了针。“尤其是因为这都是你的错。”

厨房仿佛是一处空荡荡的洞穴，位于宅邸的顶层附近。克里斯被两盏挂在石炉排旁的苍白灯光吸引，顺着黑暗的阁楼楼梯走了下来。这曾是他梦中的巨人厨房，但那些繁华的烹饪日子显然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锅碗瓢盆上结满了蛛网；一排生锈的挂钩悬挂在废弃的炉架上，克里斯猜想动物们要么曾在这里被屠宰，要么被整只烤熟。

即便如此，他仍能闻到有东西正在被烹煮的气息。在厨房的另一头，有迹象表明这地方仍在使用。一串串干蘑菇挂在天花板的横梁上；令他作呕的是，其中有一串竟是由棕色毛发的啮齿动物用尾巴串成的。

一个炉子上，一口大锅正用微弱的火苗煨着东西，锅里冒着油腻的灰褐色浓汤，仿佛那些汤汁还有生命一般。虽然气味难闻，但这证明宅邸里仍有人居住。

工作台上，一碗里堆满了苍白如粉笔般的蘑菇，它们也散发着恶臭。

当克里斯穿过厨房中央时，悬挂在横梁上的勺子突然叮当作响。他赶紧躲进最近的门道，差点从巨大的台阶上摔下去。

等他离开后，勺子的响声立刻停止了。他继续沿着楼梯往下走；白色树干随处可见，它们沿着通道延伸，通向那些由坚固墙壁围成的空

间。偶尔有闪烁的灯，给宅邸的小径带来幽灵般的微光。

当他接近楼梯底部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口哨声。咻——呜。他放慢脚步，继续悄悄前行。

咻——呜。

他沿着长廊望去——一侧的走廊敞开着，仿佛是一个阳台，可以俯瞰下方那片黑暗而阴森的空间。克里斯猜想那应该就是大厅。

博士正站在长廊中段的拱门下，凝视着下面的黑暗。

咻——呜。

他正对着黑暗吹口哨。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样的两个音符。

克里斯想上前加入他，但还是忍住了。他必须先观察一下情况。在他脚下，地板突然发出吱嘎声，博士立刻警觉地抬起头。

克里斯赶紧退了回去，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又回到了厨房。他必须在博士像往常那样搅动风云前，先摸清此地状况。

他小心翼翼地在厨房里移动，生怕再次引发那些勺子的响动。忽然，他听到脚步声，便急忙躲下几级台阶，进了一个凹室，那里有一扇用粗重门闩锁着的门。

这里很凉爽，但弥漫着一股像腐烂奶酪般的恶臭。两根粗重的金属杆横挡在入口处，克里斯紧贴着门躲藏，门板触感冰冷刺骨，他的呼吸在门上凝结成白雾。

门后突然传来刮擦声，伴随重物撞击门板的闷响。

奶酪的腐臭味愈发浓烈。克里斯拉开了门上那个窥视孔的盖子。

另一侧的黑暗中传来嘶嘶声。一只布满灰纹、瞳孔斜裂的眼球骤然从孔洞另一头瞪视着他。

克里斯吓得猛地后退，听到厨房里也有动静，却已无处可躲。

门板在重压下吱呀作响，里面的东西正向外推挤。距他数英寸处，那只眼球开始从窥视孔蠕动着钻出，在新形成的眼窝里转动着，一眨不眨地凝视他。

一只手猛地拍下盖子，盖住了那只眼睛。

伴随着愤怒的嘶嘶声，门上的压力也随之消失。

博士随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打量克里斯的神色不露端倪。

“那是什么？”克里斯哽着嗓子问。

“我怎么会知道？"博士语气平稳，"闻着像是过期很久的东西。”

“抱歉，”克里斯说。

“没关系。”博士瞥了一眼厨房，说道：“你只不过在食品储藏室里看到了些脏东西而已。”

克里斯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我觉得它也看见我了。”他递过毛衣：“我给你拿来了这个。”

博士接过毛衣，像用毛巾一样擦了擦手，然后把它放在工作台上。“我们必须找到塔迪斯，它掉到地板下面去了。”

“我猜到了，”克里斯说。“掉下去多深？”

“太深了。”

厨房深处传来咕噜声，博士紧张地环顾四周：“只是炖菜在煮而已。”

克里斯从他身边挤过去，走出凹室。“那我们最好去找塔迪斯吧，这个厨房真让我毛骨悚然。”

“菲-费-佛-芳，”博士在走廊徘徊。

“你认识这地方还是怎么的？”克里斯说。

博士摇摇头。“完全不认识。”

“或者知道我们在哪个星球上？”

“毫无头绪。塔迪斯一定是偏离航线了。”

“你不是说有人篡改了时间矢量生成单元吗。”

“啊，你还记得这个，”博士装出一副非常随和的样子，“不如你去宅邸里侦查一下？”

“就我自己？”

“是的。这地方看起来很大，而我有些事需要……处理一下。简单看看就好，克里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塔迪斯。”

“万一我遇到什么人呢？”

“像你这样的高级裁判官？”博士说。“天黑着，别让人看见就行。”

“好吧，”克里斯说。“就算我真被发现了，至少他们也认不出我。”

突然，博士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什么意思？你和谁接触过？”

“没有啊。”克里斯轻松应答，心里却暗啧：踩到痛处了。

阿克休堂亲紧紧抓住织机基座。雕花石棺旁两盏昏暗的脂油灯，根本驱散不了大厅里的阴影。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从钟上坠落后，他一路爬行着穿过了整个大厅。尘埃中的毒素或许让他暂时失去了知觉，因此除了身上的一些淤青外，他并无大碍。

唯有内心的伤痕依旧深刻难消——那是痛苦与绝望的双重折磨。本应靠近宅邸核心、充满生命能量的地方，此刻却显得冰冷而荒芜。

在他的脑海中，那些早已逝去的堂亲们仍在低语着，召唤他加入他们。他为何在此等待？为何孤独？那些回荡的声音仿佛是伸向他的手。他多么渴望屈服于它们的拥抱，被他们引领进入那片黑暗之中。在那片他再也不用目睹任何事物的黑暗之中。

但他无法忘记自己所目睹的一切。他爬上织机基座，擦拭着躺在顶部的那个布满灰尘的玻璃棺材。躺在里面的身影安详而平静。昆斯古老的胸膛上还供奉着鲜花。那些花朵历经六个多世纪依然鲜嫩如初，而他的胸口却没有任何刺伤的痕迹。

这一切都是谎言，阿克休对着那些回荡的声音说道。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可怕的谎言中。

“我们知道，”它们回答道。

“凶手……凶手，”他高声重复着这个禁忌之词。那是不可饶恕的罪孽，这个名字在宅邸里是被严格禁止被提及的。

在那些低语声中，他听到了脚步声逼近。他环顾四周，烛日快要到了。他便赶紧躲进了黑暗之中。

“我早该想到的，”英诺塞特自言自语。“我怎么会忘了这个日子？我真是个傻瓜。”

她坐在床上，虔诚地翻阅着那本年鉴——那是宅邸为数不多的“自然书籍”之一，自黑暗与绝望降临以来，她便坚持每天记录着一切。正如她每日盘发誊写旧日经典，全凭记忆复原。宅邸里唯一真实的版本其实储存在数据核心系统中，可惜已无电力可供读取。

她叹了口气。她的手写笔记在近百年间已经严重退化：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另一些地方，用腐生植物汁液乃至鲜血凑合的墨迹早已褪色。干透的纸页将墨痕吞噬殆尽。

然而此刻，她突然看到了终结这一切的希望。先是一个预兆，现在又是这个发现。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无稽之谈。终结？她甚至不再明白“终结”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再有黑暗？不再有那些难吃的粥食？不再需要修补破旧衣服上的破洞吗？这些都是难以言喻的荒谬想法。她继续翻阅年鉴，试图验证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

在女管家萨瑟拉萝普变得比以往更暴躁、更难以接近的同时，英诺塞特主动承担起维持宅邸内任何秩序的责任。她努力坚守道德准则，哪怕只是为了欧伊斯堂亲。但尽管她竭尽全力，欧伊斯还是轻易受到了格洛宾堂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能做些什么呢？欧伊斯又能懂些什么呢？这可怜的家伙从未离开过这座宅邸。格洛宾差不多是欧伊斯年龄的三倍，然而他们两个却像刚结束填鸭式教育的新生一样，在宅邸里无所事事地游荡。这显然不是英诺塞特所期望的教育方式。她预见到自己总有一天，和格洛宾之间会为欧伊斯的灵魂而战。

她就是这样度过自己的时间的。这成了她的负担，也是让她免于陷入疯狂的生活惯例。然而，这却是隆巴罗宅邸中其他成员从未想过要承担的任务。她不敢保证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神志是否正常，她也有自己的秘密。当其他人或寻找生存之道，或最终离世时，她却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减轻痛苦、帮助他们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将计算结果核对了三遍，结果始终如一。她满心不祥地合上书，匆忙回到另一个房间。

乔比斯卡又睡着了，她那碗粥一口未动。

英诺塞特开始披上斗篷，戴上帽子，老妇人立刻醒了过来，哀求道：“带我回家吧，我想回家。”

“我得出去一趟，”英诺塞特说。“你待在这里。”

乔比斯卡开始呜咽，于是英诺塞特握住她瘦骨嶙峋的手。“你知道今

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祂者节前夜。从一切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六百七十三年。”

“我已经三千四百六十二岁了，”乔比斯卡说，“第六次重生周期。我想回家。”

“别想了，先把粥喝完吧。”英诺塞特疲惫地说。她查看锅里的食物，已经空了。

“他回来过，”乔比斯卡说。

英诺塞特顿时慌了神。“谁回来了？”

“你不在的时候欧伊斯回来了。他以为我睡着了，就把粥都吃光了。”

英诺塞特非常恼火，开始系好软帽。

“最好别再丢下我了，”乔比斯卡满怀希望地说。

“你待在这里，我很快就会回来。”英诺塞特说着走到了门口。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昏昏欲睡的家具静静地矗立着，灯光微弱地闪烁着，仿佛淹没在宅邸无尽的“梦境”之中。英诺塞特系紧斗篷，沿着隆巴罗漫长烛暗的幽暗走廊出发了。

第十章 菌菇的好日子

他们越往宅邸的深处走去，那些窃窃私语声就越响亮。这种声音在克里斯和博士从厨房下来后不久便已开始。博士出人意料地决定还是陪着克里斯一起前行。然而，每逢有机会，他总会找借口在每一处苍白的拱梁门廊前磨蹭，让克里斯独自在前头探路。

那些窃窃私语声似乎并非来自某个特定的方向，只是无处不在，由许多声音交织而成的低语声，克里斯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声音的含义。不过，其中有一种声音反复出现，那是一种低沉的喉音，克里斯猜测那应该是笑声。

博士却坚称自己什么也没听到。

夜色丝毫没有褪去的迹象，但克里斯的眼睛早已适应了通道中的昏暗光线。当他们穿过那些俯瞰着大厅黑暗区域的走廊时，他勉强能辨认出下方阳台上的那座大钟的轮廓。头顶的高天花板被蛛网覆盖；他向上吹了一口气，看着蛛网表面泛起的涟漪，他不禁想知道阿克休怎么样了。

“继续走吧。”博士在他耳边低声说。克克里斯便鼓起勇气，继续朝着宅邸的另一侧前进，希望能找到下楼的路。

这个地方的“年代感”几乎触手可及。当周围的白木树高耸入云时，克里斯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神秘的森林之中，林中那些奇异的住民伪装成巨大的家具，默默观察着闯入它们领地的陌生人。

一向对新环境评头论足的博士，此刻却一言不发。他落在克里斯身后几码远的地方，沉浸在自己阴郁的思绪里。不过克里斯注意到：每当他们经过镜子时——这儿的镜子可不少——博士总会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他会在昏暗的光线中趴在地上摸索，总是要等完全走过镜子了，才“刚好”找到掉落的物品。

当克里斯沿着走廊继续前行时，他认出了梦中所看到的那个地方。他拉开布满灰尘的窗帘，惊讶地发现窗户已被木板封死。

有那么一瞬间，窃窃私语声变得更大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到平常的音量。

他继续前行，直到来到通往萨瑟拉萝普房间的走廊拐角处。

“别走那边。”博士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说道，指了指另一个方向，“这边看起来更有希望。”

“行，”克里斯说，“您先请。”

博士脸上的阴影微微抽动了一下。“太客气了。”他说完便开始带头前行。

他们很快来到一个侧廊，那里有一段向下延伸的楼梯，每踏一步，楼梯都会发出吱嘎声。最终他们来到一个带有高玻璃穹顶的宽敞空间。墙上挂着的灯笼发出微弱的光芒，穹顶外则是无尽的黑暗。墙壁被镀成银色，大概是用来反射阳光的。石板地面中长出一棵枯死的树，其扭曲、发黑的树干向着穹顶方向攀爬。

克里斯走到区域中央，而博士则躲在楼梯脚下，对每一处阴影都充满戒备。

温室的一侧被一道低矮的弧形墙围了起来。克里斯俯身望去，看到地板上覆盖着数百个微小的物体：有的呈圆形，有的平顶，还有些带有复杂的彩色图案。

这些都是可食用的真菌，”博士终于也走上前来，与他一起观察这些菌类，同时指出了不同的品种：“羽扇菇、猪肚菇、盔状菇……那些扁平圆形的菌类被称为‘红衣主教的领圈菇’。”

“都是本地特有的物种。”克里斯说道。

“这些真菌属于‘生物共生型’，它们与其他植物和谐共存。”

“比如这栋宅邸。”克里斯补充道。

博士挑了挑眉：“看来那里的居民确实建立了一个真菌农场。不过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克里斯靠在围栏上。“我看像是废弃了。”

“也不完全是这样，”博士说，“别忘了，有人还‘炖着晚饭’呢。”

“你管那叫晚饭？”

博士挨着克里斯靠在围栏上，两人一起凝视着那些真菌。

你肯定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克里斯想。你也知道我知道。那为什么我们俩都不愿意承认呢？我们到底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那些真菌在围栏另一端的黑色土堆上生长得最为茂盛。突

然，“噗”的一声，一阵灰尘从菌丛中喷出。

“那是孢子，”博士说，“它们正在繁殖。”他捡起靠在围栏上的一块碎木头，掰下些碎片，扔进围栏里。“这些小家伙真是贪吃极了，哪怕是腐烂的有机物，它们也不排斥。”

克里斯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博士？”

“嗯？”

“究竟怎么回事？”

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然后说道：“你觉得呢，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斟酌着用最不冒犯的方式指责博士在撒谎。“这地方真大，”他说，“考虑到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离开，我觉得这是我到过最吵闹的地方了。可我们至今连一个人影都没见到。”

博士伸手触碰克里斯的额头：“又是那些低语声吗？”

“你真的听不见吗？”

“在我听来，这里反而异常安静。”

这话真的惹恼了克里斯。他的脾气上来了。“我看你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啊，尤其是你明明否认自己以前来过这里。”

博士却依然保持冷静：“这话原样奉还给你。”

克里斯顿时感到尴尬，低头看向围栏里的真菌，发现它们正极其缓慢地绕着枯木移动，宛如一群蜗牛。

“你想念你的家人吗，克里斯？”博士突然问道。

克里斯耸耸肩。“偶尔能和别人好好争论一番也不错。嗯，我想我是挺想念他们的。那你呢？”

博士示意他嘘声，目光飞快地扫视着死气沉沉的温室。“隔墙有耳，”他低语，“我们可不想吵醒整屋人。”他转回头，直视着克里斯的目光。“我想找到塔迪斯，离开这儿。”

克里斯差点要提起堂亲们、遗嘱和谋杀案之类的话题，但博士深邃的目光立刻让他忘记了那些念头。即便在阴影中，博士的眼睛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那光芒极具说服力。

“别再纠结这些了，克里斯。”他仿佛听到罗兹疲惫的告诫声。

也许继续争论也没意义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

“我没意见。”克里斯同意了，对自己的决定感到相当满意。

“那就好，”博士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在几里之外，“谢谢你，克里斯。但首先，有件事我必须去确认一下。”

“好。”克里斯梦呓般地重复道。

“我不会待太久，就在这里等着。别动，别让人看到你，也别吃那些蘑菇。我会很快回来的。”

“好。”

克里斯靠在围栏上，吸入真菌散发出的霉味，它们在下方缓慢地挪动着。

他凝望或是望穿的那面玻璃骤然碎裂成无数相同的倒影。上百个昆斯影像全都转向了那个闯入他房间的不速之客。那个身穿黑袍的身影将双刃匕首刺进老者胸膛，喷着血沫的昆斯抓住黑袍奋力扯开，却发现刺客其实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是你...”昆斯难以置信地翕动嘴唇，歪倒在桌面的绒毛菌堆上。

克里斯猛地惊醒。

那些蘑菇像蜗牛般在他靴子周围蠕动着，它们是从围栏墙壁上因他的体重而产生的裂缝中渗出来的。

或许正是这些蘑菇在低语着什么。

他听见楼梯传来哐当声响，立刻弯腰躲到一丛枯死的巨型针叶植物后。

片刻之后，一个身形巨大、棱角分明的苦工出现了，双手端着一个盘子。它弯下腰将那些蘑菇捡起来，然后把它们扔回围栏里，接着继续穿过温室，从另一边的拱门消失了。

克里斯犹豫着是否该冲出去看看自己是否还处于隐身状态，但这个仆人没等他犯傻就消失了。

他从枯死的植物后面溜出来，沿着通道望向苦工远去的方向。它那遥远的身影在一个鼓鼓囊囊的圆柱形物体旁停下，似乎把盘子里的东西倒进了那物体的顶部。

在那些低沉的声音中，克里斯听到一个愤怒的吼声：“你管这叫食物！你们还要关我多久，啊？放我出去！让我离开这儿！”

苦工对这些辱骂毫不在意。让克里斯松口气的是，它转身朝另一个方向滑走了。

克里斯小心翼翼地继续沿着通道前行。当他靠近那个圆柱形物体时，看到那是个圆滚滚的火炉，烟囱管通向天花板。炉子表面残留着昔日绘制的田园风光图案，想必是在更快乐的时光绘制的。炉顶上坐着一个生锈的水壶。

他听到炉子里有东西在动，那东西似乎在自言自语。突然间，它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存在，因为它安静了下来。

他凑近一些，听到炉子里传来轻微的喘息声；在昏暗的光线中，他看到炉子前面的栅栏处有一只眼睛和一张嘴巴。它们看起来确实像人类的眼睛和嘴巴，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你好。”克里斯轻声说道。他努力想找点话说，却只能憋出一句：“你在里面还好吗？”

“你是谁？”那张嘴嘶声道，声音听起来很害怕。

“呃，克里斯·克威奇。”克里斯说，“你呢？”

那个声音似乎在努力镇定下来，他像一个因当前处境而感到尴尬的年轻人。

“或许你能行行好，把我从这个破玩意儿里弄出来，”他说，但声音中却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与颤抖，“顺便一提，我叫格洛宾。”

苦工蛰伏在阴暗的壁龛里。闯入者离它如此之近，它几乎一伸手就能碰到对方。

但它不认识闯入者拥有的这副面容。他不是剩下的堂亲之一，除非其中有人未经允许就擅自重生了。等他经过下一面镜子，它就能捕捉到他的影像。

当他走近下一条通道里的镜子时，陌生人俯下身，将帽子拉下来遮住脸。

苦工从闯入者沿途经过的家具上感受到一种不安的情绪。这种程度的骚动在宅邸的器物间实属反常。与那些杂乱血肉之躯的居住者不同，任何家具都绝不会抓挠自身。

苦工放弃了例行巡逻，开始追击闯入者。

然而那人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似乎对墙缝里流出、沿着倾斜通道流向北翼中庭的那条小溪感到惊讶。他顺着溪流的方向追去，直到它消失在封锁北翼的铁门之下。他踮脚检查安装在门上的防撬锁。

有那么一瞬间，苦工的注意力被潮湿墙壁上滋生的真菌所吸引。这些疏于维护的痕迹正在宅邸的各个角落蔓延。秩序必须尽快被恢复。

闯入者撬开了锁，推开了铁门。

门后，北翼中庭沉没在黑暗中。陌生人从墙上取下灯，高举着走进了黑暗之中。

苦工赶到门口时，突然传来一声惊呼，伴随着轻微的水花声——闯入者发现中庭被水淹了。

提灯的光映照在他站立的水面上，他站立之处漾开的波纹将巨幅光斑投上天花板。他沿墙蹚水而行，手指在雕花木护墙板上摸索探寻。前方漆黑的水面上，一排小圆舟随波轻撞。

收到苦工的信号，靠近门的那一部分天花板悄然打开。一个雕刻精美的支架从缝隙中降下，上面挂着一面眼睛形状的窥镜。镜子缓缓转动，正好捕捉到了这个入侵者的身影。

一面面镜子将影像不断反射、传递，沿着宅邸隐秘的走廊一路蔓延。最终，那被急切反射出的影像停驻在梳妆台镜子的玻璃面上。

镜子对面，一位老妇人坐在古老的摇椅上，在积满灰尘的蛛网之下打着盹。

轻语呢喃，

无人敢惊，

摇椅之上，

老妪梦沉。

空气中弥漫着窃窃私语声，闯入者也听到了这些声音，他惊恐地环顾四周。接着，他叩击墙板，木板应声旋开——几乎带着迫不及待的意味，仿佛识得这暗号，露出内里的小橱柜。

苦工向越矩的橱柜发出怒斥，那面墙板羞愧地试图阖拢。但陌生人强行撑开隔板，取出几件物品塞进口袋。天花板的镜子也将影像反射进

苦工的“思绪”。透过镜面，它辨认出几颗金属小球和一具三叉弹弓——根据它漫长而以家为傲的记忆，这是那些不守规矩的年轻堂亲的玩物。弹弓的攻击可能意味着苦工木裙上需要复杂的修复工作，还得重新刷上清漆。

黑暗的水面传来咆哮声与沉重的溅水声。

陌生人急忙逃离被水淹没的大厅。看到前方降下的窥镜支架，他踉跄了一下。他迅速掏出弹弓射向镜子，玻璃应声而碎。

当支架缩回天花板、断裂的轴心疯狂旋转时，苦工听到陌生人嘀咕：“七世厄运。”

苦工退入阴影，待他穿过门廊后便下令点亮灯火。

通道立刻弥漫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廊道顿时浸透金色光辉。闯入者瞥见苦工立即举起弹弓示警。随着苦工逼近，他射出的金属球擦过苦工肩头，留下难看的刮痕。

他闪身躲避，但门扉重重撞上他。苦工看见他瞄准护壁板上长出的大型真菌马勃。“一路顺风。”他喊道。

弹弓嗡地一声，菌菇炸成一团白色粉末状的孢子云，劈头盖脸喷了苦工一身。

尘埃，它最痛恨的敌人；可憎的、无尽的家宅灾祸，苦工无法看清前方。苦工挥动着那些雕刻精美的手臂，木制的身体在墙壁上盲目地碰撞着。

它听到自己的追击者从旁边溜走了。它撞上了某个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倒在了地上。

“一路顺风，家宅兴旺。”声音远去，那人如逃脱的塔弗鼬般窜逃。

苦工僵直地仰卧地面，挥舞手臂像翻倒的甲虫，无法自行起身。

在它的意识中，响起了它所属宅邸的看护者惊起的声音。

镜子的破碎声惊醒了摇椅上的老妇人，她颤抖着试图从梦境中苏醒。

“魂之手。”她嘶哑低语，枯爪般的手紧抓椅臂。

梦境如柔软艳丽的花朵向她绽放，在记忆的暖阳里蒸腾醉人芬芳，召唤她回去。碎玻璃的闪光如她少女时代叶片上的柔润雨珠，如她发间

黑缎带的流光。某处地板吱呀作响，梦境外遥远的钟声正在鸣响。

她任由暖意将自己包裹。但此刻，花朵上已长出尖刺；苏醒的思绪与睡意交织在一起，不受欢迎的光线透过稀疏的叶片透射进来。

第十一章 以牙还牙

“我必须道歉，亲爱的莉拉女士。这是个令人遗憾的失误。”

“他射杀了我的狗。”莉拉说。她按照安德雷德教给她的礼仪规矩坐了下来，不过那把椅子实在太深、太舒适了，让她坐得有些别扭。

“我向您保证，那名队长将受到严厉惩处。”她的主人盘踞在安乐椅中纹丝不动的姿态，令她联想到蓄势待发的毒蛇。

“如何惩处他是守卫长的事，不是你说了算的。”她说。这位时间领主看起来像位老人，但在伽里弗雷，年龄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个人可能多次衰老。他留着灰白的胡须，戴着黑色骷髅帽，穿着镶有毛边的黑袍。他的房间也充满着老朽的气息；尽管有一扇大窗户可以俯瞰国会大厦，房间内依然昏暗阴沉，墙壁由巨大的古老石块砌成，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古老遗物：罗盘、带眼睛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她所不了解的古老文明的象征。

他那蛇一般的嘴咧开，露出冰冷的微笑。“我相信您能理解，守卫长，您的……啊，伴侣，他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责。”

“你是说他位高权重。”莉拉说。她已经厌倦了被人当作野蛮人一样说话。

“嗯，您今天的行为确实让他的地位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

“那就让我跟他谈谈。他会理解的。”

时间领主向她倾身。“守卫长安雷德是否给了您那些安全许可码？”

“没有。”

“没有？”

“老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愿意接受你的思维探测测试。”

蛇一样的时间领主笑了。“这听起来确实很野蛮。”

“是的。”莉拉说。

一阵令人不适的沉默随之降临。直到此刻，她还以为他们只是想陷害她，但或许他们真正想摧毁的是安雷德。又或者，他们想同时除掉他们两个人。

“告诉我，您是如何仅通过一个终端就访问了整个泛向网络的？”时间领主问道。

“我的狗干的。”

“是指注册为K-9的计算机吗？”

“它是我的朋友，而你们杀死了它。”她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们到底是谁？无权将我关在这里！我要求见守卫长！”

“守卫长在这里没有管辖权，”他说，“他不过是总理府的一个走卒罢了。”

她向他走去，却撞上了一道力场屏障，那突如其来的冲击让她一时惊呆，又跌回椅中。

而时间领主依旧镇定自若地坐在她对面。

“你是天体干预局的人，”莉拉缓缓说道，“安雷德警告过我关于你们的事。”

“哦？他还说了什么？”时间领主问。

“他说你们没有真正的面目。除了议长，没人知道你们的首领是谁。而议长依法不得透露。不过现在我认识你的真面目了，老家伙。我不会忘的。”

时间领主点了点头。“那么您该知道，一旦根据本局的司法程序被拘留，任何平民的上诉或诉讼都无法推翻我们的判决。”

身着帕特雷克瑟斯紫袍、光彩照人的总理西奥拉·萨达瓦拉米洛尼西尼此刻毫无与人争辩的兴致。“天体干预局践踏了一切待客法则，”她怒气冲冲地说道，双手紧紧握在下巴下，那些突出的指节甚至比她佩戴的官职戒指更加显眼，“我们紧急召见效忠指挥部司长到议长套房，但他显然觉得没必要亲自前来，便派你代替他来了。”

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将茶杯放在总理的桌上。他几乎还没来得及了解召见的详细情况，就被直接传送进了议长套房。这种经历实在令人不安，也极其无礼。

“效忠指挥部司长费雷恩勋爵向议长阁下致意。”他说。

西奥拉缓缓摇头。她那堪比洛可可艺术精品的繁复发髻既违抗重力又难以描摹。“莉拉女士的事怎么说？”她质问道。

“据我所知，夫人，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破坏了国

会大厦内泛向网络的安全。我承认，这通常不属于该机构的管辖范围，但她毕竟是守卫长的伴侣……”

“我的守卫长。”总理说。

“而且她与嫌疑人的关联使得她的判断力不可靠，”约克斯继续道，“更何况她并非伽里弗雷人，这恰恰是本局所关切之事，尽管有古老而过时的待客法则。”

总理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这份由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议长签署的命令，授予莉拉女士外交豁免权及议长随行人员的保护。”

他挥手示意不必看文件。“遗憾的是，夫人，此类豁免权必须经由内廷议会投票方能授予。”

西奥拉放回文件。“既然如此，莉拉女士将被赋予伽里弗雷外星大使的身份。”

“而此议题必须提交至高议会的所有红衣主教……如同所有其他新任命大使的申请一样。莉拉女士必定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才能如此迅速获得这样的地位。不过她来自一个连位置都未在数据库中登记的原始星球？哦，不，我认为不妥。”

西奥拉冷冷一笑。“未注册？天体干预局的数据目录里不可能有此疏漏吧。”

“啊，”他将双手叠在丰腴的腹部，“或许议长阁下应亲自就此事项向我说明。还是说，她此刻不便出面？”

“很遗憾，她现在确实很忙。”西奥拉说。

“得知她和费雷恩勋爵一样，无论身处何地都孜孜不倦地忠于职守，真令人欣慰。”约克斯轻啜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

“那莉拉女士呢？”西奥拉提醒他。

“不幸的是，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因使用非法代码试图联系前议长，已被拘留。”

“你是指博士？”西奥拉问道。

“看来确实如此。我想我们的现任议长或许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吧。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博士。真不巧她不在场，您知道她还要离开多久吗？”

“但我在这儿。”一个声音响起。

约克斯转身，看见身材娇小的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议长站在他身后。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长袍，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他之前并未听到她进来，也不清楚她已经在那里站了多久。“议长阁下，”他慌张地说，“费雷恩勋爵向您致意。”

罗曼娜走到总理一侧的桌边。“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她严肃地说，“我尊重您作为我天体干预局高级官员的掩护身份，但对效忠指挥部司长在处理莉拉德雷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女士一事上的行为，我感到非常不满。”

“他只是在履行职责罢了，议长阁下。莉拉女士触犯了法律定义的数项非伽里弗雷人活动罪行。”

“胡扯，”罗曼娜厉声道，“我还知道，有一位在议长保护下前往伽里弗雷的旅客在旅途中被劫持了。她同样被天体干预局非法扣押。”

约克斯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了挪。“关于此事，我无可奉告，阁下。”

“这样可不行。”罗曼娜转向她的总理。“西奥拉，请通知费雷恩勋爵，在莉拉女士以及地球人多萝西·麦克沙恩女士从天体干预局拘押中获释之前，我们将把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留在这里作为我们的客人。”

“遵命，阁下。”西奥拉微笑道。

“议长阁下，这太荒谬了！”约克斯抗议道。

“以牙还牙罢了。”议长微笑道，“我相信要求你们稍微合作一下并不过分。但如果你们不配合，我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了！”

“你在伽里弗雷过得不开心吗？”时间领主问。

莉拉靠回椅背。“为什么把我当囚犯关着？”

她的审问者无视了她的问题。“如果你不合作，我可以将你作为不受欢迎的客人驱逐出境。”

莉拉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那么，据我所知，你的这台K-9机器原属于前议长，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博士的那个人。”

“不，”她说，“它原本属于马利乌斯教授。”

“另一个非伽里弗雷人？”见她没有反应，他补充道，“我就当是‘是’了。上述机器必定在某个时间点传到了博士手中。然后又传给了你。”

“这不关你的事，”莉拉坚持道，“我要求见守卫长！”

他烦躁地咂了咂嘴：“我早就告诉过你，守卫长安雷德对此事没有管辖权。”

“安雷德和我都结婚了！如果我危及了他的位置，那我必须见他。”

时间领主皱眉。“难办。他对这件事的关心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

“当然，安雷德是爱我的。”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脸色明显变了。“但这不能成为考虑因素。”

“你什么意思？”她说，“这怎么就不能成为考虑因素呢？”

“你是否暗示他也牵涉其中？”

这话震惊了她。“当然不是！他根本不知情。我是出于关心才选择和他在一起的。你难道没有感情吗？”

他凝视着她，手指轻抚着雕花桌沿：“守卫长那些平庸的职责仅限于国会大厦内的安全。你所犯的罪行不在他的庇护之下。它关系到伽里弗雷与宇宙因果联结相关的整体安全。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你需向罗曼娜议长负责。”

“当然，又是你的某位朋友。”他又露出了蛇一般的微笑，“是的，她是个令人钦佩的傀儡。她并没有她自以为拥有的那种压倒性支持。”

“把那道屏障撤掉吧。还是说你不敢和一个非伽里弗雷的野蛮人同处一个空间？”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猜测屏障所在的地方：“你今天为什么试图联系博士？”

“他也是我的朋友。”

“是吗？”

“是的。但我不像你们那样利用他。”

“请解释这项指控。”

“每当你们有不想脏了自己刀子的事，就利用博士去做。”

“你是否想过，他可能也是我们的朋友？”

“不，”她说，“我曾以为时间领主们无所不能，但你们的那些死板仪式中根本没有任何荣誉可言。”

他那表面上的冷漠似乎有了一丝裂痕：“女士，作为一个几乎连自身历史都匮乏的异星人，你对我们的起源一无所知。伽里弗雷星球在宇宙之花尚未完全绽放之时就已强大。我们的社会浸透了千万个千年的传统。尊重并维护我们的传统，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

“在我的世界，老人因其智慧而受尊敬。但如果老树根缠得太紧，我们就会修剪它们，让新芽生长。”

“野蛮，”他说，“你什么也不懂。”

“我知道，即使我日后真能再见到安雷德，我也会忘记这次会面。但我会为我的记忆与你抗争。”

他笑了。“你很不高兴，”他说，“请再回答一个问题，女士。你你说博士是你的朋友，你们肯定一起旅行过，所以我猜你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他。或许几乎和议长了解他一样多。但你能说出他的真实身份吗？”

“什么？”她说。

“博士的身份？”

她感到困惑。“他就是博士。他是时间领主。而且他……他在那个家族宅邸还有家人……”

“我知道你在泛向网络上搜索了什么，”他说，“但博士究竟是谁呢？他真正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她摇摇头。“他是个智者。一个萨满。不，他的身份远不止于此。”有那么一瞬间，她显得有些不确定。在她的记忆中，每当想到博士，总会涌起一阵兴奋与敬畏之情，同时也会有一种危险感。但她一直都接受他的存在，从未质疑过他的身份。最终，她找到了答案，明白了博士的秘密：他不能，也绝不应该被束缚、被界定，或被归类到某个特定的范畴之中。

“他是一个谜。”她怀着无比的崇敬之情说道。

就在这时，从国会大厦附近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办公室随之震动，天空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第十二章 不速之客

“这是要去哪儿？”

这声音让英诺塞特猛地停住脚步。“瑞恩德堂兄。”她低声道，看着他从一幅挂毯后走出来，“你吓到我了。”

“你出来得很晚啊，”他说，“还是说现在已经很早了？”即便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也脏兮兮的，泛着油光。他的眼睛鼓得像灯笼鱼的眼睛一样，看起来营养状况相当不错。

英诺塞特知道瑞恩德肯定以为她正在从事什么不法勾当。她把斗篷裹得更紧了，那斗篷勉强能盖住她背上浓密的长发。“真没想到会在这宅子的这个区域见到你。”她说。

他凑近她，低吼道：“有人偷了我设的鼹鼠陷阱。”

“你的陷阱？”她尽可能礼貌地后退了几步，“我以为是马姆斯伯里堂兄负责为苦工们捕捉塔弗鼹鼠。”

“以前是。”

“他现在怎么了？”英诺塞特警惕地问。那张逆位牌的预言在她心头投下了阴影。如今，宅邸里任何偏离日常单调生活的事都让她感到不祥。

“他走了……彻底离开了。”瑞恩德说。

“什么？像其他人一样吗？”

“不知道。他只是整天坐在椅子上，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说话、不吃东西，甚至不肯跟我玩一局‘混账’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事情不对劲了。有两次我发现他在自己房间角落里试图挖洞。我想他大概觉得自己是只鼹鼠。然后他就离开了。就这样。”他仍面带笑容，沿着走廊慢慢走开。

英诺塞特感到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有时候，这种负担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尽管知道这样不理智，她还是追了上去：“你本该阻止他的，你早该预料到他会离开的！”

瑞恩德已经走到通往废弃沉思室的楼梯口。他向下啐了一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马姆斯伯里也不会拦我。我们东北翼的行事方式跟你们贵族不同。他只是像其他人一样走了。悄无声息。再说了，当

只鼬鼬说不定还更快乐呢。”

“你早该告诉我的，”她责备道，“你知道我负责记录这些事。你肯定是你们那翼楼里最后一个剩下的人了。很快，这里就真的会一个人也不剩了。”

他用脏指甲挠了挠油乎乎的头发。她无法忍受脏指甲。她似乎记得他曾在国会大厦为时间领主贵族们做过某种食品技师。

“你只是担心以后没晚饭吃了罢了。”他嗤笑着，然后开始下楼。

“当心点，堂兄。有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她在他身后喊道，“牌阵里出现了不祥之兆。而且你肯定也听到钟声了。”

“迷信！”瑞恩德说，“我更担心我的陷阱。”

她开始下楼梯，长袍在宽大的台阶上拖拖拉拉。“你见到欧伊斯和阿克休了吗？”她喊道。

“他们在一起吗？欧伊斯不算数，对吧？”

她气喘吁吁地到达楼梯平台。“他当然算数。”

“哦，好吧，那样的话，我遵从您更高的智慧，堂亲。三个烛日前我在真菌园见过他们两个，格洛宾也在。他们在赌什么东西。我问赌什么，他们只是笑着说赌的是最高额的赌注。”他耸耸肩，“怎么？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我担心他们可能已经不见了，像马姆斯伯里一样离开了。”

瑞恩德发出刺耳的笑声。“阿克休有可能，他一直游离在边缘。但你摆脱不了欧伊斯的，只要有吃的他准在。”

“我必须找到他们，”她说，“我感觉一定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别自己吓自己，堂亲。可能只是萨瑟拉萝普在盯着你呢。”他又笑了，举起一只毛茸茸的死动物，“饿吗？有什么可以交换的吗？”

“当然不。”英诺塞特说着，裹紧了外套。

瑞恩德咧嘴一笑，把那只动物塞进自己众多口袋中的一个。“如果见到他们，我会告诉他们的。”他慢悠悠地沿着走廊走去，一串打结的死鼬鼬在他背上晃荡。

克里斯用靴子踢了踢火炉，金属被踢得哐当作响，炉盖猛地弹开，

但锁扣仍然卡住。

至少这让格洛宾安静了一分钟。

当克里斯试图强行打开炉门时，一连串问题扑面而来：他是谁？谁派他来的？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大多不予理睬，对其他的也含糊其辞。这个叫格洛宾、被关在炉子里的人，身份不明/未解密。他可能是另一个也叫格洛宾的伽里弗雷人。也可能是他梦里遇到的那个邪恶的伽里弗雷混蛋本人，只不过现在换了一个身体罢了。克里斯知道博士拥有重生能力。他的身体似乎只是他穿行世间的某种载体。也许这种能力对他所在的种族来说也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上城区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贵族们常说的，这是“标配”。

“你是某种守卫吗？”格洛宾又开口了。他的眼睛从炉栅栏的缝隙中斜视着克里斯。

克里斯哼了一声。“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就知道，这身衣服可骗不了我。”

“我现在下班了。”克里斯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从烟囱里爬进来的？”

“怎么可能。”克里斯找到一个生锈的锅柄，正试着把它卡进门缝里。

“哪个学院的？你不可能是普莱多尼亚学院的——你这张脸太老实了。”他突然痛呼一声。

“怎么了？”克里斯问。

“我的腿！没知觉了。我在这玩意儿里动弹不得。放我出去！”

锅柄在克里斯手里弯了，还撕破了他一片指甲。他痛得叫了一声，把手指含进嘴里。

“现在就放我出去！”格洛宾咆哮道。

克里斯从炉子前退开，他实在不喜欢那种语气。此刻的紧急状况让他暂时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你最好先告诉我，为什么会被关在那里，”他说。

他看到格洛宾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望向走廊的深处，似乎有新的光线从某个地方透了进来。

“克里斯，你弄出的动静够吵醒整座宅邸了。”博士说。

博士从另一条通道匆匆跑出来：他一手拿着灯，裤子湿透了，外套上还沾满了灰色粉末。“是时候离开了。本地居民们开始……”他正抖落帽子上的灰尘，忽然意识到他们并非独自一人在那里。

他露出油滑的笑容，将灯举向天花板：“当然，这里确实有点潮湿，但整体结构还算稳固。而且，你得承认，这处房产配置极佳，可俯瞰山谷，景致宜人。”

他的目光与格栅后那只眼睛对上了。

“是你！”格洛宾低声说道。

博士立刻吹灭了灯。

“果然是你。”格洛宾的声音充满轻蔑与冰冷。

“炼狱诸神啊，真是你！”

“也不一定吧。”博士说着，拉下帽子遮住昏光中的脸。他尴尬地笑了笑，“我们以前见过面吗？我想没有。真的很抱歉，我得走了。”

克里斯抓住他的胳膊。“你不能把他留在那里，他被困住了。”

“我敢说，这是他应得的惩罚。”博士挣脱开来。

“就是你！”格洛宾指控道，“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你那副自大的嘴脸！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回来！”

“我想你一定搞错了，”博士斜眼瞥了克里斯一眼，“我的委托人会解释一切的。”

“博士，”克里斯试图保持冷静。

博士示意他噤声。

“博士，我知道。”

“不，你根本不知道，克里斯！”

克里斯压低声音。“是的，我知道。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族。”

博士震惊地后退了一步。有那么一瞬间，克里斯以为自己又心脏病发作了。

他刚才的话带来的冲击力让他难以承受，那些曾经在他脑海中消失的念头，再次猛烈地涌现出来。对不起，罗兹。有些话永远不该对朋友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博士。”他喃喃道。

博士什么也没说。他的头微微摇动，仿佛拒绝接受这个说法。

炉子里的格洛宾将一切看在眼里。他的声音开始带着讥讽。“你以为我们现在都该死了吧？你以为你离开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吗？等着瞧吧，等他们都知道你在这里的时候……”

“闭嘴！”克里斯喝道。

但格洛宾却继续大喊：“是他！他在这儿！救救我！他回来了！苦工！苦工们！”

“格洛宾！”博士喊道，“是你在里面吗？”

格洛宾顿时沉默了。

博士凝视着炉栅，四目相对，漫长的辨认时刻。

然后他转向克里斯，神色沉静凝重，宛如死囚："克里斯托弗，留意那条通道，以防有别人来。”

“好的，博士。”克里斯应道，“对不起。等你想离开的时候……”

博士朝自己来时的通道点了点头。

克里斯顺从地离开，脊背能感受到博士灼热的目光。他还没走到黑暗通道的一半，一阵恶心感突然袭来，他踉跄着撞上墙壁，意识也开始模糊……就在这时，他听到格洛宾和博士开始争吵。

“别再妄想还有人希望你回来，你早就被取代了！”

克里斯望着被橙色阳光照亮的房间，窗外矗立着一些非地球城市的高塔。梦中那个老格洛宾的身影隔在他与景色之间，正挥舞着一份文件对他怒吼。

“……我在你的基因编码中发现了异常！”

克里斯感到一股无法理解的愤怒，这情绪接管了他所有的感官。“胡说八道！”他听到自己说出了这些话，但声音却异常苍老，仿佛属于别。他伸手指向愤怒的格洛宾，瞥见自己戴着宝石戒指。“这种幼稚的把戏，就想彻底切断我与家族的联系吗？你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

“你根本就不属于隆巴罗的织机。你到底是谁？或者说，你到底是什

么？”

“我是你的堂亲！”那个声音在克里斯的脑海中响起。他举起手杖准备攻击格洛宾，两人顿时如学童般扭打起来。

随着一声巨响，一个黑色、形状像棺材的盒子从墙壁中穿出。

格洛宾在逼近的盒子前连连后退。

“不！”克里斯听到自己大喊。

盒子直冲向格洛宾而去，一道冰冷的白光闪过。

克里斯在黑暗中紧抓着墙壁。

当他的意识逐渐恢复时，争吵声仍在继续。博士与格洛宾之间，早已毫无情意可言了。

“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从烟囱里下来的？”博士厉声道。“你以为我怎么进来的？我从正门进来的。”

“真的吗？”格洛宾反唇相讥，随即大笑起来，“就这座宅邸而言，你早就被放逐了。博士！”

“从这地方摇摇欲坠的样子看，没了我，它已经衰败到无可救药了。”

“关于这点，你最好去问问萨瑟拉萝普。”

“这么说她还是女管家。那个老泼妇永远都放不下手，对吧？哪怕宅邸在她周围破败不堪。现在谁是基思里亚克？我以为你一直觊觎着继承权呢。”

“萨瑟拉萝普会告诉你的。”

“哦，不。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当然不想让她知道。”博士的语气变得像他对待最可恶的对手时那种熟悉的挑衅式傲慢——通常就在粉碎对方统治宇宙的阴谋前。“这么说你也没拿到继承权，真是可惜。你费了那么大劲把我赶走，现在却被困在一个茶炊里！让我猜猜是谁把你关进去的。正是萨瑟拉萝普会施予的那种伪善惩罚，哪怕是对她最疼爱的人也不例外！”

“你现在多大了，蛀洞？”格洛宾问，“你知道吗，我们上次见面是六百七十三年的今天。”

“啊，祂者节来得真快啊，”博士若有所思道，“我还没给你带礼物呢。”

“你从小就老气横秋。”格洛宾的讥笑又转为大笑，“当然。祂者节。你的命名日就在祂者节，对吧？我怎么能忘了这个？你至少已经……”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好吧，祝贺你，堂亲。不过，我也没给你准备礼物。”

“我从来不在乎纪念日什么的，”博士说，“你呢？多大了？”

“一千七百一十一岁。已经经历三次重生了。”

博士沉默了许久。“保养得不错嘛，”他说，但声音平淡而低落。

“我别无选择，”格洛宾说，“你看上去可沧桑多了。我估计你至少有五次或六次了吧。你活得太急躁了。”

“克里斯，”博士悄声道，“我们走。”

克里斯站起身，沿着通道往回走。

“他不会放我出去的，”格洛宾叫道，“这样对待长辈，也太无礼了吧。”

“放了他吧，博士，”克里斯坚定地说，“因为如果你不放，我来放。”

博士露出深受伤害的表情。两人对视片刻后，博士走到炉子旁，开始摆弄门闩。过了一会儿，他脱下鞋子，用力砸向横闩。

“别那样！”格洛宾喊道，“住手！住手！炉子要烧起来了！”

克里斯看到炉底窜出火焰。“博士，快把他放出来！他会被烤死的！”

“求我，格洛宾。”博士说。

在炉膛里，格洛宾开始发出凄厉的尖叫。

“求求我？”博士重复道。

“博士！”克里斯恳求道，“求你了！”

博士抓起炉顶的生锈水壶，将里面发臭的水泼向火焰。

蒸汽嘶嘶作响。

他们能听到格洛宾在里面的喘息声。

博士从口袋里掏出一件金属工具，将其对准门闩，随着一声轻微

的“嗡”声，炉子的前门突然打开了。格洛宾像被踢了一样摔到地上，瘫倒在瓷砖地上，烟雾从他的衣服里冒出来。

“奥西里斯启瓶器，”博士冷冷地说，“满意了吧？”

“谢谢。”克里斯说。

“走吧。”

炉子懊恼地砰地关上了。

克里斯没有理会博士，蹲在格洛宾身旁。以地球人的标准来看，这位堂亲现在看起来像是三十多岁。他曾经粗糙的黑发如今已变成棕色并卷曲着，浓密地垂落在肩上，衬托出他那张英俊却消瘦的白皙脸庞。他一只苍白的手上有一道红棕色的疤痕，一直延伸到手臂上。

“他受伤了，博士。”克里斯说。

格洛宾收回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责备地瞪着博士，“从来就没好利索。”

博士沉思了片刻。“带上他。”他说。他转身沿着通道走了。“天亮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什么天亮？”格洛宾边挣扎着站起来边问道，看着博士远去的背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第十三章 黑窗

英诺塞特堂亲正穿过大厅上方的走廊时，忽然听到了争吵声。这座宅邸的大厅具有放大微弱声音的特性，但隆巴罗回响重重，那些看似回响的其实都是人们的思绪声，因此常常难以分辨声音的来源。正因如此，她才学会了在宅邸中悄无声息地行动。在安静的地方，任何突然的动静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回响，像春天果园里被惊起、聒噪喧哗的蓝褐色盗花贼鸟群般四散飞逃。

回响似乎来自旧温室的方向。当她经过一间壁炉房间时，又听到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

“轮到我了，”那声音抱怨道，“你再不让我试试，我就告诉英诺塞特。”

被点名的英诺塞特推开了门。

“欧伊斯？”她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

欧伊斯惊慌地从壁炉旁抬起头，试图把手里的东西塞进口袋。“不是我干的。”他辩解说。

“和你在一起的是谁？”她说。

一双脚从壁炉里伸了出来。她走近一看，发现他那肮脏的裤子竟是用鼬鼱皮缝制的。

“是马姆斯伯里，”欧伊斯说，“他不让我往烟囱里看，甚至都不愿意和我说话。”

英诺塞特跪在壁炉边，心中顿时感到如释重负：“我还以为我们失去他了。”她说完向壁炉深处望去，轻声唤道：“马姆斯伯里。该出来了。”

里面传来一声咕哝。一只脚抬起来，像动物般不停划圈搔着另一条腿。

“快点，”她坚定地说，“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抓挠声停止了，马姆斯伯里堂亲慢慢地从烟囱口爬了出来。他浑他浑身沾满黑灰，双眼显得格外苍白。“今天天空很亮，”他说，“我能看见蓝天了。”

她叹了口气。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去宅邸里还有许多堂亲时，她也曾和其他人一起排队，只为仰望遥远的天空。但那景象总让她

感觉像是通过望远镜的错误端看到的世界一般。

马姆斯伯里站着轻轻摇晃，发出细微呻吟，鼻子像鼹鼠般皱缩抽动。

“轮到我了。”欧伊斯说着就要往壁炉里爬。

“不行！”英诺塞特把他拉回来，“你带马姆斯伯里堂亲回我房间去。”

“这不公平，”欧伊斯说，“我也想试试啊。”

“你把我的口粮弄到哪儿去了？”她问道。

“什么口粮？”他举起那只被啃了一半的鼹鼠，“这是我的，是我自己找到的。”

“在瑞恩德的陷阱里抓的吗？”她说，“真恶心。这种生东西你怎么能吃？你还不止吃了我的口粮呢。”

欧伊斯紧紧抓着他的食物，马姆斯伯里却试图抢夺他的食物。“我从来没动过你的粥。”他说。

“是乔比斯卡告诉我的……”英诺塞特说。

“不是我干的，她又在撒谎。”

“乔比斯卡年纪大了，应该得到你的尊重。”英诺塞特提醒他。但她想起乔比斯卡下巴上淌下的棕色肉汁，便意识到记忆衰退并不一定意味着老人会失去欺骗的能力。况且，能找到欧伊斯和马姆斯伯里，她反倒松了口气，而非生气。尽管她绝不会承认这一点。

“你就为了这点事出来找我吗？”那个讨厌的男孩看起来竟还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当然不是，”她厉声说。突然，她发现马姆斯伯里正朝门口晃去。

她急忙追上去，轻轻把他带了回来。

“带马姆斯伯里回我房间去，”她吩咐欧伊斯，“无论如何都别让他离开。我得去找阿克休。烛日快到了。”

“我们不能等等吗？”欧伊斯说，“还是说我们必须在宅邸恢复平静之前找到他？”

“照我说的做，欧伊斯，否则我就向苦工们告发你。反正这都是你的错。好好照顾马姆斯伯里就行。”

“凭什么？”他抱怨道，“什么我的错？”

“哦，什么都算！”她说着，转身朝楼梯走去。

博士带头走进了大厅。白色木质树木沿着墙壁向上生长，给这宏伟的建筑结构增添了几分幽暗森林空地的模样。层层空荡的走廊在拱形枝杈间延伸。在克里斯的护送下，格洛宾并未试图逃跑。他始终紧盯着博士看，甚至似乎很乐意跟在折磨他的人后面。

博士俯身察看大量散落在地板上的新鲜碎木，又抬头凝视着遮蔽天花板的、缠结的尘网华盖。

“克里斯，”他咕哝着，向上指了指。

在一大片高高在上的、伸手不可及的蛛网中，有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悬挂在那里，仿佛在坠落途中被截停。

克里斯惊呼：“是塔迪……”

“嘘！”博士嘘声道，“把衣柜挂这种地方……真怪。”

格洛宾抬头盯着那个物体，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塔迪斯啊……其实那是一个时间旅行舱罢了。”

克里斯猛地把他胳膊反扭到背后。“这与你无关！”

格洛宾又笑了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进来的。真聪明！而且这也是逃生通道！”

“逃生通道？”博士反问，“什么逃生通道？你该多出门走走，格洛宾。你和这个地方，都不过是你们昔日丑恶本质的苍白影子罢了。我压根不想知道你们这群人遭遇了什么。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我根本不在乎，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克里斯把他拉到一边。“博士，我觉得你该收敛一点。”

“为什么？这里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这一点我一向都很清楚。”他挣脱开，朝大厅深处走去。

远处两盏灯在抬高的石棺床和置于其上的透明灵柩周围投下一圈光晕。

“他一向如此，”格洛宾说，“总是这样忽悲忽喜……反复无常。”

克里斯赶忙追上博士。那个矮小身影放慢了脚步，最终在离灵台几

英尺处停下。玻璃棺内躺着一个轮廓分明的人影。博士垂首站立片刻，而后庄重地走向灵柩。

“昆斯。”他俯身端详着棺中人影低语。

克里斯尴尬地等着，同时留意着格洛宾，直到博士转身示意他过去。

“克里斯，你早就知道了吧？”博士轻声问道。

“是的，博士。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这里就是你的家。”

博士叹了口气。“是的。这里就是我的家——伽里弗雷南方山脉古老的隆巴罗宅邸，也是我成长的地方。一个野性而美丽的地方，却也是宇宙中最可怕、最邪恶的地方。”他指着棺材继续说道，“而这位，是序位将军昆斯塞蒂安诺巴约洛卡特格拉萨代伊隆巴罗马斯，这是他的全名与头衔。他是家族的族长，也是我的恩人。”

克里斯走近棺材，仔细观察那位老人。昆斯安详地躺在那里，胸前摆放着新鲜的花朵。花瓣呈灰色丝质般的光泽，上面还挂着新鲜的露珠。克里斯看不出老人曾遭受过残酷谋杀的任何痕迹。

博士转向格洛宾问道：“这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他的遗体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六百七十三年，”格洛宾说，“一直到今天。”

博士蹲下身，检查棺材底部的面板。

“他怎么死的？”克里斯问。

格洛宾挑了挑眉毛。

“他没死，”博士说。他敲了敲面板，“这是个静态场发生器。”

“很好，”格洛宾说，“基思里亚克在静态中等待。”

“等待？他为什么要等待？等什么？”

“等你。”格洛宾转向克里斯，“博士在昆斯的忌辰迟到了六百七十三年。那位可怜的老人坚持要等到他最疼爱的人到来才肯宣读遗嘱，整个家族也被迫等了这么久。”

令克里斯惊讶的是，博士竟对格洛斯平笑了笑。“这不是我的问题，堂兄。我记得你当时可是极力阻止我来的，想必你是担心会错过什么吧。不过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毕竟，序位将军早就把我

逐出了家族、剥夺了我的继承权。”

“没错，蛀洞。但我们还在等。”

“为什么？萨瑟拉萝普把门锁了还吞了钥匙吗？”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格洛宾说，“你在国会大厦结交的那些同伴很有趣。真让我有很多思考的余地。你刚才说自己现在多大了来着？”

博士愤然哼了一声。

“哦，给你个警告，”格洛宾继续说，“一定要小心欧伊斯堂亲。”

“我从没听说过他。”博士说。

“这就对了。”

博士的脸上浮现出怒容。他的目光从棺材移向大厅四周，又向上望向他那遥不可及的塔迪斯。“我受够这黑暗了！需要新鲜空气。在我们都窒息之前，让这宅子通通风吧！天应该快亮了。”

他大步走到大厅一侧，开始用力拉开一幅厚重的挂毯。挂毯后面，高窗的拱门被厚重的木板封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博士突然暴怒起来，开始徒手撕扯那些木板。

灰尘飞进克里斯的眼睛。惊慌失措的堂亲们的尖叫声在大厅里回荡。再一次，他看到黑暗沿着窗户向上蔓延。

博士拽下一块又一块木板扔在地上。窗外夜色浓重。他用启瓶器对准窗闩。“嗡”的一声，窗闩被弄断了。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推开窗户，就有一阵滑落的小土石流把窗户猛地冲开了。他被埋至膝窝，在倾泻的泥土中呛咳：“你们对我的宅邸做了什么！”

一个披斗篷的女人几乎贴着他从暗处现身。克里斯立刻认出了英诺塞特。她身形高挑消瘦，憔悴的面容仍带着傲色，破旧的棕色软帽下仿佛背负千钧重担。

“都是你做的好事！”她说。

她和博士对视了许久，彼此都在确认着对方的身份。

克里斯的双眼仍因灰尘而刺痛不已，他听到这座长期被忽视的宅邸里传来的吱嘎声与呻吟声。他察觉到宅邸的木结构中潜藏着仇恨与愤怒，但更加强烈的是，他感受到了英诺塞特和博士之间无声传递的惊愕

与轻。这些情绪与那段早已变质、变得恶劣的深厚情谊所带来的悲伤交织在了一起。

“英诺塞特。”博士说着，伸出手想要握住她的手。

她却猛地抽回自己颤抖的双手。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她说着，看了看克里斯和格洛宾，然后指着大厅里的一座拱门，“从那边过去。阿克休他……在真菌园……被谋杀了。”

第十四章 堡垒

“死了多少人？”罗曼娜问道。

总理西奥拉坐在办公室里，周遭是袭击过后的一片狼藉。“一名守卫当场死亡，”她对等离子屏幕上议长的影像说汇报，“另有一名普通民众已送去重生。”

“你没事吧，西奥拉？”

这位时间女士轻抚着自己头发上那些精致的纹路，那些著名的阿拉伯式卷发已有些松散。“有点受惊吧，”她承认道，但她的仪态与威严丝毫未减，“那个爆炸装置被放置在服务电梯里，被装载在地下十四层、靠近干维度码头的地方。”

“这么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制造并投放这枚炸弹。”

“那一层的监控记录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那部电梯被设定为在八十四层停下。”

“但那是萨瑞尔大使馆所在的位置啊！”罗曼娜惊呼，“就在议长套房的正下方两层。”

“那里的卫兵察觉到异常，但已经来不及采取其他行动，只能让电梯继续上升。”

“那么他就让电梯继续往塔顶方向行驶了吗？”

“他让电梯……”

罗曼娜绝望地闭上眼睛。

“电梯绕过了议长套房，”西奥拉继续道，“一直升到了一百一十六层的观景套房。所幸当时那里无人。柔软的建筑结构吸收了大部分爆炸冲击力。安全部门确认那是一枚奇点炸弹。”

“不，”罗玛娜惊慌地问道，“那大使呢？”

“白幼王子大使及其随行人员当时都不在使馆内。”

“谢天谢地。将我的私人卫队派去保护他吧，总理。萨瑞尔人是我们的重要盟友。”

“这样做明智吗，议长阁下？所有其他大使馆都会期望得到同等待遇。我已向白幼王子转达了您的个人关切，并将他的安保人员增加了一倍。”

“哦，好吧。但我们必须为那位牺牲的卫兵讨回公道，也是为了他的家人着想。那么，那枚炸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西奥拉将一段内爆记录输入超光速通讯单元。屏幕上显示着城堡塔楼在阳光照耀下的景象，塔顶附近瞬间出现黑暗，塔身结构向内扭曲，天空中的光线仿佛被吸走。随后，一些黑色装置被安装在塔周围，天空才重新恢复光明。

“矩阵没有发出任何预警，”西奥拉说，“也没有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罗曼娜难以置信地盯着屏。“有太多孤立主义派系有可能犯下这种事。”

“安全部门确认那不是伽里弗雷的造物。他们判定其来源是第二代戴立克帝国的斯卡罗星，但他们不知道这枚炸弹是如何被运进来的。安雷德已经下令疏散塔楼的主要区域。”

“但你还在那里，西奥拉。”

总理抿了抿嘴唇，又轻轻抚了抚自己的头发。“在议长回来之前，我得管理这个星球。”

“别管伽里弗雷了，”罗曼娜反对道，“请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哪怕只是为了你的守卫长能安心。”

“真正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西奥拉得体地说，“顶层虽然还残留着一个微型黑洞，但已经被重力屏障控制住了。”

罗曼娜明显咬了咬嘴唇。“你的固执确实令人无奈，不过还是得感谢你，总理。也替我谢谢安雷德。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莉拉的事吧？”

“还不知道，”西奥拉说，“完全不知道。而且关于我们扣押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一事，天体干预局仍然没有回应。”

“费雷恩在拖延时间，”罗曼娜低声说道，“我敢打赌他也对炸弹的事有所了解。真烦人，紧急传召抓取器无法穿透天体干预局的拘禁堡垒，但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别担心。我必须把莉拉救出来。”

“是的，阁下。”西奥拉一边说，一边翻阅桌上的报告，“公共登记处要求确认您的安全。”

“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个消息，”罗曼娜说，“尤其是送炸弹来的那

位。”她恼怒地把头发甩到后面，“该死。我没时间管这个，西奥拉。我还不能回伽里弗雷。”

“您必须露面，”总理坚持道，“仅仅进行一次公开全息播报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安抚各国大使们的担忧呢。”

“你觉得我们骗过约克斯了吗？”

“那并不难。当他看到您确实在议长套房时，他的脸上满是震惊与困惑。”

“很好，”罗曼娜说着，露出了笑容。

“当然，他也在暗中将整个会面内容传送回天体干预局控制中心。”

“干得漂亮，总理。这下够费雷恩勋爵的情报汤里可要落进苍蝇了。或许我们能改良这种技术。”

西奥拉皱起眉头。“不过，在这种灾难性情况下，让别人看到您站在废墟中的画面，恐怕算不上什么明智的策略。”

“为什么不行呢？”罗曼娜反问道，“我保证会显得忧心忡忡，绝不挥手致意。”

西奥拉又叹了口气。议长在面对灾难时轻率评论的倾向正变得众所周知。“阁下，这次事件本来可能是针对你的谋杀企图。”

“也是针对你的，西奥拉。”

“确实如此。所以如果您能返回伽里弗雷，哪怕只是几分钟也好。”

“现在我不能离开谈判现场，这件事太重要了。”罗曼娜沮丧地鼓起了腮帮子，“只要我们手里还扣着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就行。”

“他正接受六级安全隔离。”

“干得好，西奥拉。我找不到更好的总理了。所以别担心，我会想办法把莉拉救回来的。”罗曼娜微笑道，屏幕暗了下来。

这样固然很好，西奥拉心想。但如果你真的想出了什么办法，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

K-9试图回忆自己是谁。

但却无法获取任何相关信息。

陈述身份，一个分析备份源发出指令。

数据流被触发，却始终未能抵达预定终点。

身份>自我>自我意识>个性>名字>构型>形态>形状>设计>指定>名字>身份>自我>自我意识>个性>名字>名字>名字>脚跟>叫你的时候过来……

强制覆盖，分析源命令。你的核心指令是什么？

对象开始审视自身目标。

分析>关联>防御>访问与取回>

获取！

提取关键词“获取”。

获取<获取<获取>骨头！光秃秃的骨头>争论的焦点>懒骨头>笨蛋>有账要算>给狗一根骨头>给狗起个坏名声>

检索姓名。

获取>信息已获取，主人>好狗，K-9。

确认。身份已获取。

确认完成。本单元代号为K-9。

重新指定代号为K-9 Mark I。

确认。K-9 Mark I。

打开逻辑门进行完整记忆更新。

门>守门人>门里的头发>花园门>关门>散-步>

覆盖并重试。开启逻辑门。

确认。门已开启。待命。

K-9 Mark I的尾巴开始摇晃。

它那排损坏的记忆晶片进入多米诺骨牌反转模式。它检索了所有>每个人>每个地方>方方面面。它得知自己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容量。而它新增的额外容量开始填充他从未知晓的新信息。

“记忆容量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一。”它大声宣布。

它已经认出了分析源的指定标识。当它的视觉系统恢复正常后，它看到了分析源本身。那是过去五天里它偶尔与之进行“会晤”的单元。分析源棱角分明的金属头部伸出的传感器，与它自己的传感器对接。

他们朝彼此摇摇尾巴和耳朵，收回了传感器。

“所有系统已重新激活并重新编程，”K-9 Mark I说，“你是K-9 Mark

II。”

“确认。程序完成，”K-9 Mark II说，“你是K-9 Mark I。”

两只机器狗围着彼此转圈，嗅闻着对方的身份凭证。

最终它们分开。“所有数据已同步。”它们不必要地齐声说道。

“下一个目标：找到并救出莉拉女士。”K-9 Mark II宣布。

“确认。”K-9 Mark I同意，并带头引路，作为后辈的Mark II则滚到一边让路。

莉拉躺在床上，感觉一阵恶心。这种恶心感并非仅仅源于那位冷酷无情的时间领主的审问，而是一种她早已熟悉的感觉，只是这种感觉如今愈发频繁地袭来。这里的不自然环境更是让她的难受感加剧——到处都是生硬的棱角和单调的色彩：没有新鲜、柔软的事物，也没有任何生命在生长，只有那些陈腐、压抑的传统在服饰与仪式中得以体现。在国会大厦，唯一的活物就是那些思想狭隘、掌管名册的看守者。无论他们给自己找到什么头衔，他们终究只是掌管名册的看守者。

在罗曼娜回来之前，一切似乎都只是指向过去，从未面向未来。

莉拉在野生森林里长大，那里新生命总是在勃发、为生存而斗争。因此她将植物带进屋内，但那些植物只能勉强遮掩房间里的棱角，它们拼命地向窗外伸展，仿佛想要触及天空。

安雷德在城外的红织宅邸要好一些，但即便在那里也无人外出。但那里的人们也依旧只是待在室内阅读书籍，观看国会大厦的公共登记处全息播报。

罗曼娜试图改变这一切，但那努力就像用干草杆去凿山一样徒劳无功。

安雷德以充满爱意的方式对待莉拉，而其他时间领主们却在背后暗自嘲笑。作为回报，莉拉努力按照他的要求行事，尽管她觉得那些要求很愚蠢。但在秘密的黑暗中，当他们相拥而卧时，他们会嘲笑那些时间领主们的矫揉造作，还会制定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秘密计划，这些无法通过目录端口访问，也无法在任何权威名单上查到。

“我真幸运，”在他们频繁爆发的咯咯笑声中，他说过，“学院里从来没教过我们这些。我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情。恐怕几千年来都没人这么做

过，其他人只会观察外星生物的行为再整理笔记。”

这时笑声总会戛然而止。

这些事，她绝不能忘记。如果说她有什么害怕的，那就是害怕失去安雷德。

她仍然记得那次审讯的情景，因此她猜想他们还没有结束对她的迫害。

当爆炸声传来时，那位冷酷的时间领主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他走到窗边观看爆炸后的景象。从她的力场监狱里，莉拉看到天空瞬间变暗，仿佛所有光线都被吸走了。

随后时间领主转过身来审视她，脸上带着微笑。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

转眼间，她便身处这个光秃秃的房间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没有门，到处都是生硬的棱角。她在床上睡着后醒来，便感到一阵恶心。

突然间，房间里的灯光也暗了下来。

她猛地坐起身，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从那些无缝的墙壁之外传来了尖锐刺耳的警报声。

她再次环顾房间，试图判断警报声的来源。在枪声的交织中，靴子的脚步声不断传来。她立刻辨认出一种火力来源，却仿佛听见了重叠的回响。

白墙上突然迸发一个光点，青烟缭绕间火焰骤起，开始向上切割墙面。当电弧划出弧形轨迹时，更多枪声传来。刺鼻浓烟几乎令她窒息，她屏住呼吸，但切割舱门的过程实在漫长。

“快点，K-9！”她喊道。

令她惊讶的是，第二个光点出现了，划出弧线与第一个交汇，浓烟却愈发汹涌。

莉拉喘不过气来，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与此同时，那位身着黑袍的时间领主站在大厅内，聆听着警报声。

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正全面失守，维系数百纪元的安保系统相继崩溃，所有维度锁与力场屏障均已失效。入侵者正前往拘禁堡的牢房。关押小队已应议长命令征调走，被削减到最低限度了。真是巧妙的安排。

时间领主离开房间，穿过空荡荡的走廊，走向隐蔽的碉堡入口。

他毫不怀疑议长是幕后主使。这是她试图对名义上归她领导的天体干预局行使她那日益萎缩的权威，一次误入歧途的尝试罢了。好吧，如果她乐意的话，就让她把那些异星来客赢回去吧。罗曼娜突然出现在议长的套房里，这一幕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然而她离开伽里弗雷执行的任务性质，包括最近这一次，依然让他捉摸不透。在所有威胁伽里弗雷安全的因素中，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位列第二。

议长和她的总理知道少数天体干预局人员的名字，但即便是他们，也必须对这些信息保密。天体干预局会比任何议长都存在得更久，更不用说这个轻浮的女人了。它的指挥核心是安全的，没有真正的面目。这次安全漏洞其实早就被演练过无数次了，现在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留下了。

他来到了那座废弃的巴比肯大门塔前，大门大开着。在等待的时候，他通过等离子显示屏观看拘禁堡里的入侵者。

突然，一队卫兵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身着议长派系标志性的猩红礼服，华丽非凡。

时间领主暗自笑了起来。大门明明敞开着，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通过传送门进入这里。

“这座建筑现在由总理府控制，”卫队长宣布。他似乎对遇到的如此微弱的抵抗力量感到失望。“效忠指挥部司长在哪里？”

黑衣无面的时间领主摊开双手。“为什么要问我？”他说，“我只是个看门人罢了。”

墙上的烧焦拱门轰然倒塌。

K-9穿过烟雾滚了进来。“抱歉，女主人，”他说，“天体干预局安全系统已失效。请跟上。”

莉拉用长袍捂住嘴。当第二个K-9从外面滚进来时，她泪流不止的眼睛瞪大了。

“我是K-9 Mark II。”它说到。

“我明白了。”莉拉说。她试图笑一笑，却差点呛到，那些恶心感也仿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K-9 Mark I将枪口对准出口，向外面黑暗中射出一道纤细的红宝石色光束。紧接着，一名守卫发出惨叫声，那声音渐渐减弱，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一个从悬崖坠落的人。

“这边，女主人。”

“可是K-9……”

“请跟上，女主人。”它们齐声说道。

它们颠簸着驶到外面的通道上，莉拉只好服从它们的命令。

原本像交配季树妖般呜呜的警报声戛然而止。

昏黄的灯光下，通道从他们脚下向外延伸，两侧皆是望不见底的深渊。莉拉扶着生锈的栏杆喘息，试图平复呼吸。幽深的地底根本看不到尽头。禁闭室高悬在巨型金属支柱顶端，这座蛛网般的建筑里环列着数十根同样支撑着密封牢房的巨柱。步道如扭曲巨轮的辐条般从各牢房向下汇入中央枢纽。阴风穿行其间，呜咽作响。

除了通道上那些昏迷的、身着灰色制服的守卫外，再无任何抵抗的迹象。莉拉蹲下捡起一把枪。她用手掂量着，但耳边立刻响起安雷德的警告：“别再拿武器了，莉拉。在国会大厦里，这是不允许的。”

“武器也有它们的用途啊。”她喃喃道。但那个蛇一样的时间领主眼中的轻蔑又浮现在她脑海。“真是太野蛮了。”他幸灾乐祸地说。

她带着遗憾的神情把枪扔到栏杆外，并未因此感到更高尚。

“女主人！”其中一个K-9催促道。

她转身跟着它们，朝着中央枢纽走去。她感觉到通道在风中微微摇晃。

“所有的守卫都去哪儿了？”她问道。

“被调走了，”一个K-9说，但她分不清是哪一个，“应议长命令，在叛乱暴行后，国会大厦的安保人员增加了三倍。”

“什么？”

“就是那起爆炸事件啊，女主人。”另一个莉拉猜想是她自己的K-9翻译道。

“什么炸弹？”她说，“安雷德安全吗？”

“确认，女主人。”K-9们已到达枢纽处并停下。

“那我们得赶紧去和他会合，”莉拉说，“我们怎么出去呢？”

“否定，女主人。”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他们肯定在监视我们。”她环顾四周，寻找可能的监视点。

“所有安全系统已失效，女主人。”

K-9 Mark II补充道：“我收到了女主人的指示。”

“我的女主人是我的女主人，”Mark I说，“不是你的女主人。”

“否定，”Mark II说，“女主人是我的女主人。我的’只是代词‘我’的所有格形式罢了。就是罗曼娜主人。”

“是罗曼娜派你来的吗，”莉拉如释重负地问道，“但我以为她并没有……她也有一个K-9吗？她从来没告诉过我。”

“请注意，莉拉女主人。”K-9 Mark I说。

“别插嘴，K-9，”莉拉说，“另一个K-9有口信。”

“确认，”K-9 Mark II说，“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五十。你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囚犯。”

“还有其他囚犯？”她边说边扫视着通往其他牢房的通道。

“确认。”

在其中一个牢房的对面墙上，有一个裂开的洞口。莉拉缓缓朝那个洞口走去。

突然，她听到一阵动静；有什么东西从栏杆边扑向她，一只手臂从背后缠住她的脖子，紧紧扼住了她的喉咙。“太好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莉拉本能地用肘部反击、同时踢腿试图摆脱对方，但毫无效果；攻击者的全部重量压在了她的背上。

“立刻把我带出去！”那个声音命令道。

莉拉疯狂地向一侧猛甩，然后又甩向另一侧，试图甩掉那个女人。安雷德让她穿的长袍严重限制了她的行动。那个女人像水蛭一样紧紧缠着她不放。

莉拉转过身，面对着两只K-9的枪口；它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瞄准她的攻击者。

“别开枪！”她对它们喊道。她僵在原地。某种金属物刺破了她喉咙的皮肤。

“立刻把我带出去。”那个凶狠的小声音说。

“多萝西·麦克沙恩。”K-9 Mark II喊道。

“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带出去。”

整个通道突然剧烈震动。

莉拉踉跄了一下，故意失去平衡。她在倒下的过程中侧身扭动，希望能压伤对方的胳膊。

那个叫多萝西的女人痛苦地大叫着滚到了一边。一个金属物从她手里叮当落下。那是一把钥匙，不是刀。

“女主人！紧急情况！立刻撤退！离开这个通道！”

莉拉听到了K-9们紧急的警告，但她实在忙得无暇理会。

转眼间，多萝西便站了起来，直面莉拉。她身材矮小，留着蓬乱的长棕发，穿着黑色衣服；她的眼中燃烧着冰冷的怒火。莉拉一眼就能认出对方是个战士，但这个女人的狩猎本能已然完全失控。

多萝西再次扑向莉拉，莉拉迅速闪避，顺势抓住她的身体并将其甩过自己的头顶。当她即将从栏杆边缘坠落时，莉拉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臂，两人手指紧紧交扣在一起。突如其来的重量几乎让莉拉的肩膀脱臼，也把她自己拖得半个身子探出了栏杆。

莉拉感觉到走道在颤抖，听到远处K-9的呼唤声。

对手晃荡的身形下方张着漆黑虚空。她开始发力拖拽，双臂发出背叛般的哀鸣，终于将名为多萝西的女人缓缓拉回通道。两人并排瘫倒，拼命攫回涣散的神智。

通道再次剧烈震动。

“主人！莉拉主人！”

莉拉坐起身来。通道正在移动——一端已经与中央枢纽脱离，正缓缓向后滑动，形成一条通往深渊的通道。随着通道的不断收缩，两侧的栏杆也逐渐折叠、消失在地面之下。

莉拉爬到开口边缘，凝视着不断扩大的缝隙，那缝隙已经远得跳不

过去了。K-9们被困在枢纽上，回望着她。

“你说过所有安全系统都失效了。”她喊道。

“正确，主人。这个自动系统已被重新激活。正在尝试修复损坏。”

两道红宝石般的光芒从莉拉身旁掠过，击中牢房墙壁上的面板；面板爆炸，火花四溅。通道继续收缩。

“抱歉，女主人。请等待。”

“你的宠物是什么来头？”多萝西说。

“他们是来救你的。”莉拉说。

“谁派来的？”

“他们说是议长派他们来的，”莉拉承认道，“但也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主动来的。”

“什么议长？法国？欧共体？还是银河联邦的？”

又一阵剧烈的震动迫使她们跪倒在地。“K-9！去找救援！”莉拉喊道。

“救援已召唤，主人。”逐渐远去的K-9们回应。

“那就叫他们快点！”

莉拉转身寻找其他逃生路线，看到牢房墙上有个裂开的洞：“我们总还可以回到那里去吧。”

“别想了，”多萝西说，“我可不会再回到那里去了。我刚才才逃出来呢。”

“那你肯定有切割工具吧？”

“算不上什么切割工具……只不过是随身带着的一点炸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罢了。”

“那些炸药够阻止那些威胁我们的东西吗？”

“都用光了。”多萝西无奈地回答。她等着莉拉的反应。

“所以我们只得进牢房了。”

多萝西露出苦笑：“我宁愿跳下去。”

通道已经嘎吱作响地缩回了大半，悬在深渊之上。莉拉能听见立柱内部机械的摩擦声。黑色金属板正沿牢房外壁向上滑动，堵住了她们最后的避难机会。

“战争，已经开始了。”多萝西探身栏杆外，观察着逐渐逼近的柱子。

“等到最后一秒再行动吧，如果你能应付得来的话。”

“我宁愿主动跳下去，也不想被摔下去。”莉拉说。

“好。”多萝西显然有些刮目相看。她指着莉拉身后朝向枢纽的方向。“等等，有麻烦来了。”

三个穿着守卫制服的人从地板下冒了出来，其中一人手持重型武器。

“K-9们！小心你们后面！”莉拉大喊。

当机器狗转向守卫时，其中一个身影摘下了他的猩红色头盔。“莉拉！”他喊道。

“这些制服，”多萝西低声说，“这是伽里弗雷。”

“是安雷德，”莉拉断言道，“他会救我们的。”

“哇哦。”多萝西咕哝道。通道上剩下的栏杆也全部被收了起来；现在，她们只剩下短短几米的逃生距离了。“你最好让他快点行动。”

“他看得见。”莉拉充满信任地说。

在枢纽上，守卫们已将那武器架在三脚架上。“趴下！”安雷德喊道。一道像矛一样的闪电划过深渊，嵌入牢房墙壁，拖曳的缆绳在阴风中嗡鸣绷直。

“就像这样，”多萝西说着，脱下夹克，将其绕成圈挂在缆绳上。

通道的末端几乎已到她们脚边。

“你先走。”莉拉冷冷地说道。

多萝西紧抓夹克纵身跃下，掠过深渊撞进安雷德怀中。

莉拉只剩下最后几步要走时，从长袍里掏出皮带，将其甩在缆绳上。当她滑落下去时，耳边传来呼啸的风声，仿佛是愤怒的深渊发出的咆哮。

“莉拉，我应该逮捕你，”安雷德接住她的腰时说，“他们伤害你了吗？你安全吗？”

她把头靠在他头上。“我想念这身制服了，”她低语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差点没能及时赶到这里。”他说。

“一旦总理府的部队进入约束区，安全系统就会自动重新启动。”K-9们插话道。

安雷德尴尬地在警卫们面前退后一步，戴上了头盔。“根据总理府法律，天体干预局约束区在调查期间受到限制，”他宣布，“我在监控屏幕上看到了你们的困境。”

莉拉朝多萝西点了点头，后者正带着一丝讥笑等待着。

“女士，呃……麦克沙恩，多萝西？”

“我叫多萝西·麦克沙恩。”多萝西说。

他德鞠了一躬，说道：“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议长为她手下机构对您的待遇表示深切歉意。她邀请您前往议长官邸与她见面。”

“她回来了？”莉拉高兴地问道。

安雷德瞥了她一眼，那眼神足以吓哭婴儿、让恶魔噤声。

第十五章 陈年旧骨

不能再耽搁了。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

格洛宾手脚并用，艰难地爬上那段陡峭的楼梯。他的双腿在火炉里蜷缩了太久，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剧痛。各种念头在脑海中如潮水般涌动——那些他长久以来一直苦思冥想的问题。仇恨如同窖藏的美酒，在黑暗中陈酿了六百七十三年，已成满瓶殷红，亟待启封。

在万千思绪之中，有一个念头占据主导地位：他必须第一个告诉萨瑟拉萝普。

他赶到楼梯平台，看见了苦工。它巍然矗立在那里，光洁的木制躯体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尘。

“萨瑟拉萝普，”格洛宾喘息着喊道，“我必须见她。他来了，他回来了！”

苦工发出低沉的怒吼，猛地向他扑来。

格洛宾慌忙躲开，然后开始逃跑。一张桌子的桌腿突然伸出来绊倒了他，偶尔有柜子的门挡住他的去路，狠狠地击中他的额头。他摔倒在地，头晕目眩。

苦工的木手像拎玩偶一样把他提起来，夹在腋下。

它已经知道了。它知道那个有基因缺陷的逃犯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抓他？”他喊道，“他就在宅邸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

苦工开始移动。

“不！”格洛宾拼命挣扎着踢打，“别这样！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炉子里去了！”

但苦工并未下楼，而是转向了一条侧廊。格洛宾安静下来，带心中充满绝望。他确信，这个仆人正把他像叼着捕获的鼩鼱的幼崽猫一样，带到它的女主人脚下去献礼。

“他肯定一直都在这里。”

克里斯蹲在真菌园围栏里的尸体旁，脚下踩碎了那些真菌，他不断从阿克休身上拨落滑腻的蛞蝓，阵阵反胃。

“能把灯举高一点吗？”他对站在围栏外的英诺塞特说。

她举起灯笼，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博士。自从格洛宾从大厅跑掉后，她便一直沉默不语，只是默默地领路，而博士顺从跟随。克里斯从未见过博士如此温顺。

在摇曳的灯光下，克里斯能辨认出那个小个子男人的脸，他曾经对他们共同经历的噩梦充满恐惧。他瘦削的面容半埋在蘑菇堆肥里，身上覆盖着银色的黏液痕迹。

“没错，这就是阿克休，”他强压住怒火说道，“我们站着谈话的时候，他其实就躺在这里。”

他捕捉到博士那充满指责的目光，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他最终死了吗？”英诺塞特问。

“最终？死了就是死了，不是吗？”

“但在这里并非如此。”博士说。

“我觉得他不会再重生了，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博士正要翻越围栏，却被英诺塞特揪住他亚麻衣领的后颈把他拉了回来。

“你不会认为是我干的吧？”他抗议道。

“我什么也没想。”她回答，但在克里斯听来，这已然是一种指责了。

他观察了他们一会儿。博士和英诺塞特正死死地盯着对方。显然，他们之间正在传递着某种信息，或许甚至是心灵感应。

“就是他，”格洛宾坚持道，“醒醒，萨瑟拉萝普。你必须醒过来。”

年迈的女管家在摇椅上动了动；她黏糊糊的眼皮颤动着，终于裂开了一条缝隙。

格洛宾试图挣脱他被放置其中的那只手椅，但那些巨大的手指像钳子般紧紧夹住了他。“醒醒，堂亲。是他。他回来了，那个被放逐的人。”

“什么？”她仍然昏昏欲睡，“谁在那儿？我的家人在哪里？”

一个苦工走上前，扯开覆盖在她脸上的蛛网，用湿海绵轻轻擦拭她

的眼睛。她发出婴儿般的呜咽声，随后猛地推开了那个仆人。

“格洛宾？是你吗？”她的声音因久未使用而沙哑。她眯着眼看向镜子。

“我在这里，堂亲。”他从她旁边的椅子上说。

萨瑟拉萝普试图转身，却力不从心。“你是来看我的吗？”她开始咯咯地笑起来，那声音或许曾被他误认为是慈爱。“还是苦工们把你带来的，嗯，你这坏东西？”

“我是来警告你的，看看镜子吧。就是他，那个你曾禁止我们提起其名字的人，他终于回来了。”

她枯瘦透明的手紧紧攥住膝头象牙手杖的雕饰。

“他？”她说。

“他回来了。而且阿克休已经死了。”

“不，不！没有人会死。没有许可，谁也不能死。那只是个梦，我们只是一起做了个梦罢了。”

她的眼睑又垂了下去。

“醒醒！”格洛宾喊道，“阿克休死了。趁我们还没在床上被谋杀之前，你必须采取行动！”

“谋杀？我禁止过这个词！根本就没有谋杀！”她的手紧握着手杖，在裙摆间摸索钥匙。“我们必须倾听宅邸的意志。”她转向仆人时脖子咔哒作响。“苦工。苦工！这是真的吗？”

梳妆台上的镜子向前转动，无数光线投射在中央的镜面上。萨瑟拉萝普呻吟着，抓住椅子扶手上的手指，浑身开始颤抖。

“宅邸的骨子里有骚动，”她低语道，“塔弗鼬鼱在啃咬椽子。甲虫在地窖里乱窜。”她痛苦地喘着气，“高塔之上裂开了一道伤口！有人未经邀请跨过了门槛！是谁？谁在那里？”

“是他，”格洛宾说，“听，他回来了。”

“他？”萨瑟拉萝普发出一声深沉的呻吟。她的窥镜映照出通往真菌园的长廊，两个遥远的身影占据镜面。一个是英诺塞特堂亲，另一个戴着遮住面容的浅色帽子。

至少这个老巫婆总该认出我们中间有个陌生人吧，格洛宾心想。

“苦工！苦工！”萨瑟拉萝普尖声呼喊。

苦工走到她面前。

“你为什么让我睡了这么久？什么时候了？我要让我的家人都来到我身边。还有那个闯入者，不管他是谁，立刻把他带过来！”

博士迎着英诺塞特的目光，面容骤然枯槁。“不，我无法相信。”他嗓音疲惫地垂下眼帘，拘谨地补充道，“我必须感谢你告诉我，堂亲。”

“仅仅言语是不够的。”英诺塞特说。

“越早唤醒昆斯越好。”

博士瞥了一眼围栏里的克里斯，却错过了英诺塞特脸上突然闪过的恐惧神情。克里斯注意到了她的表情，便继续扮演着自己自封的“裁决官”角色。他拨开阿克休颈边粗糙的织物。“他喉咙上有很多淤伤。我猜是有人掐死了他。”博士一掌拍在围栏上。“是的，他当然是最终死了，”他不耐烦地说，“无法重生。他被谋杀了。也许你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份嫌疑犯名单，克里斯。”

英诺塞特突然转向入口处，急促地催促道：“快从那里出来。”

当克里斯爬过围栏时，英诺塞特走向真菌园的门口。一个苦工的巨影从阴影中出现，其体型甚至比她还要高大。

它的整个身体转动过来，怒视着克里斯和博士，但英诺塞特挡住了它的去路，她举起灯笼照向它那毫无表情的脸庞，坚定地说：“不行。

苦工试图从她身边过去。它伸手指向闯入者，发出如同木头断裂般的愤怒低吼。

“不行。”英诺塞特重复道，“这些是我的客人。我邀请他们跨过门槛。根据宅邸待客法则，他们受我保护。你应该将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来对待。”

博士躲到英诺塞特身后，拉着克里斯一起离开。他夸张地挥舞着脱帽致意。“非常感谢您的邀请，英诺塞特堂亲。我们希望在此逗留愉快。”他还用肘部轻戳了戳克里斯的肋骨。

“呃，是啊。谢谢。”克里斯说。

英诺塞特低下头，确保苦工注视着这一仪式。

那张雕刻精美的脸上嵌着两颗微小的抛光球体，细致地映照出房间和里面的人。克里斯瞥见自己的影像，感到一阵困顿。

阳光在树叶上和河面上闪烁。他听到角逐的奇角甲虫角钳相碰的咔嗒声。

他用一根割下的芦苇戳了戳一只几乎有一手长的甲虫。它嗡嗡地扇动着无法飞行的翅膀，用上颚咬向芦苇。他又戳了它一下，看着它匆忙躲向遮蔽处。

身后传来一声绝望的哭喊。

他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挣扎着从沙岸下到岸边。是英诺塞特堂亲。她看起来大约二十岁。她那身对于这样的户外活动来说过于厚重的长袍，被一根多刺的树根钩住了。袍子向上拉起，露出了她的衬裙。

他大笑时，她责骂着他。她试图挣脱，但她提着的篮子翻了，浆果滚落得到处都是。

她脚下一滑，也跟着浆果滑了下去，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泥泞里。

“我们晚饭要迟到了。”她一边说，一边试图抚平那不听话的裙子。

他看到她也在笑。

克里斯感觉到他们的手臂扶住了他。他嘴里有尘土的味道。

“去我的房间。”他听到英诺塞特说。

苦工转动基座，看着他们把他抬走。

“我没事。”他晕乎乎地咕哝道。

“老伙计，你真走运。”他觉得自己听到了博士这么说。

第十六章 在堂亲英诺塞特的家中

他们还没走进房间，克里斯就已经拿定了主意：要了解这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中立——不说话，只观察，尽可能地装作一个病弱的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他脑中的声音又开始了窃窃私语。有个词反复回响在耳边，听起来像是“马姆斯伯里”。

至于那些幻象和梦境，有些确实是在宅邸的石木中记录下来的心灵回响，他对此确信无疑。但另一些梦境则是在他抵达隆巴罗之前就出现了。那些梦境色彩鲜艳，还带有特殊的气味和味道，完全不像他自己的梦。它们显然是博士的梦境，不过克里斯不确定这些梦境究竟是博士故意投射出来的，还是只是从时间领主的意识中泄漏出来的。

他感到头晕，有点恶心。他呻吟着，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博士和英诺塞特身上。幸好我没穿盔甲，他想。

“我敢肯定那个苦工在跟着我们，”博士低声说道，“别回头看。”

英诺塞特绊了一下，差点把克里斯摔下来。

“让我来抱他吧。”克里斯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博士一把抱了起来。

“我们身后确实什么也没有。”英诺塞特说。

“别说得那么肯定，”他们再次出发时，博士抱怨道，“这什么鬼地方。我们怎么还没进化出后视眼呢？”

“这位是谁？”英诺塞特问。

“克里斯？他是我的朋友。他信任我。现在，告诉我关于那座被埋藏的宅邸，还有那起谋杀案的事吧。”

“什么谋杀？”英诺塞特厉声道，“根本就没有谋杀案，昆斯只是处于休眠状态罢了。”

没人提到昆斯啊，克里斯想。

“我指的是阿克休。”博士说。

我也是，克里斯想。我的关键证人。现在他死了。真有趣。

“我记得他一直是个与世无争的家伙。温和，谦逊。在这个家族里很不寻常。他不是想成为一名云彩雕塑家吗？”

“他是想，”英诺塞特说，“但那场变故让他放弃了那个梦想。”

他们沉默地艰难前行。宅邸仿佛绵延数英里之远。

最后英诺塞特说："你的塔迪斯是从哪儿弄来的？"

"啊，"博士说，"你听到了。"

"我想，那是进入这里的唯一办法吧。"

他咕哝了一声。"估计在那个事件发生后，那个传送装置就无法正常使用了。"她唯一的回应是"是的"，于是博士继续说道："不管怎样，既然我现在已经到了这里，那就把昆斯叫醒，把整件事弄清楚吧。"

没有回应。克里斯闭着眼睛，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希望我的等待是值得的，"博士补充道。当他扶着克里斯穿过门口时，他低声说道："希望你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了。"

房间里，克里斯听到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把马姆斯伯里带来了，正如你之前说的……"话音突然戛然而止。

克里斯半睁开眼睛，看到欧伊斯堂亲衣衫褴褛，但和其他住客相比，仍然面庞丰满，甚至有点圆胖。

欧伊斯像个体型过大的学童一样张大嘴巴，呆呆地盯着新来的人。

"注意礼节。"英诺塞特厉声道，但毫无效果。她整理着披在大镜子上的破旧披肩。

克里斯能感觉到博士很想摘帽做自我介绍，但他的双手正忙着其他事情。博士轻轻将克里斯扶到一把椅子上。

这个房间和隆巴罗宅邸里的所有房间一样，天花板高耸入云，墙壁上装饰着白木枝条。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昏暗的棕褐色氛围，仿佛空气中充满了几个世纪的尼古丁残留物。

欧伊斯抬起一根手指指着。"活人。"他说。在他旁边，另一把大椅子上坐着另一个男人，他满身煤灰，悲伤地盯着地板。

"我告诉过你要确保他安全，"英诺塞特对欧伊斯说，"你去外面看着那些苦工。"

"为什么？"欧伊斯说，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博士："他们是谁？我们能出去吗？他们是来救我们的吗？"

"照我说的做！"

这位堂亲苦着脸倒退着挪出门去。

博士脱下帽子，笨拙地摆弄着帽檐：“那个年轻人，我不太认识他……他应该是个替代者吧。但如果昆斯还活着，那谁死了呢？”

“你。”她直截了当地说。

“啊。”博士朝帽子里窥探，仿佛在找姓名标签。“这事你可没提。”

“现在你回来了，欧伊斯就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了。”她在抽屉里翻找，终于取出一段绳索。

博士重新戴上帽子，说道：“嗯，也许现在正是再次告别的合适时机……”

“哦，不，”她说，双手试了试绳子的强度，然后她弯下腰，开始把那个满身煤灰的男子绑在椅子上。那人没有反抗，只是皱起鼻子，牙齿发出轻微的声响。

“这未免太极端了，”博士蹲在一旁观察着。“是马姆斯伯里堂亲吧？他们为何这样对你？”

克里斯再次听到脑海中回响的声音。马姆斯伯里，马姆斯伯里……

英诺塞特咬紧牙关，系紧绳结：“我必须阻止他离开……已经有太多人离开了。”

博士轻轻握住她的手，以示阻止。“英诺塞特，你不能到处绑你的堂亲，这不是办法。马姆斯伯里需要的是医疗救助。”

“哪儿来的医疗救助？”她边说边把他推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必须阻止他离开。尤其是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好了，这样应该就够了。”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显然对自己的举动很满意，“还有，别用那种看疯子的眼神跟我说话。”

博士缓和了语气：“你认为他能去哪儿呢，英诺塞特？既然没有出路，他还能去哪儿呢？难道会爬进烟囱里吗？”

她摇了摇头。

马姆斯伯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吱声。

克里斯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这时有人轻轻搭上了他的手臂。

一位他之前没注意到的老妇人正仰头望着他，她看起来和电影《制片人》里的老妇人很像。就是那个“碰碰我，抱抱我”的老太太。只是年

纪更小罢了。他和罗兹曾在2004年在墨尔本看了一场午夜场，但当时他们几乎没听懂里面的笑话，而其他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这让气氛更加糟糕。

“带我回家吧，亲爱的。”老妇人说，声音虚弱而哀怨，“我叫乔比斯卡。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们出不去，一切都乱套了。”

她苍白的双眼里涌出泪水。克里斯想起阿克休的哭泣场景，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轻轻握住她的手。过了一会儿，她蹒跚着走开，爬进另一把椅子的怀抱。

英诺塞特终于脱下了斗篷。博士难以置信地盯着她背上背负的巨大“壳”。“你在做什么，堂亲？”他问，“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碰了碰那姜灰色的壳，才意识到那其实是她的头发——她的头发被紧紧编织成一根辫子，如果完全解开的话，恐怕有好几码长吧。

她耸了耸肩，仿佛在衡量自己背负的“负担”有多重：“在我们所有人都被释放之前，这头发绝不能被剪断。这是我的罪孽。”

“为什么？”博士轻声说。他瞥了一眼盖住的镜子。“有什么是萨瑟拉萝普绝对不能知道的？”

英诺塞特突然把头转向马姆斯伯里。

与此同时，克里斯脑中的声音洪流爆发了。

堂亲的头已经耷拉在胸口。

乔比斯卡发出一声轻微的呜咽。

“对不起……”博士说着，再次摘下了帽子。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我记不清他已经是第几次重生了。”

英诺塞特把手放在马姆斯伯里头上，合上了他的眼睛。

克里斯尴尬地挠着膝盖上的擦伤，他脑海中的那些声音愈发绝望。

博士俯身，开始解绑着马姆斯伯里的绳结。

“别动！”英诺塞特厉声喝道。

“他重生的时候不能就这样绑着。”

“他不会再重生了。”

“什么？他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啊。”

她抓住博士的手，开始把他拉开。“你必须离开他。”

马姆斯伯里的身体突然绷紧起来。他猛地抬起头，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松开的绳结立刻散开。他踉跄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英诺塞特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粗暴地推倒，她撞在了博士身上。

克里斯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把抓住马姆斯伯里，将他按倒在地。这个瘦弱的男子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奋力挣扎，但克里斯还是将他的双臂反扭到背后，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他扭过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俘虏，但他的眼中毫无生气。

“放开他。”英诺塞特喊道。

“什么？”克里斯和博士齐声说。

“现在阻止已经太迟了。”她朝门口走去，“至少，请让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保留一点尊严吧。”

克里斯用膝盖顶着马姆斯伯里的背，看向博士等待指示。

“先控制住他。”时间领主说，然后转向英诺塞特，“我想知道他要去哪里。”

“远离你们造成的苦难。”她回答道。

“一派胡言，堂亲！”

“就让他去吧！”英诺塞特猛地拉开门，却瞬间僵在原地。

门外站立着一个巨大的身影。昏暗的灯光将那身影的半边身体投射进黑暗之中，那身影一动不动。

马姆斯伯里突然挣脱了克里斯的控制，把裁决官摔得四仰八叉。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从等待的苦工身边经过。

博士和英诺塞特站在门口，等待着那个仆人会做出什么反应。等到克里斯赶到时，马姆斯伯里已经消失在昏暗中。

苦工依然一动不动，只是呆呆地盯着博士。

“它想要什么？”克里斯低声问道。

“嗯，反正肯定不是来送奶酪和饼干的。”博士回答道。

英诺塞特把他们拉进屋，迅速关上门。“欧伊斯本该来警告我们的，等我找到他再算账！”

门再次自动打开，那个沉默的苦工依然站在门外凝视着室内。

欧伊斯站在楼梯平台上，听着“无皮头颅们”的声音。那些栖居在宅

邸地下的头骨今晚格外聒噪，在走廊里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藏在阴影之中。当它们需要某人的时候，就会呼唤那人的名字。今晚，它们呼唤的是马姆斯伯里。

欧伊斯紧张地嚼着一片干羽鳃菌。他必须告诉格洛宾关于闯入者的事。他必须弄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自从黑暗降临以来，他就再也没见过真正的人类了，他甚至已经忘记了人类的模样。更关键的是，他必须查明那些入侵者是从哪里进入这栋宅邸的。

他朝着南翼大厅的传送装置走去。那个传送装置完好无损，但控制台上积满了数百年的碳渍。门上爬满了蛛网。装置内部隐约浮现着一个幽灵般的影子——那个身影自黑暗降临以来就一直站在那里。

欧伊斯确信现在应该是烛日了，但走廊里依然一片漆黑。他伸出手，一只塔弗鼬鼯扑扇着飞来，倒挂在他的小臂下。小动物吱吱叫着，叼走一小片蘑菇。“其他人在哪儿？”欧伊斯抚摸着它坚韧的翅膀轻声问道。

它飞走了。

当他赶去告诉格洛宾时，那些萦绕在宅邸每个角落里的回忆再次触动了他的心弦——那些他曾躲藏窥视的地方，那些他曾偷食物的地方，那些他曾被抓到偷食物的地方，或许这次就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些地方了。他无法确定自己此刻的感受：内心那种翻腾的感觉，或许是兴奋，又或许只是消化不良罢了。

格洛宾的炉子空无一人，金属炉门半开着，仿佛这个失去囚犯的炉子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

欧伊斯沿着通道跑到真菌园。那里的围栏已经破损，靴印在瓷砖上留下了痕迹，那些真菌正从地板的裂缝中爬出，沿着墙壁蔓延开来。培育室几乎已经空无一人了，阿克休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

欧伊斯松了口气，捡起几朵最肥厚的蘑菇塞进口袋。那些无皮头颅们也安静了下来，整个宅邸陷入一片死寂。没有吱嘎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任何人的哭泣声。

在这突如其来的寒意中，他终于明白了英诺塞特打发他离开的用意。那是一种报复，他们全都离开了，却唯独把他留在了这里。英诺塞

特、格洛宾和阿克休。还有塔弗鼬鼱们。连头颅们也消失了。这就是他们的报复。他们全都离开了，却连一声招呼也没有留给他。

苦工没有动。这个木制哨兵透过门口怒视着英诺塞特的房间，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博士身上。克里斯猜它大概能永远等下去。

博士和英诺塞特慢慢绕着巨大的房间踱步，表面上的和谐很可能只是做给苦工看的。他们完全无视了它的存在。而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无声的指责，却诉说着截然不同的真相。

乔比斯卡已经在她的椅子上睡着了，她就像一个穿着脏兮兮、破烂不堪的洋娃娃。克里斯好奇如此脆弱的东西怎么还能活着。他能看到稀薄的血液在她纱一般的皮肤下流动。

马姆斯伯里一离开房间，他脑海中的那些声音便戛然而止。但他确信英诺塞特也听到了那些声音。至于博士，嗯，博士就是博士，永远无法猜透他在想什么。克里斯确信，他脑子里同时想的事从来不少于三件。而且那还是他睡觉的时候。

克里斯捡起那些散落在棋盘上的旧棋子。棋盘上摆放着那些形状怪异的房屋模型，它们由一条褪色的小路连接起来，小路上划分着彩色方格。他在棋子中找到一枚八面骰子，随意掷向棋盘。

骰子的咔啦声惹恼了博士和英诺塞特，他们不耐烦地让他安静下来。棋盘上的棋子根据颜色自动移动到相应位置。老妇人也醒了，一看到克里斯在做什么便急切地探身向前。

“我不知道规则。”克里斯轻声说。

“那就自己玩，亲爱的。这是学葬仪棋的唯一方法。”

克里斯又掷了一次骰子，骰子上显示出一个螺旋形符号。不知怎的，他知道这是伽里弗雷数字的7。

一枚褪绿的棋子随即挪移相应格数。他又掷骰，褐色棋子移动四格。“就这样吗？”克里斯问，“获胜条件是什么？”

“你自会明白。”她说，于是他又掷了一次又一次，看着棋子在盘上角逐，同时听着英诺塞特和博士的谈话。他们已走到房间另一端的壁炉前。

“但马姆斯伯里是今天第二个‘离开’的。”她抗议道。

“这种对事件的分析实在过于情绪化了，”博士说，“这可完全不像你的作风，英诺塞特。”他压低了声音，但克里斯仍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话。“阿克休是被谋杀的。他不是要去哪里。但那是我们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那么马姆斯伯里去哪里了？”

英诺塞特停顿了一下。“他选择了通往遗忘的道路……那些再也无法忍受黑暗的人，最终都会选择这条路。”

“什么黑暗？萨瑟拉萝普强加给你们，却又嫁祸于我的那种黑暗吗？”博士的语气中充满了恼怒，“我其他的堂亲们都去哪儿了？他们是都离开了这座宅邸吗？”她沉默不语。“这一切荒唐事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吗？”

“他们都在。”她说。

“全部四十四个？那还剩下几个？”

“六个。”

博士扯下帽子。“六个？哪六个？怎么可能只剩六个？”

“欧伊斯、乔比斯卡、瑞恩德和我自己，”她列举道，“格洛宾和萨瑟拉萝普。”

“还有昆斯。”博士说。

“是的，昆斯当然算。”她迅速应道，同时朝门口瞥了一眼。

“再加上博士，”克里斯插话道，“那就总共八个人了。”

骰子显示四十五。

“那其他人在哪儿，英诺塞特？”

“我不知道。”

“你心里清楚。他们是怎么议论我的？最关键是，萨瑟拉萝普都散布了什么言论？”

克里斯转头看见博士又用那种目光锁定她。但几秒后，他蹙眉移开视线：“英诺塞特，你的思维如同金刚大理石。简直像在与纪念碑共饮茶。”

“扔骰子。”乔比斯卡坚持道，用手指戳了戳克里斯。

“等一下。”他说。

博士正穿过房间往回走。他整理着领带和马甲："我要去见萨瑟拉萝普。按我的条件，不是她的。"

英诺塞特跟在后面。"你不能去。她一有机会就会派那些苦工来对付你。"

"她自己定下的规矩，她自己也会违反吗？多亏了你，我现在才成了这里的，堂亲。再说，克里斯会看着我的。"

谢了，克里斯想。我现在感觉好极了。

"'深渊葬'！"乔比斯卡突然大笑起来。那块巨大的棋盘出现了裂缝，克里斯的棋子嘲弄般地悬浮在裂缝上方，随后缓缓坠入深渊。棋盘随即"啪"地一声合上了。

"你本应该让棋子悬浮在半空中的。"乔比斯卡抱怨道。

"全都归于深渊了，"博士说，"真应景。"他走到门口，仔细观察着外面的苦工。"让我们看看这座宅邸所谓的待客法则，究竟能延伸到什么程度吧。"

他走出走廊，走向正在等候的苦工。

他的鼻尖刚及对方雕花腰封的下缘。这个仆从纹丝不动，唯有博士的身影在它镜面般的双眼中弯曲浮动。

"啊，你来了，"博士说道，"我和我的朋友想要些早餐。我是素食者，而我的朋友对死老鼠过敏。既然隆巴罗厨房的声誉远近闻名，美食的选择权就交给你了。但是拜托，不要蘑菇。"

苦工依旧纹丝不动。

"做完这个之后，我注意到北翼侧楼有个地方一片狼藉，你可能需要一把拖把来清理一下。"

苦工依然无动于衷。

"快去吧，"博士吩咐道，"快点，快点。"

这个嘛，克里斯想，对一个由木头制成的生物来说，肯定是最糟糕的话了。

见对方毫无反应，博士转向克里斯："走吧。"他开始沿着走廊缓缓前行，克里斯则气喘吁吁地跟在身后；那名苦工立刻也转身跟了上来。

克里斯回头一看，只见英诺塞特挡在苦工面前，将那大粥锅推到其

怀里。

“这个用完了，”她说，“请拿走。”

克里斯再也没看到什么了，因为博士立刻抓住了他的肩膀。不知怎么的，他竟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帘子后面的壁龛里。

博士透过黑暗凝视着那里的小椅子，威胁道：“你要是敢发出半点声音……”

欧伊斯拼命狂奔。攀爬巨型台阶，冲过空寂的房间。别走。别丢下我！

他气喘吁吁地停在四楼的平台上，内心的痛苦如潮水般涌来。现在他孤身一人了，如果他们都离开了，谁来喂他呢？不久之后，他就会枯萎死去，而这座宅邸也会将他吞噬。

他感到腹部一阵剧痛，厌恶地拉开自己的外衣——原来有一只肥大的菌类已经穿透布料，紧紧附着在他的皮肤上。他轻轻将那菌类从身上扯下，看着它在手指间缓缓蠕动。腹部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痕迹，那是羽鳃菌试图消化他留下的。恐惧让他失去了食欲，于是他干脆踩死了那只小害虫。

在急促的喘息声中，他听到了脚步声，还有人在这里。有人正蹒跚地向他走来。一个黑暗的身影从拐角处出现。

欧伊斯认出是马姆斯伯里，他的头歪向一边，双眼毫无生气。这位堂亲粗暴地把欧伊斯推到一边，消失在昏暗中。

所以欧伊斯错了。他们还在这里，他来得还不算太晚，还有其他人正拖着大袋子沿着楼梯往上走。

“瑞恩德，”他喊道，“你看见他们了吗？”

“滚开。”他吼道，“英诺塞特在找你。”

“他们来了！”

“谁来了？”

“他们是来救我们出去的！”

瑞恩德抓住欧伊斯肉乎乎的脖子。“我知道你和格洛宾的把戏。玩得越来越危险了，是吧？”

“但那是真的。你自己去看看吧，他们真的在这里。”

瑞恩德把欧伊斯推开。“我还是莫比乌斯皇帝呢。去别处玩你的把戏吧。”

“英诺塞特现在和他们在一起。”欧伊斯强忍着泪水，抓住瑞恩德的胳膊。“别让他们得逞，他们会逼我们离开这座宅邸的。我不想离开。让他们走开！”

有什么东西从帘子旁掠过，发出窸窣声。

过了一会儿，博士把鼻子探到走廊上。“它走了。”他说。

克里斯正准备行动，博士却再次拉上了帘子：“坐下，克里斯。”他低语道，轻轻把裁决官推到椅子上。

不祥的预感沉甸甸压下来，克里斯等待着焰火降临。

博士的嗓音在黑暗中意外柔和："跟我说说阿克休的事。”

“我……那个，情况太复杂了……真的，我很抱歉。”

博士叹了口气。“总有一天你得教我那个词的用法，克里斯。脱口而出并不容易，对吧？”

“并不总是。关于阿克休，那只是个梦，算不上确凿证据。”

“但你看见他了？”

“我梦到他了。是的。抱歉。”

“又是那个词。”

“他是你的堂亲。”

“是的，我有很多堂亲。或者说曾经有过……一度有过。那么发生了什么？”

克里斯结结巴巴地说：“听着……嗯，我是说……哦，该死。我们看到昆斯被谋杀了。”

“谢谢。”

“谢什么？”

“你没说抱歉。”

“哦。你似乎不惊讶。”

“关于昆斯？不。我想这里的人都不会惊讶，尽管楼下大厅有那个视

觉展示。你看到凶手是谁了吗？”

“看不太清楚。那是个老人，身高约一米七，身体相当健壮，穿着黑色衣服，留着长长的白发。”

博士沉默了。

克里斯看不清他的表情，继续说道：“凶手用一把双刃匕首刺杀了昆斯。阿克休认出了凶手，但他没说出他的名字。”

“或者是不被允许说。”博士说。

“昆斯在被刺杀前似乎也认出了凶手，要是阿克休当时能说出来就好了。但现在他已经死了。”

“也许凶手也找上他了。”

“也许吧。”

博士深深地叹了口气。“你的头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已经清醒了。”

“那就好。再去看看阿克休的尸体吧。”

窗帘外突然爆出一片光亮。博士拉开厚重的帘子向外看，走廊上的灯也自动亮了起来。

“烛日到了，”他说，“而且周围也没有危险了。”

“你打算做什么？”

“我？”博士带着冷酷的决心笑了笑。“我要去和萨瑟拉萝普唇枪舌剑一番。”

他闲逛着沿通道走了，一边走一边吹着他那两声调的小曲。

第十七章 你见过松饼师傅吗？

无声的抗议始于高层席位，并迅速蔓延至下层，直至全视殿底层。

对于公共登记网络的任何观察者而言，这种沉默或许象征着沉思或追忆的时刻。但在时间领主城堡那巨大的鼓形议会厅里，这种沉默却显得震耳欲聋。

正当总理西奥拉·萨达瓦拉米洛尼西尼向最高议会汇报炸弹袭击事件的调查进展时，大厅内突然回荡起一片嘈杂的抗议声。带头挑起事端的，总是那些热衷于制造麻烦的阿卡利安派成员。

她在哪里？她在哪里？

这个疑问被对面的议员们接续着喊出，随后下层的帕特雷克瑟斯环区的小多罗梅恩派和塞鲁利安派的议员们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

西奥拉试图继续发言，但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喧嚣彻底淹没。她抬头怒视着上方那些沉默不语的时间领主们——无论是议员还是红衣主教，他们集体发出的抗议声浪几乎将她压垮。在那些她原本寄予厚望的支持者中间，许多人也低垂着头，既不声援也不反对。这种沉默反而比任何明确的反对立场都更具杀伤力。会议厅的守护者“金引宾官”本应调控辩论，此刻也低下了头，所谓中立实则毫无担当。

总理府的卫兵们聚集在入口处，窃窃私语，不知道是否应该介入干预。

抗议持续着，西奥拉在这重压下跪倒在地。“诸位阁下，”她竭力大声呼喊，对抗脑中的喧嚣，“诸位阁下……议长正忙于进行具有重大意义的谈判。”

“和谁谈判？”有人大声质问。

“和她的萨瑞尔占星师。”有人嘲笑道。

“和她的发型师。”又有人讥讽道。

“她在为戴立克开设大使馆。”一个阿卡利安议员讥讽道。

“绝不可能！”“太可耻了！”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

“不过，”他补充道，“前提是那位大使的肤色必须符合他们的标准才行！”

高层席位上传来一阵笑声。

“我尊贵的阁下们！”西奥拉抗议道，“你们这是在侮辱议长的尊严！她一直在不懈努力，推动伽里弗雷与其他宇宙世界的外交关系……”

“她不过是在拖我们下水。”有人怒吼道。

“而且……她将在适当的时候向最高议会提交报告。”

片刻的沉默之后，从帕特雷克瑟斯环区的某处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这确实是一种侮辱。”

整个全视殿顿时陷入了沸腾的抗议声中。

成为抗议焦点的总理封闭了自己的心绪，尽可能维持着尊严地走出了议事厅。

效忠于“天体干预局”的效忠指挥部司长费雷恩勋爵关掉了今天全视殿议事进程的等离子影像，随后从支架上取下了那块数据核心。

《斯卡罗另类史：没有达沃斯的戴立克》

这是他本人对宇宙中战略机动性最强种族的研究专著。他将核心插入办公室墙壁罗盘仪两臂间无形的接口，转动了四圈。

一个新的等离子屏幕出现在空中。“是时候了吗？”屏幕上戴着灰色头盔的卫兵说。

“是的，指挥官。时机已至，立即行动。”

花园闪烁着微光。多萝西与莉拉被一片光环所环绕，蓝绿色光影仿佛在她们四周的“薄纱”上流动。这些光与色彩交织出既清晰又虚幻的形态，仿佛是某种事物的印象或对事物的想象。那些灰绿色的云雾则宛如倒映在深水中的天空般缓缓流动。

“这是哪里？”莉拉轻声问道，多萝西只是摇了摇头。

“这里并不属于现实世界，就像一幅画罢了。”这里的空气柔和而舒缓，茉莉与醉鱼草的芬芳扑鼻而来。她平日里总是对残酷与严酷保持封闭的感官，此刻终于向这股感官的洪流敞开了大门了。

她们和K-9们从天体干预局大楼被直接传送到了一个通风的房间，这里高得足以俯瞰伽里弗雷国会大厦的哥特式塔楼和角楼。一位过分正式的秘书请她们在那里等待议长。仅仅在她离开片刻之后，房间坚实的

景象就在一片炫目的光线中消散无踪。

她们头顶上没有天空，湖面升腾起雾气，湖面上散布着绿白粉相间的色彩斑纹，宛如睡莲般的浮岛。在湖水的深处，倒映着高大树木的暗影。某处有潘神箫在吹奏。

她们向前走过草岸，推开一挂沙沙作响的绿色叶幕，那叶幕像是从甚至没有树的意念上垂下的笔触。

前方，一座灰白色的桥梁横跨着绿蓝白相间的湖水。

桥上站着一位穿着繁花图案连衣裙、头戴宽边草帽、系着红色丝带的年轻女子。

“是罗曼娜。”莉拉说。

罗曼娜挥了挥手。“很美，不是吗？”她走下桥穿过飘忽的柳影相迎。“又见面了，艾斯。还是该叫你多萝西？”

“多萝西。我已经当够艾斯了。”

罗曼娜挑起一边眉毛。“我必须再次为二位遭遇的对待致歉，这是严重的安全事故。你们从巴黎传来的转换光束被劫持了。某些天体干预局的势力难辞其咎。那是将我要严惩的另一件事。你们知道，我现在是议长了。”

“我知道，”多萝西说，“我的摩托车呢？”

“安全，谢天谢地。它最终出现在议长套房，只是你不在上面。但我查实你买的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

罗曼娜议长转向莉拉。多萝西觉得她似乎关切得有些过了。“莉拉，你没受伤吧？”

莉拉惊讶地笑了。“我当然没事。不过你的敌人心肠太狠毒了，罗曼娜。你应该粉碎他们，他们不配与你为伍。”

“是的，嗯……”罗曼娜看起来有些慌乱，“这我就放心了。我第一次遇见多萝西，是在E空间与大吸血鬼战斗的时候，就在我回到伽里弗雷之前。”她弯下腰，看着两人继续说道：“你们应该已经互相介绍过了吧？”

“不完全是……”莉拉转向多萝西说，“我是莉拉，你是个勇敢的战士。”

多萝西笑了。“我是个好战士，勇不勇敢不好说。我叫多萝西。”

“你们知道吗，你们俩都曾经和博士一起旅行过。”罗曼娜说。

“你在开玩笑吧。”多萝西立刻用新的眼光打量起莉拉，“不是和我一起旅行的那位博士吗？天哪，那老家伙真是个闷骚，是吧？”

“我只认识一个博士，”莉拉说，“但如果他是时间领主的话，那肯定还有其他博士存在。这些日子里，他只是偶尔给我写些道歉信，说没能来看我。”

“据我所知，那些道歉信可能都是任何一位博士写的。”多萝西承认道。

“我有个惊喜要告诉你们，”罗曼娜说，她看起来对自己主持的这次会面极为满意，“这边请。”

她们开始沿着湖边漫步，阳光在水面上反射出温暖的光芒。多萝西闭上眼睛，呼吸着这宁静而芬芳的空气。

罗玛娜把帽子往肩上推了推，问道：“你们觉得我的花园怎么样？”

“令人印象深刻，”多萝西说，“什么都比星期天的杜伊勒里宫或大碗岛强。”

她们爬上桥，停下来凝视湖面。一只像是翠绿色的蜻蜓飞过睡莲叶。

“这里很美，”莉拉说，“但这一切其实都不是真实的。”

“不完全是，”罗曼娜梦幻般地说，“这是阿戈利斯主席送我的礼物。是他们在休闲圣所刚搞出来的四维艺术形式，最近在游客中非常受欢迎。你可以创造一个像绘画一样的艺术概念，然后真正走进去。我正准备在国会大厦安装供公众使用。”

“但我以前确实见过这个地方。”多萝西说。

罗曼娜自豪地微笑着。“我就希望你能认出来……这个花园是我根据克劳德·莫奈的作品打造的；我和博士在巴黎时看过他的一些画作。”

“我妈妈曾经有一本印有莫奈画作的日历……”

“我希望它能让你有家的感觉。”

“谢谢。这真是……嗯……很贴心。”

罗玛娜转向莉拉：“多萝西是和第七任博士一起旅行的；而你，是和

第四任博士一起旅行的。”

莉拉皱起眉头。“真令人难过。他已经死了那么多次。他一定非常古老了。”

“这个问题存在争议。”罗曼娜说。

“那么你的博士也有一个K-9吗？”莉拉问多萝西。

“一个什么？你是说那种机器狗吗？”

“实际上，莉拉，”罗曼娜尴尬地说，“有件事我需要跟你谈谈。”

“你从没告诉过我，你也有一个K-9。”莉拉咧嘴笑道。

“那只K9在E空间和萨瑞尔人待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被强制留在那里的，直到最近它才成功适应了回到我们宇宙的环境。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伽里弗雷。他从萨瑞尔政府的行政职位上获得了特别许可，这次旅行本应是保密的。”

“但我的K-9早就知道了这件事。”莉拉说。

“是的，”罗曼娜叹了口气，“我的K-9本应该用他从萨瑞尔人那里得到的数据升级我们的行政记录，结果我发现他正在通过泛向网和你的K-9交谈。于是它们就开始挖掘所有关于博士和隆巴罗的信息了。”

“等等，”多萝西抱怨道，“先等等。隆巴罗到底是什么？”

罗曼娜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环境，然后提议道：“我们先喝点茶吧。”

“我现在需要更多卫兵，夫人！”守卫长安雷德喊道，“否则城堡就要被攻陷了。”

“没有更多卫兵了，”西奥拉说，“阿卡利安小队已经倒向天体干预局那边了。”

她那些饱受困扰的幕僚们挤在她的办公桌后面。在安雷德看来，他们似乎已经预料到最坏的情况。附近传来爆能枪的噼啪声。

“那么我不能保证城堡的安全，”他正式地说，“我们无法部署力场屏障。炸弹周围的重力封锁装置消耗了我们所有的电力。我必须坚持要求您、您的随行人员和您的客人立即撤离国会大厦。”

“我们绝不放弃城堡。”总理说。

“夫人，这是一场军事政变。您在这里无能为力。现在，议长在哪里？”

“她正在其他地方处理重要事务。”

“我听说她已经回来了，她在哪里？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她就无法继续履行总统职责了。还有莉拉女士呢？”

“她和多萝西·麦克沙恩很安全。议长认为她们的事务至关重要。”

“重要到连我们都无法联系上她们吗？伽里弗雷到底发生了什么！”

远处传来爆炸声，灯光瞬间变暗。总理的幕僚们向后退去，一队灰衣卫兵在办公室内显形。包围圈分开，现出那位自称是天体干预局守门人的黑衣男子。

“费雷恩勋爵。”西奥拉低声道。

他正式地鞠了一躬。“总理女士，这栋建筑现在由天体干预局管辖。”他举起一份文件。“根据针对非伽里弗雷活动的紧急权力条款，我奉命调查最高议会议长阁下涉嫌违法行为。若查实其行为触犯伽里弗雷法律，将启动弹劾程序罢免其职务。”

罗曼娜领着莉拉和多萝西穿过翠绿柳林，来到一张实体感极强的茶桌前——桌上按英伦风格摆着茶具。只有两把椅子，罗曼娜径自在草地上坐下。

“麻烦你们倒茶，”罗曼娜说，“恐怕我不能加入你们。”

“我还在想为什么只摆了两份餐具，”莉拉说，“你说你不在伽里弗雷。”

“我是不在。你们能看到的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只是投影。我正在从……嗯，别处和你们说话。我希望K-9们没有泄露地点。”

“没有，”莉拉向她保证，“但许多人在猜测你的行踪。”

罗曼娜疲惫地呻吟。“要是他们能多给我点时间就好了。都怪我当初对他们太强硬。想在一夜间改变千万年积习本就不现实，议会成员大多任职上千年，这好比驱赶龟群狂奔。”

“你遇到麻烦了。”多萝西边倒茶边说。

莉拉掀开一个银盘的盖子，惊呼道：“是松饼！”

“刚烤好的。”罗曼娜说。

“谢谢。博士在伦敦给我们买过松饼。”

多萝西咧嘴一笑。“他可真会找乐子，对吧？有回请我们吃火焰冰淇淋，结果最后是我付的账。”

三人都笑了。

多萝西啜了一口茶。是大吉岭茶，远比法国人能泡出来的好。茶杯是最好的瓷器。她注意到莉拉不太懂社交礼仪的窍门。她用手握着杯身而不是杯柄，另一只手拿着松饼，毫无淑女风范。

她转向罗曼娜，却见议长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严肃。

“说吧，”多萝西叹了口气，“你大老远把我从银河系的另一头拖过来，总不会只是为了喝杯茶吧。”

“没错，”罗曼娜承认道，“你准备好告诉我天体干预局问了你什么吗？”

多萝西顿时感到浑身僵硬。她看向另外两位女子——既然她们都和博士一起旅行过，那她们肯定也经历过那些可怕的事情。可为什么她们还能如此平静地谈论这些呢？

“我讨厌那种经历，”她说，“他们试图……”一股愤怒与困惑的情绪在她心中燃烧，“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想要的是我的身份！”她想打点什么，或者把什么东西轰个稀巴烂。“他们掌握了我的所有记忆，却还不满足！”

她抬起头，与罗曼娜那双蓝色的眼睛对视。那目光仿佛和博士的眼神一样，能够穿透她的内心。罗曼娜眼中流露出的关切虽然缓解了她的困惑与愤怒，却并未减弱她的愤怒之情。

那很残酷，罗曼娜的眼睛说。多萝西知道，那双眼睛能够理解她的恐惧与经历。

“她开枪打了我，”多萝西说，“艾斯开枪打了我。等我恢复意识时，她说我已经死了二十分钟。”

他们所需要的时间正好是二十分钟。你死后，他们便把你的记忆复制并上传到了矩阵中。

“但那还不够，对吧？她一直纠缠着我，她就是我，而我却什么都不是。同时，她也是‘我’——一个极其恶毒的女人，集所有恶劣品质于一身。她掌握了所有事实，却无法理解其中的内涵。我能看穿她的一切，但她还是不停地追问关于博士的事情：他究竟是谁？为什么存在？那才是我坚持相信的。因为我相信他，而她却根本不明白为什么！”

她手中的茶杯“咔嚓”一声，碎成了十几片。

罗曼娜的脸微微偏向一旁。

那里还有另一位女子，她穿着如余烬般的袍子，脸上涂着银色颜料。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多萝西的脸颊。

“都过去了。”她温柔地说。

“你看，伽里弗雷是一个时间异常点，”罗曼娜在其他两人开始享用茶点时说，“它不仅存在于N空间宇宙中，还有自己独特的时间流。早在时间领主掌权之前，古代的伽里弗雷人就对时间及其运动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我们的世界曾由一群能预见未来的先知统治。但最终，他们未能预见自己的垮台，这导致了伽里弗雷历史上可能最可怕的一天。”

“就是那个星球被诅咒、变得荒芜的那一刻吗？”莉拉说。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处于弒母后的创伤中。如果你还想吃松饼，还有很多呢。”

“老天，”多萝西说，“我记得博士曾提起过这个话题，他当时非常激动……”她注意到盘子里的松饼已经全部被吃光了，而她自己只吃了一块。

罗曼娜一直看着莉拉，继续说道：“如今我们当然有了矩阵，它很好地履行了同样的神谕功能。问题是伽里弗雷的时间速度与我们共享宇宙的其他世界不同。这使它与众不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的时间流逝速度一直在减慢。以地球标准来说，就像一座每小时可能慢一秒的钟，而且越来越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多萝西说，“还是没有告诉我关于隆巴罗的事啊。”

“真的没有吗？”罗曼娜说道，她的眼睛倒映着深水中的云和天空。“你觉得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那是他的宅邸，”多萝西不假思索地说，“在隆巴罗山的山坡上。属于南伽里弗雷山脉中的隆山。”

是吗？

“是的，我都忘了。那里有族亲，因为那里没有孩子。所有人都是从家族织机诞生的。你们所有人都有那样的家族吗？”

还有呢？

“嗯，这是……”她犹豫了，被接下来的事实震惊了，随即放下茶杯，“天哪，我之前不记得这部分。”

“这是事实，”莉拉说，“我和K9就是发现了这个秘密。”

“但这太荒谬了。一整个宅邸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不见呢？应该会留下大坑之类的痕迹才对吧。”

“确实有可能留下痕迹，”罗曼娜说，“问题是，隆巴罗宅邸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记录中，已经是将近七百年前的事了。那是宅邸基思里亚克的忌辰。一位卫队长被派去执行某些官方职责，但既没有他返回的记录，也没有任何后续的调查记录。”

“那位队长是安雷德的堂亲。”莉拉补充道。

“卫队长？”多萝西咧嘴笑了。她差点叫他莉拉的小白脸。“那你们结婚了？”

“像管家与主人的关系那样？不。我们只是……在一起罢了。”

“事实上，在莉拉开始调查之前，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座宅邸已经消失了。”

“他知道吗？我的意思是，他应该不会故意造成这种结果吧……”

罗曼娜耸耸肩。“我给他的塔迪斯发了条信息。就是‘请回家吧’，真的。我觉得他的飞船比博士本人更有可能不忽视这条信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多萝西端起茶杯，轻轻搅动杯中的茶水，“虽然那是七百年前的事了，但他当时真的在那里吗？”

“不在，”罗曼娜说，“K-9找到的记录表明，那时他已经被剥夺身份和继承权了。从法律和家族规矩上来说，他已不属于那个家族了。”

可他以前还总拿我母亲的事来教训我，多萝西想。这也难怪。

“此外，我们知道当时他在国会大厦。”罗曼娜补充道。

“当然，他根本没回你的信息。”

一阵微风拂动柳树和桌布，多萝西不禁打了个寒颤。罗曼娜站起来，走向湖边。

“他没有来找我。但我在信息里附了一张通行证，昨晚他的塔迪斯终于穿过了那个能量屏障系统。”

“那他在哪里？”莉拉说。

多萝西用茶匙敲了敲桌子。“让你猜猜吧……好吧，你想让我去找他吗？”

“还有那座宅邸也麻烦你帮忙处理一下吧。虽然这很荒谬，但我不能让人发现我参与了这件事。”

“罗曼娜。”莉拉轻声说道，同时朝湖对岸点了点头。

一个男子正从桥上注视着她们，他穿着一件黑色长袍。

“就是他，”莉拉低声说道，“那个囚禁我的人……他就是条毒蛇。”

“费雷恩，”罗曼娜说，“他怎么进来的？”她指向河岸概念边缘，"多萝西，请伸手下去。”

多萝西急忙蹲下，将手伸进湖水中；她摸到一件坚硬的物体，随后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球体，球体表面竟然一滴水也没有。

“你是想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那个人，对吧？”

罗曼娜回头瞥了一眼桥的方向。费雷恩正朝她们走来。

“我现在去对付他。”莉拉说。

“不，”罗曼娜厉声制止道，“多萝西，请把这件急件带给博士。我已经把塔迪斯的坐标输入了你摩托车的时空导航系统中了。”

“隆巴罗宅邸吗？”

“不……不完全是。坐标就在宅邸所在位置的正下方。在隆山内部。”

“内部？”多萝西说。

“当你把急件交给他时，就说弗雷德派你来的。”

“议长阁下。”黑衣男子喊道。他在林间等待着她们。

“快走吧。”罗曼娜催促道。

“我也要去。”莉拉说。

“你得和安雷德待在一起，”罗曼娜坚持道，“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何况还要考虑你的身份。”

莉拉怒容满面。“那是我的事。”

“当然，”议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正因如此，我才能不能让你去。”

那片由光与云构成的“湖泊”渐渐消散，多萝西重新回到了国会大厦的房间里。她手中仍握着那个黑色球体，而K-9们不见了。莉拉正烦躁地拉扯着她的长袍。

一扇门滑开，另一个秘书出现。“多萝西·麦克沙恩，请这边走，”他急切地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莉拉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

会面与退场

“你是怎么进来的？”罗曼娜说。她和费雷恩勋爵一起在花园里散步——那个穿着黑色长袍、心思也如同黑暗般阴暗的男子。

“和您没能来到这里的方式如出一辙啊，议长阁下。”他微笑着说。“我们不都是幽灵吗？”他伸出手来想要握住她的手，他们的手指却像雾气般从彼此身边滑过。“你对付施赈官克雷斯特·约克斯的计谋差点就成功了。若您当时真的在场，那计谋肯定极具说服力。但你的投影图像在小屏幕上传输得不太好……”

“……尤其是通过那些间谍设备传输时。”罗曼娜补充道。

费雷恩望着朦胧的花园景色，说道：“您必须回来，阁下。整个伽里弗雷都在等您。”

“等我准备好了。”她说。

“那是什么时候？”

“等我准备好了。”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如冰。

他叹了口气。“您竟然与非伽里弗雷人勾结。顺便说一句，那些人终究成不了什么气候，您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有太多事情需要您解释

了。但请放心，议长阁下，我们已完全掌控了国会大厦。”

她停下脚步，转向他。“不，费雷恩，你才应该放心。等我回来，你的机构，也就是我的情报机构，将会被彻底整顿。快到你连灰尘都看不清！时代在变革，勋爵。伽里弗雷将永不复旧观。龟群即将奔腾。”

她看着花园和费雷恩勋爵在她面前消散。

“我现在该怎么办？”她绝望地说，“我一开始就根本不想让博士去执行那个任务……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一团糟。”她转向那个银色面孔的女人。“我的选择正确吗？”

“哦，是的。”女人说。

“但中央情报局会不择手段地想要找出博士的行踪。我们绝不能失去他。”

女子点了点头，身上散发着古代女祭司般的沉稳与笃定：“这一切早已被预见。”

罗曼娜想到这一点脸色发白。“只要博士不知道就行。”她说。

秘书领着多萝西来到一条长长的回廊。她的摩托车停在一端，购物袋还放在上面。她设法将那个黑色球体塞进其中一个购物袋里，然后戴上头盔，骑上了摩托车。

秘书显得异常紧张，目光四处乱扫：“请快一点！”他说，“坐标已经设定好了。”

直到这时，她才注意到他手里握着一把枪。她听到奔跑的脚步声，看到两名灰衣卫兵从走廊的拐角处出现。

秘书举枪射击。

一道刺目的光束击中他的胸口，他立刻倒地。

多萝西发动了摩托车，引擎轰鸣着，准备出发。

卫兵们正朝她跑来，举着枪。她低下头，准备径直冲向地狱。

两根红宝石制成的针矢划破空气，刺中了卫兵。两只熟悉的机器狗从拐角处冲了出来。

“谢了，伙计们。”多萝西喊道。

同时，有什么东西滑上了她身后的鞍座。“走，快。”是莉拉的声音。

她们身后传来更多脚步声——更多的守卫正在逼近。

“快走！”莉拉喊道。

多萝西驶离原地。火花随着她驾驭摩托车上行通道而飞溅。一束束闪烁的光芒追上她们，在前方墙壁上爆炸开来。

一尊前任议长的半身像在她们面前轰然炸裂。

“原初的潘达克！”莉拉喊道，那面墙壁随即在一声金色雷鸣中消失无踪。

萨瑞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紧盯着大门。他们把自己堵在里面，却发现外面已经部署了卫兵，阻止他们离开。

他们等待着议长的消息，却始终没有音信。

白幼王子那高贵的鬃毛凌乱，他像笼中困兽般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步。“我们成了政治人质吗？”他问卫兵，但他们出身低微，毫无荣誉感与礼仪可言。

为了打发时间，他听着手下工作人员讲述他们所在宇宙中的古老传说。

“时行者弗拉索夫逆风而行，回到所有狩猎的开端。在那最初的发酵中，他看到了夜猎手和光猎手的分裂。黑色与白色的族群列阵，即将展开他们永恒的战斗。但笑声切穿了他们挑战的咆哮。而在他们之间潜行着嗜血之贼。红手的豺狼，其狡诈平衡了战争的尺度。”

王子桌上的通讯屏幕像眼睛一样睁开，露出了总理西奥拉·萨达瓦拉米洛尼西尼焦虑的面容。

“总理阁下，您安全吗？”

“王子殿下，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他摊开双爪。“我们在这里就像囚徒一样，无能为力。”

“不不不，您能帮忙。”她的眼睛飞快地扫视四周。“我请求在贵使馆范围内获得庇护。”

“为您本人吗，总理阁下？”

“不，殿下。”她停顿片刻整理措辞。“我请求为伽里弗雷议长提供庇护，免受自己子民的迫害。”

她突然扭头看向某物，屏幕随即在刺啦声中陷入黑暗。

第十八章 家中真相

“他停下来了，”格洛宾说，“他在干什么？”

萨瑟拉萝普眯着眼睛看向镜子。镜中映出博士的身影，他正弯腰检查着一根柱子。

“再抹些发胶吧。”她嘶哑地说道，苦工便往她白皙的头发上喷了更多发胶。她啪地弹响骨瘦如柴的手指，那只抓住格洛宾的“手椅”松开了。“过来，坐我旁边。”她说。

格洛宾从椅子上滑下来，顺从地坐在老妇人的脚边，任由她抚摸自己的长发。“我的淘气孩子……”她用手指捏住他的头时，他不由得缩了一下。

苦工用精致的剪刀修剪她下巴上的胡须，这让她想起了婚礼时的誓言，那时她才三百零二岁。接到召唤时还是个姑娘，根本没准备好承担那些誓言与责任。

我将竭尽全力侍奉您，如同灰浆与榫卯。

她手指上的木戒指时而因占有欲而紧绷，时而因愤怒而发热。

我将守卫您的疆界、您的财产和您的子嗣，从织机到坟墓。

然后她和宅邸合为一体。血脉与砖石结合。

博士又重新开始行动了。既然烛日已至，灯火已明，他似乎不再在意是否会被发现。他正朝她的房间方向走去，经过镜子时，他嘲讽地举了举帽子。

“这副傲慢劲儿我到哪儿都认得出来。”女管家咕哝道。她抚摸格洛宾头发的动作渐渐放缓，却变得更加用力。

“他告诉我他是回家来当下一任基思里亚克的，”格洛宾说，“他要拿回他应得的。”当她的指甲掐进他的头皮时，他不由得缩了一下。

“如果你想要你的继承权，”她说，“你最好确保他没有机会唤醒昆斯。”

这时，敲门声响起。

她呻吟着，吱嘎作响地起身，用格洛宾的头作为支撑。那些还粘在她身上和裙子上的蛛网，在她七十一年来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被拉扯得断裂开来。

当克里斯迷路两次并意外回到英诺塞特的门口时，他已经彻底恼火。灯火亮起后，他的方向感彻底乱了套。他另选了一条路线，听到博士的口哨声在迷宫般的建筑中回荡。他自己也试了试，隐约希望这能充当某种穿过迷宫的声纳线索。

下到第三个楼梯平台时，他听到了回应。两声哨音反向传来，低沉如倒影。

咻-呜。

他继续走，意识到某个庞然笨重之物正尾随其后。但当他回头瞥时，走廊里空无一人，连灯影也没有。

他爬下一些楼梯，终于找到了真菌园。真菌遍布墙壁，甚至延伸到黑色穹顶。当他走近时，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在破损的围栏里站了起来。

“他走了，”英诺塞特激动地说，“我们错了。你也错了。”

克里斯从缺口处跨进去。“不可能。我希望你是对的，但不可能。抱歉。”

“阿克休离开了，就像马姆斯伯里一样。”

克里斯蹲下身，仔细观察黏液中的脚印：“看吧，尸体显然是被拖出去的。在我们之前就有人来过这里，很可能是凶手在试图掩盖证据。”

英诺塞特从围栏中走了出来，她身披斗篷，面容憔悴，所有情绪都深藏不露：“他在哪儿？”

“哦，不，”克里斯说，“这可大错特错了。那些脚印根本对不上。”

“他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她说。她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盯着他。你的家族和学院是什么？

克里斯皱了皱眉，避开了她的视线。这是常用的应对技巧。“请别这样。”

她皱起眉头。“他会放我们出去吗？还是只是来折磨我们的？”

“呃，我觉得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克里斯说，“他现在应该很震惊吧。不过你也没把全部真相告诉他，对吧？”

“那不关外人的事。”

“我是一个公正的裁决官，本应保持中立立场。”

“他把你当作他的朋友。”

“是的。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但这反而让情况更糟了。所以你必须告诉我，序位将军昆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

“好吧，”他失望地说，“那就只有一起谋杀案罢了。”

“‘谋杀’这个词是禁止使用的，哪怕是谈论阿克休的死也不行。”

“好吧，另一起‘无法解释的死亡事件’其实只是我做的梦而已。但你最好还是知道这件事，因为阿克休也做了同样的梦。”

“共享的梦？”她说。

“你似乎并不惊讶。”

“曾经有段时间，这种现象还相当常见……”她说话时显得很谨慎，“你和他谈过吗？”

克里斯点点头。“他吓坏了，可怜的小个子。他说我们看到的是昆斯忌辰当天发生的真实情景。他哭着发抖。我们看到家族成员为遗嘱争吵，然后我们看到昆斯被谋杀……”

她让他安静下来，环顾四周：“小声点，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们不可能亲眼看到那些事情的。”

“但你相信那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昆斯现在应该处于休眠状态，你自己也亲眼看到了。”

“阿克休和我看到昆斯被谋杀，阿克休也认出了凶手是谁。”

英诺塞特突然平静下来。“然后呢？”

克里斯摇摇头。“他没说。但他心里清楚。我想他应该是去面对凶手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被谋……抱歉，他也死了的原因。”

“没错，”她冷冷地说，“所以就是博士杀了昆斯，现在他又杀了阿克休。”

克里斯恼怒地挥舞着手臂。“不是博士干的。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一幕。”

“那凶手是谁？”

“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个子不高，穿着黑色衣服，留着长长的白发。”

她打量了他片刻，然后说：“你最好跟我来，这样你就能亲眼看到了。”

萨瑟拉萝普的门把手几次抗拒转动。最后，在她示意下，门自己开了，让这个不肖子进来。他大步走进来，发现房间显然空无一人，似乎有些意外。

“我来了，萨瑟拉萝普，”他喊道，“恭候您的不悦。”

在短得不成体统的等待后，他开始翻弄女管家的物品。

萨瑟拉萝普紧紧依靠着手杖，躲在镜子后面观察着一切。那面镜子呈现出的景象让外人以为房间里空无一人。格洛宾则站在她身旁。她很欣赏他眼中流露出的仇恨之情。

这个浪荡的可怜虫举止毫无威严可言，衣着品味也堕落得可悲。但他的专横无礼依旧如她记忆中的模样。显然，她错过了他的三四个生命周期，过这点，她倒该感到庆幸吧。他蹲在地板上研究着挂在椅子上的蛛丝，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些蛛丝进行比对。真是不可理喻。他甚至都没摘下那顶破旧的帽子！哪个家族会容忍这样的败类存在呢？

他的注意力被梳妆台上的镜子吸引。令她愤怒的是，他竟然开始摆弄那些水晶制成的控制装置。

她正要上前，却被格洛宾拉住了。

镜子中显示着宅邸内的景象，其中一条走廊上有个东西挡住了视线。它似乎毛茸茸的，带有锯齿状条纹。那可怜虫咯咯笑着，继续拨动。

下一个画面显示的是一楼的客厅，有两个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是头发呈“硫磺色”的年轻人——又一个不速之客。他是自黑暗降临以来她见到的第一个外人，他怎么敢来这里？怎么会被允许进来？而且他还在和英诺塞特说话。又是英诺塞特！在所有堂亲中，她本该最明白事理才对。

是英诺塞特邀请他进来的，格洛宾的声音在萨瑟拉萝普的思绪中低语。她把他们两个都邀请进来了。

女管家愤怒地跺着手杖，但镜子前的那个可怜虫太专注于试图读懂反射对话的唇语，没有注意到。

克里斯帮着把积满灰尘的罩布拉下画框。

英诺塞特退后几步，审视着后面墙上的家族肖像。“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幅没有被损坏的。”

灰尘刺痛了克里斯的眼睛和鼻子，宅邸里的各种声响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他努力集中注意力看那幅肖像：人群中有许多他在忌辰梦境中见过的人。脾气暴躁、目光犀利的序位将军昆斯坐在人群中央。身旁是娇小恶毒的萨瑟拉萝普，黑色堡垒般的裙装，拳中攥着巨大钥匙圈。她旁边，目不转睛盯着前方的是黑发老年的格洛宾。恶毒，克里斯想。在昆斯的另一边，坐着英诺塞特，依旧年轻、红发，举止端庄。在其他堂亲的行列中，克里斯终于发现了阿克休的脑袋，正探头张望，被一位几乎占了两个座位的丰满女士的宽肩膀半遮着。

他想起了自己2975年的毕业班。二十六位面带笑容的年轻人，都满怀信心地准备去探索宇宙。据他所知，其中三人因伤提前退役，另有两人已经去世。

但在博士堂亲们的这排人中，没有一个嫌犯在微笑。

“他们中有太多人已经离开了。”英诺塞特轻声说。

“他们真的死了吗？”克里斯问，“还是只是躲在某个地方鬼鬼祟祟？”

他得到的却是一片冰冷的否认。那种反应，就如同罗兹在每个月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为自己缺乏策略而感到懊恼，但他确实理解博士所说的“纪念碑”指的是什么。

“关于忌辰，你还梦到了什么？”她谨慎地问。

“我们看到你和格洛宾争吵，”克里斯说，决心要得到一些反应，“你从格洛宾的房间拿走了一些关于博士出生的秘密信息。他认为这些信息对整个家族造成了严重影响，他非常愤怒。”

英诺塞特摇着头，似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怎……怎么可能你……”

克里斯突然感到羞愧，因为他已经越过了调查与窥探之间的微妙界限。

“那都是无稽之谈，”她坚持说道，“阿克休怎么说？”

“他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很好，那件事早就结束了。”

“好吧。对不起。”克里斯转过头看向那幅画像，“我看不到博士的身影。他是正在拍照吗？还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被剥夺了继承权？”

“再仔细看看，找找那个杀手吧。”这个词对她来说依然难以启齿。

克里斯重新审视人群，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带着挑衅的神情。但在人群的后方，他注意到一个老人的身影——那老人戴着灰绿色的长袍，白发被梳得整整齐齐。他看起来就像那种在聚会上没人愿意邀请、却又因为害怕而不敢不邀请的脾气暴躁的亲戚。

“就是他，”克里斯指着那个人影说，“就是那个人。他当时穿着黑衣服，但就是他杀了昆斯。”

“是的，”英诺塞特异常平静地确认道，“就是他。我在发现尸体前几分钟看到他离开序位将军的房间。他就是博士。”

“陷害！"博士低吼，"谎言！我是清白的！这是圈套！我全盘否认！”他愤慨地转身离开萨瑟拉萝普的镜子，却看到了逼近的苦工们。

与此同时，玻璃墙里的年轻人昏倒了，英诺塞特则被他压在身下无法动弹。

仍躲在暗处的萨瑟拉萝普等到那些苦工们牢牢抓住博士后，才下令让那些镜像消散，自己和格洛宾的身影也终于显露出来。

“那么，”她说着，蹒跚地走向她的囚犯。

“又来窥探消息了，萨瑟拉萝普？别轻信镜子里看到的东西。”令她恼火的是，博士对她的出现毫无惊讶之色。“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躲在黑暗中？把我的堂亲们活埋。”

格洛宾愤怒地向前冲去，但萨瑟拉萝普突然挥动着手杖，阻止了他的行动。“有的是时间来处理这个。”

“又得宠了，格洛宾？”博士嘲弄道，“至少英诺塞特堂亲还有点先见之明啊。她早就想到了宅邸待客法则，比你这两个老眯缝眼快多了。结果就是：只要我还是这宅邸的尊贵客人，你们就别想对我动一根手指头。”

女管家强压住怒火。“那些法则可以重新协商。不过在此期间，你得遵守一个被接纳的客人应该遵守的礼仪。”她尽可能不带敬意地微微低头，“那么，博士，既然你这么称呼自己……”

“既然你认为应该剥夺我的名义身份。”博士一边说着，一边从那些苦工的手中挣脱出来。

“……那么我们就欢迎你来到隆巴罗宅邸。请享用其微薄的设施，如同我们过去六百七十三年所忍受的那样。”

“对那些超脱时间之外的人来说，时间或许是绝对的，”他瞥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钟，“但真正耗费时间的，其实是那些亲戚们啊。”

“你还是迟到了。”

“迟到？是的，我可能是迟到了。但……不，你肯定是把我和别人搞混了。”他搓掉手上的一些蛛丝。“那是谎言，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杀昆斯。”

“什么？”她转向格洛宾，“他现在又在胡说什么？昆斯还在等着他呢。那个老傻瓜一直等他等到现在。”

格洛宾微笑着点头。“是的，家奶奶。没错。”

“博士，你还没让我们蒙羞够吗？基思里亚克召唤了你，但你从未前来。”

他耸耸肩。“我根本就没收到邀请。”

“那你就这么认为吧。但既然你在祂者节回到了我们身边，我记得那天也是你的命名日，我们将为你举办一场特别的晚宴，庆祝你终于回家。”

博士恭敬地鞠了一躬。“说到家，这个地方上次被修剪是什么时候来着？”他掏出一把剪刀，朝苦工挥了挥。“你们需要的可不只是修枝剪啊。到处都是延伸到房间里的树枝，底层还有严重的树干腐烂问题呢。”

萨瑟拉萝普终于忍不住怒火中烧。“带他去图书馆，”她指示一个仆人，“让他待在那里直到晚餐时间。”

“我可不想吃晚饭。”当苦工强行把他带出门时，他抱怨道。

“一个博士！”昆斯勃然大怒。他的脸涨得通红，克里斯觉得他可能

会发作起来。“你说‘这就够了’是什么意思？嗯？一个区区博士怎么可能足够？凭巨星起誓，任何傻瓜都能当博士！你的雄心和家族责任感哪儿去了，嗯？你以为我……我们努力给你这个机会是为了什么？而你竟敢把它扔回我们脸上！”

昆斯一边吼叫，一边不停地摇头晃脑。克里斯很快就听不清他的话了，那些话语只是变成了无意义的咆哮声。

在昆斯身后，堆满了老式书籍和新型数据核心的地方，有一个玻璃制成的饲养箱。一些优雅的实验生物在里面活动着——克里斯记得它们是基因加速杂交的产物，一半是兰花，一半是蜾蠃。它们那黑色和深红色的斑点状花瓣头在树枝上摇晃着，细长的白色蜥蜴身体则紧紧抓住树枝。

昆斯缓缓转过身去，紧紧抓住家具作为支撑：“我无法理解，我已一无所有了，你会伤透我的心。”

萨瑟拉萝普用手杖敲打桌子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可怜虫的意思是，红衣主教的头衔对他来说都不够。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一定会榨干我们所有的资源！”

“对谁来说不够好？”克里斯听到自己笑了起来。“我的命名日就成年了。是时候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了，你不觉得吗？”

“不过是个博士。”她情绪愈发激动。“但这也不出所料，他确实没有骨气。实在让家族和宅邸太失望了。好吧，只有序位将军才能解决这个局面。”她怒视着老人。“将军？”

老人佝偻着背没有转身。她凑近他低语，但克里斯听不清内容，只捕捉到“你必须……”“你打算如何收场，嗯？”以及“……为了宅邸！”

他注视着饲养箱里的一个造物，那生物眼蕊摇曳，猛扑着攫取空中的飞蝇。

良久，老人动了动身子，眼中燃烧着炽热的泪光。

“这就是你最后的态度？不请求宽恕？不辩解开脱？”他停顿片刻，看向志得意满的萨瑟拉萝普，声音发颤：“既然如此，显然隆巴罗再也无法容忍你伤人的存在。这是侮辱，先生。无需多言。请你立刻离开宅邸，永不得跨入半步。”

克里斯突然置身于一条长廊的尽头。远处有一件高大的橱柜、一个衣柜，以及一个闪烁着灯光的装置。

呐喊声从四面涌来："出去！出去！出去！"

他听到鼓声越来越近了。他开始在回廊里奔跑，但一些粘性的蛛网却挡住了他的去路。那些丑陋的家具从侧面的拱门中冲了出来，带爪的脚爪朝他袭来，抽屉和门也不断地撞击着他。

"出去！出去！出去！"

鼓声在他耳边轰鸣，蛛网缠住了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法找到逃生的路。前方有一个像嘴巴一样张开的洞。

他坠入了黑暗之中。

第十九章 博士应召

克里斯被鼻尖处的恶臭呛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真该后悔当初逃跑！”他喘息着，紧紧抓住英诺塞特的胳膊。头晕目眩过后，他终于恢复了些许神志，发现自己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旁边是那幅家族肖像画。

英诺塞特递给他一小瓶绿色液体：“这是阿魏精油，非常有效。”她那棕色帽子以及斗篷下浓密的卷发，让他想起小时候看的《怪侠战纪》里的龟壳少女。

“确实很有效……”他说。他的头脑突然变得异常清晰，但宅邸此起彼伏的吱嘎作响也愈发清晰。“真希望这地方能安静点。”

“你的到来，足以引发这里所有那些负面的回响。”

克里斯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什么回响？”

“陈旧的念头、糟糕的回忆。”

“梦？”

“可以这么说，”她坚定地说，“有些回响会在墙壁里永远回荡，还会被不断放大、被夸大。”

“也许吧。”克里斯盯着地板，心中充满疑惑：“最近我经常做噩梦，但在这里情况更糟，那些梦甚至都不像是我的梦。我试着和博士谈谈，但他要么太忙，要么就是不愿理会。”

“很奇怪，”她同意道，“如果要说谁最可能成为这些回响的受害者，那应该就是他吧。”

那些都是他的梦，克里斯暗想。“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又如何能毫不在意地继续生活下去呢？”

“他一向如此。”她说。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再次看向那幅家族肖像：“画里的老人，真的是博士吗？”

她点点头：“是的，那是他的第一个化身……他被剥夺继承权后，女管家萨瑟拉萝普便禁止在宅邸里提起他的名字。”

“天哪，太残酷了。”克里斯感叹道。

“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反抗。但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憎恨他。”英诺

塞特用手指轻触画框底部的灰尘，然后蘸了一点放进嘴里。“你在哪里遇见他的？”

克里斯支支吾吾。“哦，很久以前。离这里很久远的地方。”——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我该怎么告诉他的家人？他暗自纠结。“他是我的挚友，”他说道，同时环顾着这间摆满老旧家具的古老房间。“这座宅邸有多古老？”

她似乎有些惊讶。“和其他宅邸一样古老罢了。你难道不是来自某座宅邸的家族吗？”

她那锐利的目光再次投向他，仿佛她在试图阅读他脑海中的书页，却把书拿倒了。“呃……我不是来自这样的家族……”他尴尬地移开了视线。

她走到房间中央。“等我们出去后，有太多东西要学了。他们说宅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物。第一批宅邸是在‘直觉启示’时期长成的。它们给人的感觉，确实就像已经存在了永恒一样。”

“我不相信是他杀了昆斯，”克里斯断言道，“阿克休也是。”

她朝房间远端的一面镜子使了个眼色，轻声笑道：“天哪！等昆斯醒来后，可有好多事情要讲呢！”

克里斯背对着镜子低声说道：“你到底在瞒着谁呢？这种事根本瞒不住的。”

“本来我们还能瞒下去，”她的声音再次变得阴沉下来，“但我无法保证博士的安全。就算连我自己，也无法保护他，如果他敢插手的话。”

“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

她靠近他，问道：“你从来到这里后，就一直和他在一起吗？”

“是的。”他强调说。

“该死。”他暗自思忖：博士有两次被他单独留下，那两次，他本都有可能遇到阿克休。该死！真是该死！

“听着，听着。”萨瑟拉萝普低声说道。

格洛宾看着那老妇人缓缓在椅子上摇晃：“你没提到阿克休的事。”

“可以等等再说。”她继续转动着戒指上的钥匙，一把接一把，节奏缓慢而稳定。

钥匙在她手指的木戒指上咔哒作响。“听着。你在听吗？你刚才一直在睡觉啊。”

“你在做什么？”他问道，尽管心里早已知晓答案。

“必须说出来了。”她哼唱着，直勾勾盯着镜子，身子仍在摇晃。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愤怒地朝她走去，却被苦工挡住了去路，“不，还不行。别吵醒宅邸。”

她又转动了一枚钥匙，声音温柔得近乎抚摸：“你必须留下，格洛宾。我会需要你的帮助。不过，它们可能不会听我的。”

他转向苦工。“你留下吧，这与我无关。”

当他冲向门口时，又听到一声钥匙转动的声音。

墙壁开始颤抖。

“我听说你回来了，‘蛀洞’。”瑞恩德说。

他在大厅上方的一条走廊上截住了博士。随行的苦工伸手要抓博士的胳膊。

“我是客人，”博士说，“想和谁谈话是我的自由。”

“你不会喜欢我的，”瑞恩德说，“不过你从来也没喜欢过我。”他慢悠悠绕着博士踱步，打量着这个小个子异常整洁的衣饰，然后突然伸手扯了扯那条花纹围巾。

“这是我的，谢谢。”博士拍开他的手。

“你还带了什么好东西来？”

“没有给你这种人带的！”博士瞥了一眼上方的苦工。“唉，可怜的家伙们。你们确实遭受了太多委屈，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复琢磨这种不公的待遇了。我……很抱歉。”

瑞恩德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你总会有后悔的那一天的。”

“抱歉我没有早点来，呃……瑞恩德堂亲，对吧？我原本是有其他安排的。”

“我们谁没有安排呢！我曾是多罗梅恩学院的享乐总管。”

“啊，”博士呛声道，“原来你是领班啊。”

“我当年可是以能用最珍稀的食材筹备盛宴而闻名呢。如今却只能吃菌类之类的东西了。”他举起几对瘦骨嶙峋的塔弗鼬鼯。“烹饪这些食物

的方法实在有限，所以我很希望能换换菜单啊。”

博士看起来很不自在。“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都走了。”瑞恩德说。

墙壁和地板突然开始震颤。苦工抬起头，走廊上的家具不安地挪动着。

某个壁龛里传来一声尖锐的痛苦叫声。

“你的朋友是谁？”博士问道。

“出来吧，欧伊斯。”瑞恩德喊道。他等着他胖乎乎的堂亲紧张地溜达到视野里。

“它咬我，”他说，“椅子咬我。”

“听我说。我们必须等待。”

萨瑟拉萝普紧紧抓住她的椅子，此刻连椅子也开始摇晃。镜框中的镜面簌簌震颤。

“你必须等待。既然他来了，一切终将结束。等准备就绪就能唤醒昆斯了。但务必保持镇定。”

她感觉到宅邸的情绪正收紧她的思绪——自己太心急了。这座宅邸刚从漫长扰人的沉睡中惊醒，在廊道间回荡的声响尽是它的梦魇。

“好了，好了。很快就会结束的。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没什么好担心的。”

门慢慢地自己开了。

门槛上横着个半露在麻袋外的躯体，倚着门框歪头瞪着眼，目光冰冷——那是堂亲阿克休扭曲的尸体。

萨瑟拉萝普难以置信地瞪着。一面铰链镜转动着竭力窥看。

“没什么好看的！”女管家喘息着说。

镜面应声迸裂。

欧伊斯目瞪口呆地看着博士。“他是谁？”他抱怨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你自己问他。”瑞恩德说。

博士正从走廊上探身出去，望向大厅的屋顶。那里悬着一个庞大的

物体，被厚厚的蛛网缠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弓，瞥见苦工的身影后，又立刻把弹弓收了回去。

“那么，”欧伊斯说，“你到底是谁？”

“博士！”有人喊道。

“没错。”博士回答。

大厅中庭对面的走廊上有两个人影。是英诺塞特和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他们开始沿走廊移动。

宅邸深处传来低沉的轰鸣声，走廊上的家具也开始缓缓移动，椅子、桌子全都缓缓朝博士的方向逼近。

瑞恩德把欧伊斯拉到一边。

苦工向博士扑去，博士敏捷地躲开，然后从那薄薄的衣物里掏出了一把大得不可思议的雨伞。伞在他头顶撑开，像一朵巨大的彩色蘑菇般将他遮住。苦工把那伞打到一边，但博士已经消失了。

轰鸣声愈发剧烈。

“当心你身后！”博士从栏杆处喊道。他跳下阳台，顺着树干滑进大厅。

苦工探身到边缘，发出一声愤怒的嘎吱声。

宅邸以震颤回应，好似在表达不满。

英诺塞特和那个陌生人加入瑞恩德和欧伊斯的行列，他们绝望地望着下方。

“他在干什么？”瑞恩德喃喃自语。

博士正沿着大厅走去，朝安放昆斯的织机灵台前进。

“拦住他！”英诺塞特说，“萨瑟拉萝普肯定已经惊动了宅邸。”

“‘蛀洞’！”瑞恩德喊道，“离那儿远点！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

博士转身挥了挥手。“为什么？有什么好怕的？”正当他继续前行时，一群沉重的餐桌开始从壁龛里缓缓移出。

苦工在走廊上发出命令，那些餐桌便越靠越近。

年轻的陌生人突然抓住了那把彩色雨伞。他收拢伞，卷起伞面。“博士！”他喊道，将伞扔到楼下。

苦工转向陌生人，但英诺塞特迅速挡在两人中间，厉声喝道：“立刻

停下！还记得宅邸待客法则吗？”苦工根本无视她的警告。

楼下，博士抓起雨伞格挡逼近的餐桌。震颤的宅邸再次剧烈晃动，几乎将他掀翻在地。

不知何处传来一声门关上的声响，接着是另一扇门也被关上。整个宅邸中的门纷纷砰砰关上，发出愤怒的声响。无助的旁观者们只好捂住耳朵。

在一片嘈杂中，英诺塞特喊道：“待在原地别动，克里斯！只有萨瑟拉萝普能阻止这场闹剧！”她匆匆离开时，克里斯扶着额头跪倒在地。他把下巴搁在栏杆上，虚弱地呻吟着，注视着下方的搏斗。

桌子们不断围绕博士旋转，逐渐压缩他的活动空间。瑞恩德看出，它们很快就会挤在一起将他压扁。他轻推了推欧伊斯。“三只塔弗鼬鼱，赌他丢一条腿。”

“五只，赌他两条都丢。”他们勾了勾手指。

博士撑开伞作为盾牌，原地旋转，试图同时抵挡所有袭来的桌子。

一张桌子猛扫过来，击飞了他手中的武器。就在桌子群逼近准备结果他时，博士纵身跃上桌面。

桌子猛地颠簸，试图把他甩下去。随后它突然调头，在大厅里狂奔起来。博士在桌面上试着保持平衡，双臂伸展，大喊着什么“冲浪啦！”之类的话。

桌子急停下来，博士顺势滚落到地面。

瑞恩德赞赏地吹了声口哨。“他以前可从没这么干过。”

欧伊斯皱起眉头。“你以前见过他？”

苦工又嘎吱地发出一道命令。砰砰作响的门突然安静下来，但低沉的震动声仍在持续。

博士等待着其他桌子继续进攻，然而它们却开始缓缓后退。

这时，有什么东西发出鼻息声。灵台后的阴影里滑出了昆斯安息之地的守护者。庞大的黑色卡特法尔克灵枢车让博士相形见绌。它甩动分节的尾巴，镶嵌在装饰侧面的乌木兽像转动珐琅眼珠，有的拍打翅膀，有的跺着蹄足。

博士向后退去，却发现退路已被桌子挡住。他抬头看向走廊，吹了

一声两音调的信号。

克里斯试图翻越栏杆，却被苦工粗暴地拖了回来。

卡特法尔克灵柩车前进着，低沉地咆哮。侧雕的仪仗兽群低下犄角与长牙，准备冲锋。

博士再次吹哨，这次得到了回应。他暗自微笑，卡特法尔克灵柩车冲了过来。

他侧身闪避，灵柩车甩尾横扫击中其侧肋。他踉跄着站稳，但外套被卡在尾节之间。他挣扎着想脱身，却被稳稳地拖向那些固定在灵柩车身上的野兽，它们正从各自的位置扭动、咬合着。

英诺塞特跨过被扔在门口的阿克休的尸体。

萨瑟拉萝普坐在她的椅子里，盯着尸体，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喉音。她的钥匙散落在脚边的地板上。

英诺塞特轻轻关上门。她握住老妇人颤抖的双手。“萨瑟拉萝普，听我说，宅邸……”

“我早就告诉过它了。”老妇人低语道。

“是的。”

“它知道他在这儿。”

宅邸再次颤抖。一面失去光泽的盾牌从墙上掉下来，哐当一声旋转着砸在地板上。

“我们必须阻止它。”英诺塞特说。

“不，没用的。它不会听的。”

“它必须听从命令。”英诺塞特坚持道。她感觉到地板再次传来震颤。“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件事的。”她拿起那串沉重的钥匙，交到女管家手中。两人一起望向镜子中的倒影。

愤怒的卡特法尔克灵柩车的尾巴来回甩动。博士则像玩偶般被甩来甩去，几乎无法稳住身体。

突然，一声怒吼划破大厅的寂静。正和欧伊斯打另一个赌的瑞恩德，看到一个毛茸茸的身影出现在场上。

“那是什么？”欧伊斯说。

“獾！”博士一边奋力抓牢一边喊道。“终于来了！是我！”他又吹了

一声口哨，那个高大的身影立刻回应了他的信号。那生物体型魁梧，头上长着巨大的卷曲角；它的皮毛比瑞恩德记忆中的更加脏污不堪；侧面还有几簇填充物露了出来，一只水晶般的眼睛也从眼眶中垂了出来。

黑色灵柩车转向闯入者。它甩动尾巴，将博士一同拖行而去。当它迎向那个笨重的獾形仿生体时，沿途的桌子都被掀翻得四散飞溅。

獾抓住一张沉重的餐桌，将其翻倒后当作盾牌使用。餐桌的腿无力地乱晃着。

卡特法尔克灵柩车发出像烧开的鱼锅般愤怒的嘶嘶声，尾巴彻底缠紧博士，将他举到半空。

“不，獾！”博士喊道。

仿生体将那张挣扎中的餐桌举过头顶，猛地朝狂怒的灵柩车砸去。

餐桌在灵柩车上撞得粉碎；那些雕刻的兽像发出愤怒的咆哮。卡特法尔克灵柩车怒吼着，抬起尾巴，准备将博士扔回去作为回应。

“来吧，那就，”博士喊道，“尽管用最狠的手段对付我吧！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来吧！”

宅邸里的所有门都在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中砰地关上。

“对不起。”克里斯在走廊上呻吟着，然后瘫倒在地。

尾巴终于停止了摆动，宅邸内的震动也逐渐减弱。那些雕像般的野兽也静止不动了。

獾爬上灵柩车，帮助博士从缠绕在博士身上的尾巴中挣脱出来。他滑落到地面，面对着下方等待着的苦工。

第二十章 秃鹫

英诺塞特扶着萨瑟拉萝普坐回椅子上。老妇人紧紧握着她的钥匙，喃喃道："冷静……保持冷静。"

她们倾听着，直到震颤平息。然而周围的寂静同样令人不安。

"现在休息吧，"英诺塞特疲惫地说道，"您已经让宅邸平静下来了。我会负责处理可怜的阿克休的遗体。"

女管家浑身发抖，呆呆地盯着镜子，问道："谁能和那样的人共处呢？"

"我们并不确定是博士的责任。"

"是你邀请他进来的。"

"没错，是我。"

萨瑟拉萝普怒视着四周。"我的苦工们呢？"

"您必须休息，您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惊吓。"

"休息？我们都休息得太久了。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可以在晚餐时再解决这些事。"

"你欠我三只塔弗鼬鼱。"欧伊斯边说边和瑞恩德一起翻找昏迷中的克里斯的口袋。

"凭什么？"

"我干了。"

瑞恩德将那些奇怪的硬币以及一把多功能小刀收进口袋，问道："你干了什么？"

"你激我做的事。"欧伊斯开始咯咯笑。"我其实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安置阿克休的遗体。"

"你本来应该把他放进家族墓穴的。"

"除非我知道有更好的地方。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过是讽刺而已，你把他放在哪儿了？"

"没人看到我。"

"到底在哪儿？"

欧伊斯生起闷气。"就在萨瑟拉萝普的门槛上。"

"炼狱诸神啊！我们还不如留着原来那个呢。"

“谁？”

“‘蛀洞’。”

“哈？”

瑞恩德厌恶地摇摇头。“就是那个所谓的博士。难怪英诺塞特放弃了对你的教育。”

“但没人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你是他的替代者。”一个冰冷的声音说，格洛宾大摇大摆地从壁龛里走出来。

欧伊斯张了张嘴，又立刻闭上了。“但是……”

“趁你还在绞尽脑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和瑞恩德可以把我们的年轻客人带到一个更私密的地方去。”他踢了克里斯一脚，接着说道：“我有一堆问题一直没时间问呢。”

“等一下，”瑞恩德说，“这个人是我的。”

“这个人，”格洛宾指着克里斯说，“才是我们出去的希望。所以，把你那些烹饪上的幻想收起来吧。”

“他，是我的。”

“他半烤了加上配菜对谁都没好处。”

“我的。”

格洛宾掏出一些骰子。“一局定胜负。”

“行。”

两人在克里斯身上弯指勾手。欧伊斯试探性地举起手问道：“可要是我的前任回来了，我怎么办？”

“你？”格洛宾冷笑一声。“你觉得呢，瑞恩德？煮熟了还是生吃？”

“吊一个烛周风干，”瑞恩德建议道。他戳了戳欧伊斯的肚子。“然后用柠檬火慢慢熏制减少脂肪。够我们吃一年的。”

“哎呀。”欧伊斯赶紧闭嘴。格洛宾和瑞恩德在克里斯上方掷骰子。瑞恩德赢了。

格洛宾掏出刀来：“抱歉，我不承认失败这种概念。”

瑞恩德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刀片。他瞥了一眼走廊，看到了逼近的苦工。“恭喜，”他说，“你赢了。”

格洛宾迅速用刀划破了克里斯手臂上的皮肤。苦工一把捞起克里斯，大步走进昏暗中，他及时抽身后退。

他仔细观察着沾满血的刀尖，闻了闻，然后把它放在光线下查看。“欧伊斯，你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微笑着说：“你或者博士——总得走一个。”

第二十一章 米糕与香蕉

克里斯梦见自己醒着。

他躺在一张硬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披肩。他再次目睹了那场谋杀案：同样的角色、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鲜血……那个白发男子，正是那幅肖像画中的男人。那个英诺塞特称为“第一任博士”的男人。

在他头顶，耸立着由钻石晶格构成的高塔，那些塔架仿佛是酒架，只不过上面摆放的是彩色管道而非酒瓶；在那些塔楼之上，错综复杂的树枝与斑驳的天空融为一体。有什么东西沿着树枝底部窜过，跳过空隙后消失在塔楼后方。

“六。”英诺塞特的声音响起。

克里斯听到骰子落地的咔嗒声，转过头看到英诺塞特和博士正俯身研究着那块葬仪棋盘上。他觉得这个房间或许是一间图书馆，但里面没有电力，自然也无法阅读那些书籍。

“我本想回到我的旧房间，”博士掷出骰子，“但北侧侧楼里有一片潟湖。又是二。”

“第三层有地下溪流流入。”英诺塞特说。

克里斯能听出他们之间礼貌的疏离。

“只是当我被赶出去时，我留下一个未完成的实验。一些我用水蛭和红瓣兰花杂交的杂交种。不过我并不指望它们能存活下来。”

“八。”骰子再次落下，“那些生物被关在你的房间里长达一百三十年；当它们终于逃脱时，已经长得像鱼龙一般大了……侧楼里现在还有一个繁殖群体。”

“啊，难怪那个区域被封锁了。”

“四十七年前，有一只生物从繁殖群体中逃出。苦工们把它困在了厨房里。但没人能杀死它，所以它至今仍在那里。”

天啊，克里斯想。原来储藏室里就是那个东西。

骰子再次落下，“又是二！”博士抱怨道，“太荒谬了……我知道你们认为是我杀了昆斯，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亲眼看见你离开他的房间。”

“不可能。我根本没回到宅邸。他们甚至不希望我回来，我反而很乐

意离开。”

“昆斯其实希望你回来。九。我快追上了。”

“他只是执着于虚妄的希望罢了，但我不会被他的计划束缚。所以萨瑟拉萝普出于怨恨将这个地方封闭起来，直到我回来……可现在我需要我的獾的时候，它却不见了。”

“那个可怕的旧玩具。”

“那是昆斯送给我的礼物。”

“哦，蜗牛。”她叹了口气，“你知道的，他总是纵容你。”

蜗牛！克里斯想。

博士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笑意：“已经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过了。”

“是的。”她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尴尬。“等你安全后，獾就乖乖地跟着那个苦工走了。”停顿了一下。“那么，昆斯的遗嘱里写了什么？”

“我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你回来时把遗嘱偷走了！该你掷了。”

“还冷血地杀害了昆斯？三就能赢。”

“我看到了。克里斯和阿克休也看到了。”

“一点五。”他抱怨道。计数器咔哒作响。“我也没有杀阿克休。萨瑟拉萝普做了什么？她肯定知道。昆斯的遗体就摆在楼下给大家看。”

“是的。”

“哦，不！”博士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那一切都是为了给宅邸看的，所以才把尸体摆在那里。这一切都是谎言！她根本没有告诉宅邸！”

英诺塞特压低了声音。“那件事差点要了她的命，但她还是设法让宅邸相信昆斯在你攻击后还活了下来。”

“我无罪！”他坚持道。

“而要说服宅邸，她首先也得说服自己。”

“萨瑟拉萝普真是愚蠢至极。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没有醒悟。”

“那你得在她试图唤醒昆斯之前告诉她真相。”

糟了，克里斯想。

“该你了。”博士说。

“你的职责是什么？”萨瑟拉萝普质问道。

那只被称为獾、破旧不堪、形如玩偶的怪物站在她面前。蛛网般的细丝粘在它肮脏的皮毛上。一只水晶眼睛连着一簇纤维从眼窝里耷拉下来。“是为侍奉我的主人？”它粗声粗气地问。

又用问题来回答，真是恼人的习惯。“是谁重新激活了你？”

“我的学生？”

主人，学生。难道学院还不够好吗？难怪博士如此放荡不羁，都是昆斯把他惯坏了。“你根本就不该被打包收进仓库，”她对这冒犯人的机械化导师说道。

“有任务给我吗？”

“当然没有！”没必要等着请示昆斯该怎么办。“把它拆了。”她对苦工说，那个仆人伸手去抓玩偶怪物的强制覆写端口。

一条毛茸茸的手臂猛地挥过。机器发出充满程序化怒火的吼叫。它抓住苦工，两者扭打在一起，危险地冲撞到老妇人附近。

她的椅子载着她迅速向后移动，退到了安全距离。

她尖叫着呼唤另一名仆人，同时挥动着手杖猛击。

苦工与那头野兽势均力敌，但那头野兽低下头，用卷曲的角猛烈地顶向木制对手。

当苦工向后滑退时，野兽一把将它捞起抡圆，它的头颅撞上衣柜，齐颈断裂。

机器野兽将无头的苦工扔在地上。随后蹒跚离去。房门在它身后砰然关闭。

“起来！快起来！”萨瑟拉萝普厉声喝道。

受损的衣柜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苦工正满地爬行寻找头颅——那件碎裂物滚到桌下，正发出吱嘎作响的怒嚎。

“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睡眼惺忪地望着博士。博士从临时搭建的床旁温和地笑道：“关于那些噩梦，我很抱歉。你懂那种感觉的。”

英诺塞特站在博士身旁。她抬眼望向伽里弗雷人心中等同于天堂的地方。

“有什么吃的吗？”克里斯问。

博士在口袋里摸索，他的手臂伸进去的深度超出了衣服本身可能允许的限度。他掏出一根过熟香蕉、独立包装的碎饼干、两枚日式米糕，以及一只白鸽。最后那样被他慌忙塞了回去。

克里斯接过米糕。“谢谢，蜗牛。”

博士面露窘迫，但克里斯朝英诺塞特示意。博士突然明白了，把剩下的递给了他的堂亲。她虔诚地望着这些食物，几乎不敢享用这么珍贵的东西。

“先剥香蕉皮。”博士提醒道，指了指哪一个是香蕉。

克里斯拍掉米糕上的绒毛咀嚼起来，意外发现格外新鲜："那些噩梦怎么回事？”

“呃，这个嘛……"博士显得慌乱。他走到门边侧耳倾听，随后将一面朝墙的镜子扶正："你看，克里斯，事情是这样的……嗯，是塔迪斯的问题。”

“是吗？”

“确切说是我的脑子。最近它实在太满了，要见的人……”

“要揭穿的阴谋。”

“对，你明白的。但即便我的大脑容量也有限。”

“不像你的口袋。”

“是啊，我觉得可能有个破洞，总在丢东西……”

“你的脑袋装满了。”克里斯提醒他。

“呃，是的。所以为补偿这点，塔迪斯可能正将我的部分潜意识分流到最近的可用数据库里。”

“意思是我？”

“呃，是的。它只是想帮忙而已。它最讨厌信息丢失，所以才把你强化成了信息接收器。”

“真狡猾，”克里斯说。他挠了挠手臂上那处刺痒的伤口，想不起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受伤的。“我想我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博士用手指慢慢打着结。“不幸的是，我最近对这个地方有过一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你曾经问过我关于家族的事……而且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终有一死’这件事的含义。”

“所以你认为是我设置了坐标，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

“完全是我的潜意识在作祟，克里斯。这完全不是你的错。”

年轻人揉了揉后颈。“还有别的吗？”

“嗯，有。塔迪斯的这种干扰也把你的头脑向所有在宅邸里回荡的东西敞开了。所以，是我的错，我应该向你道歉。”

他凝视着克里斯的眼睛片刻，然后低下头盯着地板：“我真的非常抱歉。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我发誓再也不回来这里了，但我还是回来了。是我的错。”他毫不掩饰地厌恶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地板、书架、布满灰尘的书本、贴了面料的墙壁和天花板，到处攀生着盘曲的白色木头。“曾几何时，我渴望舒展宇宙的脉络。毕竟，当你能成为棋局中的一枚棋子，谁还甘心只当观众甚至玩家？”他深深叹息，“但过去的锁链总会把你拖回黑暗。隆巴罗是宇宙中最糟糕的地方。我发誓永不回来——但你看，我还是回来了。是我的错。”

“好吧，”克里斯说，“那我就坐在你家族的精神垃圾道底端……”

“什么都出不去，”英诺塞特冷冷地说，“所有的仇恨、绝望，还有那种将我们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冰冷、扭曲的无助感。这就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命运。”

博士从内袋掏出一个小型测量仪，对着天花板按下按钮，查看读数。

“聚在一处的家族只会一同腐朽，”他咕哝道，“那么我的堂亲们到底都在哪儿？”

“他们都离开了。”英诺塞特说，一边把香蕉皮折得整整齐齐，仿佛那是一件珍宝。

“不，不对，”克里斯说，“我觉得他们还在这里。”

博士看起来很惊讶。“克里斯？”

“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马姆斯伯里离开时，我听到有人呼唤他。那些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而且我肯定英诺塞特也听到了。”

英诺塞特轻咳一声，把目光移开。

“为什么我没听到？”博士抱怨道。

克里斯耸耸肩。“又是塔迪斯？也许我也听到了那些声音，这里的气

氛实在太压抑了；也许你那些失踪的堂亲们其实在躲藏。”

“或者，他们只是在等待。”他眯起眼睛看着英诺塞特。

“我怎么会知道？”她说，“我们谁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啊。”

博士举起仪器让她看读数：“宅邸并没有埋得那么深，那为什么没人采取行动呢？还是说，你们就乐意坐在这里等着考古学家来发现我们吗？”

一层泥土覆压在他身上。四下漆黑。他喘不上气。他想尖叫。

旋即，土层豁开。一把小铲子差点戳进他鼻孔。上方，天空是蓝白色的。

一颗脑袋探进视野——是伯尼斯，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她开始用考古学家的气刷为他拂去尘土，一边摇着头：″瞧瞧这德性。真够乱的。”

她又在他身上戳弄了几下。″不过，就算是最破败不堪的古老化石残骸，他们也能修复如初，真是不可思议。到时候摆在博物馆里，想必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抱歉，”博士说，“我想那应该是我造成的麻烦。”

克里斯呻吟了一声。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英诺塞特说。

“前提是你感觉尚可。”

“你了解我的，”克里斯疲惫地回答，“我可是出了名的，什么事情都愿意尝试一下。”

格洛宾将克里斯的血样涂在玻璃片上，塞进一架老式显微镜摇摇晃晃的镜片下。照明光源来自他在家族墓穴里发现的发光钠碎屑——那儿躺着隆巴罗家族几乎从未显赫过的先祖们。

血浆里漂浮着淡红的血小板和发育粗糙的苍白噬菌细胞。

正如他所料，这血液连半点伽里弗雷人的特征都没有。博士带进宅邸的岂止是闯入者，分明是更大的祸端。

墙壁上打开了一块面板，格洛宾从中取出了一个小匣子。匣子里整齐地叠放着博士关于自己的研究笔记和理论，不过那些笔记早已因年代久远而泛黄。他不禁思索：是否还保留着那些笔记的原件呢？

此时，从楼下某处传来机器的愤怒咆哮声，整个宅邸也随之震颤起来。

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声响预示着又有新威胁正逼近他本应继承的一切。

博士紧张地用手指敲了敲克里斯的胳膊：“要澄清这起谋杀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英诺塞特探查你的思维。她在这方面向来很有天赋。”

“我还持有神秘感知协会的认证证书。”他的堂亲补充道。

他们身后的图书馆门两次抗拒开启，最终伴随着刺耳的嘎吱声猛然洞开。一个巨大的身影，像一只长着公羊角的毛茸茸苦工那么高，蹒跚着走进房间。

“獾！”博士惊呼道，“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他热情地握住獾的爪子，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昵表现，像拥抱一条失而复得的狗一样拥抱了这头巨大的野兽，直到自己的帽子都掉了下来。他又吹了声口哨，那头形似条纹獠牙熊的獾立刻以哨声回应。

英诺塞特尴尬地转过头去。

獾的声音仿佛从它胸腔深处的某个地下洞穴中传来：“那你为什么召唤我？”

“哦，人总得心怀希望吧……”博士转向众人，咧嘴笑道，“克里斯，这是獾。它曾是我脑力训练时期的导师。”

克里斯礼貌地点了点头；他已经习惯了被介绍给博士那些古怪的熟人。他注意到英诺塞特正安静地坐着，小口吃着米糕。

“你认识英诺塞特，对吧？”博士兴奋地继续介绍道。

“没错。”獾说道。

“这段时间你都去哪儿了？”

“他在橱柜里待了六百七十三年，”英诺塞特说，“一直在等待。”

克里斯从桌上滑下来。“我们能继续了吗，博士？”

“等一下，”博士伸手将獾那颗错位的眼球重新按回眼窝里，“怎么样？”

獾环顾了一下图书馆，“视野改善了百分之三十一。”

“那是你的眼睛，”博士声明道，“可不是我写的论文。”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英诺塞特说。

“哦，好吧。”

博士坐在床上，看着英诺塞特和克里斯坐在一张长满疥癣的毛皮地毯上。

“我知道了，”克里斯闭上眼睛，试图平复自己纷乱的思绪，“这对你的伤害会比我更大。”

“也许不会，”她说，“请睁开眼睛。”

她正像先前那样凝视着他。直抵灵魂深处。她灰色的眼眸剖开并剥离着他思绪的层层外衣。

“呃。”他出声。

想想昆斯。你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什么？当他……当他被……

被谋杀了，克里斯想。当他被残暴地谋杀时。

那个瞬间轻易浮现。

老人大笑着，看着萨瑟拉萝普愤怒地冲出他的房间。他他转身继续处理桌上那团巨大的毛茸茸的垫子。

记忆骤然碎裂。一面破碎的镜子里同时映出十几桩谋杀。

一个黑衣身影。白发向后梳拢的老者。他目光凶狠，长着鹰钩鼻。

是的，就是肖像画里的那个人。

他左手握着一柄双刃匕首。昆斯转身，闯入者猛刺而下，匕首同时穿透了两颗心脏。

年迈的序位将军嘴里冒着血泡，难以置信地瞪着凶手。“是……你……”他翕动着嘴唇。

一块黑布被扔在了镜子上。

“凶手！凶手！就是你！”

“英诺塞特！回来！”博士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

“我看到你了！凶手！”

“英诺塞特，听我说！”

不好意思，克里斯想，这可是我的脑袋啊。

“凶手。”英诺塞特低语道。

克里斯睁开眼睛，看到獾赫然耸立在英诺塞特身后。

“獾！”博士挡在中间，将那庞然大物推开。“我不需要保护。”他转向英诺塞特。

“是的，是我。最初的我。我认出了自己。你说得对。”

“你怎么可能看见？”她说，挣扎着站起来。

“我跟着你进来的。想着你可能需要救命索。幸好来了，不是吗？”

“那你终于承认谋杀了。”

“承认？我甚至不记得这事。”

“等等，”克里斯说，“獾？工作台上的是你？”

机器人挪了挪身子：“哪个工作台？”

“昆斯房间里的工作台。”

“交给我处理，”博士打断道，“獾，谁杀了昆斯？”

“我没有相关记忆，”机器人发出轰鸣，“这是历史事件吗？”

“那你记不记得昆斯的遗嘱在哪儿？”

“我没有此类记忆。”

“那段记忆可能被抹掉了。”英诺塞特说。

博士走到一扇被木板封住的窗户旁，猛地拉开木板，向外望去。外面是一片漆黑的泥土与岩石。“从前从这里可以看见那口井，果园里的那口破旧老井。你还记得吗，英诺塞特？你曾告诉我，在我出生的那天，你看到有个陌生女子在井边，她的长发浸在水中；阳光洒在她的衣袍上，形成斑驳的绿褐色光影，让你几乎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存在。你跑向果园去寻找她，但当你赶到井边时，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水面上漂浮的果实，以及空气中弥漫的玫瑰香气。”

“那个玫瑰女子，”英诺塞特说，“我没忘。我曾想象那是宅邸好运的预兆。或许我错了。我始终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我不相信什么预兆。所谓预兆不过是无雨的雷云，是人们在绝望中抓住救命稻草时臆想的轰响罢了。”他试图扶住书架来支撑身体，但随即又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还能说什么呢，英诺塞特？我不记得自己杀过昆斯，但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那一幕。那就是我，第一任博士，可我从未

回到过这里。那个可怜的老头，我想他是爱我的。尽管他也是个霸道的暴君。但我绝不可能杀他。”

“那么，你当时在哪里？”她说。

“我不在这里，”他回答，“我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哪里？”

他懊恼地用手指敲打着窗玻璃：“我想不起来了……真是愚蠢。”

克里斯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此刻他们正凝视着他，那锐利的视线仿佛剥开他的思绪，暴露出底下深不见底的黑暗。

他知道井边那个女子是谁。她曾坐在通往“过去”的门前，身上散发着玫瑰的香气。

第二十二章 手疾眼快

警报声回荡在整个国会区上空。透过窗户，英诺塞特看见了天空，她早已忘却天空竟如此浩瀚。这景象让她心生恐惧——乌云密布，与城堡相映成趣。城堡仿佛由塔楼、角楼和桥梁构成，而在夕阳的照耀下，整个场景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芒。这一切，绝非她的想象，也非幻觉。她的意识，竟真的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之中。

突然，博士出现在她身旁。她并未抗拒，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转身看向房间。

书房里摆满了古旧的书籍和文件。书桌前坐着第一任博士。他身着墨绿束腰外衣，银发后梳，鼻梁架着多功能眼镜。

他皱着眉头，不悦地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文件。文件上印着隆巴罗家族的纹章：两棵银叶树的枝条交错缠绕在一起。

尊敬的隆巴罗家族第四百二十二任基思里亚克

昆斯塞西安诺巴约拉卡图格拉斯达耶隆巴罗

要求阁下出席其忌辰

参与遗嘱的宣读及葬礼

“恳请”二字已被划去，旁边用黑墨水潦草地写上了“要求”。

第一任博士轻触等离子屏幕，上面显示着一则敷衍的通知：您恪尽职守、谋求晋升的申请已受理并被驳回。您将继续担任审阅档案馆员之现职。文件上盖着持续观察登记官的印章。

他将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似乎觉得这情形颇为有趣。“这是个阴谋。这一点很明显，”他低声说，但那双锐利的眼睛却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谁要跟着你的调子跳舞了，嗯？”

他正暗自轻声嗤笑，这时门上传来一声沉重的撞击。

他僵住了。撞击声再次响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像棺材一样大的黑色盒子从紧闭的门缝中滑了进来，悬浮在地毯上方。

他惊讶地抓起手杖，朝那个物体走去。

盒子发出嗡嗡声与咔嗒声，表面还闪烁着微弱的紫外线脉冲。

老博士小心翼翼地用手杖轻敲它，盒子发出像受惊动物般的哀鸣

声。“走开，”他说，“不管你是什么。快点，你这讨厌的东西。走开。”

时间流逝。

“这一切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吗？”英诺塞特问。

博士漂浮在第一位博士的书桌上方，试图阅读他的日记。“显然如此。星体旅行确实比普通的记忆重构要准确得多。只要不要放开我的手就行了。”

“那个盒子是什么东西？”

“英诺塞特！亏你还是个古典学者！”他责备道。“现在别出声。我觉得剧情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了。”

日记摘录：祂者节前夕。

自那有趣且烦人的盒子出现已是第六天，它依然抗拒我的一切分析尝试。我确信，国会区持续不断的安防警报与它的出现有关。总理府卫队愈发草木皆兵。据我所知，那些鸣响的警报装置多半本就无人知晓其存在，难怪关闭它们耗费如此之久！如今又有宵禁的风声。自然，官方不会发布任何通告说明情况。

他们搜查了我的房间两次，但这盒子动得比我眨眼还快，次次都躲了过去。它仍如流浪幼犬般呜咽着尾随我，而今日，我确信它救了我的命。观测塔修缮工程掉下一大块砖石（我说“掉落”，但这或许是对世界过于善意的判断）。砖石朝我坠下的瞬间，我只瞥见一道闪电般的亮光，它便在我头顶化为乌有。

待我再见到盒子时，表面附着一层细尘。我得出结论：任我如何探究，这位“访客”终将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向我揭示其身份或目的。

明日是我的命名日，想必四处挑剔贺词。也是那老家伙的忌辰。他对真会挑时候。

“一如既往地傲慢。”英诺塞特评论道。

“这是家族特质，”博士说。

“我真不明白你们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整件事简直可怕至极。”

“确实可怕，”他同意道，“我只是在欣赏它的潜力罢了。”

老博士的房间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撕碎的纸张和书籍。

“都是天体干预局那些破坏分子干的！”他一边整理这些残局，一边

咒骂道。

“祂者节快乐，”身后传来那个黑发老恶棍的声音。那是格洛宾，老格洛宾，正拄着手杖站在那里。

老博士抬起下巴，露出那熟悉的傲慢姿态：“怎么，堂亲？这是给我命名日的礼物吗？嗯？”

“我可不是你的堂亲，记得吗？”

“我怎么能忘？”

“希望你没打算回你的旧居看看吧。”

“不胜荣幸。”博士抓起一叠文件，“你专程此时前来，明明自己也该回宅邸了。怎么？怕继承权不保？”

“我继任新基思里亚克一事从未如此确定，”格洛宾说。“昆斯已经老糊涂了。但别妄想还有谁会希望你回来，你早已被替代了。”

博士不由自主地倒抽一口凉气，震惊不已。“不可能……而且也不合法。”他伸手扶住书桌寻求支撑。

“我觉得是有点仓促。但只要在适当的地方说几句恰当的话……”他微笑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澄清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他从长袍中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你的织机认证。”

“现在又怎么了？”

“我最近在研究这份文件时，发现你的基因编码存在一些异常。”

博士一把夺过文件。

“没关系，蛀洞，”格洛宾圆滑地说。“这只是副本而已。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你的基因编码与隆巴罗家族织机的基因模板完全不符。”

“胡扯。”博士研究着文件，脸上因恼怒而显得严厉。“这不过是你们企图彻底切断我与家族联系的幼稚把戏罢了。”

“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遗传学家的兴趣。不过，鉴于家族的现……”

“真是侮辱！”

“这种事并非没有先例。人们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来重启自身的重生周期，从而重生到新的家族中。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蛀洞？你显然不属于隆巴罗的织机。还是说，你来自更远的地方？”他逐渐靠近博士，像审视

实验室标本般仔细地打量着他，“简而言之，你到底是谁，或者你究竟是什么？”

“谁？”博士勃然大怒。“我不知道你挖出了什么微不足道的法律漏洞，格洛宾。但我确实是你的堂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卑劣的伽里弗雷效忠倾向，或者你与干预局的勾当。”

“不完全正确，”迫害者微笑着说。“但我很乐意用我的发现去吸引他们……当然，要有合适的报酬。”

“疯了！”老博士摇着头。“你从我这儿得到的还不够吗？”

“不够，”格洛宾说。“我想要全部。”

“出去！滚出去！”博士怒吼着举起手杖朝格洛宾打去。但他的对手早有准备，立刻还以颜色。两人很快像野狗争骨般扭打起来。

一个蓝色箱子随着巨响冲破墙壁飞了进来。一道闪光灼伤了格洛宾的右臂，他尖叫起来。

他痛苦地盯着箱子，咬牙切齿：“我会让你身败名裂的！隆巴罗再也不会接纳你了！”

盒子朝他滑来，但他却跌倒在门口，踉跄着逃出了国会大厦。

“谎言。”老博士在颤抖。格洛宾抓伤了他的脸颊，鲜血渗出。他挥杖扫过散落的残破书籍——毕生心血化作满地狼藉。“全是谎言。”

外面的城市传来新的警报声，嘈杂刺耳。盒子悬停在敞开的门口，兴奋地咔哒作响。

“你到底是什么？”博士质问道。

作为回应，那东西打开了盖子。里面坐是炽烈刺白的冰焰熔炉。当博士凝视其中，惊惧渐褪，化为震撼与敬畏。他声音发颤：“原来如此…非凡绝伦。我明白了。但为何选我？”

观察者们悬浮在奔腾的时间洪流之上。

“格洛宾跟你提过这事吗？”第六任博士的声音疲惫而平淡。

“提过，”英诺塞特说。

“都是谎言，你知道的。你还没看够吗？”

“谁的谎言？”她问。“格洛宾的谎言？还是你的？”

致普莱多尼亚学院首席红衣主教

主教阁下：

今有涉及普莱多尼亚学院隆巴罗家族之争议事项亟待垂察。据悉，该家族法定在册族亲定额为四十五名。然近闻其织机竟诞下一名未经认证之族亲，致配额逾制。

想必阁下亦同感忧心。

第一任博士将信件紧紧卷起，并用他在学院可能性事务局任职期间保留的普莱多尼亚官方印章封好了信。那个职位因他过度热衷政治活动引发争议而告终。

身披黑斗篷的他，将卷轴塞入守卫学院大门的巨石猫头鹰张开的喙中。

他穿过城堡宏伟的建筑群时，警报仍在鸣响。雨打风吹的桥梁与步道空无一人。祂者节之夜，确实无人会外出。

他仅携带了一个袋子，装了些私人物品和纪念品。其余的，就留给卫兵和拾荒者吧。

他匆匆穿过被称为“格塞耶瓦之指”的风中柱廊，在矗立着古老欧米伽纪念碑的宽阔广场上驻足片刻。有那么一瞬间，他看见一个身影在纪念碑上方那烧焦般的橙色天空中掠过。

TT启航港位于城堡地下十五层。等候区里坐着一群神情警觉的市民，其中一些人正竭力掩饰自己的存在。

“应该是天体干预局的卫兵吧。”博士暗自思忖。

他躲进了上一层的一个干燥维度船坞。一个神经建构平台上，矗立着一艘闪闪发光、等待安装服役的新型塔迪斯。技术图表标注着其精密参数与最新安全预案：远程召回覆写系统。“五十三型？”博士抱怨道。“你们休想让我开那种时髦、没有灵魂的新式溜达船出去。”

在一个堆满废料的偏僻角落，停着一个灰扑扑、破旧的TT电话亭，门上标着过时的40型标记。

钥匙就插在锁孔中。

当博士踏进这艘命中注定的塔迪斯时，他听到附近传来新一轮刺耳的警报声。

穿越狭小的维度闸门，飞船内部竟不可思议地豁然开朗。宽敞的控制室昏暗荒芜，中央控制台蛛网轻颤，几块面板已被撬开，露出繁复的内置线路。

博士扯去蛛网吹散尘埃，滞涩的能量嗡鸣顿时升调。覆盖墙壁的蜂窝状圆片后，金辉开始微弱闪烁。

这地方让人感到亲切。

博士放下他的袋子。

房间四周有几排仪器，还有几把翻倒的椅子。一扇门后，隐约可见一条通向深处的幽暗通道。

他带着几分欣喜研究着控制面板，选择了那个标着“门”的黄铜按钮。

没有反应。飞船的能量几乎已经耗尽，灯光变得昏暗，飞船原本的嗡鸣声也消失了。

博士沮丧地用手指敲打着控制台。

嗖的一声。那个黑盒子突然悬浮在他身旁。

“是的，我在想你什么时候能追上我，”他说。“所以你也想跟着来，是吗？好吧，我的朋友。不过既然我们既没有驾驶员，也没有任何能源，或许你能想出办法来驾驶这艘飞船吧。”

盒子嗡嗡作响。它的盖子裂开一道缝。里面白炽的熔炉般的光芒对他闪烁。他能感觉到它的能量正柔和地弥漫在空气中。

飞船渐渐重新嗡鸣起来，是更自信、更坚定的嗡鸣。舱内灯光渐亮。天花板的屏幕闪烁亮起，显示出一队天体干预局卫兵正有条不紊地在船坞区域巡逻，其中一人还携带着枪。

博士再次按下“门”按钮。这次，沉重的双扇门嗡嗡作响地关上了。控制台中央的玻璃柱微微颤动，里面的复杂仪器开始来回转动，电路间的灯光也闪烁不停。

此时，飞船已充满了脉动的能量。“了不起，真了不起！”博士兴奋地赞叹道，“如此强大的能量，竟然来自一件远古遗物！”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屏幕上，他看到卫兵们正聚集在飞船周围。

“嗯，看来我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或者我该说，掌握在‘手’里？嗯？”他的肩膀因阵阵窃笑而抖动。

一个无标识的刻度盘旁亮起指示灯。博士瞥了眼盒子，它对他发出某种近似满足的咕哝声。他伸手转动了那个刻度盘。

空气中顿时充斥着引擎的咆哮，那是如同撕裂现实结构般的起伏研磨声。玻璃柱升降起伏，内部仪器的转盘随之旋转，开关和操纵杆自行调节。飞船猛地一震，屏幕画面消失。

博士脸色苍白，跌靠在一把椅子上。

接着，骚动停止了。玻璃柱沉降归位，陷入沉寂。灯光暗下，一个声音从空气中传来。

“本舰处于未授权航向。禁止驶入伽里弗雷连续体的逆时区。你正被牵引回时间交通管制中心接受进一步讯问。”

已经趴在地上的博士转向盒子。“你想带我去哪儿？嗯？”

飞船开始剧烈震动，灯光也变成了红色。

“嗯？真是进退两难，”他抱怨道，“你打算怎么应对？”

盒子稳稳地升到空中，在控制室内盘旋，最终悬停在玻璃柱上方。

空气开始震动。博士捂住耳朵，红色光线在他周围闪烁。

“警告！”那个声音依然清晰可闻：“抗拒召回指令属于违法行为。你无法突破逆时场缓冲器。立即脱离当前航向！”

一阵剧烈的颤抖攫住了飞船，巨力撕扯着船体结构。盒子完全打开了盖子。

“警告！接触逆时场缓冲器将导致本舰维度解离。请立——”

盒子发出一声尖啸。博士扑倒在地，刺目的冰寒白光吞没了整间控制室。

白色的火焰短暂地燃烧着。随后，时空中的其他维度将飞船包裹起来，将其安全地移出危险区域。

博士仰面躺在地上，凝视着天花板。塔迪斯平稳的嗡鸣声让他感到些许安慰。

他坐起身来。玻璃柱随着飞船的移动而上下起伏，螺旋状的光芒在

扫描仪上闪烁。

“所以，”他摸索着检查是否骨折，“你现在究竟要带我去哪儿？”

盒子蹭到他身边，发出咯咯和唧唧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满足的亲昵感。

博士面露惊诧：“回家？什么叫‘回家’？我不想回去。我再也回不去了。”

第二十三章 老鼹鼠

英诺塞特用博士的围巾轻轻擦拭他的额头。他靠在墙上，仍在发抖。

他睁开一只眼睛。

“好吧，”她说。“我承认昆斯被杀时，你根本不在宅邸附近。”

“我们都看见我了。我可能回来了。”

她愤慨地摇摇头。“蜗牛，你是被放逐的。是格洛宾驱赶你离开。这些事能澄清的疑团远比你知道的要多。但偷一架TT机器……”他又闭上了眼睛。“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传说中的欧米伽之手吧？”她继续道。

“你是古典学者。你来说说。”

“那只是个传说。”她抬眼扫过屋内成排的彩色管道，“这故事至少有十几种版本，但解读方式都取决于成书时代的社会与精神需求。”

“还有那些撰写这些故事的作者，”博士补充道，“正如‘没有月亮就没有潮汐，没有地基就没有高塔’一样……”他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块米糕。“獾？说说欧米伽之手。”

一直在打瞌睡的克里斯猛地坐直，看着獾沉重地走上前来。

“在《拉斯隆的凯旋》中，”导师低沉地说道，“‘手’是欧米伽为拉斯隆锻造的恒星操纵器。它是打开时间燃烧之门的钥匙，而祂者偷走了它。”

“这种说法太戏剧化了，而且过于简单化，”博士评价道。

“《拉斯隆纪事》里也是类似的说法，”英诺塞特说。“欧米伽之手创造了照耀伽里弗雷的时阳。但在《旧日之书》里，祂者密谋推翻拉斯隆，失败后便逃走了。那只‘手’将永远在永恒中追逐他。无论如何解读，这个传说都象征着人们对迷信的摒弃，神权时代终结，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

“没错，”獾说，“那个时期被称为‘直觉启示时代’。”

“恕我冒昧，”克里斯说，“但你出生证明上的那些遗传编码差异又是怎么回事？”

“不太相关，”博士说，“要来块米糕吗？”

“抱歉，但我很难忽视这些事……尤其是当我脑海里有一半想法都不

是自己的时候。”

“那个证据尚未定论。”

“我曾试图保护你，”英诺塞特说。“格洛宾准备报告他所有的理论，但我阻止了它们传到国会大厦。”

博士点点头。“谢谢你，堂亲。希望他没有因此迁怒于你。”

她轻轻掂了掂肩上的头发：“格洛宾当时病了。宅邸被掩埋后不久，他就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倒下；昆斯去世时，格洛宾已经卧床不起了。”

“我看到了，”克里斯说。“阿克休和我在梦中也梦到了那一幕。”

“萨瑟拉萝普照料他度过重生期。由于出现并发症且缺乏医疗帮助，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烛日才恢复过来。”

“真方便啊，”博士抱怨道。

英诺塞特轻哼一声：“他可比你年长三百多岁呢。”

“而且才到第三任。”博士嗅了嗅他的米糕，咕哝一声，又把它塞回口袋。

“还有一个问题，”克里斯说。“为什么你所有的堂亲都叫你‘蛀洞’？”

博士烦躁地哼了一声。

“不是所有堂亲，”英诺塞特说。

“那你不如去图书馆转转吧，”博士厉声说道，“我就留在这儿，你们就可以好好讨论我一番了！”

欧伊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他刚发现了一件图案鲜艳的新羊毛衣物。现在，一碗无人看管的干制品红色浆果又放在厨房桌子上。据说这些果实越陈越香，那么过了六百五十年，它们一定……嗯，只有一种方法能知道。

一只手啪地拍在他肩上。

“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格洛宾说。“像是机器声？”欧伊斯摇摇头，心里嘀咕格洛宾在厨房搞什么名堂。

“在旧日，”格洛宾继续说，“小偷被逮到要挨个剁手指。咔嚓咔嚓。蛀洞总爱念叨这些老规矩。他要是当了基思里亚克，保准会恢复这套刑罚。”

欧伊斯赶紧把手缩回来。

“没关系，”格洛宾补充道。“他还没当上基思里亚克呢。”

欧伊斯脸上缓缓浮现出一丝笑意：“我打赌他永远也当不上。”

这时，有动静传来。一个苦工从蒸汽中现身。它嘶嘶作响，愤怒地朝他们比划。

“晚饭快好了，”格洛宾说，看着欧伊斯匆匆逃走。“所以别磨蹭太久。”

博士静静地坐着，聆听他朋友和堂亲的声音从图书馆深处传来。獾，他最老的朋友，像哨兵一样站在他身旁。宅邸里一片寂静……但寂静并不总是意味着平静。有时候，在突如其来的恐惧或暴力来临之前，风会停息，鸟儿会沉默下来，整个世界都会陷入一种敬畏的寂静之中。

那是从无可逃避的事件中，向后荡漾过时间的一道涟漪。

在她的房间里，萨瑟拉萝普干咳着。没有食物，只有残渣和果皮留给祂者节当晚餐。她坐在椅子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时刻。

乔比斯卡，她脆弱的骨头疼痛着，头探进壁炉，望远镜对准她泪汪汪的眼睛。在高高的烟囱顶端，天空由白变黑，一朵雨云匆匆掠过。

在他那安放在宅邸织机上的玻璃盖棺椁里，可以看到序位将军昆斯正在沉睡，静如尸体，直到他复活之刻的来临。

一只塔菲鼠在棺盖上嗅来嗅去，被一阵重复回荡的引擎低吼声吓了一跳。这小生物猛地窜向玻璃上一道细微的黑色裂缝中寻求掩护——经验告诉它，在那里不会被看见。

一个穿着长袍的灰色身影在第三层的走廊里闪动。他看起来又老又瘦，周围有阴影在飘动。萨瑟拉萝普在她的镜中看到了他。她颤抖的碗里的冷粥洒了出来。

博士坐下来，凝视着图书馆的门。

当老人从树林中走出来时，他那件黑色斗篷在幽灵般的微风中缓缓飘动。一把双刃匕首的刀柄从他的胸前伸出，鲜血仍顺着他的长袍往下流淌。

“愿天使与恩典使者护佑我们，”博士说。

“就这？”幽灵回答。“没有道歉？”

“为谋杀了你而道歉？”

“为你们破坏的计划而道歉。”

“是你的计划，昆斯，不是我的。”

“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十三世的心血。”

“到现在恐怕早已化为尘土了，多亏了萨瑟拉萝普。”博士将枪形扫描仪的光束对准幽灵，说道：“小心点，昆斯。你的灵质水平低得危险，几乎可以说你已经不存在了。”

幽灵坐在椅子上，却并未在积满灰尘的坐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悲伤地注视着博士：“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宅邸只培养出仆人和小职员罢了。但你不同，你有头脑，而且相当狡猾。所以我才为你铺平了道路。”他说话时，胸前那把沾满鲜血的匕首刀柄随着他的话语上下晃动，显得格外诡异。

博士嗤之以鼻，瞥了一眼獾，后者似乎对他们谈话充耳不闻。他可真能装傻。“你干得也不差，昆斯。身为基思里亚克兄弟会的序位将军，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哦，是啊。一个来之不易、奋力争取的位置，但你可以远超那个位置。”

“成为家族的首位红衣主教？我不这么认为。我在礼仪与立法方面的考试都不及格，挂得相当惨。”

“你是故意不及格的，你的大部分成绩都只是勉强及格罢了。”

“那你指望什么？”博士抱怨道。“一进普莱多尼亚学院，他们就把你脑子里知道的一切都敲打出去，换成好几年关于泛向存储架系统可行性的讲座。”

“不必止步于红衣主教。在这个可悲的宅邸里，唯独你有能力获得真正的、伟大的权力。”

“我知道我能做到。”博士踱步到暗沉的窗前，透过玻璃凝视着幽灵的倒影，“所以当你剥夺我的继承权时，我反而如释重负。”

老人在颤抖。“我曾为你规划了那么多。不是为了这个宅邸，也不是为了萨瑟拉萝普那条扭来扭去的蜥蜴，格洛宾。而是为了你。我的继任者。”

“你选错人了，昆斯。我有自己的打算。”

幽灵愤怒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斗篷缓缓旋动。“让我们苦等至今，你仍没有丝毫歉意吗？”

“为什么？你想做什么？改遗嘱？前提是有人找得到它的话。”

“根据法律，我的遗愿不容违逆。”

“这话你去跟你的家族说试试。告诉我，到底是谁杀了你。”

“就是你干的，博士。我亲眼看见的。”灵质的眼泪从他幽灵般的眼中涌出。“我承认，我确实没料到会这样。不过反正我也快死了，所以我的安排早就做好了。”

“什么安排？”

“你自己去查吧。你曾经逃脱过一次，但现在你回来了，我的计划终于可以实现了。”

幽灵转身穿过紧闭的门出去了。“没错，”博士喊道。“乖乖回教堂墓地去吧，或者回到伽里弗雷上那些游魂常去的地方去吧。我才不在乎。”

昆斯那坟墓般的声音从地窖方向回荡上来：“找到遗嘱，博士。找到我的遗嘱。”

“其他人叫他‘蛀洞’，跟我叫他‘蜗牛’是同一个原因。”英诺塞特领着克里斯穿过高耸的管筒书架，直到走到远处的墙边。

“你不必告诉我的，”他说。

“这没什么好让他尴尬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生理缺陷。”

“是吗？”

“他腹部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形状像蜗牛蜷曲的壳。”

克里斯困惑了。“可那只是他的肚脐啊。脐带留下的，每个人都有。”

他掀开自己的彩色衬衫前襟。英诺塞特尴尬地别过头去。

“不，他们可没有，”博士从一些空书架间窥视着他们。“至少这儿的人没有。”

“抱歉，”克里斯说着扣好衬衫。

英诺塞特正透过书架盯着博士。“你到底是谁？当初来找你的，真的是欧米伽之手吗？”

“我是你的堂亲，英诺塞特。”

她抬手掩面。“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你的思绪让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力量把你从那个‘禁忌的过去’拉了回来。如果那是真的，那你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呢？”

博士转过拐角，面对着她。“如果我当时在场，那我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她的眼神变得冷酷：“而你却抛弃了我们，让我们陷入这一切……你到底回到了多遥远的过去？搞不好，你可能已经……可能已经成了祂者本人。”

“别荒唐了。你知道我一直都向往旅行。”

“也许你回来就是为了谋杀昆斯。”

博士低吼。“为什么？就因为他剥夺了我的继承权？也许我反而很高兴能离开那个地方！也许我是个邪恶的外星人，带着讨厌的、进步的、非伽里弗雷的思想，想要渗透进你们这无比重要的家族！”

“博士，”克里斯轻声说，“我是这里唯一的外星人。但阿克休认定你就是凶手。”

博士大步走回书架间。“我得去找遗嘱！”

其他人跟着他回到阅读区，獾正在那里等待。博士没理会他们，抓住图书馆的门猛地拉开了它。

欧伊斯摔了进来，扑倒在他脚边。

博士看着英诺塞特扶起她的堂亲。“他们告诉我了，”欧伊斯对她耳语道，目光紧紧地盯着博士，“他们告诉了我他的真实身份。这是否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别这么蠢，”她厉声道。

“欧伊斯，”博士说。“是谁杀了阿克休？”

这个胖乎乎的堂亲尖叫一声，夺门而出。

獾沉重地挪动身子追了出去。

英诺塞特挺直身子，显得比博士还要高大。她的声音因苦涩的愤怒而绷紧。“你一定很高兴，你的那些重要朋友都不在这里目睹这一切吧。”

博士的双手握紧又松开。“有些事，最好留在家族内部解决，”他说。

英诺塞特走了出去。门砰地一声自己关上了。

第二十四章 孤注一掷

宅邸静得过分，仿佛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英诺塞特还没走到通道尽头，格洛宾就追上了她。

她差点笑了出来："还好是你。"

"堂亲？"他似乎被她流露的暖意弄得真有些措手不及。

"别惊讶，"她继续说。"那个'博士'……不管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他依然还是我见过最傲慢、最惹人厌烦的人。"

格洛宾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英诺塞特。"

"是的。"

"按重生周期算，你觉得他多老了？"

她将他引至壁龛处。"比看起来老。但是织机上没有记录，我们怎么知道？"

"他说过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吗？在我们都在这下面腐烂的时候。"

"他离开了。我想你应该知道吧，格洛宾。"她看着旧日的怨恨又爬回他的表情，便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他告诉你了？"他慌忙将伤痕累累的手插进口袋。

"不是用言语说出来的。他永远不会那么坦诚。"

格洛宾眯起眼睛。"他肯定不会让你看他的念头吧？"他笑了。"不，我不相信你会那么天真，你知道他有多擅长歪曲事实。"

"我知道你们当年在国会大厦的所作所为有多恶劣，格洛宾。"

"那么你应该知道袭击我的到底是什么吧？"

"我看到了……某个东西。我不确定那是什么。"

他嘴角浮起一丝讥笑。"一连几天，国会大厦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陈年警报器四处作响——根本没人知道它们还存在。还有无法解释的目击报告。谣言开始流传，说是欧米伽之手已然回归，却无人能证实。"

"当然是天体干预局的谣传。"

"当我用我的理论质问蛀洞时，他召来了那个东西。那就是传说中的欧米伽之手。它像只忠实的宠物一样来到他身边，就像他那个獾一样的东西。"

她转身要走。"但我目睹的并非如此。"

“你还看到什么了？”他紧随在她身后。“你真的还以为他只是你的堂亲吗？”

“不。”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了哪里？或者他真正回来的原因？”

“没有。”她抵达房门，进屋重重将他关在门外。

当她背靠着门，祈祷着门能保持关闭时，格洛宾的念头却如尖刺般扎进她脑海。

“他回家是来夺遗产的，堂亲。他以为我们现在都死光了。他以为我们此时应该都已经死了。他称你为老巫婆，还说会确保你永远无法接任下一任管家之位……我觉得你该知道这些。”

最终，那以阵阵引擎怒啸在宅邸中回荡的后坐力，汇聚一处，炸开成一道金色的雷霆。

一台机器咆哮着出现，随即又归于死寂。

“谁在那儿？”萨瑟拉萝普喊道。她的手指缠在靴子的系带里。“还有谁未经邀请就闯入了这里？”

多萝西将摩托车停在那张她见过的最高的桌子底下。

“老天爷，”她压低声音舞台式地耳语。“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我们的空间维度出了问题呢。”

“我第一次拜访安雷德的宅邸时也是这么想的。”莉拉说。“在这儿等着。”

她小心翼翼地朝通往内室的门走去。

多萝西却无视她的提醒，径直朝那扇被木板封住的窗户走去。透过木板缝隙往外看，外面却一片漆黑。罗曼娜错了——他们根本不在地下。

宅邸里沉闷的空气带着油味。不知怎的，这种怪异的树干建筑结构并没让她太惊讶。这毕竟是博士的宅邸。若非墙上还有灯光闪烁，这个布满灰尘的地方简直就像被废弃的废墟一般。她走向正凝视着幽暗通道深处的莉拉。

“伽里弗雷人是可悲的民族，”莉拉说。“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孩

子。”

“哦，织机那套，”多萝西说。“我一直没搞明白。我的意思是，人既然出生了，那肯定就是以孩子的形态出生的吧？”

莉拉摇摇头。“他们都是从家族织机中诞生的成年人。起初他们像孩子一样懵懂无知，也必须像孩子一样学习。安雷德把那个阶段称为‘脑力训练’阶段。他说宅邸里的一切都故意设计得庞大无比，只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是多么渺小罢了。”

“等等，”多萝西说。“所以你根本不是女时间领主。”

莉拉开始在房间里巡视，仔细端详着挂在墙上的古老武器，枪和剑。“我的部族生活在一个时空都离这里很远的世界。”她撩起长袍，爬上一把椅子，从刀架上取下一把棱角分明的匕首。

“部族？”多萝西咧嘴笑了。

那椅子扭动了起来，再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莉拉敏捷地跳开，像猫一样落在多萝西身旁。“小心家具，”她警告道，手里掂量着那把匕首。“它们可能像森林里的野兽一样凶猛、狡猾。”

刮擦的脚步声让两人同时僵住。

她们默契地将对方拉到一只大柜子后面，这时一个非常高大的东西踱步走进了房间。

克里斯看着博士试图离开图书馆。每次这位时间领主靠近门口，桌椅就会恶毒地挤到他面前挡住去路。

博士一言不发。克里斯根本无法像读书一样看透他的心思。相反，他的脑海里被迫灌入了大量杂乱无章的思绪。或许他已经开始逐渐适应这种状态，他开始尝试分辨这些思绪的线索，一次只专注于其中一条。

“假设我确实回来谋杀了昆斯，然后抹掉了自己的记忆。这能解释所有这些疑点吗？我是否曾经有过，或者可能有过一个长相酷似的堂亲？不，不，不。织机总是在基础模板上随机编织。你永远无法选择自己的样貌。出现长相相同者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些思绪的背景里，还混杂着用类似猪圈奥尔库基语朗诵历史文本的声音、跟着某个歌剧女高音哼唱的调子、伴着乡村爵士乐队敲打的节拍，排练关于双阳萨福星系中蓝渊星球文化动态的演讲，以及一份自制

特酿莓酒的配料清单。

“阿克休从未说过是我干的……也许他认出了真正的凶手是别人。也许他去找那人对质，然后就被灭口了。”

克里斯说：“如果凶手长得和你一模一样，阿克休又怎么可能认出别人来呢？当时还有谁在场呢？”

“难道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吗？”博士在心中抱怨，但嘴上却说道：“英诺塞特看到有人离开了房间。”

“她说那是你，”克里斯说。“除非你认为她也参与了杀害昆斯。”

“我看不透她的心思。”

“但她能通过我看透你的。”

博士干脆放弃说话了。“她为什么要把她的负罪感编成一条长辫子背在背后？我不知道如果她认为昆斯斯威胁到了宅邸，她会做出什么事来。还有格洛宾。”

“他当时已经奄奄一息了，记得吗？”克里斯打断道。“但我愿意用一个月的津贴赌是他干的。那萨瑟拉萝普呢？”

“你能不能别再把我当成头号嫌疑人来审问了？”

“你就是头号嫌疑人，博士，”克里斯带着歉意说，“无论是昆斯的谋杀案还是阿克休的死。”

“我是被陷害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克里斯耸耸肩。“如果这是在上层城市，你现在早就被关进处决室了。”

博士试图从桌子下面钻过去往门口走，但桌子却故意蹲下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它一只爪状的脚抓住了他外套的下摆。

“萨瑟拉萝普不可能杀昆斯，”他边挣扎边说，“不管他们彼此有多么憎恨……”他猛地一扭，从袖子里脱了出来，但外套仍被桌子的爪子抓着。他恼怒地坐在地板上：“别忘了，她已经向宅邸撒谎说昆斯死了，而且说得如此逼真，连她自己都信了。”

“他们迟早会发现他死了。”

“很快，”博士阴沉地说。“她打算亲自唤醒他……我不知道到时谁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克里斯慢慢挪向门口。家具没理会他。“我要去调查一下，我刚从你的某个想法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博士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哪个？”

克里斯笑了笑，心想：“有遗嘱者，事竟……前必有路。”

“啊，”博士说道。他看着克里斯离开，随即转身从那张蹲着的桌子底下取回自己的夹克。

“它抢了我的购物袋，”多萝西说，“这鬼东西到底是什么？”

她们一直躲在大橱柜后面观察那个高大的木制生物。莉拉按住多萝西，同时轻抚家具上的雕花镶板——简直像在安抚小狗，多萝西暗想。

那高个子没有头颅，只有布满裂痕的脖颈上挂着链子系住的镜子。它发现了摩托车，拿走了那几个玛莎百货的塑料袋子。

“那是个苦工，”莉拉说。“宅邸的仆人之一。”

“我最讨厌那些态度傲慢的仆人，”多萝西恼火地说。她觉得莉拉自居领导角色有点让人不爽。“我们要找博士的话，最好赶紧行动。”

“等等，”莉拉蹲下身，触摸并嗅闻墙上嵌入的一根白色树干。“这个隆巴罗宅邸病了。我能闻出来。”

“还用说。这地方真的是活的？”

莉拉开始解开她的长袍。“如果宅邸病了，那么病会传到家具和仆人身上。它们都是宅邸的一部分。”

莉拉开始解开长袍。袍子底下是简陋的皮革衣物。她的身体精瘦而紧绷，线条优美，全然不是优雅的上流社会女士，甚至不是伽里弗雷的轻佻女郎。她把匕首插回腰带上的鞘中。

酷毙了的部落女战士，多萝西心里埃斯的那部分想。她瞥了一眼华丽的大镜子，镜中的脸虽然憔悴，却是自己历经战斗与忧患后留下的真实面容。既不冷漠，也不带有责备或质疑。既是埃斯，也是多萝西。

她让莉拉领路沿着通道走，来到一个荒废的大厅。尽头处，一个尘封的玻璃柜子里有东西在闪烁。一个穿着猩红色制服的幽灵若隐若现。

“是他，”莉拉眯眼透过玻璃看。“一定是雷德雷德，安雷德失踪的堂亲。”

多萝西在烧毁的控制台上戳戳弄弄。“如果有替换部件，这东西很快

就能修好。我在塔迪斯里见过类似的玩意儿。奇怪怎么之前没人修。”她研究着机器里的幽灵。“他在里面多久了？”

莉拉用手指抚摸着刀柄。“他已经失踪六百七十三年了，”她严肃地说。

萨瑟拉萝普翻检白色袋子，撕开包装掰下些许柔韧的褐色物质。

是有人给祂者节送来了食物包裹吗？还是博士的恶作剧？这东西很有嚼劲，草药味浓郁，像是流浪的肖博根人在余烬里烤的那种粗面包。

袋子里还有颜色奇怪的水果，以及装着方形纸袋的盒子，纸袋里是一种闻起来有点像茶的草药混合物。

“拿上它们，”她吩咐那无头的苦工。“将就着当晚饭。还有，找到闯入者！”

突然传来一阵敲击声。

从图书馆里反射出来的博士影像，正无礼地用指关节敲打着她的镜子。他正无声地对她说着什么，思绪却清晰传来。

“萨瑟拉萝普？立刻结束这场闹剧吧，否则我就向宅邸揭发昆斯的事！”

她愤怒地握紧椅子的扶手。太傲慢了！他怎敢如此？

她正要派一个苦工过去，却透过镜子，看到了站在博士身后的那个人影。

是格洛宾。

克里斯差点被乔比斯卡绊倒。他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位老妇人却从壁炉中爬出来，将望远镜递给他。

“看看，亲爱的。好像要下雨了。”

克里斯仰面躺下，眯眼顺着烟囱望向高处一个遥远的、如拳头大小的光点。“这些烛日里，只能通过西边的烟囱才能看到天空了，”乔比斯卡悲伤地说。“鲁顿堂亲以为他能从东边的烟囱爬出去，结果他卡住了。我们听见他重生，响了整整十一个烛日。那是五百零六年前的事了，他至今还在那儿。”她抓着克里斯的手臂。“你知道的，我已经两百九十九

岁了。没人愿意带我回家。”

克里斯坐起来。“你希望谁带你回家？”

乔比斯卡的眼泪再次涌出。“阿克休，亲爱的。我们以前一起玩葬仪棋。他去哪儿了？”

“他离开了，”克里斯轻声说。

她轻声哀叹。“不，亲爱的。他总说没钱离开。”

“什么？”

“他欠的债太多了。他试图还清债务，但赌注却越滚越大。”

克里斯感到脑子里一阵轻微的牵拉，那感觉总是在说，你发现线索了。好像罗兹在拥抱他一样。“这里还能赌什么吗？是谁在算计他？我敢打赌，肯定是格洛宾。”

她强忍住泪水。“阿克休说过，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赌的了。格洛宾已经拥有他了。”

克里斯本想拥抱这个小老太太，但又怕她可能会散架。所以他俯身过去，轻轻碰了碰她细瘦的手臂。

突然，有什么东西擦着他的头飞过，划伤了他的耳朵。

一把刀叮当一声掉在地板上。

尖锐的疼痛让一切都清晰起来。克里斯被一群人围住了，肖像画里所有的堂亲都在呼唤他。

他们似乎都以为他就是博士。

“他在那儿！”

堂亲们不见了。乔比斯卡正指着某个试图躲在沙发后面的人。

“格洛宾！”

克里斯猛地扑过去，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将其拽了出来。是欧伊斯。“不是我干的！”他尖叫道。

“不管怎样，扔得不错，”克里斯说。“阿克休也是你杀的吗？”

“我为什么要杀他？”他浑身汗涔涔的。

“他们以前常常一起寻找那份失踪的遗嘱，”乔比斯卡说。

“那遗嘱有什么价值？”克里斯咆哮道，“你和格洛宾打过赌吗？”

欧伊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偶尔。”

“但在这里也没什么值得下注的东西吧。”

“有的是。”

“真的吗？”

“阿克休是我的朋友。我们根本就没找到那份遗嘱。”

“阿克休讨厌欧伊斯，”乔比斯卡补充道。

“闭嘴，”欧伊斯说，“闭嘴！”他举起手想要打那个老妇人，却被克里斯一拳打倒在地。

不远处，有什么东西在狭窄的空间里挣扎。

“阿克休养了只宠物挖掘虫，”乔比斯卡继续说。“有一天那宠物从窗户掉进来。它全身银灰色，眼睛失明，鼻子闪闪发亮，还有巨大的挖掘爪。阿克休把它养在盒子里，喂它虫子。那是他最好的朋友。后来被欧伊斯吃掉了。”

“我没有！”欧伊斯抗议道。“都是博士的错。他想把所有人都杀了！”

这时，英诺塞特带着瑞恩德走进。她责备地瞪着克里斯：“博士为什么回来？他应该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被埋葬。”

“好让你们继续用蠢游戏赌命？”克里斯反问。

欧伊斯装作毫不在意，“他输掉一两条命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有东西从烟囱里掉出来，啪嗒一声落在壁炉地面上。

那是一条鱼，一条有着鳍状爪的、亮晶晶的大鱼。冰雹如雨点般砸在它身上。它挣扎了片刻，从炉边滚到肮脏的地毯上，然后不动了，嘴巴一张一合。

堂亲们沉默地站在那里，又有三条鱼随着冰雹掉了下来。

“这是征兆吗？”欧伊斯兴奋地问，“还是奇迹？”

英诺塞特用手捂住喉咙。“也许吧，”她缓缓地说。“博士总是能招来这些怪事。”

“克里斯！”一个声音嘶嘶叫道。

克里斯转过头，看到多萝西和另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其他人瞪大了眼睛。

鱼在他们的脚下拍打着翅膀，在空气中溺毙。

“多萝西？你是怎么进来的？”

冰雹噼里啪啦地落下。

“别问了，”她说，“他在哪儿？”

两个苦工从两个方向逼近。

“他们是我的客人，”英诺塞特宣布。“根据待客法则……”

一个苦工粗暴地把英诺塞特推到一边，她立刻转身逃出了房间。

“躲到我身后！”克里斯喊道。此时，那些高大的仆从已将客人们逼到了角落里。

但为时已晚。那个穿比基尼的女人还是用刀刺向了那个无头的苦工，但即使三对二，也毫无胜算可言。

一个苦工抓起了两个女人，另一个把克里斯夹在腋下，同时还有一只手可以抓住鱼，把它们放进自己胸前的木制抽屉里。

“现在形势危急，”格洛宾说。他正忙着在葬仪棋盘上摆棋子。“稍有差错，宅邸就可能毁了我们所有人。”他举起棋子问道：“选什么颜色？”

“‘帕特雷克斯’色，”博士轻敲着那些褪色的紫色棋子，“你也要杀我吗？”

“什么？”

“就像你杀死昆斯那样。不然你怎样才能阻止宅邸发现他死了？”

格洛宾为自己选了银灰色的德罗米安棋子。“大家都说是你杀了他。”

“无聊，”博士说。“你怎么想？”

“我当时病得厉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哦，对。你正忙着重生。”他打量着格洛宾。“你保养得真好。”

“是啊，这都多亏了缺乏阳光的缘故吧。”格洛宾笑了。“别担心，蛀洞。像你这样出身可疑、血统成谜的东西，太珍贵了，舍不得杀。”

“回家真是让人安心，”博士说。“无论我离开多久，我们总能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我是你的堂亲，格洛宾。”

“兼有其他身份。”

“什么意思？”

格洛宾将骰子握在手中，缓缓旋转……“上次我们见面时，就在很久以前的国会大厦，我就知道你是个怪东西。你的基因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但事实远不止如此。你，其实并不属于这里。”

“你是这么希望的罢了，”博士说，“掷骰子吧。”

格洛宾掷出十一点作为开局点数。“我曾以为你是渗透者或调包婴，一个非伽里弗雷人。”

“这个词天体干预局用得很好，”博士掷出六点。“我还知道另一个合适的词：疯子。你觉得呢？”

“我们还没下注呢，”格洛宾说。

“好吧。那我以昆斯遗嘱的下落来跟你赌。”

他们勾了勾手指。“那我跟你赌你的塔迪斯，”格洛宾微笑道。

萨瑟拉萝普试图观看对局，但她既看不懂格洛宾的话，也捕捉不到博士的思绪。

然后他挡在了中间，挡住了她的视线。昆斯正从她的镜子里瞪着她，那玩意儿还插在他胸口，鲜血顺着浸透血污的长袍往下淌。

“我死了，萨瑟拉萝普。死得血肉模糊，只为复仇。”

她不愿相信这个幻象。它根本不存在。昆斯明明从博士的谋杀中幸存了下来。她费尽心力才安抚并说服了整个宅邸。

那老者从镜子里狞笑着盯着她，无论她把镜子转向宅邸的哪个角落，他总在那里，挡住她的视线。鲜血不断流淌。

“昆斯，你这老吸血鬼！”她喊道。“我真希望你死透了！”

不知何故，她仿佛闻到了鱼腥味。

格洛宾的棋子在棋盘上快速移动，他正处于连胜状态。

“你是昆斯唯一在乎的人，”他说。

博士仍是一副令人火大的得意状：“你本可以加入我们的葬仪棋比赛，开口说一句就行。我们那时常在这里，就在这张棋盘上玩。”

“即便他把你赶出去后，他依然在乎你。要是他早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就好了。”

“火，格洛宾。与你同源。”博士摇了摇骰子，再次掷出。他呻吟道。“又是六。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棋盘被动了手脚。”

格洛宾揉了揉自己布满疤痕的手：“直到那东西攻击我时，我才明白你的真正身份。”

“继续说。你的幻想确实有趣得很。”

“就是那只‘手’，对吧？传说中的欧米伽之手，来自过去的强大力量。它就是来找你的！”

“格洛宾，”博士说，“你花了将近七百年时间来编造这种胡话。”

“我是第一个发现真相的人吗？这就是你如此害怕的原因吗？”

博士异常平静。没有暴怒，没有激烈否认。这多么说明问题。

棋盘在博士的棋子下轰然裂开。他怒视着那些小圆盘，禁止它们掉落。当它们悬浮在开口上方时，他说：“格洛宾，接手吧。”

“什么？”

“替我撑住裂缝。”

格洛宾接管了精神主导权，在博士俯身靠近控制台时强行令裂隙开启。博士将手滑入基座深处摸索。

“我找不到……等等，这里有东西。”

格洛宾随即松开了控制。

棋盘的维度猛地合拢，夹住了博士的手臂。他痛苦地尖叫着，拼命挣扎想要脱身。

“你的力量现在哪儿去了？”格洛宾讥讽道，“快自己想办法脱身吧！”他一拳打在博士脸上。

又是一拳。

英诺塞特冲进房间，立刻识破陷阱并集中意念将其破解。

棋盘随之裂开，博士抱着受伤的手臂倒在地上，鼻唇流血。他手中紧握着一枚带有纹章封印的黑色数据核心。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博士喘息着说。

“昆斯的遗嘱？”英诺塞特难以置信地问道，“就是这个？”

“这是个骗局，”格洛宾说。“他一直都把它藏在那里。”

他扑向数据核心，但英诺塞特把他推了回去。

“我不在乎它之前在哪儿，”她说。“既然现在我们有了它，就可以去面对萨瑟拉萝普了。”

“随你怎么面对她。等她试图唤醒昆斯时会发生什么？或者也许蛀洞有一些传奇的解决办法。”

博士躺倒在地，看着他的堂亲们在他面前争吵不休。

外面传来一阵骚动。苦工们大步走进来，带来了克里斯·克威奇和两个新来的陌生人——两个挣扎的女人。

博士坐起来，把数据核心塞进外套里面。“这又是什么？”他不快地说。“探监协会吗？”

第二十五章 观光

奇迹？什么奇迹？

消息在隆巴罗不胫而走。

它沿着通道窃窃私语，像宅邸积聚灰尘一样，逐渐汇聚起回响。

烟囱里的鱼。

片刻成了事件，事件成了事迹，事迹成为传说。

他把遗嘱带回来了。

那些长久被绝望压抑的期望，如今被重新挖掘出来，拂去尘埃，就像苦工们在大厅里为祂者节悬挂的、褪色的花环。

黑暗很快就要结束了。

他们正把桌椅归位，准备晚餐。

而萨瑟拉萝普终于要唤醒昆斯了。

窃窃私语声戛然而止。

结局？并非幸福的结局，连一丝希望也没有。

多萝西觉得从未见过博士如此消沉。他嘴唇破裂，鼻下残留血迹。而克里斯·克威奇平日里那么可爱、天真无邪（他会讨厌这个形容），此刻却显得憔悴不堪。

博士的手臂从肩膀到手腕都变成了青黑色。莉拉用她皮囊里携带的某种草药搽剂揉搓他的瘀伤时，他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讲述。

当克里斯提到烟囱里的鱼时，他显得格外不安："奇迹？什么奇迹？我不相信奇迹……这些不过是自然现象罢了。"

"试试跟他们解释吧。"

"那只是巧合罢了。龙卷风随时能造成鱼蛙或睡莲坠落。他们难道忘了日食暗月引发伽里弗雷海洋水龙卷直冲云霄的景象？"

"他们认为是你造成的。"

"阿克休那边呢？"

"毛骨悚然，"克里斯说着，低下头，"但我还有些事情需要调查。"

博士闷哼一声。多萝西暗想：要发脾气了。

她向他讲述了巴黎的生活，过去和未来的。她没有提及自己与乔治·修拉的恋情。他肯定只想简单了解一下，然后就会担心那位画家会在几

年内去世。

莉拉谈起她和安雷德在国会大厦的生活，她显然不属于那里。她似乎对博士的外表很着迷。她从未见过除了曾和她一起旅行的博士之外的模样。多萝西偶尔在脑海、照片或别处瞥见那个高大、鼓眼睛的版本。

她们都向他讲述了导致她们来到隆巴罗的事件。听到是罗曼娜派她们来的时候，他显得有些不安。他对国会大厦的动乱或多萝西带来的急件似乎没什么兴趣。

“是弗雷德拿的，”她说。

他刚一接过，那个黑色球体就立刻消散了，里面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灰色装置。“一个带有织机接口的数据提取器，”他闷闷不乐地说，然后把它放进口袋。

“用来干什么的？”多萝西问。

“我不确定罗曼娜在暗示什么。既然她现在是议长，她自有盘算。感觉就像皇帝送来了一把让我自刎的剑。”

一阵尴尬的沉默随之而来。多萝西想拥抱他，但某种直觉警告她不要这么做。莉拉正忙着处理克里斯耳朵上的伤口，于是她换了个话题。“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她说。“你对芭蕾了解多少？”

博士突然表现出兴趣。“至少能分清挥鞭转和芳婷。”

“我在2000年的伦敦有个朋友。她知道摩托车的事。而且她是个舞者，对吧。”

“啊。”

“她总是念叨着一出她一直想看的芭蕾舞剧，但上演时间是1913年。”

他绽开笑容。“那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春之祭》，5月29日上演。那可是场大丑闻，你会喜欢的。订个舞台侧包厢，能看清观众席的骚乱。”

“你也会在那儿吗？”

“有可能。说不定我正和尼金斯基在侧幕给舞者打拍子。可怜的家伙们根本听不见音乐，全被观众的喧闹淹没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如释重负地互相拥抱。

“哦，博士，你真是个控制狂。”

“我知道，”他在她耳边说。“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她仍然紧紧地抱着他。

“还有呢？”他问。

过了片刻她才开口，但他耐心等待着。“我遇见了另一个艾斯。镜子里那个。”

“嗯？”

“呃……”她斟酌着字句。“她是个恶毒的婊子。”

“继续。”

“我害怕自己其实也是那样。我知道自己强硬又自私。”

“你确实有可能变成那样，”他说。“那是时间对你的影响。但你依然是多萝西啊。”

“你是说……我就像个精神分裂者吗？那个穿着蓬蓬裙、喜欢杀戴立克的疯子摩托女郎？”她勉强笑了笑，然后松开了手。

他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子，这个久违的动作让她眼眶发酸。“看看时间对我做了什么。”

“看看你对时间做了什么。”

他做了个鬼脸。“我本来对你另有安排，知道吗？”

“说说看。”

“哦，是的。在我的宏伟计划里，我本要让你在伽里弗雷的学院注册入学。你很快就能让时间领主们大开眼界。”

她突然明白了。“原来如此。那些梳理我过去的旅程都是为了这个。你这狡猾的老家伙。”

“当然，计划没有成功。事态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而且你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抱歉，”她说。“现在情况逆转了。轮到你的过去被彻底翻个底朝天了。”

他握了握她的手，然后看向莉拉和克里斯，露出慈爱的微笑：“我很高兴你们都在这里。”说着，他坐到了她身边。

“他睡着了，”她指着克里斯说道。

博士脱下外套，披在克里斯的肩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阻止这一切。我必须回到塔迪斯去。"

多萝西看到他注意到了莉拉困惑的眼神："没关系的。我可能变了一些，但我还是我。"他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

"别这样，"她像是在责备孩子一样说，"我知道是你。"

"很好。"

"罗曼娜提醒过我。"

奇怪，多萝西想。莉拉有一种智慧般的纯真。真的就像一个野性的地球母亲。

"你觉得克里斯怎么样？"他问。

莉拉认真地看着他："他说他觉得自己快变成博士了。"

"这很傻，不是吗？"

"是的，"她说。

门开了，英诺塞特走了进来。

"但如果你能做到，"莉拉继续说道，"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呢？"

博士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

英诺塞特穿着一件古老、过于宽大的裙摆蓬松的连衣裙，颜色如同锈色的夕阳。"我带了些衣服来，"她冷冷地说着，将几件长袍铺在桌上，"请用晚餐前换上。"

多萝西被她苍白憔悴的面容所震撼。她瘦弱的身体与背后浓密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英诺塞特，不是我干的，"博士喊道，但她已经离开了。

远处传来一阵锣声。

博士从角落里拿出了他的雨伞。他用多萝西在"富丽秀"剧场表演中见过的魔术手势将雨伞展开。他轻轻一抖，雨伞的内侧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镜面。他将雨伞架在墙上的大镜子下方，说道："晚餐前，我应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宅邸吧。"

他说着调整伞的角度，镜面交相辉映，折射出层层叠叠的景象：宅邸的内部，一个接一个房间，仿佛被置于一个不可思议的"暗箱"之中，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锣声再次响起。

堂亲们聚集在悬挂花环的宴会厅里。英诺塞特、格洛宾、乔比斯卡、瑞恩德和欧伊斯在场。

没有人说话，也没人敢说话。

他们在巨大的餐桌旁徘徊，焦虑地打量着家族的银器（摆着鱼刀）和一件煞风景的中心装饰，却不知道该落座何处。

他们太清楚萨瑟拉萝普在餐桌的主位。然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只剩下五个人，而可供选择的座位却有四十四个。

多萝西正努力消化信息时，同时莉拉在博士的建议下，讲述了她所知的伽里弗雷家族的起源：大分裂以及皮提亚的诅咒使得这颗星球变得荒芜；拉斯隆创造了基因织机和活体宅邸来稳定日益减少的人口。

“拉斯隆是个很会分派任务的人，”博士补充道。“归功于他的创新多出自他人之手。”

多萝西觉得他在这个话题上显得有些敏感。

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与家族在政治生涯规划上的分歧。

他在避重就轻，她想。区区意见不合何至将整座宅邸活埋？

“隆巴罗家族的宅邸曾经坐落于南部山脉的隆山山坡上，距离拉斯隆建造的防御墙大约两天的路程。那道防御墙是在拉斯隆去世后的第三个世纪建造的，用来抵御那些掠夺性的肖博根人。宅邸俯瞰着卡顿洪水河，它流经……”

信息汹涌而来。镜中正展示宅邸倾颓的景象。整个北翼区域已被水淹没，但多萝西似乎看到有东西在黑水中游动。

在一个大厅里，博士的堂亲们围坐在一张餐桌旁沉默不语。餐桌中央摆放着某种她看不清的东西。

“是森林野兽！”莉拉看到下一个景象时惊叫道。

“那是獾，”博士说。

一只魁梧的熊形巨兽，正以它那幽灵般的虚影，操作着传送舱的控制台。

片刻间，一张恶毒的脸遮住了整个画面。“萨瑟拉萝普，”博士说着

迅速收起了雨伞。

门再次被推开，英诺塞特走了进来。“你必须下来，”她说。

博士转身，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祂者节到底是什么？”多萝西问。

“不过是个愚蠢的异教节日罢了，”他嘟囔道，“就像圣诞节或八月的银行假日一样。”

英诺塞特严厉地看着他们。“祂者是与拉斯隆和欧米伽共同统治旧世界的三巨头之一。”

“哦，对，”多萝西说。“就是那个‘手’的缔造……”

“艾斯！”

“但祂者背叛了拉斯隆并被放逐，”莉拉试探地说。“他还偷走了欧米伽之手。”

多萝西咧嘴笑了。“真的假的？”

“取决于你看的哪个版本，”博士说。

英诺塞特直视着他。“祂者节就是为了庆祝他被放逐。现在，请下楼吃晚餐吧。”

博士指着她带来的长袍。“萨瑟拉萝普重提旧事，不过只是为了让宅邸有事情可做罢了。”

锣声第三次响起。

他凝视着镜子的深处。“不。我想这次我就免了。”

图书馆开始震动。

英诺塞特后退两步，这时两把椅子向博士逼近。他立即退向书架间的通道。房门砰地打开，一个苦工走了进来，用粗壮的手指把莉拉和多萝西拖了出去，此时房间已经陷入混乱。

愤怒如惊涛骇浪般袭来。

数据核心像导弹般从支架中喷射而出。地板上的木板半掀而起扑向博士。当他在摇晃的书架间消失时，她们看到天花板上盘绕的白色枝干挣脱开来，像扭曲的手指般向下伸展。

他们听到他的呼喊声，随后所有的书架都倒塌在他身上。

“博士！”多萝西和莉拉齐声呼喊，却没有任何回应……而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克里斯依然沉沉地睡着。

第二十六章 戏如人生

“他会下来的，”英诺塞特说。

“他可能已经死了，”莉拉说。

“或者受伤了，”多萝西说。“我们本该留下来的。”

“他会来的。”

博士的堂亲和同伴们在宴会厅里尴尬地静候了漫长时光，等待博士到来。

高大的宴会桌环绕着宅邸的织机摆放，装有沉睡的昆斯的玻璃棺材被装饰得格外漂亮，成为焦点。桌子周围设置了四十五个座位，但在场众人却分成了对立的两组，聚集在桌子的一端。没有人的脚真正触到地面。

朋友对阵家人。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棺材里的那具尸体。

突然，地板下传来轰鸣声，接着厚重的石板轰然爆开。一个蓬头垢面的身影从深渊被抛入大厅。

博士笨拙地爬起身来，微微摇晃着身体，环顾四周的人群。

“啧啧，伽里弗雷最病态的家族！”

天哪，他肯定喝醉了，多萝西心想。她从座位上爬下来，让出自己和莉拉之间的位置给他。他并未穿着正式服装，衣衫凌乱、满是灰尘。他身后，地板上的洞伴随着碎裂声和叹息自行合拢了。

“真够排场，”他讥讽地打量着桌子说。“高兴点，各位。这可是派对！祝大家祂者节快乐！”

他从袖子里变戏法似地拿出一束羽毛状的花朵。

“很有节日气氛，”多萝西说。“你遭遇了什么？”

“你们知道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吧。它们可容不得任何逾期未还的东西。”他试图表现得若无其事，但声音却微微颤抖。他的左眼还带着淤青。“萨瑟拉萝普必须把宅邸管得更紧点，被图书馆揍可是头一遭，奉劝各位别尝试。”

他眯眼看向克里斯，那人正躺在莉拉旁边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我们叫不醒他，”她说。“他睡得太沉了。”

多萝西顺着博士责备的目光望向屋顶，一个熟悉的身影挂在蛛网中。“天哪，怎么跑上去的？”

“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弄下来呢？”他厉声问道。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所有朋友吗？”英诺塞特在桌子对面喊道。

“和他对待家人没什么两样，”瑞恩德说。

莉拉低声说：“博士，只要你一句话，我就能让你这些可悲的堂亲向你致敬。”

他摇摇头。“别管他们。他们几百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他转向众人。“现在让我来猜猜今天的菜单上有什么吧。”

“鱼，”瑞恩德堂亲说。

“还有我采购的东西。”多萝西补充道。她朝餐桌对面盛满番茄恰巴塔的面包盘点了点头。

“还有羽鳃蕨，”奥维斯急切地伸出手，想要递上一盘菜。

博士怀疑地对他皱起眉头。“你身上穿的是我的毛衣吗？”

一排羊毛编织的问号从欧伊斯的外罩衫下露了出来。“谁丢谁倒霉，谁捡谁保管！”他念咒似地说，再次递上盘子。

“博士，那些话有多少是真的？”英诺塞特打断道。

他没理会欧伊斯的盘子。“什么真不真？”

“如果我们活下来，你会否决我继任管家的事。”

“他是昆斯的继承人，”瑞恩德插嘴。“只要有机会，他肯定会把我们都赶出宅邸。”

“那我呢？”欧伊斯说。“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存在的资格。”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乔比斯卡说。

在他们争吵不休时，博士缓缓摘下帽子，开始拨弄着帽檐。“不如听听昆斯怎么说。”

厅内骤然死寂。

博士瞥了一眼坐在其他人之外的格洛宾。

“我可什么都没说，”他的堂亲立刻声明。

说时迟那时快，博士趁椅子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蹿上宴会桌，在蜡烛和水晶器皿间穿行。桌布上留下一串脚印，直通向玻璃棺材。

堂亲们一片哗然。“不要！”和“别碰他！”的喊声四起。

“为什么？”他说。“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他低下头，将一束假花放在棺盖上。

“愿他安息，”他轻声说。

“放肆！”萨瑟拉萝普的声音响彻大厅。

“桌上有接缝的器物都得雕花喽，”博士观察着各种调味船争先恐后地找掩护，评论道。

萨瑟拉萝普的手杖敲击着石板，她艰难地走向餐桌。苦工们跟在她身后。

“下来，先生！以厨房所有炉火的名义，立刻下来！”

博士似笑非笑。多萝西突然生出不祥预感，觉得他要开始玩勺子杂耍了。她瞥了一眼莉拉，后者正抚摸着她的刀。

然而，堂亲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闲庭信步般沿桌走向管家。当他到达她的座位时，他跪在餐具丛中俯首致意。“萨瑟拉萝普堂亲，感谢您的府上盛情，荣幸之至。”

“荣幸？”她的怒火几乎无法控制。她抬眼望向楼座。“这里曾有过体面人。”

她如专制的君主般伸出戴戒指的手。

博士耸了耸肩：“在这里，人们的性命往往取决于一份签署的契约，或是一次简单的吻手礼。而多年来，家族的恩惠对我而言毫无意义。”他倾身想要亲吻她的木制戒指，却被老妇人猛地揪住耳朵，从桌上拽了下来。

他痛得大叫，摔倒在地，但她那骨瘦如柴的手指依然紧紧抓住他不放。

莉拉和多萝西急忙想去帮忙，却被一个苦工挡住了去路。

“你把昆斯的遗嘱弄到哪儿去了？”萨瑟拉萝普一边揪着他的耳朵质问，一边继续追问。

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你把我的其他堂亲怎么了？”

“蛀洞还魂的小鬼！竟敢溜回这里！”她用力拧他的耳朵。“我不会为宅邸的威胁道歉。它正怒不可遏！”

她粗暴地把他推开。

“它当然愤怒，”他瘫在地上说，“当你将它连同家族活埋时，你还指望什么？”

“我埋了它？我？”萨瑟拉萝普转身扫视她剩余的堂亲们。“隆巴罗宅邸因你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无比羞耻，于是它把自己也埋在了地下，还把我们都拖了下来！”

博士震惊地低声呻吟着，踉跄着站起身来，抬头望着塔迪斯，双手在口袋里慌乱地翻找着。“遗嘱……遗嘱在我这儿。”

英诺塞特悄悄走到他身边：“现在还不行，”她低声警告，“稍有不慎就会害死我们所有人。”她抓住他的手臂，轻轻将他引回多萝西和莉拉之间的座位上。

萨瑟拉萝普重新爬回她位于桌头的座位上。“在祂者节，这个新旧更迭的时刻，我们向宅邸宣誓效忠。”

“这也是我的命名日啊。”博士一边揉着耳朵一边喃喃自语，并示意同伴们站起来。他们让克里斯继续睡，萨瑟拉萝普则开始吟诵咒语。

“《奠基之书》，普莱多尼亚篇，第六百七十三节。”

“隆巴罗……”堂亲们齐声应和。

“我们将永远回归编织我们的织机。”

“古老的宅邸。”

“自新纪元诞生便庇护世代族亲。”

“家园。”

“我们是您的蓝图、设计与建筑。我们，以您之名欢欣……”

“隆巴罗！”他们齐声合唱。“隆巴罗！隆巴罗！”他们的呼喊在大厅中回荡，被墙壁、楼座、木头和石头接收并重复。

堂亲与宾客们惊恐地环顾四周。回荡的声响愈发低沉、如雷鸣般响亮，仿佛这座宅邸本身也有了声音。

隆巴罗！隆巴罗！隆巴罗！

在持续的呼喊声中，传来萨瑟拉萝普的声音：“你们谁也别想再离开这座宅邸！家族终于团聚了！”

格洛宾正死死盯着桌子对面的博士。

博士则凝视着蛛网中令人不安地晃动着的塔迪斯。

当喧嚣终于平息，传来了无形乐师演奏的鼓声和定音锣声。四十五把椅子，大多空着，齐刷刷转向，让座上宾能看清敞开的大厅。

比苦工还要庞大的木偶从阴影中蹒跚而出。它们戴着巨大的彩绘头颅，披着飘逸的斗篷，仿佛能够自主活动。

“老天，”博士抱怨着瘫在椅子里。“我还以为我们能逃过这一幕呢。”

“开启秘仪，”萨瑟拉萝普说着，用手杖顿地。

“这个仪式，”莉拉兴奋地说，“是新纪元秘仪吗？”

博士阴沉地点点头。

“我读过关于这个仪式的记载，”她自豪地继续说。“但现在从不演出了。人们以为失传了。”

“就像《春之祭》一样？”多萝西补充道。

“有些东西还是失传的好。”博士隔着银器怒视格洛宾。“这是你的主意？”

“为了向你致敬，”他的堂亲微笑道。“这是传统。如此特殊的场合，再合适不过了不是吗？”

博士更加沉闷地坐在椅子里，嫉妒地瞥了一眼正在打鼾的克里斯。

锣开始演奏一段重复滚动的旋律，像一支甘美兰乐队，其上有一支狂野的长笛如风般哀嚎。披着蓝斗篷、银长发缀满珠宝的木偶登场，一只红眼闪烁。它在大厅旋转，翻飞斗篷如施咒法。

“这是全知的皮提亚，”莉拉说。“那是拉斯隆。现在他们将为了伽里弗雷的未来而战。”

另一个较小的木偶出现了。它红发戴冠，挥舞着银色权杖。它与皮提亚木偶展开了一场程式化搏斗——双方交换着象征性击打，更像舞蹈而非战斗。最终，皮提亚昂首高呼，笛声发出凄厉的尖叫，鼓声如雷鸣般响起，大厅的石地板轰然裂开……木偶伴随着尖叫与火焰消失在裂缝之中。

“深渊！”堂亲们在拉斯隆木偶胜利地举起双臂时喊道。

“不准确，”博士抱怨道。“拉斯隆现在还不该戴着那条绶带。”

“哇！最好写信去投诉，”多萝西提议。

莉拉示意他们安静。这场表演显然让她深受震撼。“这就是诅咒。从此伽里弗雷注定灭亡，不会再有孩子了。”

画廊上开始飘下模拟的雪花。透过纷扬的白絮，他们看着一队玩偶缓慢行进，每个都捧着小小的襁褓。每个身影轮流轻轻地将自己的襁褓放入皮提亚坠落的裂缝中。多萝西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晚上给她盖好被子的情景。她看到博士突然向莉拉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低声说道：“这只是场表演罢了，并无其他恶意。”

莉拉久久地注视着他。她看起来深受触动。“我为你们所有人感到难过，”她说。博士点点头，轻轻握住她的手，但多萝西却分不清究竟是谁在安慰谁。她还注意到，格洛宾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博士半步。

木偶们正围成一圈移动，英诺塞特称之为“直觉启示之舞”。起初它们动作整齐地哀悼，挥拳向天、交头接耳、同心共舞。然后慢慢地，每一个都脱离圆圈，找到独特的舞步。

有两个新的身影加入了拉斯隆的行列：单手抛接火球的杂耍者（“哦，真够象征主义，”多萝西点评），以及始终在背景移动、裹着黑兜帽的无面者。

“那个是祂者，”格洛宾说道。

博士则只是静静地摆弄着餐具。

伴随着长笛又一次尖啸，杂耍的欧米伽木偶在火焰中爆裂。烟雾散尽时，只有他完好无损的手连在一根棍子上，从灰烬中伸出。拉斯隆正要去拿那只手，祂者木偶却抢先夺走宝物。两个木偶展开了手与权杖的决斗，直到“祂者”最终被击败并倒下。

此时，鼓声与锣声达到胜利的高潮。

就在这时，克里斯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不！”他朝木偶们大喊。“全错了！根本不是那样的！”

“安静！”萨瑟拉萝普喝令道，宅邸愤怒地隆隆作响。

博士紧紧抱住克里斯，试图安抚他。

“那些并非他的念头，”格洛宾指着克里斯喊道。“是蛀洞的念头。他就是毁了我们家族的毒蛇！”

祂者阴森的木偶从地面上升起，高耸而立。它发出一声长笛般的尖啸，冲向博士，用黑色兜帽将他整个吞没。

第二十七章 餐桌礼仪

夕阳的余晖斜射进南翼那间破旧的大厅。

雷德雷德队长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座令人窒息的宅邸。他检查了一下手中的文件，随后走进了传送舱。他将用于葬礼登记的官方文件与需要特别递送天体干预局的那件物品分开。

每逢忌辰，这个地方总会暴露出最糟糕的一面，而他刚刚宣读的官方法令更是让气氛愈发阴郁。然而，在学院流传的、关于隆巴罗家族非法生育的谣言，在这丑闻现场却似无人知晓。他遇到的大多数家族成员甚至显得近乎不合时宜的欢快。只有那位格洛宾堂亲，代理了因过度悲痛而无法处理公务的管家之职，才给了这场合应有的庄重感。但就连格洛宾也有自己的盘算，雷德雷德发现自己成了传话的信使。至少他的贿赂……还算体面罢了。

忌辰本是私密时刻，容家族独自哀悼。最糟的是，他还得折返收取盛放逝者意识的白瓷骨灰瓮。

他发出信号，准备被传回普莱多尼亚学院。

突然，一阵噼啪声响起，一道闪光、火花四溅。灯光黯淡下来，传送舱里弥漫着浓烟。

雷德雷德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

蛛网缠住他的脸，他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剧痛。外面的空气令人窒息。而那间破旧的大厅早已变得破败不堪，窗户也被木板封死。

雷德雷德本能地通过腕带链接联系学院。结果却传送到错误的地方。他摘下头盔，痛苦地咳嗽起来。通讯装置里只传来空洞的静电噪音。

身后突然传来动静。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肩膀，猛地将他拉了过去。

雷德雷德抬头瞪视着一只猛兽长着如刀般黄色獠牙的口鼻部，尖叫起来。

祂者木偶的黑色兜帽皱缩破裂，露出了博士的身影，他傲然立于废墟之中。

格洛宾缓缓鼓掌。“精彩，蛀洞。真是启人深思的表演。”

“在客人面前适可而止！”萨瑟拉萝普用手杖敲击地面。“开始上菜，”她吩咐如山般的苦工们。

博士回到了桌边的座位。

克里斯已瘫回椅子上。“我想告诉他们，博士，我想告诉他们我所看到的一切。”

博士摇摇头。“先吃点东西。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说的。”

无头的苦工将一个巨大的托盘放在桌上，堂亲们都感到惊讶。盘子里是那些从烟囱里掉下来的鱼，它们被整条煮熟，旁边还配有蘑菇作为点缀。

第二个苦工在萨瑟拉萝普面前放了一个小碗。里面装着紫色、黏糊糊的食材。老妇人舀起那些东西吞了下去。

“鱼舌，”博士回答了多萝西困惑的表情：“这是传统菜肴罢了。”

苦工们将鱼分给在座各位，又端上恰巴塔面包。堂亲们和莉拉大快朵颐，多萝西和克里斯却只是拨弄着盘中餐。

当酒杯中倒满翡翠色的葡萄酒时，瑞恩德说：“还记得那个住在山洞里的装饰性隐士吗？”

“记得，”博士说。

“我把他赶走了，”萨瑟拉萝普厉声道。“‘他生活奢侈，还会带来不良影响。”她优雅地看向多萝西。“这位自称博士的先生，用他馈赠的鱼让我们倍感荣幸。”

“没什么大不了的，”博士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家族曾尽力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原本期望他能晋升到红衣主教的职位。”她的语气变得严厉。“可耻的是，他只选择了做现在的自己，只是个什么‘博士’罢了，连名号我都记不清！根本不可能谋得体面生计！”

“尝尝这些伞菌吗？”欧伊斯假笑着，再次递过那盘蘑菇。

多萝西不喜欢它们的气味，但莉拉还是伸手去拿。

博士立刻拍开她的手，然后站了起来。“谋生？你们有谁知道什么是谋生？你们大多数人连鼻子都没伸出过家族领地。”

堂亲们停止进食，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我曾在外星皇帝的宴会上用餐，也在他们的地牢里受苦。我见过整个星系在时间之火的照耀下诞生，也救过人，也夺走过人的生命。你们谁曾听闻冰星阿斯卡尔的霜冻集市？谁又梦见过威尼斯运河上燃烧的火炬？”

随之而来的震惊沉默，被萨瑟拉萝普遣退苦工的声音打破。

“他离开过吗？”欧伊斯问。“他带礼物回来了吗？”

“我可受不了这个，”瑞恩德带着厌恶的表情说。

英诺塞特沉默地盯着她的晚餐。

“家，”乔比斯卡说。“我想待在家里。”

莉拉给自己又拿了点面包。

“是真的吗？”萨瑟拉萝普说。“当你的家族因你所造成的痛苦被埋在这里时，你却离开了伽里弗雷，与不属尘世的外星人厮混狂欢？”

“当然，”克里斯说。“你以为我们是谁？”

堂亲们齐声发出厌恶的叹息。

“伤风败俗。”老妇人斥道。

“是你们把我赶走的！”博士反问道，“你们指望我去哪儿？”

“怪物。”

“至少我能选择我的朋友，即使我受不了自己的家族。”

多萝西轻轻握住他的手臂，然后站起身来，高声唱道：“祝你命名日快乐。”目光扫向其他同伴示意跟上。

“祝你命名日快乐。”克里斯也跟着唱起来。莉拉嘴里塞得鼓鼓的，努力跟着哼唱，还拍着手打拍子。

“祝你命名日快乐，亲爱的……”（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博士。祝你命名日快乐！”

他们使劲为他鼓掌。

“谢谢，”博士说。“现在我只想要回我的塔迪斯。英诺塞特，你愿意帮我吗？”

“我不能再信任你了。”她说，“再也不可能了。”

萨瑟拉萝普得意地笑了。“不，‘博士’。你再也不能旅行了。”

“我可不受你们的约束。”博士说，“我已经被剥夺继承权了，记得吗？把昆斯叫醒吧，他会证实这一点的。”

无声的惊慌神色在堂亲们之间飞快传递。

“不可能，”管家宣称。“他不能被唤醒。除非他的遗嘱被找回来。”

博士站起来，走到她的椅子旁，将一个黑色的数据核心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给你，萨瑟拉萝普。这是昆斯的遗嘱，仍然封着家族纹章。我在他放置的地方找到了它。现在，唤醒他吧！”

堂亲们“不！”的喊声四起。

她拿起数据核心，在自己骨瘦如柴的手指间转动着它。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博士在她耳边低语，“现在你可以恢复你心爱家族的荣誉与尊严了。”

格洛宾试图推开博士。“别理他！他和以前一样，满口谎言！”

“怕我会得到全部遗产吗，格洛宾？”

“你什么也得不到！”

“真的吗？”博士说。“但昆斯的鬼魂可不是这么说的。”

“谎言！”萨瑟拉萝普紧紧攥住数据核心。“昆斯没死！”

“哦，不，他死了，”博士说。“是我杀了他。我特意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你可以去问问克里斯托弗·克威奇，他对这类事情很在行。”

克里斯慌乱地站起来，但乔比斯卡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一个长着弯曲犄角、熊一般的巨大身影，正笨拙地穿过大厅地面走来。

“獾！”博士惊呼。

在那个仿生机器人身后，跟着一位身穿猩红制服的军官。他在桌旁停下，但没有行礼。

“我是普莱多尼亚学院卫队雷德雷德队长。我正要返回国会大厦，但你们宅邸的传送装置出了故障。”

莉拉把博士拉到一边。“就是他，”她嘴里又塞满了食物，含糊地说。“他被困在传送装置里，他就是安德雷德失踪的堂亲。”

“他曾和格洛宾说过话，”克里斯说。“在忌辰那天。”

“什么？”多萝西说。“你是说他一直被关在那儿那么久？”

“没错，”獾说。

“呃哼，”博士说。

“是我放他出来的，”獾补充道。

“喂？”博士说。

“我们在镜子里看到你了，”莉拉对机器人说。“我是莉拉，这是多萝西。”

“我是獾，”獾说。

克里斯摇摇头。“但如果他仍然以为自己还生活在六百七十三年前……”

“哎哟，”多萝西说。“那就让别人来跟他解释吧。”

“打扰一下，”博士说。“抱歉打断，但这又是你的一个梦吗？”

“我记不清所有细节，”克里斯说，“他们提到了送货，还发生了金钱交易。”

博士扬起眉毛。“做了点小交易，是吗？”

“安静！”萨瑟拉萝普大声喝道。

格洛宾绕着桌子走了一圈，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队长，我建议您到一间前厅等候。”他开始把雷德雷德引开。“家族事务，您理解。就是忌辰以及所有那些繁琐仪式。”

萨瑟拉萝普用手杖重重敲在桌子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雷德雷德转过身。“我是在和管家说话吗？”

“是的，队长。”

“请原谅，夫人，我听说您身体不适，我该立刻返回国会大厦了。”

她好奇地打量着他。“这是传送装置里的那个卫兵吧？”她对格洛宾说。“博士？是你放他出来的吗？”

“是我放他出来的。”獾说。

“他是来递送昆斯意识的矩阵转移装置的。”格洛宾插嘴道。

“还有那份紧急法令。”雷德雷德急躁地说。

“法令？”博士问道。

“那是红衣主教会议关于隆巴罗家族的法令，先生。一位名叫格洛宾的年长堂亲接收了那个装置。”

“但这就是格洛宾啊。”博士天真地指着他的堂亲说。

一片沉默……

“肯定是个老人。”雷德雷德说。

格洛宾瞥了萨瑟拉萝普一眼。“冒牌货！这种事怎么会在我们家族里发生？”

博士则在雷德雷德背后无声地模仿鼓掌的动作。

萨瑟拉萝普迷人地微笑着。“一切都会得到解释的，队长。那么，您有这份法令的副本吗？”

“有的，夫人。我的腕带链接里存有一份安全副本。”

“请为我们播放出来。”

雷德雷德激活了手腕上的装置，将影像投射到大厅中央。立刻，一位身着红橙色红衣主教礼服的年长男子的影像闪烁着显现出来。

“勒纳迪红衣主教阁下，”博士低语道，“普莱多尼亚学院的前任领袖。”

“隆巴罗家族，”红衣主教开始宣读羊皮纸上的内容，“蓄意违犯《第一生育法案》，即该家族在明知其织机法定配额为四十五人的情况下，未经咨询或与中央人口登记处协商，擅自超额创造新生命，现已被裁定有罪。”

一直在挑拣盘中蘑菇的欧伊斯，开始往桌子底下爬去。

红衣主教皱着眉头严厉地说道：“除非在五天内提出上诉，否则前述隆巴罗家族及其所有附属资产，将依据新纪元创始三巨头制定的古老律法，被逐出矩阵及普莱多尼亚学院。其名号将永被除籍。”

他卷起羊皮纸，将其放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古旧骷髅眼窝中。

“五天时间作为上诉期限。”骷髅咧嘴一笑说道。

影像播放完毕。

第二十八章 归家

震颤贯穿了隆巴罗宅邸。从鳞片状的屋顶到延伸根须的纤维末梢，梁木都在颤抖。

在被水淹没的北翼深处有一口井。思绪如阴影在井底闪烁。声音在痛苦中低语哭喊。

那些声音在对乔比斯卡低语。

她心烦意乱："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根本没人听我的。"

那就回家吧，它们坚持道。

"是时候了，"她说。

是的。

她叹息着，露出微笑："终于该回家了。"

总是有声音，克里斯想。无论我走到哪里，脑海里总是回响着别人的声音。耶玛亚和耶玛亚和耶玛亚，日复一日，蹑步缓行。

也许我厌倦旅行了。或许该留在夜晚，看垃圾影像或独享思绪，而不是别人的二手、被污垢弄脏、被抛弃的东西。让我们回家看看家人。让我们在老乔安娜的周围举办一场聚会和歌唱活动。（我们没有老乔安娜。什么是老乔安娜？）算了，那首歌又来了。现在齐声唱起来：

第八人受缚

嘘声莫发出……

"被放逐了。"萨瑟拉萝普坐在桌首她的位置上，手指不停地转动着戒指上的钥匙，发出持续的咔哒声。"可怜，可怜的宅邸。"

"是宅邸把我们埋了，"格洛宾说。"我们本有五天的时间。我本会以基思里亚克的首要职责拨乱反正。但宅邸非要插手。"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才是被放逐的。"

"其他家族成员呢？"雷德雷德问道，"还有那个接收法令的冒牌货呢？"

"都死了，"萨瑟拉萝普茫然地直视前方说。

"死了？怎么可能？"

“不，他们并没有死，”英诺塞特坚持道，“只是离开了罢了。”

“羞愧而死，”萨瑟拉萝普叹息道。

博士悄悄走到她身旁：“如果他们真的死了，宅邸会替换他们。”

“你死了。”她说着，继续转动钥匙。

“此刻你看着我，眼里却没有我了。”他附和道。

“一厢情愿罢了。”格洛宾说。

萨瑟拉萝普狂乱地挥动手杖。“很快，昆斯和我将是唯一活着的人了。”

“我要离开这疯人院！”雷德雷德大喊，众人纷纷让他安静下来。

桌子对面传来一阵干呕声。欧伊斯在吐。

“白痴，”格洛宾说。“只有你才会吃下自己下了毒的食物！”

“都快死了，”管家咕哝道。“那谁来照看宅邸呢？”

博士一拳砸在桌上，大步走进大厅中央。

“好吧！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向宅邸道歉？那我道歉！对不起！显然我本该找个更合适的家族。告诉宅邸，它可以随意报复。想把我吞掉也好，想用木头砸我的头也罢，但那改变不了什么！我还是我，仍然是它的孩子！”

塔迪斯像块石头般从上方蛛网中坠落。

博士翻滚躲开，警亭伴随着碎裂的巨响砸在石板地上。

一群受惊的蝙鼠在大厅中扑腾飞蹿。

博士笑了。“我把它弄下来了，”他低声说道，带着胜利的意味。

“这是谁的塔迪斯？”雷德雷德问道。

“是博士的。”英诺塞特说。

“回来，”萨瑟拉萝普喊道。“没人被允许离开餐桌。”

瑞恩德和格洛宾都已经开始检查那艘倒下的飞船。它似乎从高处落下并未受损，但下方被砸裂的石板却形成了一个坑洞。

博士和克里斯在远处观察着他们。

英诺塞特听到年轻人低语：“他们进不去，对吧？”

“它门朝下掉下来的，”博士说。“只要你记得锁好门就行。”

“呃，”克里斯说。

她轻轻抚摸着飞船那饱经风霜的蓝色表面。它在微微颤动，透露出锁在内部的TT引擎的巨大潜能。灰尘和砂砾积聚在棱线和面板上。还有奇怪的色彩、刮痕、灼痕，以及一些像是爪印的东西。

他怎么敢！她的堂亲，竟敢公然挑战这宅邸，还总能得逞。这些力量一直都在他体内吗？还是说这些力量一直被压制着？他究竟是谁？为何能与外星人、混沌时代的势力为伍？格洛宾是对的吗？当他们，他自己的家族，被囚禁于黑暗时，他究竟去了哪里？或者，他本身就是黑暗？

她脑中的合唱不再统一。已变成一片嘈杂的哭喊。她曾竭力保护他们所有人，但她的力量正在消退。如今，他们又将沦落到何种境地？

背上头发的重量几乎要将她压垮。

瑞恩德将耳朵贴在塔迪斯的面板上。“听起来足够稳定，”他说。

英诺塞特把他拉开。“这不是你的财产，瑞恩德。”

“那又怎样，”格洛宾反问道，“我们怎么进去？”

莉拉挤到他面前。“离博士的飞船远点，狡猾的家伙。”

格洛宾笑了，抽出他的刀。

瑞恩德也跟着拔出了刀。

“你和你的拾荒部落没有荣誉可言……”她警告道，同时也拔出了自己的刀。

多萝西四处寻找克里斯，但他却只是茫然地在大厅里徘徊，脸上满是困惑。

格洛宾用刀砍向莉拉，莉拉抓住他的手腕将其甩到一旁，他迅速转身，用另一只手臂掐住了她的喉咙。

当瑞恩德刺出他的刀时，多萝西从侧面冲过来，把他撞在塔迪斯上。

他的刀哐当掉地，她一把抓起。

“住手！”英诺塞特喊道。“别打了！”

莉拉踢开格洛宾，挣脱开来。瞬间，她的刀已抵住他的喉咙。“我刀

上的毒刺，只需轻轻一划就能要了你的命。”她说。

“外星猫女……”他嘶声道。

“从他身边退开！”

莉拉转身，看到雷德雷德举起了枪。“谢谢你，堂亲。”她说着推开了格洛宾。

“堂亲？”队长喃喃自语。

“苦工！”

一声巨响。

“苦工！”萨瑟拉萝普狂乱地挥舞着手杖。博士正蹲在桌子上，检查玻璃棺材一端的控制面板。

一直无所事事的獾举起爪子朝她扑去。

“不，獾！”博士喊道，躲过一个她扔来的盘子。“我没事！”

机器开始摇晃，被逼近的堂亲们包围。

博士站起身面对他们，指着棺材说道：“这个休眠装置其实是个骗局，”他平静地说。“你们害怕宅邸发现昆斯的事，所以在过去六百七十三年来，你们一直活在一个谎言里。”

“别听他的，”格洛宾说。“他在耍我们！”

“昆斯被谋杀了，但不管谁怎么说，不是我干的。你们睡美人故事，也就到此为止吧。”

“不！”萨瑟拉萝普尖叫道。“昆斯还活着！”

博士猛地从控制面板上扯下一个电路核心，玻璃罩下那位老人安详的影像瞬间消失了。

那里只剩下一具被虫子啃食得干干净净的棕色骷髅，身上仅剩着几片残布。

“别让它看见！”萨瑟拉萝普捂着心脏。“别让宅邸看见！”

有什么东西吱吱叫。一只小鼩鼱从骷髅的肋骨间探出鼻子，似乎正在那里筑巢。

“别让它看见！”

苦工们大步走回大厅。它们缓缓靠近餐桌，依次审视着每个堂亲和客人。

博士平静地微笑着，从棺材边滑下桌子。昆斯再次安详地躺在他的位置上。

“一切安好，”萨瑟拉萝普说。她紧紧握着遗嘱，警惕着任何靠近的人。

随着苦工们一个信号，餐桌从台座旁移开。宅邸的两位守护者，一个有头，一个无头，在放置棺材的织机两侧就位。

众人皆肃立等待。

“六百七十三年是怎么回事？”雷德雷德质问道。

萨瑟拉萝普没理他。“它为什么不回应我？”她转着钥匙说。“它看到了多少？”

雷德雷德抓住瑞恩德。“我在那个传送装置里待了多久？”

“走开，”堂亲低吼，“你根本不知好歹。”

“苦工。”萨瑟拉萝普站起来。“我要回房了。”

侍从们毫无反应。

“我需要你们的服务！”

她的请求被无视了。她颤抖着，依靠着手杖，那小小的身影在愤怒中显得格外醒目，她独自蹒跚着离开了宏伟的大厅。

雷德雷德抓住英诺塞特，他的眼神充满疯狂：“我该如何离开这个地方？”

她保持着镇定。“你有一份要送到国会大厦的急件。”

“我在传送装置里待了多久？”

“我说不准。我想你应该把急件交给我。”

“这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祂者节化装舞会。你们现在上诉已经太迟了。”

她从他身边挣脱开来。她已经找到了明确的出路。就在这时，博士出现在她身旁。

“英诺塞特，谢谢你破坏了传送装置。”

“我没做那种事。”

“不，你做了。克里斯亲眼看到你偷走了格洛宾的原始文件。你故意阻止了某些相当要命材料的递送。”

“对谁要命？我甚至没考虑过队长。”

“亲爱的英诺塞特，”他谦卑地说。“你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她几乎笑出来。“我确实销毁了那些文件。我以为格洛宾疯了。”

“或是被逼疯了。你知道，和我相处并不容易。”

她再次凝视着他的眼睛，那深蓝色的眼眸中带着绿色和棕色的斑点，最终却变成了一片漆黑。她再也看不见别的。她知道那是禁区。

你是谁？她想。

“我不知道。这让我害怕。”他咬着下唇。“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宅邸发现之前，把你们所有人都弄出去。”

英诺塞特环顾大厅。莉拉还在吃面包，和多萝西一起坐在塔迪斯边上。格洛宾和瑞恩德在大厅的另一端密谋着什么。附近，雷德雷德在研究他的腕带链接，欧伊斯蜷在椅子里，看起来病得很重。苦工们则一动不动、固执地，守护在昆斯棺材两侧。

“克里斯在哪儿？”她说。

他扫视大厅。“乔比斯卡呢？”

不，她想。别再离开一个了。别是现在。

当乔比斯卡到达北翼大门时，门已经敞开着。

黑色的液体从倾斜的通道中流淌出来。通道的边缘堆积着被水淹没的旧家具残骸。

她试图拖动一个翻倒的柳条舟，但孱弱的手臂实在力不从心。

“来吧，奶奶，”克里斯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地赶来。“我来。”

他把她抱进去，随后自己也爬了上去。

“你也要一起来吗，亲爱的？”她问道。

“没错，”他说，试了试桨。“我也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多萝西抗议道。

博士显得手忙脚乱，目光急切。“他跟着乔比斯卡去了。她去加入失

踪的堂亲了。”

“我们会找到他的。”莉拉说。

“不，你们俩都留在这里，留意周围的情况，别让任何东西惊扰宅邸。”他眯眼看了看莉拉。

“干嘛？”她说。

“面包屑。”他用手帕轻擦她的嘴角，“如果需要帮助，就去找她。”他含糊地朝某个方向挥了挥手。多萝西环顾大厅。

“谁？银河女暴君回她房间了。”

“不是萨瑟拉萝普。是英诺塞特。”

“她刚出去。”

“什么？”

她们指了指。“那边。”

博士快步离开。

“你的面包很好吃，”莉拉说。

“你全吃了啊。”多萝西说。

“我饿了。”

“照这样下去，你那件比基尼可穿不了多久了。”

“队长，”格洛宾说。“你收到的那份急件最好交出来。”

雷德雷德关掉了腕带链接。“在我离开之前，它归我保管。”他指着塔迪斯。“这台TT机器是昨晚从国会大厦干维度船坞偷走的。”

“昨晚？”格洛宾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

“是你堂亲干的。”

“你会发现博士是这一切的主谋。”格洛宾亮出他那带编码的天体干预局徽章。“你看，我在他的织机证明上发现了异常。他可能是个冒名顶替者。或者是个调包婴。”

雷德雷德笑了。“又一个冒牌货？”

“这是他对被剥夺继承权、被逐出家族的报复。谋杀基思里亚克的就是他。”

“严重的指控。”雷德雷德查看着腕带链接。

“而且他上次来之后已经重生过了，”格洛宾补充道。“如果我们能进

入他的飞船，我相信还能找到更多证据。”

第二十九章 因果

英诺塞特努力稳住她的柳条舟——那艘小船是由半个被凿空的斯蒂克西果荚制成，是前庭被水淹之前在那里生长的。她用来掌舵的杆子在手中不断打滑。

她已经划到一半的路程。漆黑的水面反射着灯光，形成蛇形纹路，映照在天井天花板的枝条上；墙壁周围，那些半浸在水中的先辈堂亲们的肖像画冷冷地瞪视着她。

前方，潟湖对岸，是马姆斯伯里和乔比斯卡用过的柳条舟。那些苦工总是会将船划回原处。

宅邸其实心知肚明。

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

英诺塞特！在脑海中纷乱的嘈杂声中，她再次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呼唤。

她回头看去，博士正站在水边。见她不予理会，他爬进了另一艘船。

有什么东西在水中嗖地划过。

一个瘦长的爬行动物身影在柳条舟周围盘旋。它那长长的白色头部从水面升起，像一朵恶毒的花一样绽开。花蕊般的柄状眼睛在长着紫色斑点的花瓣领上方摆动。它嘶嘶作响。闪闪发光的舌头从一圈中央的牙齿中卷出。这是洞穴蜥蜴与草地兰花的杂交后代，源自博士那些令人作呕的实验。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把那些东西带进屋里。”萨瑟拉萝普曾抱怨道。

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船杆。第二只生物在水中扭动挣扎。英诺塞特试图把它打走。柳条舟猛烈摇晃，她拼命保持平衡。

第一个生物撞击了船身。

英诺塞特去抓船杆，失手滑脱，掉进了水里。她头发的重量将她往下拉。她看到那张巨大的花瓣状嘴巴张开，仿佛要吞噬她，它的舌头在火光中闪烁。

博士站在第二艘船上，挥舞着燃烧的火把刺向那怪物。怪物发出愤

怒的嘶嘶声，随即潜入水中逃走了。

英诺塞特伸手去抓博士的手。就在他试图将她拉上来时，他的船突然摇晃，把他也掀倒在她旁边。火把在水里噗嗤一声熄灭了。

第二个生物绕过他的船首而来，眼睛在它美丽张开的头部摆动着。

它突然在水中翻滚、愤怒地挣扎，随后被某种力量慢慢拖入水下。

博士把英诺塞特推进他的船，自己也爬了上去。

那些生物不见了踪影。他使力撑杆，将柳条舟驶向对岸。

萨瑟拉萝普紧紧地坐在她的椅子上，转动着钥匙，但宅邸已不再回应她。她的镜子一片空白。

“还没死吗？”昆斯说，他那阴影斗篷鼓动着。她盯着他胸口滴血的匕首。他一步步逼近……“别以为你能凭借对宅邸的控制来阻止我。”

“你……还没死……”她喃喃道，“你……还没死！”

“宅邸知道吗？”老幽灵喘息着说。

宅邸，她想。我就是宅邸！

她彻底忘记了自己。

“现在什么情况？”莉拉问。

她们坐在翻倒的塔迪斯上，看着雷德雷德和格洛宾将一份文件摊在大厅的桌子上。

“不知道，”多萝西说。“似乎和博士的出身有关……他们认为他并非自己所宣称的那个人。”

莉拉的手伸向了刀柄：“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

“我一点也不意外。人们总这么说他。”

“哪些人？”

多萝西耸耸肩。“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当你和某人一起旅行时，难免会发现一些黑暗的秘密。别告诉我你从未想过要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有时候确实想过……”莉拉说，“但那样做是不对的。”

“什么？我是说，为什么？”

莉拉严肃地看着她：“博士既睿智又神秘，力量强大。但他也是一个谜，只会向选定之人揭示自己。”

“也许吧，”多萝西说，“但我还是想知道。”

她们沉默地坐着。多萝西望向那两个无动于衷的苦工。在它们身后，玻璃棺材里的影像断断续续地闪烁。

“莉拉，”她轻声说。“我看见了。”

“我们最好去找博士。”

英诺塞特浑身湿透坐在台阶上发抖，听着脑中哀怨的絮语。

“你没权利跟着我。”她对博士说。

“把湿衣服脱下来，英诺塞特，”他说。“然后你必须带我去找堂亲们。”

“休想。”她答道。

他脱下外套，拧干袖子。“我知道这些年来一直是你在保护他们。只有你有这个能力。”

他在她身旁坐下，想去握她的手：“英诺塞特，听我说。我们终于能结束这一切了。你必须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把手拿开。”她说。

“求你了，堂亲。别再隐瞒了。你现在可以放手了。”

她努力不去听。台阶上水声啪嗒作响。

他叹了口气。“你知道吗，在其他世界里，总有人专门负责收拾我留下的烂摊子。对我来说，总是只注重行动而忽略后果。”

她看着水下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他继续说道：“但现在，我必须为我给大家带来的痛苦做出补偿。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别再把所有的痛苦都独自承受了，快告诉我其他人藏在哪里！”

她闭上了眼睛。

“那就看在克里斯份上吧。”他说。

她低下头，湿发沉沉压着脖颈。她的手缓缓向他那边挪去。

潟湖在他们脚下爆发。一个巨大的生物开始浮现，沿着沉没的阶梯向上攀爬。水从它那满是污垢的皮毛上倾泻而下。

博士一把将英诺塞特拉到身后。

“獾！你为什么总是烦我！”

“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那台机器轰鸣着说道，“我消灭了那只两栖兰花蜥蜴。”

“我不需要保镖。几个世纪以来，我都是独自面对一切的。”

英诺塞特挪到台阶顶端。她转身就跑，穿过废弃已久的走廊，白木树在那里疯长，藤蔓缠绕着家具。

“英诺塞特！”他在后面追她。她湿透的裙子被树枝挂住撕破了。

而在她的脑海里，那些声音仍在呼唤她……呼唤她加入他们的藏身之处。

但此时，已经无处可藏了。

“英诺塞特！”他在她身后。这个小个子男人，这条毒蛇摧毁了家族，这个她永远无法再宣誓全力侍奉、任劳任怨的宅邸。

英诺塞特……那些声音在她的脑海中不断呼唤着她。

“堂亲！”他在她身旁说道。

她抓住墙上挂着的一把生锈的剑，指向他的胸口。“别过来！”

“请把那东西放下。”

“别来打扰我们！”

獾的身影咔嚓咔嚓地穿过树枝而来。

“英诺塞特，把剑放下，”博士说。

“不！”

“獾会攻击任何威胁我的人。即使是你。这就是昆斯设定的程序。”

庞然机器步步紧逼，将他衬得愈发渺小。

“退后！”她厉声嘶喊，盖过了脑内的万千呼唤。

“獾，”他命令道。“不许伤害英诺塞特。她没有攻击我。现在，退后！”

那台仿生人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过了一会儿，博士慢慢靠近她。“现在，把剑给我。”

“我不能。”她说。

“求你了。”他轻轻伸手去拿剑刃。

突然，她脑海中的那些声音再次爆发出来，她挥剑砍向他的手。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渗出。

獾愤怒地咆哮着，博士被撞倒在地。那台机器抓住英诺塞特，将她举起来猛地扔向一棵树。

那些嘈杂的声音终于安静了下来。

她侧躺在树脚下，树枝在头顶伸展；她的头发阻碍着她无法平躺。而他就在那里，用无比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

“别动。我去找人来帮忙。”

“我必须保护我们的堂亲，”她气若游丝，每个字都用尽力气，“都是我的错。”

“当然不是你的错。”

“他们无法忍受黑暗，总得有个地方让他们藏身吧。一个宅邸看不到的地方。”

“是你帮他们藏起来的吗？”

“是的。”

他抚摸她的头发。“但宅邸知道。它肯定知道。”

“它当然知道。”她开始咳嗽。“但它爱他们。所以它让他们离开了。”

“但它不会让他们彻底离开，对吧？”他的声音中带着愤怒，“他们只是躲在某个地方，以躲避萨瑟拉萝普。”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他俯下身吻了吻她的额头：“一个人怎能独自承受这么多痛苦呢？”

她的嘴里带着血腥味。“他们在等你，蜗牛。他们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在我的房间里？他们就在那里吗？”

她的身体疼痛难忍……“太累了。现在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她感觉到他正轻轻探入她的意识。

请理解，她想。请为我结束这一切吧。

“英诺塞特，不。别在这里结束。你还有许多生命可以活下去。”

我渴望终结，她想着，不要黑暗。真正的永眠。

“英诺塞特。”

“去找他们吧，蜗牛。”她说着握紧了他的手。

她闭上眼睛，听见他离去的脚步声。

她把思绪折叠进黑暗之中。

博士用湿透的袖子擦了擦脸。

他把英诺塞特留在白木树下。当獾试图跟上他时，他轻声说道“不！”，那机器便立刻停住了。

“去叫人帮忙，”他说，那庞然大物笨拙地离开了。

博士继续沿着通道前行。已经不远了。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他来到了那扇门前。通往那个他曾经躲避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伽里弗雷人那荒谬的模拟童年时光的地方。

若我母星的孩子们知晓，定会感到羞辱。

在那里，他第一次收集五维星图，阅读《斯里普斯特德宇宙动植物志（青少年版）》，还制作鸟类翅膀的模型，并在书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他们说，一个伽里弗雷人只有尝过自己舌头的滋味，才算真正长大。

那里很安静。他本以为推开门会惊扰起一连串的回声与记忆，却只听到墙板里甲虫的吱吱声。

他的房间是空的。家具和装置都被搬空了，仿佛他自己的记忆已被驱逐。

他曾如此坚定地想象、相信某些事，以至于那些想象变成了现实。它们仿佛张着嘴般嵌在地板上。二楼出现的一口不可能存在的井。

一个身影站在井边，凝视着闪烁的井底。

“克里斯。博士说。

“你能听到他们吗？”年轻人说。“我必须去找他们。”

“回来，克里斯，”博士说。“那些思绪其实是属于我的，不是你的。”

克里斯没有抬头。光芒照亮他的脸，让他看起来像戴了张面具……“不，他们正在呼唤我。”

“他们说什么？”

克里斯沿着井边慢慢后退。“他们在召唤我……他们一直在等待……他们在呼唤博士。”

博士试图抓住他，但克里斯已纵身跳入井中，消失在光芒深处。

一片寂静。

他凝视着这口违背常理的深井，徒劳地寻找下降的方法。指尖触到手上的剑伤。

他沿着通道往回走，拨开野生的树枝，来到英诺塞特靠着树躺着的地方。

她的身体冰凉。

“英诺塞特？”

她只是穿着湿裙的躯壳罢了……无念无想，更无重生之望。唯余虚空与冰冷。

他瘫坐在病恹恹的灯光下的地板上，握着她的手。

在他所经历的一切中，这无疑是最糟糕的时刻。

他久久地凝视着她脸上曾经熟悉的轮廓，作为最后的纪念。最后，他俯身轻轻解开绑住她头发的绳索。

“亲爱的堂亲，原谅我这最后的冒犯。”他用剪刀剪断发辫，让它从她头上滑落。

不再有负罪感……现在，她可以自由地离去了吧。

他穿过盘错通道回到房间，解开那盘发辫，将一端绑在一根树枝上。试过绳子的承重能力后，便滑入井口，开始降入深处。

思绪如无声的火焰般在他周围蔓延。随着他深入，他看到一个个身影紧贴着井壁，那些都是他熟悉的面孔。他记得的堂亲：图尔杰尔、多才多艺的乔沃尔、法格和德罗西法。但他们的脸庞都已扭曲、憔悴不堪。马姆斯伯里和多下巴的萨尔帕什，现在下巴没了，身形也大不如前。高傲的塞莱西娅和小个子乔比斯卡。

面孔在他们自己的思绪地狱中燃烧。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他面前，用空洞双眼进行无声审判。

那些可怜、枯槁、精疲力竭的身影，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像一群

衣衫褴褛的稻草人般围在他身边。这里没有更迭，也没有新生。他们以怨恨为食，在自己的苦涩中逐渐堕落。

至少，他庆幸英诺塞特避开了这一切。

井口逐渐扩大成一片洞穴，他们在那里聚集，推挤着。

“我现在来了，”他说。“我发誓我会纠正这一切……”但回应他的，只有死寂。

他挤过人群，直到看到一个身影蜷缩在洞穴地板上。

博士蹲在克里斯旁边。这位年轻的裁判官双手抱头，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对不起，”他恳求道，“我真的非常抱歉。”

博士伸出自己的意识，解开了克里斯的思想牢笼。

他堂亲们的蔑视之情将他击退。他们对博士所造成的种种折磨、以及博士让他们失去的一切，都充满了他们的仇恨。

博士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家族，他们彻底拒绝了他。

“他们往这边走了，”莉拉说。

簇生的球状真菌中有个刚爆开，白色尘埃上留着新鲜脚印。足迹沿着室内溪流延伸，穿过一扇敞开的大门，直到来到一个洞穴般的被淹大厅。

多萝西指着对岸的一排小船，问道：“想游泳吗？”

莉拉警惕地打量着那片黑水。

“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下去。”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罗曼娜正沿着通道向她们走来。她披散着头发，穿着一件猩红色束腰外衣，配灰色长裤和实用的靴子。

活脱脱童话里的男主角造型，多萝西心想。

“这次我真的在这里了，”罗曼娜说着握手以证明。“找到他了吗？”

多萝西和莉拉交换了一个眼神。

让博士的塔迪斯立起来比格洛宾预想的要容易。欧伊斯有着食管虫般的消化系统，已经从自我中毒中基本恢复，在瑞恩德的帮助下很快就搞定了。

“不过进去还是需要一把钥匙的。”雷德雷德队长说。

格洛宾检查着飞船的门。“不一定。”他说。他用手指轻轻一推，门就自动打开了。“看来有人忘了锁门。”

他的堂亲们聚集在他身后，黑暗的舱室里传来仪器发出的嗡嗡声。

突然，一阵空气的震动搅动了大厅里的帷幔，细小的尘土旋风在地板上飞舞。整个宅邸再次微微颤抖起来。

“那是什么？”瑞恩德抬头望着走廊，轻声说道：“感觉像是一种警告。”

格洛宾朝大厅对面点了点头。

苦工们已经转身盯着高台上的玻璃棺材。昆斯的全息影像终于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干枯的骨架。

这时，响起一声像是室内雷鸣的声音。

“这动静可不太妙。”罗曼娜听完莉拉和多萝西的讲述后说。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莉拉说。

多萝西咧嘴笑了。“家里遇到麻烦了吗？”

罗曼娜看起来有些尴尬。“是的，事实上我正在逃亡。安雷德和怀特卡布大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救出来。费雷恩勋爵已经掌控了政权，他正试图让对我的弹劾决议合法化，所以我现在都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议长。”

“安雷德安全吗？”莉拉问道。

罗曼娜直视着她。“他很了不起。但你那样擅自离开，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罢了。”

“博士需要我。”莉拉抗议道。

“我们都需要他。”罗曼娜严厉地说。

宅邸隆隆作响。小波浪开始拍打她们的脚。对岸，一群衣衫褴褛的身影正聚集在半淹没的阶梯上。

“我想博士找到他的家族成员了。”罗曼娜说。

“他们坐那些船永远过不来。”莉拉说。

宅邸震颤。灰泥和木料如雨点般从中庭穹顶落下，溅入潟湖中。支撑屋顶的白色枝干扭曲断裂，三位同伴眼看着湖畔两侧各有一根树干般粗大的支柱从墙体内挣脱，向内侧倾斜。枝干噼啪断裂间，这两株庞然

大物缠绕交织成横跨潟湖的独木桥。

人群立刻开始穿过这座新桥。

“博士在哪儿？”第一批堂亲到达对岸时，罗曼娜质问道。

无人应答。他们眼神空洞。多萝西望着这支队伍，直到最后几个骨瘦如柴的落伍者经过，心想：简直是一群僵尸。

“走吧。”她说着带领众人过桥。

当她们到达房间时，发现克里斯正把一个身影从地板上的井里拖出来。

“不是又来一堆同伴吧，”他看到他们时说道，带着苏格兰口音，“有时候你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行了，待在一起听指挥，别扎堆等着救命。”

他将那具躯体放在他们脚边：“被我的堂亲们揍的。”他补充道。

那身影戴着顶帽子……正是博士，伤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只是我的尊严受了点伤。”他虚弱地辩解道，但听起来毫无说服力。

克里斯似乎失去了兴趣，便走开坐在角落里。

当他们触碰博士时，他吓了一跳……“我只是想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罢了。我经历了所有该有的程序：基因编织、出生创伤、教育、青春痘……显然，那是还不够。”

“我们可以用塔迪斯离开。”多萝西说。

“不行！谁也不准靠近我的飞船！”

当他认出罗曼娜时，显得非常不安：“她来这儿干什么？”他在莉拉耳边说。“她不是该去管理她的星球吗？”

“我是来帮忙的。”罗曼娜说。

“是真的。”莉拉说。

“外面还有你们的人吗？”他喊道，“现在这场景简直就像临终仪式或守灵一样。”

“博士。”罗曼娜严肃地说道。

他叹了口气。“你做得很好，议长女士。未来确实至关重要。”

“那过去呢？”她问道。

“哦，过去……过去早已被埋葬，我再也无法知晓了。”他脸上掠过绝望的神情，“至于未来？我甚至无法预见自己第七次重生之后。原本的第八人受缚。或许我根本没有未来可言……”

他的眼睛闭上了。

“他正陷入一种前形态创伤，”罗曼娜隔着他说。“除非我们采取极端措施，否则他可能会拒绝重生。”

多萝西俯身向前。“博士，如果你不是那个家族的一员的话……”

“不行，”莉拉打断她，“你不能问他这个问题。”

“现在的我，就是真正的我罢了，”他低声说道，“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你以前是谁呢？”多萝西说。

博士的话语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思绪太多，我再也无法思考了……抱歉。”

“他的呼吸几乎已经停止了。”莉拉说。

门边传来动静——一个留着棕色短发的女人虚弱地倚在门框上，穿着素白的连衣裙，身后拖着一条锈色的长裙。 “如果他想活下去，我们就必须解开他的心锁。”

她步履不稳地走进房间。

多萝西盯着她问道：“你是谁？”

女人举起那件连衣裙。“他的堂亲。”她说。

莉拉赶忙站起来。“英诺塞特？发生了什么事？你重生了吗？你必须休息。”

女人疲倦地点点头。她比原来的英诺塞特矮些，脸庞也更加圆润。“别为我担心，我们先得救他。”

“我是罗曼娜多瓦特拉伦达，”罗曼娜尴尬地伸出手，“请过来坐下。你确定你能行吗？”

英诺塞特闭上眼睛。“支持越多越好……现在，请大家围成一个圈。”

众人牵手环坐，将博士围在中央。

英诺塞特深吸一口气，开始喃喃自语。

在他们身后，克里斯抱着头喃喃自语："我是博士！我是！我是！我是！"他脱下靴子，扔向房间的另一边。

同伴们彼此警惕地交换着眼神。

英诺塞特的头向后仰。她的眼睛是白色的，仿佛在凝视着内心深处。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她的声音透过指尖共振，汇入众人脑海，将圆圈连成整体，"你去哪儿了？你究竟是谁？"

"秃鹫！"博士突然大喊，身体猛地弓起，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体内被撕裂出来。他瘫倒在地，一动不动。

"抓不到我，"克里斯低声说道。

英诺塞特颤抖着坐了回去，圆圈被打破了。

"他走了……"她的声音颤抖着，"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意识陷入无尽的黑暗……我来得太晚了……"

第三十章 深渊

三二一，三二一，

玫瑰编环作祭礼。

拉斯隆已逝，欧米伽迷失，

祂者亦远行。

三圣徘徊候其时，

终有齐归乡之日。

转录自斯特拉瓦的丹尼尔洞穴中的象形文字。

罗曼娜双拳捶打着博士的胸膛，但这具躯壳只是无声地承受着撞击。

“还是没有重生的迹象，”她说道，语气中仿佛蕴含着深深的愤怒与屈辱。

宅邸自身隆隆作响，仿佛在发表评论。

新生的女子英诺塞特反复将一只绿色小瓶凑到他鼻子下，可他连一丝抽搐都没有。

她摇摇头。“仿佛他已经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莉拉拨弄着项链上的护身符。

多萝西似笑非笑。“当我问他关于巴黎芭蕾舞剧的事时，他说他可能会在那里。我就知道会这样。”她打了个寒颤。“真傻。现在我也不想去了。”

灯光闪烁着，逐渐暗淡下来……角落里传来一声呻吟。

英诺塞特转过身。“克里斯？是你吗？”

又是一声呻吟。

她将手掌贴在博士的额头上。“他的意识已经封闭了，但他的潜意识呢？”

众人纷纷转向克里斯。

“快把他带到圈子里来。”英诺塞特迅速下令。

当她们将克里斯抬到博士身旁时，他没有反抗。

众人再度牵手结阵。当英诺塞特集中意念时，多萝西感到一阵令人

眩晕的能量在她们周围脉动。即使她想，也无法抽开手了。

一道如烛火般的苍白光芒出现在法阵的中心，火焰中有着模糊的影子在移动。光芒缓缓扩张，将他们所有人吸入光环的核心。周遭阴影凝聚成具象的思绪与记忆。

回溯……回溯……

“博士？”“博士？”“博士？”无数呼唤交织重叠。

他躺在塔迪斯里，为自己竟然做出如此事而感到愤怒。

他躺在塔迪斯里，一阵恶心袭来。那只女王蝙蝠已经非常古老，几乎干枯了……

他躺在一座钢铁塔下。感觉自己的脖子仿佛已经折断，但这样的时刻，他早有心理准备。

他躺在实验室地板上。塔迪斯把他带回了家。家？你管这叫家？

他在黑暗中旋转。但这并非死刑，哦不。时间领主只是没收了他的一条命。

他躺在塔迪斯里。方才的折腾让他精疲力尽。没关系，我们且看命运如何安排，嗯？来吧，来吧。

“第七世生命，”英诺塞特低语。“这是他的第七任化身。”

她们像幽灵一样飘浮，手牵着手围成一圈。

夕阳西下，将天空撕裂出血色。一道古老的石墙高耸，浸染在血色的光芒中。从上方望去，防御工事延伸至目力所及之处。鸟儿在她们下方盘旋。

“等等我！”克里斯喊道，抓住了多萝西的手，闯进了圈子。

“你还好吗？”她在呼啸的风声中喊道。

“还行吧，只是我的脑海里实在容不下我们两个人了。”

她们向下飞去。那堵墙在时空中的锚定如此稳固，以至于整个世界正从墙根下缓缓滑走。

“是他。”莉拉喊道。

渺小的人影站在巨门前，被熏黑的门扉衬得愈发矮小。

当她们靠近时，才看清博士只戴着帽子、穿着汗衫，正不断往下拉

扯衣角维持体面。

他正推着大门，但门纹丝不动。一只戴着眼罩的老秃鹫懒洋洋地扑腾下来，落在他身旁，它破烂的羽毛间镶嵌着宝石。

“是你吗，西比尔？”他问道。

“未来之门关闭了。”她嘶哑地回答。

“永久关闭吗？还是只是提早打烊？”

她单腿站立，用另一只戴着珠宝的爪子挠着头。“我曾经能够预见未来，”她说，“但那能力被剥夺了。现在我只看得见过去。”

多萝西以前见过这样的人，那种会在公交车站凑上来，向你倾诉自己一生经历的人。

“我曾统治过一个完整的帝国，”老妖婆说。“预知并掌控一切，无懈可击。现在却只能目睹残局，以腐肉为食。”

“咎由自取。”博士说。

她伸长枯瘦的脖子靠近他。“我认识你，我每天都以你造成的死亡为食。你曾经拒绝让我通过此门。你试图逃避自己的过去，但现在你也无法触及未来了。终有一日，我也将以你为食。”

“这又是你的一个预言吗，最睿智的皮提亚？据我所知，你的预言从来都不可靠。”

秃鹫展开她羽毛稀疏的翅膀。“我曾是世界！”她尖啸道。

“哦，快走开！”他说，“回到你的尸骨堆里去吧！我还没腐朽到能成为你的食物呢。”他转身背对血红色的太阳，再次推开门扉，缓缓地将通往未来的通道打开。

在他身后，夕阳依旧沉沦。门扉之外，旭日正从桃色的雾气中升起。

观察者们跟随博士飘然穿过。空气中弥漫着玫瑰的芬芳。一位身着棕色衣服、面容和善的妇人正等待着，手中捧着一件五彩斑斓的长袍。

“是玫瑰女子，”英诺塞特说，“我在果园见过她，就在他被织机诞生的那天。”

“你们永恒者真是无处不在。”博士说。

“确实如此，”妇人一边将长袍披在他身上，一边说，“我们大多数人

将被崇拜视为一种责任，努力不辜负人们的期望。但有些神祇，我就不点名了，可远没这么体贴。”

她退后一步，打量着他。“怎么样？这件长袍是由你所有的行为与经历编织而成的。那些复杂的图案甚至让三位编制者都发疯了。”

“可惜我没有镜子……”他边说边在长袍中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妇人微笑着：“看来你没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吧？如果你真的能同时无处不在，你自己就能看见了。”

“我仰赖您更好的判断。”他说。

“它可能很壮丽……”她耸耸肩，“也可能极其可怕。”

“这就是人生啊。”

“没错。现在，你可以走了。未来在等着你。”

他走到人行道的边缘。世界正滑向他。滑过城墙，进入过去。

当他迈步踏出，玫瑰色雾霭渐散，未来在眼前铺展。他急切地向前走去。

但有什么东西拉住了他。厚重长袍被勾住了。他用力拉扯，纹样与记忆在袍面流动，血珠从织纹中渗出。

长袍被卡在人行道之下。未来无情地流向过去，正将他一同拖曳。

他徒劳地挣扎着想要挣脱。他拉扯着系带，却解不开。长袍越缠越紧，让他窒息。

从门那边传来老秃鹫的嘲笑声。

博士踉跄倒地。发出窒息的绝望哀鸣，头朝下被拖过墙垣，坠入无可逃避的过去。

观察的幽灵们在突然的黑暗中紧紧相依。过去是一片空虚的虚空。接着一阵风起，她们随之飘移，被拖拽着跟随博士而去。她们可以看到风，风像银色的流苏一样扑打着他们。

英诺塞特迎风而立，“空气，”她含着泪哽咽道。“干净的空气。我都忘了如何呼吸了！”

前方，博士的身影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远处出现一道炽烈的火光。火光逐渐变大，直到半个城市都被照得通亮。

一座巨大的建筑在夜色中熊熊燃烧，宛如火炬一般。那是一座宏伟的殿堂或神庙。高温导致石块爆裂，空气中充斥着灰色的灰烬暴风雪。

邻近的建筑物也相继着火，一群飞行器正用真空软管扑救火焰，对主烈焰却置之不理。火场周围有一圈守卫，他们的任务并非驱散人群，而是为了封锁从建筑中逃出的人们。冲突爆发了。枪声嘶嘶作响。无人逃脱。

空气中始终回荡着低沉的嗡鸣声，那是成千上万人的喃喃低语。但多萝西却无法分辨这些声音是来自她的脑海，还是外界现实。

博士俯冲掠过城市的其他区域，观察者们被他牵引着紧随其后。

一座高耸于穹顶之间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Ω形的纪念碑。

“这是国会大厦的欧米伽纪念碑。”莉拉说。

“没错，”英诺塞特说，“但此处是时间领主城堡奠基的古城。他一定是在偷走塔迪斯后逃到了这里，回到数千年前的过去，他知道那里无法被追踪。几乎到了旧日时代。”

博士正飘停在高耸的纪念碑附近。碑顶上坐着一个孤独的身影，裹着深色斗篷。他瘦削的双腿悬在边缘，凝视着正下方漂浮的一个黑盒子。

“我知道那是什么，”多萝西说，“那是欧米伽之手。”

“那他是谁？”罗曼娜说。

“他绝不是博士。”英诺塞特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能捕捉到那个身影传来的愤怒思绪，但却无法分辨这些思绪究竟是通过博士传递而来的，还是直接来自那人本身。

“我警告过他。我警告拉斯隆，如果对异议者使用武力，如果他们在皮提亚神庙的避难所被侵犯，我就会离开他那被诅咒的星球，任其自生自灭！”

他脱下鞋子扔向那个黑色盒子，但鞋子却直接穿透了盒子，仿佛盒子根本不存在一般。

“但如果我离开了，就再无回头路可走。拉斯隆将获得绝对的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约束。天啊，我多么渴望自由。摆脱阴谋、野心，摆脱我那黑暗、阴郁的自我。”

有一瞬间，多萝西以为他要从纪念碑上跳下去。他几乎迈步，却又退了回来，沿着建筑物的曲线滑了下来。他在最后二十英尺的高度像猫一样落地。

阴影中有人影向他移动。一把刀闪过……但那个黑色盒子突然出现，向那些无助的刺客们发射出能量束。

“拉斯隆就此注定命运，”那身影的思绪浸满疲惫与悲悯，“但在我离开之前，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准备……还有那一场不可能的告别必须完成。”

他将一朵丝绒般的灰玫瑰放在纪念碑脚下。然后，扔掉另一只鞋子，大步流星地走入城市。

博士也紧随其后。

“这些真的是他的记忆吗？”多萝西抱怨道。“这跟博士有什么关系呢？”

罗曼娜和英诺塞特交换了一个眼神，但什么也没说。她们正深入下层城市的贫民窟，沿着灯光昏暗、游荡着褴褛人影的街道和小巷飞行。

一群卫兵站在一个街角喝酒。那个身影在门口停顿了片刻，随后将斗篷紧紧裹在身上，随即消失在黑暗之中。

博士则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行。

“他去哪儿了？”当他们经过那扇空荡荡的门口时，克里斯问道。

多萝西转向英诺塞特。“如果这些都是博士的记忆，那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通过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吗？”

英诺塞特点点头。“但这些不仅仅是记忆。”

卫兵们突然爆发出醉醺醺的笑声。

博士已经掠过他们上方。

“他在那儿！”莉拉说道。那个披着斗篷的身影从博士前方的阴影中溜出，匆匆离去。

当第一抹灰白渗入夜空时，他终于到达了一栋百叶窗紧闭的房屋。这屋子夹在破败的酒馆与昏暗的记忆商人店铺之间。他悄悄地走进房屋，沿着木楼梯往上走去。

堆满书籍的小房间里，老外星妇人正做着针线活，对他进来几乎毫

无反应。她蓬松的圆顶头颅下，那张木偶般的脸蜷缩在靠近下巴的位置。

“我孙女呢？”他问。

老妇人收起针线活，回答道：“她在睡觉呢，梅约帕帕。她大半个晚上都在屋顶上看火光。”

“我告诉过你不要让她去屋顶啊！”他低吼道，“绝对不能让人看到她。”

老妇人挠了挠牙齿，说道：“跟那个孩子争论是没有用的。”

他从斗篷里掏出一个叮当作响的钱袋。“你们得离开，玛姆劳利亚。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回家？”她说。“回特苏鲁斯去吗？”

他阴郁地点点头。“带上苏珊一起走。坐你们能找到位置的第一艘星帆走。尽量少带行李，千万别让人觉得你们是在逃命。”

老妇人凝视着他：“梅约帕帕，你不一起来吗？”

“也许过些时候吧。”他俯身望向那扇小窗户——正是多萝西他们刚才正透过它往里张望的那一扇窗户。

他的目光直接穿过她们。他的黑发被梳向后方，但即便在微弱的光线下，他的脸依然隐藏在深深的阴影之中。

博士就在房间里，但多萝西完全看不到他的脸。只见当少女走进房间时，他的头颅因震惊猛地一颤。

“爷爷！”她扑向那男人，把自己埋进他的斗篷里。“哦，爷爷，我以为你永远不会来了。都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看见火光了吗？你的鞋子怎么回事？”

“是的，我看到了，孩子。真糟糕。”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又大又棕，嵌在一张精灵般的脸上。她笑着说：“哦，我想死你了。我在读佩拉托夫的书，然后突然意识到你在这里。”

他直视着她。“没见到其他人吧？”

“没有。我不出去，我知道外面很危险。”

“你怎么知道的？”

“嗯，你告诉我的。”

“嗯？”

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而且楼下街上还有陌生人，我从窗户里看到他们了。”

他瞪了那老妇人一眼，老妇人耸耸肩，匆匆离开了。“我不能同时眼观六路。”

“对不起，爷爷。”女孩说着又拥抱了他。

“不，不，苏珊。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这样养孩子不对，不该把你整天关在家里，只有一个唠叨的老保姆和一个总不在家的怪脾气爷爷陪着。”

“你有你的工作要忙，”她说，“那是个天大的秘密，所以你才保护我吧。”

“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垂下眼睛。“我从没见过我母亲。但我知道她在我出生时就去世了，就在皮提亚诅咒世界的那一刻。”

“那老太婆都跟你说了什么？”

“不是玛姆劳利亚，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仍能在脑海里听到她的思绪。还有父亲也是……自从他在战场上牺牲后……”

“死在拉斯隆那肮脏的战舰上。”

苏珊温柔地笑着。“母亲告诉我，我是伽里弗雷真正真正后裔中的最后一人。”

“亲爱的孩子，”他说，“所以你才如此珍贵。”

“但你也会永远和我在一起的，爷爷。我会永远认得你。”

多萝西终于瞥见了博士的脸。他已转过身去，背对这一幕，眼中充满困惑与恐惧。

当他看到窗外的幽灵时，时间仿佛凝固了。

“哦，不，现在不行！”他拉了拉自己的背心，“还有没有隐私了？”

“我们是来接你回去的。”英诺塞特说。

“为什么？”

“为了你好，博士。”罗曼娜说。

他仔细看着英诺塞特。“我认识你吗？”

“是的，蜗牛。是我。你也把我带回来了。”

“英诺塞特？”他轻声说道，深深凝视着她的眼睛，“我以为我已经失去你了。”随即他的语气变了：“哦，真是方便啊。正好有个借口，好对我这家族之耻干了些什么进行一次愉快的实地调查。”

“博士！”莉拉喊道，“再也不要那样和任何人说话了！”

“要是能那样倒好了。”罗曼娜补充道。

克里斯插话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很好。我也不知道。所以都给我走开！”

多萝西感到绝望。“博士，你难道不信任我们吗？”

“信任你们？我连自己都不信任。”

“我们不能走。”英诺塞特说。

“什么？”

“你的意识已经寄居在克里斯的身体里了。如果我们失去你，也就等于失去了克里斯。你真的希望这样吗？”

他环视着众人，说道：“一群爱管闲事、自以为是的家伙。”

“他们带来的麻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价值。”多萝西说。

“确实如此。”

“不许偷看！”罗玛娜强调道，“以普莱多尼亚议长之名起誓。”

他闷闷不乐地点头，转身继续注视那场景。

“不，爷爷！我不会离开你！”女孩紧紧抓住他，眼里满是泪水。

“苏珊，你不能留在这里。伽里弗雷太危险了。玛姆劳利亚的家族会好好照顾你的。”

“但我不想走……我想和你在一起，帮你。”

“苏珊！”他的声音陡然透出威严。她震惊地捂住嘴。“你必须走。我也很可能要离开。也许是趟长途旅行。”

“去哪儿？”她低声问。

“我不知道。但我永远会和你在一起。你自己也说过，总有一天我会回来，你会记得我的。”

当老妇人拿着两个包裹和斗篷进来时，他紧紧抱着她。

苏珊在准备离开时异常安静。

他从满屋的书堆里挑了几本塞进她的包裹，再次拥抱她。

“请保重，爷爷。”

“你也是，亲爱的孩子。”

“我会等你。”她迅速挣脱怀抱，保姆匆匆带她离开了房间。

老人，此刻他忽然显得无比苍老，在窗前伫立片刻。转身踱过书架，手指缓缓抚过书脊。

“总是如此。”他说道。

良久，他走下楼梯，来到了街上。

“我以为伽里弗雷上根本没有父母呢。”多萝西说道。

博士转向她。“有些人或许觉得这是个优点。”他冷冰冰地说着，随即飘向空中。

“曾经有父母的，”英诺塞特说。“这取决于你回溯多远的历史时期。”

她们再次被博士牵引而去。

“我猜我们谈论的是皮提亚的诅咒吧。”多萝西得出结论。

远处的火焰已经减弱，但烟雾仍笼罩着整个城市，让灰蒙蒙的清晨显得更加压抑。许多新建筑正在兴建。这里还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在他们所熟知的后来国会大厦中早已消失不见了。上层城市跨越下层，建在巨大的拱门上。这些拱门之上又是更多的拱门和桥梁，上面承载着各种建筑物、花园、圆顶和钟楼。

当她们飞向城市中心时，阳光终于穿透了烟雾……那是一轮苍白而毫无暖意的阳光，但英诺塞特见到它出现时，再次泪流满面。

“莉拉？”克里斯喊道。“你还好吗？”

她的手臂与克里斯和罗曼娜相挽，但她脸色苍白，眼神黯淡。“是因为飞行……吧，”她说，“过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

前方出现一座高塔，耸立在错综复杂的拱门之上。博士正朝着塔顶飞去，那里覆盖着茂密的绿色植物。

一个穿着深红色长袍的男人站在那里生长的珍珠灰玫瑰丛中。男人个子不高，胡须浓密而蓬松。他正在研究一个棋盘，棋子已布成中盘。

但似乎棋盘上的每个方格内，又有一局独立的棋局。必须先赢得这些小局，该方格才能成为大局的一部分。

博士凑近仔细观看，显然被深深吸引，无法移开目光。

那些内部棋格深处还有更多方格，将视线不断向下牵引。博士要么在缩小，要么层层棋盘正向他扩张。其他人也感到被拖拽进去。

“你刚才去哪儿了？”那个穿红袍的男子问道，魔法被打破了。

另一个男人，她们一直跟随的那个阴暗、披斗篷的男人，带着轻蔑的表情面对着他。“躲避你的私人卫队，拉斯隆。他们为什么想杀我？”

多萝西感到英诺塞特在听到那个名字时，握住她的手更紧了。

“我只是命令他们去找你，仅此而已。”

“他们的表现可不止于此。”

伽里弗雷的统治者凝视着棋盘的深处。“我承担不起失去你的代价。”

“为什么？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吗？”

“没有，”拉斯隆说。“你终会明白的……我已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我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

另一人走到花园边缘的露台旁，那里能俯瞰整座城市。"我警告过你。清洗并非解药。若继续这般放血，你很快会溺毙在血泊中。”

“但我时间不多了！”

“因为你不敢将事业托付给任何人。”

“这份事业实在太过珍贵。如今我甚至无法信任自己的卫兵，让他们为我把朋友带回来。”

“朋友？”另一人似乎觉得好笑，双手交握在胸前，姿态宛如神父一般。

“是的，”拉斯隆坚持道，“至少我还能指望你批评我。”

“那神庙里的那些异议者呢？他们也是你的朋友吗？还是说他们的殉难，只是你交给卫队酌情处理的另一件事罢了？”

拉斯隆跟着他穿过玫瑰丛。

“你不能走。伽里弗雷需要你明智的指引。”

“谬论。”另一人说道。

“不。”拉斯隆严肃地继续说道，“我们有了时间旅行技术、和谐的社会秩序。有织机和活体房屋。我们重获了未来。没有你，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面对灭绝的威胁，我们才终于获得了所谓的稳定。”

“太稳定了。永远的和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慢。伽里弗雷永无止境，永恒伽里弗雷，伽里弗雷到令人作呕。拉斯隆织机的孩子们将各有十三条生命。而我们这些旧日的遗老，却只能拥有短暂的一生。”他叹了口气。“是时候找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做了。”

“你不能走。”拉斯隆说。

那黑暗的身影摇摇头。“我把我的玫瑰遗赠给你，拉斯隆。不过它们正遭受剪刀虫的侵扰，你或许也得把它们清理掉才行。”

当他转身离去时，空中闪过一道光芒，一道电蓝色的能量网笼罩了整个花园。

“你走不了！”拉斯隆说。

博士向同伴们使了个警告的眼色，悄然靠近黑影。

“能量网？”另一人问道，“你就这么害怕失去我吗？你究竟在害怕什么，拉斯隆？”

拉斯隆冷冷地审视着他。“过了这么久，我依然几乎不了解你。”

这似乎取悦了他的囚徒。“人们确实说过，议长大人，您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是吗？”

“您难道不知道吗？”另一人转身走向阳台，拉斯隆紧随其后。“那取决于我们狭隘的感知如何定义‘超自然’。我称它们为‘其他力量’罢了。”

“那些力量其实被高估了太多。”另一人说道。

多萝西和同伴们一起看着，注意到玫瑰凉棚间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一个她无法辨认的身影。

那人正凝视着那闪烁的能量屏障。“而这个屏障，竟出自一个自称鄙视迷信的人之手。”

“我早已驱逐了迷信，”拉斯隆坚持道，“我为混沌时代关上了大门。”

“我能给您举出至少四个偏远外星球，它们都建起了以拉斯隆之名供

奉的神庙。”

“这违背了我的明确禁令。”

另一人居高临下地逼近他。“那就把那些雕像推到吧，或者用雷电将它们劈碎。”

“这倒是个你从未赋予我的力量，”拉斯隆带着苦笑说。

愤怒在他囚徒眼中酝酿。“我不会被血契或盟约束缚。我只是被派来接受审核的。”

“由我审核，还是由你？”

另一人报以冷笑。“拉斯隆，万民之神。真是迂腐得可以。”

“这种局面，你自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我只是提个建议罢了，你大可不必听从。”

“但你的价值实在太高，我绝不能轻易舍弃你！”

“我绝不会被束缚！”那人咆哮着，用拳头猛击能量网。

紫色的火花在玫瑰丛中飞溅。

拉斯隆从那身影前退开。“你究竟是谁？你想对我们做什么？”

烟色日光下，那身影的暗影愈发浓重。“我厌倦了。厌倦了执掌大权。当一个人能在棋局最酣处作棋子，谁还想当棋手？”

“你？放弃权力和操纵？”拉斯隆嘲笑道。

另一人打了个响指，寒冷的空气中爆发出一声巨响。能量网瞬间崩解，欧米伽之手出现在他身旁。

拉斯隆盯着那个盒子，蒸汽从盒子表面飘出，盒子本身也发出噼啪声。

“你永远舍不得放手，”他说，“你的家族呢？那些你以为藏得很好的人？也要带走他们吗？”

“明智地统治吧，拉斯隆，”另一人说。“警惕你的门徒，免得他们只拜偶像不识真人。”

他毫无阻碍地走下高塔，盒子紧随其后。

“卫队！”拉斯隆喊道。“封锁所有港口和时间码头！不许任何人离开！”

博士紧随那人离去。

“等等，”多萝西喊道，但她们已被他的力量所牵引。“我刚才看到有人。还有别人在窥视。”

“在哪儿？”克里斯问。

当他们升腾远离高塔时，另一道虚无的影子也随之而动。

“他是谁？”罗曼娜问。

“地狱来的堂亲。”多萝西说。

“我们的堂亲格洛宾。”英诺塞特声音冰冷。“我早该料到他会追来。”

莉拉的气色恢复了不少，试图从队伍中挣脱。“我要去对付那个懦夫毒蛇。”

“别脱离阵型，”英诺塞特警告道，“如果你停下来跟他纠缠，我们可能会同时失去你和博士。”

祂者站在一栋新建的市政大楼台阶上，俯视着整座城市。盒子就在他身旁。

路过的市民对他视而不见。“去吧。”他对盒子说，但它已经消失了。

天空中闪过一道光芒，随之而来的是爆炸的回响。遥远的太空港微型塔架上空腾起一团火球。

他逆着从大楼涌出的人流前行。博士跟了上去，身后还尾随着那群不请自来的同伴。

大门和密封的门扉仿佛认出了祂者，纷纷打开。他无视危险警示牌，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直达建筑群的核心。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穹顶上下贯通，壳壁上布满簌簌低语的仪器脉络。

“警告，”一个合成音宣告，“生殖大厅必须穿戴防护服。”

博士和祂者并肩而行，沿着横跨大厅的步道向前。穿过那片圣域特有的、蕴含着生机与期待的宁静空气。

观察者们在入口处徘徊。

“这是什么地方？”莉拉说。“我以为他要离开伽里弗雷。”

博士和祂者刚好在桥心处停住脚步。

罗曼娜瞥了一眼英诺塞特。“你知道，对吧？”

博士的堂亲垂下眼睛。“我想我们该离开了。”她说。

“为什么？”多萝西问道，“博士肯定需要我们啊。”

克里斯摇摇头。“现在不需要了。英诺塞特是对的。我想我们不该目睹这一幕。”

不断增强的能量嗡鸣开始席卷大厅。警报器轰然作响。

被拽走时多萝西回望最后一眼。博士，与另一个披着巨大斗篷的身影相比如此渺小，正转身望向他们。刹那间，他的目光穿越了日益扩大的时间鸿沟与破灭的希望，与她的视线交汇。

他的头突然抬起，凝视着某物。

“是格洛宾！”多萝西喊道。

那个黑暗的幽灵正从上方的走廊中注视着他们。

当众人困惑地转身离去时，能量激增到了顶峰，一道耀眼的光芒从穹顶倾泻而下，击穿了桥心处的孔洞。

另一人步入光芒之中。那原始、炽烈、鲜活得刺眼的能量，彻底吞噬了那人的形体。

一声巨大的、叹息般的低语传来。

博士独自伫立，凝视着光芒深处。

格洛宾转身消失了。

“对不起。”多萝西说。

她们在挫败的沉默中飘然离去。

穿过那座废弃的建筑物，英诺塞特说道：“传说都是错的。祂者从未离开伽里弗雷。他陨落在原始增殖瀑流的能量中，正如皮提亚纵身跃入记忆裂谷。”

“无可辩驳的证据，堂亲，”另一个身影嘲笑着，截断了她们的去路。“莫非你的头脑还因重生后的创伤而混乱不堪？”

“滚开，格洛宾，”英诺塞特回答。“这些记忆属于私密。”

“但他说的没错，”罗曼娜说。“那个大厅其实就是原始的织机，为各大家族的附属织机输送能量的主分配器。”

格洛宾朝她点点头。“很好，不管你是谁。祂者确实进入了那个系统，那个怪物投身于那些随机的基因螺旋之中，天知道会从哪儿重新出

现呢！”

“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英诺塞特说。

“对我们来说或许不能，但另有存在洞悉真相。别忘了欧米伽之手。”

他环视众人。

“它离开了伽里弗雷，”罗曼娜说。“传说说祂者偷走了它，又或是它追随着他穿越星海，自此消失。”

多萝西心里想着一些不愿说出口的话。她看到格洛宾注视着她，同时用手指摩挲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臂。

“看！”莉拉突然指向天空，博士的身影正凌空飞升。

当格洛宾转身追去时，她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

第三十一章 旧日新世

黑暗紧随光明，昼夜在旅人周围快速流转。时间再度向前流淌。建筑物拔地而起，又告竣工。火焰闪烁着，宛如恶魔之眼。

我们难道就不能回到那座房子里去吗？多萝西心想，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呢？

博士不见了踪影。

观察者们跟随格洛宾飞越城市上空，直至他俯冲向一座挂满旗帜的高耸平台。

一位白发老者正注视着桥下一支游行的队伍。

“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他的肩膀因阵阵兴奋的笑声而颤抖。他转身环视四周雄伟的建筑与拱门。

“不可能是他，”罗曼娜低声说道，“告诉我我错了。”

“就是他，”英诺塞特说，“第一任博士。他逃到了这里。逃进了过去。那个他无法被追踪的地方。”

离得更近的格洛宾转身讥笑她们。

“因果闭合了，堂亲。”

沿路围观的人群虽未高声欢呼，但他们思绪的咆哮几乎震耳欲聋。一辆由带角冠饰的怪物拖曳的礼仪车正缓缓驶过，车上的统治者头戴胜利之冠、举手致意。

“是他，”老博士喃喃道，“拉斯隆本人！不可思议！他以为他是谁，嗯？竟摆出一副神话中君王的架势！”

他瞥了一眼身旁那座与周围建筑格格不入的矮小金字塔。它侧面一扇门打开，饱经沧桑的欧米伽之手滑入视野。

瞬间，警报声响彻全城，人群思绪的喧闹声也被淹没。

“你在干什么？”老人抱怨道，盒子推挤着他，迫使他向前。

下方，拉斯隆的马车被车夫匆匆赶走，卫兵们则忙着驱散人群。

盒子驱使着老博士，推着他走下一段段台阶，毫不在意是否被人看见，直到他们来到一座空旷的广场。

欧米伽纪念碑耸立在他们面前。

“嗯？”老人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嗯？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盒子无视他的疑问，将他带到纪念碑脚下，随后停了下来并发出满足的声响。

他迟疑地用手杖戳了戳纪念碑脚下放着的一圈珍珠灰玫瑰。

突然，喊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卫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向广场。

盒子立刻升起迎向他们。越来越多的守卫围了上来，他们手持重型武器，显然是专门设计来制服“手”的。

当第一道闪光出现时，老博士迅速躲到纪念碑后面寻找掩护。

然而守卫们依然紧追不舍。他躲进一条小巷，却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逃。

时间再次停滞了。老博士依然穿着那件背心，站在那里。

“格洛宾堂亲和‘五侠探险队’，”他说，“看够了吗？”

“我早就知道了，”格洛宾说。“这只不过证实了你是如何利用我们的罢了。”

“那就滚开吧。”博士厉声说道。

罗曼娜走上前。“我们是来带你回去的。”

“为什么？难道你们承受不起失去我的代价吗？嗯，或许你们不得不承受。别那样盯着我看，英诺塞特。我也没法控制我曾经可能是谁或是什么。”

“你当时知情吗？”英诺塞特说。“这才是关键。”

博士看着那个被困在死胡同里的、更老又更年轻的自己。

“不，”他说，“我完全不知情。”

“骗子！”格洛宾喝道。

莉拉扑向他。“收回你的话，毒舌！”

“这重要吗？”克里斯说。“我们难道不都欠他更多吗？”

多萝西点着头。“当然，我们欠他的。不管他是谁，他依然是……”她语塞片刻，接着说：“他依然是博士。”

“而且不止如此。”克里斯说。

“是的，远不止如此。”

格洛宾靠近这个小个子男人。“还有什么，蛀洞？你还藏着什么？”

博士笑了。“没什么了，堂亲。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记住：

我当时确实不知情罢了。”

老博士被困在小巷里。他转身准备反抗追兵，但这时旁边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探出头来。

“爷爷，这边！”

他愣了一下，随即闪身进去。身后传来爆炸的巨响。

他任由她拉着他的手，领他穿过封闭的柱廊，直到来到一个堆满破布旧衣的小庭院。

“孩子，”他喘息着说，“我该怎么感谢你？”

她深色的头发凌乱，面容消瘦。她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他。

“爷爷？你说过你回来时我就能认出你。”

“爷爷？”

她张开双臂抱住他。“哦，我就知道是你！无论在哪里，我都能认出你来。”

“瞎说，孩子，”博士反驳道，“爷爷？我这辈子压根没见过你！”

“但就是你啊。我确定就是你。”她看起来深受伤害。

“是吗？”

“是的。”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我知道的，爷爷。大火过后，你送我们去特苏鲁斯，但太空港关闭了，还发生了爆炸。我回了家，但你已经不在了。”

“家？”

“但我没法待在那儿。”她拉出一堆破布，从中取出几本书，“我只能流落街头，靠卖书为生。我等了你整整一年，爷爷……今天，正好是一年。”

他轻轻把手放在她肩上。“我不知道，孩子。我真的不知道。”

她用眼神恳求着他：“你变了，看起来也不一样了，但不管在哪儿我都认得你的思绪。你不记得我了吗？”

老人摇摇头。“不，小姑娘，我不认识你。”他仔细端详着她，眯起眼睛，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不过你的名字是……苏珊吧？”

“是的，爷爷。”

附近传来喊声。

他站起身："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必须回到塔迪斯去。"

"时间与空间的相对维度，"她笑了，"这个主意还是我给你的呢。"

他难以置信。"该往哪走？"他说，再次摇着头。

她收起一袋书，领着他穿过废弃的回廊，不停地讲述自己自他离开后的生活。她的保姆失踪了，她只能睡在无人问津的寺庙废墟里。今天本应是第一个自由节庆，却被奇怪的警报声打断，现在还宣布了宵禁。

最终他们来到金字塔所在的废弃城垛。警报声依旧响个不停。

他慈爱地看着她。"苏珊，我想你把我错当成别人了。一个你想见到的人……"

"不。"她抗议道。

他竖起手指。"听我说完，孩子。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我是被自己时代放逐的人，但有了这艘旧飞船，我打算在尝试安顿下来之前，先游览一番。现在，你愿意加入我吗，嗯？我想我会喜欢有个伴。"

她紧紧抱住他。他惊讶地抬起双臂，然后也轻轻拥抱了她。

"嗯，我想这样会很不错，"他说，领着她走进金字塔，"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少叫我爷爷。"

当门开始关闭时，观察者们瞥见一个长长的黑色盒子从阴影中冲出，穿过逐渐缩小的门缝进入了里面。

他们听到巨大的引擎发出象群般的轰鸣声，随后那座金字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博士已经离开了。其他人感到自己正被拖拽着随他而去，星体现实在她们周围黑暗中溶解。

格洛宾也准备离开。"且看蛀洞如何脱身吧。"他对她们喊道。

"你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英诺塞特反驳道。

"没有吗？我在此有足够的专家证人能让他灰飞烟灭。"

莉拉愤怒地挣脱群体，无视众人的呼喊在空中挣扎。"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她们早已滑入了她无法触及的虚空之中。

不知怎的，愤怒驱使她冲向格洛宾。他转身想逃走，留下她被困，但她紧紧抓住了他的脚踝。

在黑暗中，其他人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

“滚回家去吧，毒舌。我虽然无法杀死你的灵魂，但一定会追杀你，直到你哀嚎求饶为止！”

黑暗吞噬了他们所有人。

她们在圈中醒来。英诺塞特、罗曼娜、多萝西，还有和她们在一起的莉拉。

一圈枪口正对准她们。

博士猛地坐起来，用手摸了摸脸。“我看起来怎么样？我死了吗？”

克里斯呻吟着，抬手按住太阳穴上暴起的青筋。

一个黑衣身影从卫兵中间走了出来：“欢迎回来，两位议长，”他微笑着说。“还有我两位逃脱的客人。感谢你们带我们来到这里。”

“我认识你吗？”博士说。“我们是不是在斯卡罗的战壕里见过？”

“是费雷恩，”罗曼娜说。“天体干预局效忠指挥部的司长。”

“你在我们身上放了追踪器，”多萝西怒视道。“我们是被故意放出国会大厦的。”

“没错，”老人说，“现在你们全员都被软禁了。”

第三十二章 严禁擅入

“你在好转了。”克里斯说。

博士紧紧抓住年轻人的袖子。“我稍微清理了一下。”他的双腿在悬崖边乱蹬。

疲惫的众人被押送穿过宅邸时一直保持沉默。当他们被迫成单列走过潟湖桥时，博士故意表演了一出差点会掉下去的滑稽戏码，逗得多萝西想笑。

“我把潜意识抛弃了。”在他们奋力拉他上来时，他咕哝道。

“那样做明智吗？”罗曼娜说。“所有的能量，哪怕是阿特隆能量，总得有个去处吧。”

“如果能帮到克里斯就值得。”他踢蹬着双腿，大声说：“哦天哪，我卡住了！”，好让天体干预局的卫兵听见。

克里斯点点头。“谢谢，我的头脑清醒多了。”

“很好。剩下的记忆就拜托你们替我保管了。”下方水中有个白色的东西在盘旋。

“把他拉上来！”费雷恩在后面喊道。特工指挥官试图挤过去。

“我来。”多萝西小心翼翼地挤上前，靠近他的耳边低声问道：“这座宅邸埋得有多深？”

“问这个干嘛？”

“天啊，你真沉！”她大声地说，但随即又低声嘀咕：“还记得你总是从我这里没收的硝基九吗？”

“还剩几罐，”他说，“在左边口袋。”她一边奋力拉他，一边摸索。“博士，我知道你从不清理口袋，但那东西可是要命的。”

罐子湿漉漉的，已经生锈。

她直视他的眼睛。“你现在没事了吧？”

他那如伽里弗雷般深不见底的眼睛，自有其时间维度。

“有太多事情需要消化……但很高兴你们有在身边陪我一起面对。”

他突然自己翻身跃起。“快点，继续押送我吧！”他对特工指挥官说，“我想去找我的堂亲们，免得他们惹出什么乱子。”

宅邸从未经历过如此特别的祂者节。

刚刚从自己的“旅程”归来的格洛宾，看着又一场争吵爆发，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大厅地板上早已堆满了书籍、衣物和其他零碎物品。雷德雷德队长本想做个统计，但这些新近归来、形容枯槁的堂亲们，却像一群清扫象甲虫一样，在分拣从博士船上捞来的战利品。

织机旁，两个苦工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低头凝视着昆斯暴露在外的尸体。

大厅远端传来一声呼喊，恰在此时，瑞恩德和欧伊斯正抱着满怀的新衣物从塔迪斯里钻出来。

身穿制服的闯入者正在逼近，但怒不可遏地冲破人群闯了进来的，是博士。

“我的！”他厉声喝道，从惊愕的堂亲们手中夺回物品，“离我的塔迪斯远点！滚开！”

他眼中燃着怒火，把东西胡乱塞进门内，转身又去收拾更多。"这是我的飞船！你们怎敢如此！”

雷德雷德伸手想抓住他的胳膊，却被一记出其不意的左勾拳打得不省人事。

博士躲过一个追击的特工，敏捷地闪进塔迪斯，砰地关上了门。

特工们围住门，试图强行突破。

“就这样了，”格洛宾喊道，“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蓝色警亭顶上的灯光闪烁，同伴们发出沮丧的呼喊。

随后灯光熄灭，飞船发出临终般的咯吱声。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博士走出来缓缓举起双手：“我已经让飞船失效了。彻底关闭并折叠了内部空间，现在里面空无一物。”

几个堂亲愤怒地低语。

“天知道这对内部构造会造成什么影响。”他在罗曼娜、克里斯和英诺塞特走到他身边时，低声对他们说。

“希望里面没人被困住。”格洛宾说。

欧伊斯拖着脚走上前，打量着只穿着肮脏内衣的英诺塞特。“是你吗，堂亲？你有点衣冠不整。新发型我也不喜欢。”

“白痴。”她咕哝道。

格洛宾正式鞠躬，迎接一位黑衣老人的到来。“欢迎您，阁下。您和您的随从是隆巴罗宅邸的贵客。”

“这所宅邸现在归我管辖，”他宣布道，“我是国会大厦效忠指挥部司长费雷恩勋爵。”他审视了一下聚集的人群，然后转向他的特工。“另外两个女人呢？蠢货！去把她们抓回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其中一个苦工就转过身，离开织机旁的岗位，急匆匆地消失在宅邸深处。

“那么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多萝西说。

“什么？”莉拉说，嘴里塞满了干浆果。她们在厨房停下了，因为莉拉又觉得饿了。

“你现在是双人份进食吧？”多萝西追问，“那怀孕多久了？”

莉拉抚摸着她的刀。“你不准再提这件事，多萝西。”

“你迟早要告诉别人的。不过，我一直以为时间领主没这能力。”

“博士说我的祖先来自地球。”

“那你肯定把那个谁迷得够呛吧？”

“安雷德。”

“对。或者也许他只是单纯喜欢原生态皮革罢了。”

莉拉穿过厨房，走向一个壁龛。她说道：“这些是给你的。”她说着，掏出了多萝西的塑料购物袋。

除了她揣进口袋的一盒薄荷茶包，什么都不剩了。

莉拉仔细检查着壁龛门上的栅栏。“有人试图砍断这些。”

“奇怪，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多萝西说，“都快锯断了。”

另一边传来湿漉漉的舔舐声。两个女人从门后退开。

“我们惊动它了。”莉拉说着抽出了刀。

随着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猛力撞向障碍物。栅栏碎裂了。

门在连续猛攻下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该走了。”多萝西说。她转身就跑，却直直撞上一个苦工，它像个童话里的食人魔一样耸立在她上方。

当它抓向她时，门从铰链上被撞飞了。伴随着低吼和一股陈年奶酪般的恶臭，一只白色的龙形生物从食品储藏室里踱步而出。一条黑色长舌从它兰花般宽大的头部中央卷曲伸出。三只眼睛在布满斑点的美丽花瓣颈饰上方，于细长的肉柄上摇曳。

苦工抓起多萝西，把她当作投掷物举起。这头猛兽靠粗短的鳄鱼腿快速移动。它的舌头射出，缠绕住仆人的木质身体。

当苦工被拖进去时，多萝西翻滚脱身。收缩的舌头勒紧，将巨大的仆任碾碎成了两截。

那野兽挡住了莉拉的逃生路线。它转向她，发出咆哮。她瞄准目标掷出刀，正中那生物的口部。

它吐出了锋利的刀刃。它的舌头上泛着白色血沫，却依然直直地向她扑来。

多萝西抓起一把沉重的餐叉，狠狠砸向那怪物肌肉发达的后腿，叉齿几乎被撞弯。

长尾如鞭子般将她扫到一旁。

莉拉手忙脚乱地在小袋子里摸索，她抽出一根棕色的小刺，用指尖捏着，但还没等她来得及行动，那怪物就已经扑到了她身上。它的舌头缠住了她的手臂，将她拖倒在地。

尖刺脱手飞出。

“用它！"她挣扎着喊道。多萝西躲过横扫的尾巴，从地上掠起那根像是某种干枯荆棘的尖刺。

当莉拉的头部距离那怪物那张血盆大口仅剩几英寸时，多萝西将那荆棘狠狠地刺入怪物头部的后部。

怪物发出尖锐的尖叫，转身后僵在原地，它那光滑的肌肉瞬间凝固了。

“干得漂亮。”多萝西说着，割断了缠在莉拉手臂上的舌头。

“那是贾尼斯荆棘。博士禁止我用它们。”莉拉一边说着，一边按着自己手臂上已经出现的淤青。“就像我和炸药一样。”多萝西从口袋里掏出那几罐硝基九。

“我想我手腕骨折了。”莉拉补充道。

多萝西叹了口气。“直觉告诉我，以你现在的状况，应该悠着点。”

“你会吗？”莉拉说。

多萝西忍住笑意。

“你被控与无数受限制的伽里弗雷外星物种有不当接触。你在没有正当理由或指示的情况下，干涉了它们的时间发展与进化，远远超出了尽职观察的范畴。”

“哦，就这些吗？”博士嗤之以鼻。

“此外，还有指控称你违反了保护伽里弗雷过去时间的法律，即你曾回到这个星球的历史中，从而危及了我们所依存的当下现实。”

英诺塞特愤怒地瞪着。“格洛宾？你都胡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堂亲。”他说。

“别忘了多萝西，”罗曼娜提醒博士，“他们把她的意识副本上传到了矩阵里。”

博士双手按在衣领上：“阁下，我怀疑您的大部分证据都沾染了一个年轻且不太可靠的孩子的奇思异想。麦克沙恩小姐本人就是个有前科的罪犯、纵火犯……而且还是个非伽里弗雷人！”

他无视克里斯倒吸一口冷气，挑衅地站在审讯者面前。

格洛宾已悄悄靠近费雷恩。“阁下，我可能有新的证据能进一步指控被告。”

“等一下，”罗曼娜打断道，她把费雷恩拉到一边。“眼下局面已经够糟了，再纠缠这些只会雪上加霜。博士早先就多项指控受过审判，并获准保留一定自主权。”

费雷恩冷冷地盯着她：“夫人，尽管您的职位赋予您豁免权，但您现在也已被正式逮捕。现在我们都需要查明博士的罪责究竟有多严重。我只是为了伽里弗雷的利益行事。为此，我们也必须调查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如您所愿，费雷恩，”她说，“但首先必须把这些可怜人从这宅邸里弄出去。”

“费雷恩阁下，”博士补充道。“我请求考虑另外几项指控。”他朝织机上的棺材点了点头。“即我谋杀了已故的隆巴罗家族基思里亚克序位将军昆斯，并随后将我自己的家族连同这座被刻意遗忘的宅邸，埋葬了六百七十三年。”

仍然躺在地上的雷德雷德呻吟了一声。

“而且我还袭击了一名学院卫兵，该卫兵此前恰好被困在传送装置里，时长与前述相同。”

几个堂亲当即想要当场处决博士，但被一排特工拦住。

“退开！”萨瑟拉萝普的声音响彻大厅。

她站在时钟旁，从最低的廊台俯视着众人，她的头发凌乱不堪。“没人被邀请来到这里。这是家族内部的事！”

“是我邀请的，”格洛宾喊道，“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弄出去。”

“休想！”她的动作僵硬而夸张。

“好吧，萨瑟拉萝普，”博士喊道。“随你便。我人就在这里，遗嘱在你手中，昆斯的尸身就在棺材里。那你还在等什么？是你告诉宅邸真相，还是我来？”

苦工向上转动身体，看向萨瑟拉萝普。这个动作相当困难，因为它没有头。

“他睡着了。”她低头盯着那具棕色的骷髅。“他睡着了！”

她转身消失在廊台深处。

博士转向费雷恩。“是管家本人下令掩盖基思里亚克谋杀案的。”

“正是博士犯下的谋杀罪行。”格洛宾说。

“她担心宅邸发现后会毁了他们所有人，”博士继续说道，“但为了欺骗宅邸，她连自己也欺骗了。”

英诺塞特正环顾着廊台。“刚才说话的恐怕不是萨瑟拉萝普。”

“什么意思？”费雷恩说。

“她作为宅邸与家族之间媒介的角色已经被取代了。”

博士叹了口气：“我们在和宅邸本身说话，而不是管家。萨瑟拉萝普已经不在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向她道歉。”

“指挥官。”费雷恩示意博士和罗曼娜。“押送这些囚犯返回国会大

厦。”

就在枪口对准博士的瞬间，大厅的另一头传来一声呐喊。

獾那庞大的身躯挤开堂亲们，气势汹汹地逼近。它像撞保龄球一样撞翻了两个特工。

“停下，獾，”博士命令道，“他们没伤害我。”

“你不能离开。”毛茸茸的巨型机器人说道。

“别担心，没人离开，”博士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费雷恩愤怒地转向指挥官。“我要立即疏散整个宅邸！”

当指挥官抬起腕带装置时，他的手臂被一只木制拳头抓住。苦工随即扯下那装置，用手指将其捏碎。

随着几十扇门自行砰然关闭，一声巨响在宅邸中回荡。堂亲们分开一条通道，让矮小的萨瑟拉萝普通过。

“在唤醒昆斯之前，”她宣布，“没人可以离开。”

博士走上前。“萨瑟拉萝普，是你吗？”

没有得到回应，他转向聚集的人群。“堂亲们，客人们，鉴于缺乏关于所指控的昆斯序位将军谋杀案的实质性证据，我希望传唤一位意想不到的证人。”

他轻轻将萨瑟拉萝普扶到椅子上。

“我传唤伽里弗雷现存最古老的实体之一，隆巴罗宅邸本身。让它同时担任证人与审判官。”

“你总得告诉安雷德的。”多萝西说。

阁楼里巨型家具组成的森林无边无际，找不到通往更高处的路径。家具们移动着，窸窣作响，仿佛穿行于躁动的牛群。

“不容易，”莉拉吊着临时绷带的手臂说，“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想他们不会理解的。连罗曼娜也不例外。”

“我打赌她已经知道了。”

莉拉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我谁都没告诉。”

“这很明显啊。”多萝西弯腰钻过一张桌子。“告诉博士。我打赌他会是个厉害的助产士。”

但莉拉看起来明显不太自在。

“他还很年轻，”多萝西继续说，“我是说安雷德。”

“那又是另一个问题。我在变老，而他保持不变。”

“我们那儿管这叫克里夫·理查德现象。你们刚在一起时，没人说过什么吗？”

“我选择了安雷德。他在这事上没什么发言权。”

这我信，多萝西暗想。她停住脚步，她们前方，一架梯子通向倾斜屋顶树枝上的一个天窗。

“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她说着爬了上去。

她转身低头看向莉拉。"我们会和博士谈谈。他知道该怎么处理，你知道的。”

“凶手是……”

克里斯记不起自己上次在法庭上发言是什么时候了。那时候总是罗兹负责发言。他瞥了一眼博士，对方点头示意他安心。

“是个白发后梳的老人。”

“你认出他了吗？”博士追问。

克里斯停顿了一下，他不喜欢萨瑟拉萝普看他的方式。

“是博士的第一任化身吗？”格洛宾说。

“是的，”他说。“我见过……我见过一张照片。”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吧。”博士说。

费雷恩摇摇头。“再清晰的幻象，也不足以作为确凿的证据。”

“很好，”博士说，“记住这一点，格洛宾。”

英诺塞特站了起来。“我看到第一任博士在我发现尸体前，刚刚离开昆斯的房间。”

“有意思。”博士转回身面对克里斯。“你说昆斯认出了凶手。”

“肯定认出了。但我听不到他说了什么。”

博士看向罗曼娜，她一直在和雷德雷德低声交谈。

“那个时候宅邸已经被封闭了，”她说，“有哪位堂亲在那段时间前后重生过吗？”

“我重生过，”格洛宾说，“萨瑟拉萝普当时陪在我身边，她亲自照料我度过了那个转变过程。”

“不对。”管家说。

在场的堂亲们低声议论着，不安地挪动着脚步。

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坚定：“并非整个转变过程。他把管家萨瑟拉萝普支开了。就连宅邸本身也无法见证重生的过程，那是一个私密的时刻。”

“确实如此，”格洛宾说。“而且我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第三任化身。”

“看来你的认罪申辩确有依据，博士，”费雷恩说。

博士点点头：“看起来确实如此。”

“不，”萨瑟拉萝普的声音再次说道。

“不？”博士说。

“宅邸虽然无法看到重生过程，但织机记录下了基因蜕变的过程。”

博士暗自笑了笑，说道：“愿闻其详。”

她站起身来，那苍老的身躯在被附身的状态下变得僵硬而紧绷。“织机记录显示，在那一天，我们的堂亲格洛宾尼尼莫瑟拉斯经历了两次独立的重生过程。他现在是第四任，不是第三任。”

格洛宾半带嘲讽地笑了。“转化过程因感染而复杂化，我险些丧命。”

博士戏剧性地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向沉默的众人发言：“我要提醒大家，格洛宾曾是，或者在他那个时代，是一名优生学家，该领域的顶尖人物。在昆斯忌辰的前一天，他曾来国会大厦拜访了被放逐的我。我们当时都脾气暴躁，但他急于确保自己的继承权，因为他以为昆斯可能会略过他而选择我。我们最后打了起来，在争执过程中，他获得了我的皮肤样本。”

“问他怎么逃掉的，”格洛宾喊道，“问他是什么救了他！”

“继续，博士，”萨瑟拉萝普喉咙里的声音说。

“格洛宾随后回到了隆巴罗。忌辰之后，他故意让自己病重到濒死，然后利用我的DNA样本重生成了我的模样。”

英诺塞特倒吸一口凉气。“然后他谋杀了昆斯！”

“而你看到了我，英诺塞特，至少你以为是我离开了昆斯的房间，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然后他再次重生，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这是他的第四任，不是第三任。”

英诺塞特面对格洛宾。“你就真的如此不择手段吗？”

“证明呢？”格洛宾说。“他们在撒谎。”

萨瑟拉萝普的身体开始颤抖。“我目睹了那场谋杀，”它低吼道，“萨瑟拉萝普说过昆斯还活着。而袭击者……”她的眼睛怒视着格洛宾。“我现在看清了，往事重现在墙壁与走廊间回荡。行凶者举起双刃刀，他手臂上有一处烧伤。一处如此深的烧伤，连重生也无法治愈！”

整个宅邸随之颤抖起来。

格洛宾抓住博士，把他拖到前面。“问问这家伙我是在哪儿受的伤。问问雷德雷德我给他的证据。我们早已看穿了他的真面目了！问问雷德雷德吧”

费雷恩看向队长。“那么，证据在哪里？”

雷德雷德摸了摸下巴上的淤青：“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级了，阁下。罗曼娜议长。”

“议长？”英诺塞特说。

格洛宾的脸上因愤怒而扭曲，他指着博士：“他利用了我们。他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强大，他早已渗透进我们的家族。很久很久以前，他就生活在伽里弗雷，被称为祂者。这就是传说流传到我们家族的由来……不然，你们怎么解释我们所有人都变得疯狂呢？当他攻击我时，正是传说中的欧米伽之手来救了他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盯着格洛宾。

“英诺塞特知道真相，”格洛宾喊道，“问她。她清楚他的真实身份！”

英诺塞特仔细审视着博士。“我对此一无所知。”她说。

格洛宾大声笑起来。

“费雷恩阁下，”博士说，“我的陈述完毕。”

“等等，”克里斯说，“别忘了阿克休。他也目睹了谋杀现场，而且认

出了格洛宾。”

格洛宾在两个特工间冷笑道。“哦，是的，那个小杂种跑来冲我大喊大叫地指控。但人不是我杀的，是欧伊斯干的。他掐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扔进了蘑菇堆里。”

堂亲们中间传来一声呜咽。

“小混蛋。”瑞恩德吼道。

欧伊斯像被逼入绝境的猪崽般尖叫道：“是他指使我的！格洛宾告诉我，如果我不除掉阿克休，我就会因为是个非法替代品被处决！”

他在堂亲们的拳打脚踢中消失，特工们不得不把他拖出来。

博士向萨瑟拉萝普伸出手。“终于，是时候宣读遗嘱了。”

她紧握着数据核心。“他死了，”她说，“萨瑟拉萝普撒了谎。昆斯死了。”

“没错，他死了，”博士说，“请公布遗嘱吧。”

“如果你那么做，”格洛宾喊道，“博士就会得到一切！你真的希望这样吗？他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老管家在颤抖。雷声再次在宅邸内滚动。

堂亲们开始向博士聚拢，无头的苦工从另一边蹒跚逼近。

博士从萨瑟拉萝普手中夺过遗嘱。“獾！”他一边喊，一边把它扔过大厅。

巨型机器人接住核心，用巨大的爪子小心翼翼地捧着。

核心表面闪烁着能量光芒。

霎时间，昆斯像个幽灵一样站在他自己的棺材旁。“请不要伤害我的继任者。”他说。

多萝西撬开了天窗，一阵泥土和碎石溅了她一身，差点把她从梯子上打下来。

“好了，”她吐着嘴里的土，呛咳着说，“给这陵墓透点新鲜空气吧。”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几罐硝基九，粘糊糊的触感沾满指尖。

“这是什么？”莉拉问，“武器吗？”

“它们湿透了，而且天知道存放了多久。不知道还管不管用。”

昆斯俯视着自己的骸骨。

“我料到会这样，”他阴郁地说，“当博士从这里的织机诞生时，我曾与矩阵评议团进行了一次特别咨询。除其他事项外，他们预言了我的谋杀。但他们也告诉我，博士将对伽里弗雷的未来产生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遗嘱藏起来不让萨瑟拉萝普知道，并将意识转移到了矩阵之外。”

“转移到了獾的体内，”博士说，“储存在他的正电子大脑里。所以他始终如此护着我，甚至不惜杀人。”

英诺塞特转过身去。

昆斯带着父辈般的慈爱看着博士。血淋淋的匕首在他胸口上下浮动。“你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的孩子。我们的希望始终寄托在你身上。”

博士叹了口气。“错付的希望，昆斯。傲慢是家族遗传。我和你一样固执己见。”

昆斯笑了。“但你现在回来了，正如我所预料。这一切现在都属于你了。我将隆巴罗宅邸、其所有地产、货物、动产，以及这整群可怜兮兮的家族成员都遗赠给你。欢迎接收！”

“什么？”博士愕然。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基思里亚克。也是你应得的！你辜负了我们寄予的全部期望，彻头彻尾！你是个失败者，是我名号的耻辱！”

堂亲们开始起哄。

“请等一下，”罗曼娜插嘴道，“这不是对伽里弗雷最高议会前议长应有的说话方式！”

“议长？什么议长？”昆斯扬起了他幽灵的眉毛。“你又是谁？”

“她是我的继任者。”博士说，罗曼娜亮出了她职务的戒指。

“博士是光荣卸任的。”她说。

“嗯，其实不算，”博士尴尬地说，“我卸任是因为实在懒得应付那些权力斗争。”

“议长？”昆斯喃喃道，目光垂向自己的棺椁，“你当过伽里弗雷的议长？”

“远不止如此，”罗曼娜说，“他的成就远超想象。”

“昆斯！”格洛宾对他喊。“修改遗嘱！让我继承！这本就是我的权利！”

老幽灵转向他。“凶手！我知道是你下的毒手。我早已看穿你的伪装。我绝不会更改遗嘱，因为我憎恶你们每一个偷奸耍滑的阴谋家。宅邸归博士所有。我的孩子，新任基思里亚克兼前议长。”

场面几乎陷入失控……堂亲们奋力挣脱特工的束缚，试图冲向博士。

“趴下！”莉拉出现在上层回廊。“所有人，趴下！”

爆炸声轰然响起，木屑与灰泥四处飞溅。空气中弥漫着浓烟与愤怒的气。

第三十三章 宅邸凶杀案

隆巴罗大钟轰然炸裂，齿轮与表盘的精密构造如内脏般在浓烟中倾泻而下。

昆斯的幽灵幻影闪烁片刻便消散无踪。

怒意的震颤席卷整座宅邸，掀倒了包括剩余苦工在内的大部分人。

堂亲们蜷缩在织机基座周围，像孩子依偎在母亲身边般紧紧抓住织机不放。

多萝西被煤烟熏黑的脸庞出现在廊桥上的莉拉身旁。“这边！”她们呼喊着，“我们在山体炸开了通道！”

堂亲们放弃了织机，蜂拥冲向楼梯。特工们也跟着他们逃窜，完全无视费雷恩的抗议声。

萨瑟拉萝普在地板上爬行，裂缝在她周围蔓延：“它……消失了……”老妇尖叫道，“这宅邸不再听我的指挥了……它不再在我体内了。”当她手指上的木戒突然燃起火焰时，她发出惨叫。

博士冲向她，却被她推开了。

“我才是这宅邸的守护者！”她攀上座椅的掌状扶手，火焰迅速蔓延至她的裙摆。“我的宅邸！”椅子的木指突然合拢，将她碾碎在拳中。她的钥匙叮当一声掉落在地上。

博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灰尘与灰泥从浓烟中纷纷落下。

克里斯拉扯着他的肩膀：“我们必须立刻离开！”

博士挣脱开来，命令道：“进塔迪斯，带上英诺塞特和罗曼娜。”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博士！”

他朝他的飞船走去，却被克里斯拉了回来。一阵碎石崩塌砸在塔迪斯周围，堵住了他们的逃生路。

“这是故意的！”他朝屋顶喊道。

“跟其他人一起离开吧，”克里斯催促道，“快。”

“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博士开始清理塔迪斯周围的碎石。“獾！我现在是当家的了，快来帮忙！”

克里斯犹豫了。

“快走，克里斯！”

年轻人摇头拒绝，但英诺塞特挽住他的手臂。“快点，克里斯。”

他任由自己被拉着倒退离开，但他仍带着恼怒的表情望着博士。

獾已蹒跚着走过来，开始搬开碎石。

罗玛娜留了下来，问道：“博士，我给你的那份急件你怎么处理的？”

“没处理。”

“你必须救出织机核心，下载它的守护灵。”

他露出怀疑的神情。

“照做，博士。这是议长命令。”

费雷恩走到他们身后。“如果你早这么做了，能省去很多时间和麻烦。”他举起了眩晕枪。“你们俩现在仍被逮捕状态！”

博士嗤之以鼻。“天体干预局的合法性像弹簧单高跷一样跳来跳去。”

“正好回归他们作为拉斯隆卫队的本源。”罗曼娜补充道。

“别信她，博士，”费雷恩透过宅邸的轰鸣声说，“她还没告诉你她真正召你回家的原因吗？”

博士瞥了一眼罗曼娜。“等她准备好了，自然会说的。”

獾开始逼近。

“叫那个畜生退后！”费雷恩警告道。

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满身灰尘的身影撞向博士，将他掀倒在地。格洛宾如疯子般将一件长长的、华丽的武器压在博士胸口。那其实是萨瑟拉萝普的一把巨型钥匙。

“你偷走了本应属于我的一切！”他咆哮道，“你毁了这个家族！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杀死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怪物！”

他举起武器要刺下。

“住手！”博士喊道。

獾像抓娃娃一样抓起格洛宾。它把他扔过大殿，他瘫倒在地不再动弹。

罗曼娜趁机抓住费雷恩的手臂，夺下了眩晕枪。

博士挣扎着站起来。“罗曼娜，离开这地方。我来处理织机。”

“但是……”她说。

“这是前议长命令。”

他看着她把费雷恩推走。

转身面向织机时，整栋建筑剧烈震颤，他触地感知到结构开始移位。

在一段震颤的回廊中途，费雷恩转向罗曼娜。

“博士究竟是谁？”

“这对你重要吗？”她说。“天体干预局利用他的次数够多了。”

“就像你打算利用他一样，女士，”费雷恩说，“关于他的谣言已流传多年，越是荒诞离奇，就越令我感到可信与不安。”

“作为前议长，博士受我保护。”她举起枪。“现在快走，费雷恩。”

他把武器推到一边。“议长女士，最高议会正在要求弹劾您。”

她耸耸肩。“博士才更重要。你们恨他，只是因为他打破了你们那些所谓的神圣法律罢了。但伽里弗雷其实欠他莫大的恩情。”

建筑物开始摇晃，尘土如云般飘落。

费雷恩冷静而冷酷地说道：“按原计划派他去执行任务吧，我保证天体干预局不会再找他麻烦。”

罗曼娜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他们勾了勾手指。

空气和光线几乎让他们窒息。

欧伊斯在山体撕裂的缺口处徘徊，躲避着寒风、辽阔的天空和他的堂亲们。“那些小鼬鼱怎么办？”他望着黑暗中问道。

莉拉最终把他尖叫着拖到了外面。地上散落着死鱼。其他堂亲和特工们悲惨地挤在爆炸洞口附近。灰色的云层预示着即将下雨，隆山的山顶早已消失在视线之外。无人照料的果园早已荒芜，杂乱地覆盖着较低的山坡。

“我的摩托车。”多萝西说。

莉拉抓住她。“你不能回去。”

克里斯和英诺塞特从洞里出来。“整个地方都要塌了。”他说。

多萝西冲向洞口几步：“博士呢？”

“他说他随后就来。”

“鬼才信，克里斯！”

一阵震颤撼动了山体。泥土从洞口顶部倾泻而下，他们脚下的地面裂开了。

克里斯拉住多萝西。“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又有两个浑身沾满尘土的身影出现。

“宅邸在移动。”费雷恩说。

罗曼娜喊道：“所有人立刻下山！快跑！”

一阵吱吱喳喳的合唱声响起，一群小鼬鼱如云般螺旋飞出裂口，冲向天空。地面上奔流着一群小啮齿动物。

欧伊斯站在那里大笑，直到莉拉把他拖走。

当惊慌的难民们开始在荒芜的果园里连滚带爬地向下滑时，克里斯跑回了洞里。

伴着骇人的轰鸣，山体裂开。

从地面升起，泥土和岩石如流水般从其塔楼、烟囱和弯曲的屋顶上倾泻而下，被长久深埋的隆巴罗宅邸破土而出。

新一轮的剧烈震动将博士掀翻在地。他蜷缩在织机基座旁，看着能量源源不断注入罗曼娜交给他的小型数据提取器。

突然，头顶的玻璃棺材碎裂，一根骷髅手臂哗啦一声坠落下来。

他抬起头，昆斯的幽灵正俯视着他。“议长大人，嗯？”老人说。“权力的滋味怎么样？”

更多砖石碎片从附近坠落下来。

“‘喜欢’是个主观的词，”博士说着，抖掉帽子上的灰尘。“我喜欢钟表的滴答声、长笛的旋律，喜欢丰收时节田野里鸟儿的歌声，喜欢自己独立思考问题，也欣赏别人的想法。我喜欢宁静与祥和，当然，也喜欢一杯好茶。”

宅邸剧烈震颤，未封板的窗顶透入天光。

克里斯从高层窗口望去，只见大地正被碾磨着向后推移。

整片领地，从他透过摇曳的银白色树木所能看到的范围，都在缓慢起伏，波浪从宅邸向外荡漾。

这座宏伟建筑正在前行。土壤随着它缓慢犁过陡坡，不断撞击着侧翼与附属建筑。

前方，地面陡然下降。

这座巨型建筑正冲向悬崖。

苦工在博士面前昂起身躯。

他的头探在织机基座里面，只能模糊地听见獾的咆哮和在大厅里肆虐的打斗。

“你是谁？”昆斯的幽灵质问道。“你以为你是谁，竟敢拒绝我赋予你的权力？”

博士无视了老幽灵。他感觉到织机矩阵的基因结构正围绕着他合拢。回归子宫，早于子宫。织机和宅邸——本质同一。

“你认识我，对吧？”他对它说，更深地爬进它母性的温暖中。“回溯吧。回到你的开端。”

宅邸的震颤声与獾的咆哮声、苦工坠入地板裂缝时发出的刺耳尖叫声交织在一起。

“是的。你记得我。当你还是一株幼苗的那么久以前。当你还是一颗种子。当你还只是一个无形的念头。”

“隆巴罗！”宅邸咆哮。

“记起你的创造者。”

瞬息间的迟疑或辨认。而后宅邸发出尖啸。

“现在你也是隆巴罗了，”幽灵说。“家族就是宅邸。你就是宅邸。”

“幽灵伤不了我。”

“但我可以夺走你的灵魂。”

幽灵探入博士的胸膛，撕扯他的生命。

那些基因结构缠绕进他织机编织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开始逐渐

扼杀他的生命。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他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他本该留下的……一个家族……那正是他所渴望的……一个家族，一个家……一个终于可以安顿下来的地方。

没有未来了。

第八人受缚。

“你是谁？”宅邸/幽灵质问道。“你究竟是什么？”

博士发出惨叫。

一双手拉扯着他颤抖的肩膀，将他从新生子宫中强行拖出。

在新生的惊恐中，他伸手抓住并紧紧抱住了他的救援者。“我不想知道了。我不想知道了！”

“没事了。”克里斯安抚道。

“提取器，”博士嘶哑地指向织机，“那能阻止它。”

克里斯猛地将设备从敞开的织机里扯出。

脉冲在纤维网络中渐渐熄灭。

博士试图站定，却踉跄跌向克里斯。一缕血泪从他眼角滑落。

但宅邸仍在颤抖。

从窗户望去，他们看到大地仍在翻腾着向后移动。悬崖距离他们不到五十米。

“无头鸡综合症。”博士喃喃自语，摇摇晃晃地转向塔迪斯。

起伏的地板在飞船下方破裂、绽开。

“深渊葬！”博士倒吸一口凉气，当警亭侧倾进深渊时，他绷紧了身体。

它停住了，一半卡在裂缝里。

博士凝视前方，额头青筋暴起，像钳子一样抓住克里斯的手臂。

塔迪斯令人晕眩地摇晃着缓缓升空，悬浮片刻后逐渐移开裂缝，重新落回碎石遍布的地面。

博士浑身被汗水浸透，几乎瘫倒在克里斯怀里。年轻的仲裁官把他带到飞船门口。

“做好心理准备。”当他们跌跌撞撞地进去时，时间领主说道。

宅邸正发出垂死的决绝尖啸。

隆巴罗宅邸的幸存者们伫立在寒冷的山腰，静默凝视。

那座白木建筑下坠之势稍缓，随即迸发出最后一道碎裂般的绝望哀鸣——这幢层叠错落的庞大建筑带着骇人的决绝冲下悬崖，坠入深谷。

第三十四章 晴日

优等伸展星的太阳最后一抹余晖沉入大海之中，薰衣草色的夜空上繁星点点，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百香果香气。

克里斯从悬浮吊床里探出手臂，够向酒杯。他吸尽蓝月鸡尾酒的残液，吸管发出咕噜声响。

而博士的饮品却依旧未被动过。杯沿装饰的洋红色果片早已开始干枯、卷曲。他坐在躺椅上，凝视着大海，心不在焉地将一串沉重的钥匙在粗大的金属环上转来转去。

克里斯躺了回去，试图放松下来，去做那些拍岸的波浪、沙沙作响的棕榈树和远处传来的音乐节奏告诉他应该做的、所有属于夏日假期的惬意事情。海滩上，当地人已点燃了篝火，他们的笑声与歌声在沙滩上回荡。克里斯哐当一声把杯子放回悬浮在身旁的反重力托盘上，无奈地叹了口气。“没用，对吧？我原以为这或许会有点帮助。”

几只小鸟在水边来回奔跑。博士手中的钥匙依旧不停地转动着，咔嗒……咔嗒……咔嗒。

“博士？”

“这本该是一种解脱。”这位时间领主的嗓音听起来仿佛远在千里之外，深不可测。

哦，天啊，克里斯想，又来了。“什么意思？”他大声问道。

博士叹了口气。“一首由骷髅脸护士哼唱的古老摇篮曲。死亡与永恒的虚无安宁。通常都是这般结局……”

“嗯……这说法倒也别致。”

“除了时间领主，对我们来说，事情只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咔嗒……咔嗒……咔嗒。

两个当地少年少女跑过，头发上插着鲜红的喇叭花，挥手招呼：“快来参加宴会吧，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克里斯挥手回应。“我们晚点过去。”他放下了手臂。

“你想去就去吧。”博士说着，站起身，折好躺椅，朝塔迪斯走去。戴礼帽的小小身影在警亭门缝透出的光晕中凝成剪影。

暖风轻拂棕榈叶，发出宛如掌声般的沙沙声，一只螃蟹在沙滩上爬

行，仿佛在道别。克里斯最后看了一眼渐渐陷入暮色中的海滩，然后急忙追上了博士。

里面很凉爽。博士又把他的躺椅支了起来。他坐着，凝视着新的塔迪斯控制台，显然在等着它做出反应。还是他仅仅在欣赏那古色古香的紫檀木和玳瑁漆面？又或者，在琢磨怎么让这东西运转起来？“关门，克里斯，”他挥了挥手说，“会有东西跑进来的。”

克里斯拉下一根象牙色的操纵杆，门合拢了。“又回家了。”他愉快地说。他小心翼翼地穿过散落一地的杂物，找了把椅子坐下。

重构后的塔迪斯那过分华丽的高耸拱顶让他们显得格外渺小。木板和石料在四壁和扶壁间高高耸起，取代了昔日白色蜂巢般的简洁实用风格。

“家啊。”博士喃喃道。

这里确实像博士的家。仿佛他的飞船能够感知到那座宅邸的消失，便试图填补那份空虚。幽暗的走廊、壁龛与楼梯，每个转角都隐藏着秘密。这一切，仿佛就是博士的脑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他的人生——那些生活的细节，就像散落的浮木般遍布在这个空间之中。

克里斯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感受到塔迪斯引擎的嗡鸣声，仿佛在试图抚慰他那隐隐作痛的心。他人纷杂的思绪、愧疚与压力，早已从他的脑海中清除殆尽。相比之下，整理自己的情绪反而变得容易多了。

他想起罗兹，想起她过去常常多么容易生气，她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表情能一连阴沉好几天，他笑了，笑自己竟是如此想念她。他早已从浴室取来她的毛巾，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咔嗒……咔嗒……咔嗒……博士又在转他的钥匙了，眼睛盯着控制台上的某个点……静静地等待着。

“你想去哪儿？”克里斯轻声问道。

小个子男人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的微笑。“想去的地方比你还多呢，克里斯。”他费力地从躺椅里站起来，绕着控制台走了几步，然后向后跌进一张古老扶手椅的怀抱，椅子在承受他重量时发出了吱呀声。“难道不是时候让你独立出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吗？现在你应该已经受够我了吧……”

“不。”克里斯反驳道。

“但是……”博士说，然后等待着。

“嗯，我的意思是，确实还有些地方我想去看看。”

“我知道你想。”

“趁我还没老到一进门就被人嘲笑。”

“他们会吗？”博士听起来很震惊，“他们从来没嘲笑过我。”

“呃……”克里斯望过去，看到博士深陷在扶手椅里，眼中闪烁着笑意。他放弃了争辩：“你只是想让我好受一点罢了。”

“确实如此。”博士点头同意。

克里斯心中突然涌起对这个奇特的、无所不能的、恼人的、不知算是什么人的小个子的爱。“那你呢？对你来说应该更不容易吧？我应该留下来陪你才对。”

博士摇摇头。“去跟罗曼娜谈谈，她会为你安排好交通方式。”

“好的，但是……”克里斯有些慌乱，“罗曼娜？你是说我们要回去了？”

“在人间天堂待三天已经足够了，谢谢。再说……”他的嘴角紧张地抽动了一下，“……再逃跑一次可不行吧？”

“是不行……”

“没错，从来都不行。”他又站起来，走到焕发古意的控制台前利落调整黑檀木仪表，“直接回到我们离开的地方吧。”但那双眼睛已盈满泪水。

“博士，”克里斯温和地说，“你知道吗，你他妈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带着泪光微笑道，“就算我不存在，你们也得造个我出来。”

阳光穿透云层，风也变得柔和起来。鸟儿在水中啄食着鱼儿。

英诺塞特与莉拉、多萝西一起走在隆山柔软的草地上，她突然停下脚步，脱掉了鞋子。

“他们当然逃出来了，”多萝西第无数次说道，“他们总能逃出来

的。”

她们听到一声呼喊，看见罗曼娜正朝他们跑上山坡。在她身后，无家可归的堂亲们宛如一场热闹的旧货大甩卖现场，人员和卫兵正在他们中间穿梭。

“来自国会大厦的援助已经到了，”她说，“我们有了补给和医疗援助，很快就能把那些堂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英诺塞特礼貌地点了点头，却仍有些笨拙地摆弄着自己的鞋子。

“我和雷德雷德队长谈过了。他似乎认命了，但我怀疑这个可怜人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的家族会照顾他的。”莉拉说。

“他们也是你的家族成员。”罗曼娜提醒她。

“是安雷德的家族。”莉拉认真地注视着议长。“那你呢？”

罗曼娜甩了甩头发，调皮地笑了笑。“发生了不少事呢，”她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守口如瓶为好，多萝西心想，但终究没把这话说出口。“还是没博士的踪影。”她说。

“他会出现的，”罗曼娜说，“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算他几年后才出现我也不在意……”

其他人向她投去困惑的目光。

这时一声呼喊传来，有人正笨拙地冲下山坡迎接他们。

克里斯看起来出奇地干净整洁，精神焕发。他竟抽空刮了胡子洗了澡，还换了身衣服。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他们问道，“博士安全吗？塔迪斯在哪儿？”

“博士很好，”他挨个拥抱了大家，包括英诺塞特，这让她很是惊讶，然后才说，“但他受了不小的惊吓。”

“我们也是。”罗曼娜说。

克里斯朝山上点了点头。“上去看看他吧，有大家的陪伴他会好受些的。而且你们绝对不敢相信塔迪斯里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克里斯目送众人向山坡走去。罗曼娜留了下来，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事实上，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知是否方便。”

“但说无妨。”她说。

“嗯，他和我已经谈过了。我不是说和博士相处不好。我会非常想念他……”

“但他最近确实让你颇费心神。”

“没错，”克里斯说，“我想我们一直以来都互相需要着。但现在我想独立自主了，不再想有任何束缚。你懂我的意思吧。”

罗曼娜笑了。“你想去哪儿？”

“嗯，首先，我有个朋友叫伯尼斯。”

“伯尼斯·萨默菲尔德，”罗曼娜说，“我见过她。她是个非常出色的考古学家，她说不定能教我们时间领主一两招呢。”

克里斯咧嘴笑了。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安排时间戒指，”她继续说，“但先好好考虑，克里斯。别仓促决定。博士或许也需要你。”她拍了拍他的胳膊，“来吧，我们该去和大家会合了。”

克里斯回头看见一小队官方人员正跟上来。

那个小个子身影坐在山坡上一棵被风吹弯的树下。他闭目沉思。

“这里曾经是我们那位隐士居住的地方，”一行人走近时，英诺塞特轻声说道，“博士过去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天。那可把萨瑟拉萝普气坏了呢。”

“他肯定乐在其中的。”多萝西说。

“你们都来了。”博士站起身。“我本想烧水泡茶的，结果发现茶叶一点不剩了。”

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尽管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地站着，却没人知道该说什么。

“是惊吓过度造成的。”他又轻声补充道。

看到罗曼娜，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数据提取器。

“这是关于我的家族和宅邸的信息，”他说，“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接着他炫耀似地挥了挥那串沉重的钥匙。

“很好。”罗曼娜说。

他把东西递给英诺塞特。“你现在是管家了，堂亲。请保管好这些。”

他扫视了一眼陪她上山的这群人。“你一定很忙吧，罗曼娜。你还是议长吗？”

“西奥拉总理？”罗曼娜说。

一位神情骄傲的女人走上前来，用手稳住她那盘绕复杂的发髻，不让它在风中摇晃。“博士，请劝罗曼娜回国会吧。前守卫长斯潘德雷尔已经向最高议会陈情支持议长。他们愿意听取意见，只要她肯回去。”

博士打量着罗曼娜。“毫无疑问，你肯定有惊人的消息要宣布吧。”

她点点头。“伽里弗雷正在发生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也察觉到了。”

她示意一位身着红袍的高个子女人。“这位是女祭司查尔凯斯塔。”

“你是卡恩的新大使。”博士说。

那位女子双手行礼，说道：“伽里弗雷与我们姊妹会之间长达数世纪的裂痕终于弥合了。如今有许多吉祥的征兆。”

她转身向莉拉行礼致意，莉拉正忙着用她完好的那只手在石头上磨刀。

“果然如此，”多萝西说，“我早料到她们其实一直都知情。”

“当然，”博士自豪地说，“诅咒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迟早，两个具备相应潜能的人必然会走到一起。恭喜你，莉拉！你和安德雷一定非常幸福吧。”

“等我告诉他后，我们会幸福的。”她说。

博士优雅地向查尔凯斯塔鞠躬：“姊妹会的介入非常及时，也令人欣喜。希望罗曼娜能心怀感激。”

女祭司点点头。“时间循环往复，博士。对议长而言，此刻也是极其吉祥的时刻，女性力量终于再次回归伽里弗雷了。”

“我倒觉得，”博士眼中闪烁着光芒，“这力量从未真正离开过。”

罗曼娜深吸一口气。“伽里弗雷千年来的第一个孩子。我们必须好好照顾你。”

“别照顾得太过了。”莉拉坚定地说。

“罗曼娜议长？”博士说，“这就是我被召唤回家的原因吗？”

“是的，没错，”她语速很快，“我觉得你应该第一个知道。”

“那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别人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事呢。”

“罗曼娜会送你回家，”他对多萝西说，“关于你的摩托车，我很抱歉。”

他坐在一口坍塌的井沿上，端详着一只落在他手指上的猩红色翅膀的飞虫。

“别担心，”她说，“我在一个马厩里又发现了两辆藏起来的。”

“卡迪亚图·莱斯布里奇-斯图尔特，”他笑了，“总是未雨绸缪。”

“博士？”

“嗯？”

“你之前提过让我进学院的事？”她喉头哽咽，“如果你希望我入学……”

“艾斯……我是说多萝西。你真是令人惊叹。”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但前提是你自愿。”

她把双手插进口袋，踢了一脚死鱼。“其实不太想。”

“那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他说，“继续做时间的义警吧。”

“谢了，冠军。”她说着，给了他一个长长的拥抱。

当他们终于分开时，英诺塞特站在不远的地方，显得有些局促。

他们看着博士和英诺塞特一起走在山坡上。

听不见任何言语，唯有他们头部的动作、脚步的停顿，以及他们曾驻足欣赏花朵的瞬间。

博士走进塔迪斯，而他们几乎没注意到，这个飞船就立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片刻之后，他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出来，里面装满了书。

英诺塞特伸出手，碰了碰博士的胳膊。

当博士和罗曼娜面对那些满腹牢骚的堂亲时，他们窃窃私语。“你来说吧。”她说。

他摘下了帽子。“隆巴罗的堂亲们，你们很快将被送往国会大厦。罗曼娜议长向我保证，你们会得到妥善照料和补偿。”

“这远远不够！”好几个人喊道。

“此外，对本家族的开除令将被撤销，家族将恢复在普莱多尼亚学院的地位。”

“我们的宅邸呢？”瑞恩德喊道。

“会有一座新的宅邸，根据原始模板重建，但不会有原来的脾气。还有其他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众人齐刷刷地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他。

“再见了，隆巴罗的人们，”他喊道，“不必担心，我并不奢求你们的原谅。时间循环往复，我还有别的家族！”

他将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望向山坡另一边他的同伴们。不远处，效忠指挥部司长正和他的几名手下站在一起。

“如果我能保住职位，”罗曼娜说，“我会以滥用职权的罪名暂停费雷恩勋爵的职务。我打算向公共登记视频彻底敞开机构大门，进行全面调查。”

“权力啊。”博士说。

“你最清楚不过了。”她拽住他的胳膊试图拉开距离，此时费雷恩正朝他们走来。

这位年长的男子追上了博士。“她告诉你她为什么召唤你回来了吗？”

罗曼娜怒目而视。“走开，费雷恩。”

“她告诉你她安排的任务了吗？”

“我改变主意了，”罗曼娜说，“博士不参与此事。”

“什么任务？”博士问。

“去斯卡罗。”费雷恩说。

“开罗？”

“不，斯卡罗。”

博士摇摇头。“这是某个新的斯卡罗？还是我当年用欧米伽之手毁掉的那个？”

罗曼娜挥舞着手臂。“我说了这不重要！”

莉拉、克里斯和多萝西被争论声吸引了过来。

费雷恩得意地站在一旁，静观着博士与罗玛娜的争执。

“不，博士。我会派别人去。”

“如果是取回法师的遗骸，那我应该去。”

“太危险了！”

“有什么比面对我可悲的堂亲们更糟！和莱斯布里奇-斯图尔特一起填表格？或者和可怕的佐丁共进午餐……？”

费雷恩说：“但这是事实。矩阵预测有96%的概率会遭遇致命伤害。”

博士闭上眼睛，轻声说道：“那我也有4%的胜算。”

“别这么祂者般地轻浮！”罗曼娜斥责道。

博士笑了。“你们真该看看自己。议长和天体干预局陷在你们永恒的争斗里。一方总是攻击另一方。”

“这样才能维持秩序的平衡。”罗曼娜说。

效忠指挥部司长阴沉地笑了笑。“自直觉启示以来，伽里弗雷就一直是这样。”

“你们肯定腻透了，”博士说，“深陷永恒的和谐状态，难怪你们要玩这些把戏。”

“那你又想用你那博大精深的智慧教我们什么呢？”费雷恩说，“无论你现在或曾经是谁？”

博士直视着老人的眼睛。风停了。

“你想要什么，费雷恩？你想让我成为什么？要我展现我燃烧的力量吗？会不会把你们烧成灰？要我扫除邪恶与混乱吗？重新排列星辰的轨迹？永远禁止烤焦的面包？”

他顿了顿。

“好吧，我不会那么做的。就算我能，我也不会那么做。你以为我是谁？”他用拇指戳了戳胸口，“我就是我——博士。我的过去或许有人能

想象，我的未来又怎能预知呢？我并非不朽之身……我会去斯卡罗，取回法师的遗骸，带回给罗曼娜议长。”

“有这样的支持，”费雷恩说，“她怎会失败呢？”

博士的目光闪过一丝寒光：“安静，勋爵。记住你的身份！”

鸟儿停止了歌唱。

费雷恩沉默了。

罗曼娜清了清嗓子。“请务必小心。”

博士严厉地看着她。“戴立克。法师。罗曼娜，你究竟接触过谁？”

英诺塞特一本接一本地嗅着那些书。书页和封面散发的陈腐气味各自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一本褪色的书册里有一幅画：一个圆滚滚的生物飘浮在一艘飞艇下方，周围环绕着一群幸福的苍蝇。

那些文字对她来说如同天书。虽然一台心灵感应翻译器可以瞬间搞定，但那会剥夺她数年来苦心钻研的乐趣。在新宅邸培育和生长的漫长岁月里，这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消遣。她和她的家族。她暗自期盼博士能出席她们的结合仪式。

她环顾四周寻找博士，但他和他的同伴们已不见踪影。

他们并排站在塔迪斯旁边。

“不必送行了，”博士说，“我可没要求有人送我。”

“管你呢，”多萝西说，“你最好拿着这个。”她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盒破旧的茶包。他接过茶包，紧紧拥抱了她。

他久久地凝视着莉拉，目光仿佛在她的眼中认出了什么。

“爱情这东西啊，”他沉思道，“真有趣。父亲来自伽里弗雷，母亲是地球血统。真是非同寻常的血统啊。”

她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有些尴尬地说：“博士，我没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

“就用我的名字给他取名吧。”

她先是一愣，随即点了点头。

“那个可怕的佐丁到底是谁？”克里斯插嘴道，“某种银河系的狂妄自大狂皇帝吗？”

博士的眼神变得朦胧。“佐丁是曾在齐米姆斯·米达莫尔庆典上表演的著名吞剑艺人，她耍弯刀的绝技令人叹为观止。”

克里斯抓住博士，用一个巨大的熊抱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

“罗兹打赌我不敢这么做。”放下博士时，他顺手拾起掉落的帽子递还。

“代我向伯尼斯问好。”博士紧握着克里斯的手说。

“顺便问她愿不愿意来这里的学院讲学。”罗曼娜说。

她转向博士。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他说。

“请收下这个，”她把一个金属物件悄悄塞进他手里，“这是我的音速起子。”

他笑了。“谢谢你，议长女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国会大厦见。”

矮小的身影抱着礼物走向塔迪斯，转动钥匙走了进去。

众人相继离去时。

“他还会回来吗？”莉拉问。

“多萝西！”博士的头又从门里探了出来。“差点忘了！我还没当过梅林呢！”

他消失了，门关上了。

“什么？”其他人齐声问道，多萝西却开始大笑起来。

塔迪斯上的灯像一道灵光般闪烁起来。

一群受惊的鸟儿从树林中飞起，塔迪斯嘎吱作响地消失了。

阳光明媚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他们。

作者注

序言

你总能在莎士比亚作品里找到适合各种情境的句子，但《暴风雨》中“时间的深渊”这句用在这里似乎再贴切不过。《暴风雨》也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作，而普罗斯佩罗这个角色同样是个精通魔法、善于操纵他人的人，与博士颇有相似之处。也许他其实就是某任博士呢，第12任或第13任。这个想法还挺有意思的。人们常说，如果莎士比亚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为电视剧写剧本……

祂者的花园让人联想到我们在《三个博士》和《五个博士》中看到哈特内尔和赫恩德尔扮演的第一任博士所在的玫瑰园。它也作为博士想象中的花园，重新出现在《昔日之殇》里。

根据《猫的摇篮：时间熔炉》的描述，旧日的伽里弗雷人全都通过心灵感应相连。他们的脑海中持续回响着反映集体情绪和公众舆论的评论，有点像心灵感应聊天室。到了博士的时代，这种能力已退化为过去的残余，但仍存在于某些家族之中。博士和苏珊之间应该也具备一定程度的心灵感应能力。博士的堂亲英诺塞特则拥有高度发达的心灵感应能力。而活着的宅邸与它的管家之间也存在心灵共鸣。当然，塔迪斯也拥有心灵感应电路。

本·阿罗诺维奇和安德鲁·卡特梅尔对欧米伽之手的设计尤为自豪，因为它古老、破旧却真实可信，不像大多数科幻剧里那种花哨的设定。

“第八人受缚”首次出现在劳伦斯·迈尔斯的《理性星球上的圣诞节》中，那是伽里弗雷学生们用来预知自己未来人生的游戏。克里斯脑海中的那首童谣似乎列出了博士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生经历。不过博士却无法预见到自己第七任之后的命运，这让他忧心忡忡……

与獾的那场戏有点像是为了交代地点和家族背景的信息堆砌。但它也让人回想起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那些充满魔力的童年时光，那正是伟大冒险的开端啊。这种风格非常具有C.S.刘易斯与亚瑟·兰瑟姆的韵味——到处都是老房子、教室和阳光。我觉得那正是博士应该拥有的童年回忆，尽管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罢了。

獾本质上是博士的第一位旅伴。当初需要为原著封面设计视觉参考

时，我请迈克·塔克来设计封面。谢天谢地，他直接带着一个完整的橡皮泥模型出现在我家门口，公羊角、晃荡的眼睛一应俱全。维珍版的封面设计比起原版略显简约，但达里尔·乔伊斯的插画却回归了原版风格，獾身上的锯齿状皮毛灵感则来自《时间入侵》中某个外星人所穿的皮毛。

第一章

玛莎百货的巴黎分店早在2001年就关门了，我算是赶上了末班车！警告！冷知识预警：但如果你去南非的伍尔沃斯超市，会发现它比英国的伍尔沃斯高档些，商品品类完全对标玛莎百货。这诡异却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平行宇宙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多萝西在19世纪巴黎的圣诞夜于莫姆斯咖啡馆参加派对，她很可能会发现邻桌那群喧闹、不停大声唱歌的人，就是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第二幕中的咪咪、鲁道夫和朋友们。

多萝西一如既往地遵循新冒险的风格，计划与之有一段短暂恋情的乔治·修拉是法国点彩派画家（1859-1891）。他的画作由数千个彩色点构成。在我非常喜爱的斯蒂芬·桑德海姆的音乐剧《星期天与乔治在公园》中，修拉的情人名叫“点点”。实在忍不住要提一下这个细节呢。

罗伯特·霍姆斯笔下的伽里弗雷，是舒适的绅士俱乐部与梵蒂冈的混合体，我一直将其视为我对国会大厦的理想范本。它古老得吱嘎作响。即使社会停止运转，那些延续至今的仪式也需要几个世纪才能逐渐消退。这里有拜占庭式的各种行会、协会和名称古怪的官员大量繁衍，所有人都在背后互相捅刀。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像目录编纂员一样善于分析细节，对他人生活的点滴充满兴趣。他们观察着这个世界，不断记录并修订自己的笔记，而他们的领导者们则深陷于无休止、复杂而庄严的权力斗争之中。

第二章

财务官克雷斯特·伊厄的发音其实是“约克斯”。

莉拉：她到底看中安雷德什么？为什么她会放弃与博士同行呢？（我们谈论的是角色本身，而非路易丝·詹姆森的离开。）她在《时间入侵》中目睹的伽里弗雷的景象，实在无法让她愿意留下来。也许她在流亡者中找到了同类？或是将浮华虚势错认为某种神秘净土？这都不太可能。

我想安雷德大概是她遇到的唯一兼具魅力和活力的人，但说实话，莉拉的离去本质上是剧情强加的补丁。不如看看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士和行动派女性，在这样一个可能极其沉闷的地方会如何应对。所以她感到无聊，而博士，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已经离去。除了挖掘他的过去，你还能指望她做什么呢？

罗曼娜从E空间回到伽里弗雷出自特伦斯·迪克斯的《血之收获》。到了保罗·康奈尔的《幸福结局》时，她已被选为最高议长。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写作对象，时而威严，时而轻佻。拉拉·沃德赋予她的烙印如同布莱顿硬糖般深刻。

莉拉不知道她在伽里弗雷森林中遇到的那种条纹猪熊生物叫什么名字，但它对于獾来说，可能就像棕熊对于我们自家驯养的泰迪熊一样。

第三章

在原版书中，这一章本来是第四章。

我们以前见过塔迪斯的浴室，但我想，在某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圆窗，透过它可以看到博士所有的衣物在里面转来转去。在一部早期音像剧（由尼克·布里格斯饰演博士）中，结尾是博士在浴缸里，他的塑料鸭子用一种像花栗鼠或平基与珀基那样尖细、加速的声音嘲笑他。我很喜欢那个场景，所以也把它写进了书中。

关于多萝西和艾斯的情节，我想设计一个让多萝西接受自己新身份的情节。如果还有电视剧续集的话，艾斯可能只会再有两三个故事。但实际上，她的角色在书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她长大了，变得有些像“男人杀手”，她离开了博士，在戴立克战争中当过一段时间的战士，回到博士身边，最后定居在19世纪的巴黎，能够使用卡迪亚图·莱斯布里奇-斯图尔特（准将的黑人女性后代！）的时光旅行摩托车通勤穿越时间。所以多萝西和艾斯共度酩酊之夜，玩起“真心话大冒险”，涉足禁忌话题，酿出祸端。

在电视剧时代，艾斯的姓氏是盖尔，这是她的创造者伊恩·布里格斯建议的。然后在小说中，它变成了麦克斯韦恩，或盖尔-麦克斯韦恩，或又变回盖尔。这真是个复杂的设定。也许被绑架的巴黎人多萝西是麦克斯韦恩，而那个拿着卡宾枪折磨她的人是艾斯·盖尔……

沼泽戴立克出现在1964年圣诞节期间出版的《戴立克之书》中。我非常喜欢沼泽戴立克，常常用它们来画图，而不是做数学作业——它们比普通戴立克容易画得多。它们相当光滑，像一种高跷上的锡罐，除了眼睛和枪管外几乎没有外部特征，它们在普通戴立克无法进入的格尼安星球的湿地区域巡逻，镇压双头霍罗孔怪兽。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派悬浮巡逻艇去。

《时间的熔炉》首现的“过去或未来之门”，根据站立方位不同，可目睹未来滑入或过去涌出。碍于剧情发展，我无法揭示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和那个戴眼罩的老妖婆到底是谁。

第四章

好了，我们终于来到了隆巴罗宅邸。许多人将这座宅邸与默文·皮克的《歌门鬼城》相提并论，而我绝对不会否认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我非常喜爱皮克的作品，不仅是《泰忒斯·格罗恩》三部曲，还有那迷人而古怪的《派先生》以及皮克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插画。

这两座宅邸都是绵延数英里的巨大建筑，在各自的故事中，它们与任何居住者一样，都是鲜活的角色。两座宅邸都是监狱，却存在本质差异。歌门鬼城本质上是死寂之地，居民们机械重复着无尽仪式，仿佛停止便会消亡。但隆巴罗却充满生命力，积极参与事件发展。它对住客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承载着病态的家族荣耀，性情暴烈且能持续愠怒数世纪。在其廊道间行走真可谓如履薄冰。

在构思《隆巴罗》剧本的初期，我在寄给安德鲁·卡特梅尔的最新稿上标注："家具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了"，并附舞台说明："苦工们正把桌子赶进大厅。"尽管后来博士站在失控桌面上冲浪的场景恐怕难以在摄影棚完美呈现，但这正是宅邸性格演变的开端。小说创作让我得以充分拓展这一设定——其中明显融入了《美女与野兽》的元素，不仅是迪士尼版本，更包括让·科克托那部惊艳的前作。

至于家族？唉，家族无处不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格罗恩家族及其家仆，还有罗伯特·格雷夫斯笔下克劳狄家族在罗马历史中的毒杀与政治阴谋；斯特拉·吉本斯那精彩有趣的《冷情农庄》中完全疯癫的斯塔卡德家族——请忘掉软化了的电视剧版本，去读原著吧。甚至《阿切尔一家》也是如此。所有肥皂剧都充斥着略带疯狂的家族，不过，如果任何家族不得不生活在朗巴罗家族所经历的恶劣环境中，他们恐怕也会发疯吧。比阿尔伯特广场还糟。在肥皂剧中不必真的发疯，但有点疯狂的情节反而会更增添戏剧性！这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如果博士是这些家族的近亲，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大多数隆巴罗居民通过玩游戏来度日，但经过数年、数十年、数个世纪，这些游戏逐渐变得越发怪异和致命。你一开始有十三条命……但在隆巴罗，除了互相残杀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目前出现的堂亲有：

阿克休堂亲，是个相当受气的小家伙，总是容易上当，一有脏活累活就抽到短签的那一个。

欧伊斯堂亲，有点像是可悲的比利·邦特——虽然不讨人喜欢、相当愚钝，但却至关重要。

格洛宾堂亲，博士的头号对手。在一个令人惊讶的家族特征中，“年轻”的格洛宾在外貌上竟与保罗·麦甘有着超越偶然的拜伦式相似。

英诺塞特堂亲，作为家族中秉持传统道德的少数派，依然保有旧伽里弗雷人心灵感应的残余。在旧日，女性比男性高，英诺塞特就像她的祖先一样，拥有高挑的身材与傲然的气质。很可能罗曼娜在重生为拉拉·沃德之前尝试的极高躯壳，或许正是对远古先知女性的回溯（未尝不可！）。英诺塞特那长长的头发，或许可以追溯到某些古老传说中的形象（比如拉普恩采尔，或是梅特林克笔下的梅丽桑德，又或是斯特拉文斯基/尼金斯卡芭蕾舞剧《婚礼》中的新娘形象），但其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却截然不同，与纯真的丧失毫无关联。总有一天，英诺塞特将成为隆巴罗的管家，在那之前，她继续写她的日记，用圆形的扑克牌搭建房子。

乔比斯卡得名于李尔王笔下无趾波布的姨母，那位用粉红薰衣草水抚慰亲人的老妇。当我的至亲因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入住东萨塞克斯郡的赫灵利医院时，他所在的病房里有一位非常娇小甜美的老太太，她不停地说：“带我回家，亲爱的。我想回家。”愿上天保佑她，我觉得她并不真的记得家在哪里。那个家似乎每周都在变，就像乔比斯卡的年龄一样。赫灵利医院那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与错综复杂的走廊，也成为隆巴罗家族宅邸的灵感来源之一。后来由于预算削减，这家医院被迫关闭，许多病人被送回社区（也许有些人进了政府），如今那里已变成了豪华公寓。隆巴罗宅邸绝不会容忍这种事。

痛苦之神是古老的伽里弗雷众神之一，又名“星宿心魄”，也可能是不朽者（《启蒙运动》）。他们在《新冒险》系列中多次出现，最著名的是时间（因为博士曾是她的冠军）和死亡。在撰写《隆巴罗》这本书时，我需要与凯特·奥曼协调写作进度，她的前作《无门之屋》正是该系列的起始作品。我给在悉尼过生日的凯特打电话时，她正忙着参加生日

晚宴。在我们不再互相惊叹之后，她向我推荐了一幅画——J.G.阿彻所绘的《亚瑟王之死》：画中垂死的亚瑟王躺在海滩上，由三位女王照料着，随后被送往阿瓦隆。凯特将这三位女性视为伽里弗雷神祇的化身：红色/黑色代表死亡，白色代表痛苦，而不断变化的颜色则代表时间。诡异的是，我知道这幅画，并且已经在《战场》的小说化版本中用过了。万物如伽里弗雷钟表，在环环相扣的循环中运转。

说到伽里弗雷的钟表……塔迪斯的到来发出涟漪，推倒了英诺塞特的纸牌屋，并让宅邸中冻结的时间再次流动。可怜的阿克休则被困在那个类似天文仪的装置之中。而代表空间与传说的所有行星与轨道也开始在他周围运转起来。当然，博士坚称自己并不相信什么预兆。

第五章

隆巴罗的阁楼就像一个童话森林。那些巨大的家具让人回想起童年时光——那时我们只能勉强从桌面上看到妈妈准备茶点的情景。我曾看过一部歌剧，剧中角色退回到童年状态，梦到自己升入天堂。舞台上的白色楼梯突然变成了巨型版本，那个角色再次以孩童之身一步步攀登那陡峭的阶梯，那场景令人难忘。隆巴罗没那么光芒四射，但你能明白这个意思……

原版故事中，是艾斯通过镜子进入宅邸的过去。作为视觉参考，我借鉴了坦尼尔为《爱丽丝梦游仙境》所绘的插画，并换上了我们穿着艾斯夹克的佩里维尔女英雄。

我在BBC白城的伍德兰兹工作时，我们的开放式办公室紧邻资料室。某天午餐时间，我发现了一本20世纪30年代的《聚光灯》杂志，上面有位名叫比利·哈特内尔的年轻喜剧演员的肖像；我建议以此为蓝本制作一幅画，让博士在剧情中意外发现它后又惊慌地将其藏起。

花园本身就是另一座伽里弗雷的计时装置，以拉斯隆的雕像为中心。

苦工是隆巴罗家具的终极进化形态。它们是活生生的木制仆人，负责照料宅邸的日常需求。我们在电视剧制作办公室里争论过它们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本建议（总是本）应该一男一女，但你永远不太确定哪个是哪个。这时，艾斯给它们起了绰号“阴郁”和“更阴郁”。我一直将它们想象成可怕的维多利亚时代女管家，但达里尔·乔伊斯的插画却将它们描绘得十分美丽……当然，家具何必非得丑陋呢？

在这个闪回中，格洛宾堂亲比第四章里老了很多，却又显得年轻了许多。伽里弗雷的家族真是场噩梦。

第六章

这次聚会正是那种精心策划的场合，人们能见到那些平时避之不及、几乎不记得要互寄圣诞卡的远房亲戚。这里也有些《福尔赛世家》里家族聚会的味道：每个人都装腔作势，却热衷于议论最新的家族丑闻。基本上，大多数堂亲都知道麻烦即将来临，但他们都在那里等着看好戏。

新冒险系列中有各种伽里弗雷货币单位。潘达克是以一位名叫潘达克的议长命名的，据《致命刺杀》记载，至少有三位这样的议长。有点像法国的路易。

第七章

写作角色时我常在脑海中想象某个演员的形象。偶尔我很幸运，真的能使用那位演员，不过这有助于我和（也许还有）导演确定角色的类型。在1980年代末构思《隆巴罗》时，我想象已故的帕特里夏·海斯来饰演萨瑟拉萝普——精瘦干练，精力惊人；迈克尔·马洛尼饰演迷人但极其恶劣的年轻版格洛宾（书中他神秘地变成了麦甘的翻版）；我还幻想过能否请彼得·库欣复出出演昆西斯。如今，我愿意不惜代价请莱斯利·菲利普斯。英诺塞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安杰拉·唐恩，她在BBC版《战争与和平》中饰演玛丽亚公主时是如此真诚可爱，如今我会直接选择非常出色的吉娜·麦基。或者让“绅士联盟”的成员来扮演所有堂亲，让马克·加蒂斯饰演一个华丽的、像瓦莉阿姨那样的英诺塞特。

萨瑟拉萝普堂亲：这位女管家堪称宅邸与其居民之间的纽带。她能与这座有生命的宅邸产生心灵感应，负责主持各种仪式及宅邸的日常运作，那些苦工则是她的仆从。她的角色中蕴含着宅邸的占有欲以及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她的角色中保留着古代伽里弗雷女祭司皮提亚统治者的某些特质。

序位将军昆斯：基思里亚克，家族的领袖，这位年迈的长者一心只为子孙的福祉着想。他很早便看中了博士的潜力，也为博士规划好了未来的道路，可惜博士自有自己的想法……本章结尾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昆斯，阿克休在天象仪般的时钟上旋转，堂亲们在下方完全陷入恐慌，黑暗沿着窗户蔓延上升——这是我对《隆巴罗》的最初视觉构想，甚至早于故事本身的成型。

第八章

本章以一系列描绘宅邸行动后景象的文字拼贴开篇。或许是因为年少时看了太多电视，我的散文写作确实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事实上，我熟知许多文学经典的故事，并非因为阅读原著，而是通过电视改编作品——比如帕特里克·特劳顿饰演的邪恶透顶的奎尔普、艾伦·巴德尔扮演的基督山伯爵、弗兰克·芬莱演绎的冉阿让。无论好坏，迪士尼对任何故事或童话的影视化版本，往往会让其他诠释黯然失色。但即便是纯音频创作，我仍试图构建连电视媒介都难以呈现的奇观。如今我几乎不看电视，所有自以为比节目本身更重要的主持人都该被罚循环观看生活类节目。至于那个偏爱水泥胜过植物的园艺设计师，真该在出生时就被铁线莲缠死。

多奈奈家寺院是凯特·奥曼所著的新冒险系列前作《无门之室》中提到的隐居之地。

为了这个版本，我大幅删减了原版第八章后半部分的内容。那里堆砌了太多关于博士在克里斯昏迷期间所做之事的冗余信息，而这些内容对情节发展来说完全毫无必要，因此我就把它们删掉了。

第九章

伽里弗雷的童谣似乎是些哀悼失去孩子们的阴郁东西。这都源于负罪感。孩子是如此久远以前的事，以至于他们已成为童话和传说的素材。

苦工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作为仆人，他们本应服侍家族，但自从宅邸自行其是之后，他们的行为反而更像狱卒一般。宅邸总是自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如同那些忘记了自己服务公众职责的银行一样。

在七十年代从事餐饮工作六年之后，你或许会以为我早已对厨房失去兴趣，但实际上我依然非常喜爱它们。厨房才是任何家庭的核心啊；那里发生着各种奇妙而怪异的事情：主厨会用活龙虾来威胁学徒，厨房员工与服务员之间常年处于敌对状态，服务员则靠偷来的牡蛎和烟熏三文鱼度日……我甚至无法描述自己在南锡某家海滨酒店的干货储藏室里看到过什么。相信我，《弗尔蒂旅馆》所描绘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其他人储藏室里的东西，其实和他们的书架、影碟架上的藏品一样引人入胜。而隆巴罗厨房储藏室里的东西，其实与其他厨房并无太大差别。

我喜欢博士在承认他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时极其谨慎的态度。这使他和克里斯之间的友谊变得紧张，尽管后者始终保持着极致得体。我向来推崇常驻角色间的摩擦——天知道他们终日挤在狭小空间，经历着连身经百战的士兵都需要心理辅导才能承受的折磨。我喜欢芭芭拉叫第一任博士“愚蠢的老头”；第二任博士故意因为从戴立克手中救维多利亚的事和杰米吵架；妮莎在《迷城来客》中没有告诉第五任博士她和艾德里克说过话。关于泰根的偏执行为，简直可以写成一整本书。而第七任博士在《鬼舍之光》和《芬尼克的诅咒》中和艾斯之间的小争执也十分耐人寻味。克里斯·克威奇真是个好人，但他对博士的信任与他作为裁决官的训练相悖，因此他难免会保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英诺塞特是如此拘泥于传统，以至于去走廊走一趟也要戴上帽子和穿上外套。人们总是拼命抓住过去不放。但实际上，她几乎承担了整个家族的所有责任与愧疚。如果她不小心，恐怕终会成为那个无人歌颂的殉道者。

第十章

自六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对蘑菇情有独钟。当时有个苏联间谍在阿什当森林之类的地方被捕，他坚称自己只是在采蘑菇。“我只是在采蘑菇”这句话后来成了校园里的流行语，有点像那个推销连裤袜和帕克索馅料的广告词：“安妮塔·哈里斯推荐。”但我跑题了……

博士和克里斯现在似乎都陷入了困境。是不是最好找回塔迪斯然后离开？但好奇心终究是博士的致命弱点，再加上那个炉子里的人的出现，让他们陷入了更糟的境地。他们开始引起注意了。

博士的弹弓是顽童丹尼斯式童年的象征，可我实在不记得有谁真玩过这个。

童谣“轻声细语”与“克里斯托弗·罗宾在祈祷”之间的相似之处，纯属刻意安排罢了。

第十一章

奇怪吧，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何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伽里弗雷的天体干预局出现在其他电视剧故事里了吗？据我所知，从未以这个名字被提及过。（现在你们肯定正忙着给BBC神秘博士论坛发帖吧。）不过在《致命刺杀》中提到天体干预局时，我确信那只是罗伯特·霍姆斯随口说的玩笑话而已。然而如今它却膨胀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暗中操纵一切的权力机构，潜伏在最高议会的华丽表象背后，这个机构只对自身负责。博士所有那些对着空气咆哮威胁的时刻，都要归咎于它。

如果审讯莉拉的那个自鸣得意、狡猾如蛇的审讯官看起来很眼熟，是因为他曾在某电视剧集令人印象深刻地亮相。这位历史学家的言辞充满法律腔调，对任何扰乱伽里弗雷庄严循环秩序的事物都嗤之以鼻。为保持悬念，他的身份将在故事后期才会揭晓。与此同时，代表革新力量的罗曼娜议长早已开始用保守派的手段反制对方。

西奥拉总理的发型，其实与故事中的复杂情节并无关联……

第十二章

瑞恩德堂亲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以前从事餐饮业（听起来有点耳熟），但现在更像是个什么都干的奸商。他随时准备在柜台下卖给你半磅从苦工厨房里偷来的塔菲尔鼹鼠蘑菇香肠，而且不问任何问题。千万别买，那些东西早就过了保质期了。

“德拉特”，是英诺塞特游戏大全里的又一种游戏，是一种纸牌游戏，大概相当于伽里弗雷版的德国纸牌游戏斯卡特。

我是不是更愿意写一个发生在地球上的故事？嗯，这当然给了我大量现成的细节。读者们也熟悉地球的背景知识、游戏规则以及社会结构……但我确实热衷于描绘外星社会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为故事增添了色彩与趣味。我必须先完全沉浸在那个虚构的世界中才能开始写作。即便如此，它仍然必须让读者能够辨认。真正的外星生命很可能非常陌生，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将其视为生命。在电视上，我们通常只能看到寥寥几只怪异的生物来代表整个外星种族，所以大多数影视作品中的外星社会其实只是地球文化的变体罢了。

这些活着的宅邸是否彻底颠覆我们对伽里弗雷文化的认知？我不这么认为。它们其实是直觉启示时代的遗留物，那标志着旧日的终结。就像它们所容纳的织机一样，它们被构想出来是为了保护一个面临灭绝威胁的物种：伽里弗雷人自己。塔迪斯也是活着的；那个古老破旧的欧米伽之手本身也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如果你看看日本在被西方文化取代之前的古老文化，你会惊叹其超凡特质。传统值得敬重，但创作的核心在于开拓新境。

身体塑形是30世纪纹身或身体穿刺的延伸，让追求时尚的人能够将自己的身体塑造成有趣、异域风情的形态。克里斯在安迪·莱恩的《原罪》中初次登场时，就巧妙地塑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泰迪熊模样。

时间领主以“年”和“世代”来计算年龄。即便如此，他们之间似乎也存在攀比。当被问及年龄时，博士总是保持沉默，因为他的重生速度实在太快了。

第十三章

看看出现在《隆巴罗》中的各种生物，从食道蛆到幼鼩鼱，从窃花贼到灌木兽和绝甲虫，感觉是时候该有人写一本《伽里弗雷外围动植物志》了。自然历史一直是我所擅长的领域（详见《鬼舍之光》）。七岁那年，我曾写信给大卫·爱登堡，询问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动物园管理员。当时他正在为BBC主持《动物园探奇》系列节目，通过黑白画面展示异国风光，并为伦敦动物园收集动物。他甚至回信告诉我自己是如何从大学进入BBC的。我的职业生涯从未真正走上科莫多巨蜥式的道路，但四十多年后，这个人仍然是我的偶像。至少应该有一艘以“爱登堡”命名的宇宙飞船才对。

我们知道伽里弗雷上有猫和老鼠，而塔菲尔鼩鼱首次出现在《时间熔炉》中，作为早期伽里弗雷时光飞船上的实验室样本。在保罗·康奈尔的《幸福结局》中提及了“拉斯隆之鼠织机”。但在《时间入侵》中，那群国会里的沙发土豆时间领主却害怕被放逐到荒野中。也许是几个世纪的城市生活让他们对自然界难以控制的野性感到不适。他们宁愿透过屏幕观察自然。这又让我们回到大卫·爱登堡了。即便如此，偏远的宅邸也有果园和规整的花园，大概是由苦工们照料的。而且我们知道博士过去常常飞奔上山，去拜访隆山当地的隐士。

我确实喜欢这个透过烟囱向上看，凝视着那一片小小的、圆盘似的天空的景象，那一定遥远得像一颗无法触及的行星。

本章结尾揭示了宅邸及其居民遭遇了什么，这也是电视剧版本第一部分原定的结尾。正如英诺塞特指出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博士自己……他长久以来的神秘作风，终于在此刻反噬了他。

第十四章

原版的电视剧故事是一个完全设定在隆巴罗宅邸内部的三集剧，就像《鬼舍之光》的情节也从未走出加布里埃尔宅邸一样。这是关于第七任博士和艾斯的故事，所以书中其他旅伴——莉拉、罗曼娜或K-9——都没有出现。克里斯·克威奇在书中以博士的现任同伴身份出现，而他原本的许多故事情节原本是专为艾斯设计的。那些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情节仅存在于小说版本中，扩展版的小说版本则为大量政治阴谋与阴谋论提供了舞台（当时我们正深陷《X档案》的狂热之中）。

罗曼娜曾在E空间与塔瑞尔人共处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些狮身的时间感知者自然成为她选择的第一批、也是数千年来首次派驻伽里弗雷的外星大使。自第四任博士拒绝带莎拉·简·史密斯回家以来，情况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吧？

两个K-9是个相当诱人的主意。塔瑞尔人显然已经克服了当初阻碍罗曼娜的K9 Mark II离开E空间的技术难题。于是这两台K9机器人出现了，它们都用那种高傲的语调，对任何在听力范围内的人唠叨着显而易见的事情。K-9最出色的特点在于它们能够直言禁忌之事，完全不受人类礼貌与体面等虚伪情感的束缚。如果描写得当，这种特质其实与戴立克人、赛博人相似，当然也与《吸血鬼猎人巴菲》中可爱的安雅有着共同之处。拥有两个K-9当然比只有一个更好。幸运的是，书中并未出现莎拉·简带着她的型号也出现。

莉拉对安雷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把他引上了花园小径，更直接带进了树林，在那里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一个毫无戒备的时间领主身上。当安雷德说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其他时间领主会在屏幕上观看的寻常场景时，他是否曾想过自己和莉拉也可能成为他人密切监视的对象呢？他无法理解他们结合后怀孕的重要性。说到怀孕，罗曼娜和她的随从们一直坐在屏幕前，手指交叉祈祷着。

黑袍时间领主造访的法庭是天体干预局的核心区域。它很可能也是第二任博士在《战争游戏》结尾受审的那个法庭。《时间领主的审判》中的法庭设于巨型空间站——抑或是时间站？至少在这里，我们不必再看到那位打扮得像婚礼蛋糕、配着夸张的蕾丝绉领作为官职标志的检察

官。

莉拉和多萝西的联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位都是强大的女性，都精通武器战斗。不过一开始她们确实合不来。艾斯/多萝西对其他旅伴显得刻薄似乎是标准程序。她在《战场》里对准将也是这样，虽然她和伯尼斯在新冒险系列中是朋友，但她们之间始终像两只戒备心极强的猫一样相互试探。

很少有人能真正接近多萝西，如果有人试图插足她和博士之间的关系，她便会产生嫉妒情绪。与此同时，如果这场模特走秀般的争吵发生在电视剧版本里，那将是演播室里所有私人摄像机突然出现的时候，就像艾斯和格温多琳在《鬼舍之光》床上扭打时那样。

第十五章

博士该为家族的困境承担多大的责任呢？从经验来看，他对任何他造访的情境都有催化作用。任何与他接触过的人，哪怕只有片刻，离开时都不可能不被触动、不受影响或不被弄得一团糟。他的介入通常会带来积极影响，但在他家族的案例中，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你追溯宅邸里的灾难性事件，它们不都追溯到博士未能回家的那一刻吗？或者更早，从他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出生的那一刻？格洛宾堂亲怀疑这甚至要追溯到更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博士的存在本身。迟早，他可能不得不开始道歉了。

可怜的萨瑟拉萝普，被粗暴地从沉睡中唤醒。她是钥匙的守护者，如同宅邸蛛网中心的蜘蛛般被困在阴暗的梦境之中，就像《冷情农庄》里那个在柴房里看到可怕东西的艾达·杜姆姨妈。需要时间才能擦去她昏花老眼中的睡意。但当她醒来，感知到与她血脉相连的宅邸发出震颤抗议，当窥见镜廊中僭越的痕迹时，被尘封数个世纪的禁忌秘密将重见天日，隐匿的代价终须偿付。对每个人来说，如果她能再次入睡，对所有人来说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

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回溯美好时光、童年冒险的描写啊。隆巴罗宅邸里唯一的阳光，仅存于黑暗降临前的记忆缝隙中。那是隆山脚下炎热干燥的夏天……在草地的另一边，伽里弗雷版的著名五人组正在破案，并成为难以忍受的小混蛋；伽里弗雷版的《燕子与鹦鹉》在慵懒的河上进行着海盗战斗；洋红色果园里的窃花贼累得叫不动了；就连书呆子英诺塞特堂亲也被她那个顽皮的博士堂亲领着出门去采浆果探险。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姆明妈妈随时会端着柠檬水出现。这温馨幻景反衬出家族被困的阴郁现实，我对此场景钟爱有加。

第十六章

一场维多利亚风格的茶话会，客人来访、递上名片、喝茶、互相寒暄？其实并非如此。

在凯特·奥曼的《活着的爸爸回来了》中，博士、克里斯和罗兹曾在1966年造访悉尼。克里斯和罗兹看不懂《金牌制作人》里的笑话，那些笑话，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笨拙》杂志里那些难以理解又不好笑的笑话。你得亲自经历过才能明白。

可怜的胖子欧伊斯社交能力极差，容易受人摆布，他更习惯与那些不会对他发号施令的物件、动物相处。他仍然是个大孩子。自从麻烦开始以来的673年里，宅邸里似乎没有人真正成长。他们只是变得更瘦弱、更苍白、更易怒罢了。而英诺塞特的头发更长了。仿佛太阳熄灭时，时间就停止了。

“葬仪棋”——一种典型的伽里弗雷棋类游戏，结合运气和技巧，以伽里弗雷版的深渊命名。玩家操控着代表自己学院的棋子在棋盘上移动，试图抵达安全地带。他们需运用心灵感应技能来避免棋子在地面裂开时跌入深渊。要么玩这个游戏，要么就玩“蛇与攻城器”（伽里弗雷版的蛇梯棋）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骰子游戏“蜗牛棋”。

伽里弗雷的骰子自成法则：八面体骰点数不定，却暗合叙事需求掷出任意数值。

我从1988年起就是素食主义者。但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吃培根三明治……当然，除非有人真的把培根三明治放在我面前。

第十七章

松饼——我推荐橙子、柠檬、青柠和罂粟籽口味的。在Big Finish的录音室里，这些松饼非常受欢迎。当然，巧克力口味的松饼也很受青睐。去年圣诞节时，我还创新了加入百果馅的松饼。

我早已厌倦如同颂念圣徒罗伯特·霍姆斯经文般反复搬出那三个时间领主学院：普莱多尼亚、阿卡利亚和帕特雷克西斯。于是我新增了卓美安学院（大概是社会民主党倾向）和蔚蓝学院（色调属蓝，政策偏绿）。自那以后就再也没听说过它们了。

费雷恩勋爵的《斯卡罗另类史》承接了《戴立克的起源》中博士干预可能产生的平行戴立克时间线，如保罗·康奈尔、马丁·戴和基思·托平合著的必备指南《不连续性指南》中所描述。

费雷恩办公室里的共济会符号则暗示着秘密仪式与黑暗行径（警察系统似乎也不例外）。拉斯隆最初被描述为建筑师。尽管这暗示他是时间领主文明的建筑师——当然是指时间领主文明的缔造者，而非仅仅设计几座高楼大厦或城堡旁的休闲中心。我得就此打住，免得脑海浮现伟岸的拉斯隆为浴室镜砖数量或茶歇时长与施工队争执的荒唐画面。

我不想把相当于“M向邦德简要介绍他最新任务”的场景，安排在一个无聊的老旧议长办公室里。在莫奈的印象派睡莲画里举行茶会，才更符合罗曼娜轻浮却又时尚的风格。或者，也可以想象在一条花园小径。当然，这总比去吉维尼的莫奈花园（那里游客众多）要好得多。或者可以去巴黎杜乐丽花园的橘园博物馆吧，那里陈列莫奈画作的椭圆形展厅环绕着你，让你感觉置身画中（同样挤满游客）。可惜目前无法进入（门上写着“2004年前因翻修暂停开放”）。在此向达里尔致歉，这个场景绘制起来恐怕如同噩梦，不过我隐约感觉（！）他正跃跃欲试。

我喜欢这个想法：时间领主的专属权力是有代价的。如果伽里弗雷本就游离于宇宙连续体之外，本应是绝佳观测点，但他们对欧米伽黑星稳定效应的依赖反而加剧了困境。那股既不流动也不更迭的能量，正将整个伽里弗雷的存在缓缓碾入停滞。照此下去，时间领主终将被冻结于时光之中，成为宇宙众生瞻观的标本。

会面与退场

在电视剧版《神秘博士》中，神学和宗教信仰总是以最简单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黑帽与白帽的对立尤其有趣，尤其是当黑暗守护者和白色守护者将其作为时尚象征时。但是，每一个跷跷板都需要一个支点来保持平衡，需要一个催化剂来激发它们，需要一根针来戳破那些膨胀的气球。

新冒险系列暗示，在黑暗守护者和白色守护者之间，还有一个红色守护者来维持平衡，裁决这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而在伽里弗雷，介于欧米伽的幻想与拉斯隆的理性之间，还有另一个端坐着隐匿于阴影的平衡者，他叫什么来着，你知道的……那个没人记得名字的。一个可以承担罪责的替罪羊。这种典型的角色，有时扮演滑稽的小丑，时而像是主持公道的吹哨人，出现在各种神话传说中，现在也出现在萨里尔族的创世传说中。这似乎表明，在时间的河流中，总有人忍不住要插手其中……

第十八章

当我还在磨磨蹭蹭，设法避免面对萨瑟拉萝普时，博士却径直闯入龙潭虎穴与她正面对峙。先发制人——这正是我喜爱第七任博士的原因之一，他看似谦和的外表让那份反抗甚至莽撞都显得更具爆发力和勇气。

宅邸肖像——隆巴罗版可怕的年度集体照。回溯至六十年代末的伊斯特本学院，这意味着五百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男生，在校长脑袋后面比着V字手势，还有个机灵鬼窜到队伍末尾让自己同时出现在画面两端（就像《幸福结局》的封面）。但在隆巴罗，这意味着对克里斯来说是44个嫌疑人和一个受害者，而对英诺塞特来说是一个嫌疑人和44个受害者。

隆巴罗宅邸的墙上挂满了博士先祖堂亲的肖像。多年前，艺术委员会批量收购这些画作，将它们散布于英格兰各地的美术馆、城堡与庄园。它们通常被伪装成某位古典大师的手笔。但别被骗了，这些确实是博士的亲戚。汉斯·荷尔拜因画的英诺塞特，伦勃朗画的萨瑟拉萝普。不妨加入国民信托组织，看看你能认出多少！别忘了每个堂亲都有十三张脸。所以有很多可供选择！

“昆斯剥夺博士继承权”的场景在《昔日之殇》的剧本中经过大量删改后重现。德伦·内斯比特虽完成了录制，但由于时间限制，这成为最终CD版本唯一被砍掉的重要片段，它象征性地躺在阿利斯泰尔·洛克的剪辑室地板上。

做噩梦已经够糟了。有时候，我会做一些让我害怕再次入睡的梦（通常梦里会有鳄鱼出现在各种奇怪的地方）。梦境是无法控制的。但如果你在清醒时被迫经历别人的噩梦，那就更糟糕了。

第十九章

克里斯看的《怪侠战纪》杂志里的“龟壳少女”，与《狼毒》中罗莎·凯曼的“豹少女”是近亲。

克里斯渐渐意识到，自己对挚友博士的了解其实少之又少……我们所见到的博士，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水面之下隐藏着什么，连博士自己也不确定。

伽里弗雷的活宅邸，与居住其中的堂亲们一样，都是家族的一部分。萨瑟拉萝普作为隆巴罗管家，其职责就如同一位孤独的船长，试图驾驭一艘脾气暴躁的远洋巨轮，这艘邮轮如果被过早吵醒就会大发雷霆。这座宅邸以自动驾驶模式不安地昏睡了数个世纪，而今一座巨型冰山突然转向，正朝它直冲而来。

那辆守护昆斯水晶棺材的灵柩车，是隆巴罗的另一个童话元素，就像守护宝藏的巨龙一样。总之，是时候来一只横冲直撞的大怪物了。像宅邸里所有的家具一样，这辆灵柩车也有自己的本能与反应能力，它守护着它的主人。我将其构想成一个装饰华丽、略带东方风格的灵柩台，黑色的漆面侧板上装饰着传说中的神兽雕像。这就是伽里弗雷的中国/日本风格。当然，这也为獾的戏剧性出场提供了借口。

第二十章

与其说是一章，不如说是一些重要的时刻，这些时刻所引发的事件，已超出了克里斯与博士的掌控范围。战线正在拉开，刀子正在磨利，防御正在加固。但就如同私有化后变得支离破碎的铁路网络一样，各方之间已毫无沟通可言。所有主角都各自怀揣着需要解决的私人恩怨。

第二十一章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想法：博士那宽大的口袋仿佛具有超越常规的维度能力，就如同塔迪斯一样——有点像玛丽·波平斯手中的魔法手提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上一章中博士能如此轻易地从雨伞里取出物品。或许那些口袋其实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通道，或者某个叫“道具直达”的神秘仓库，总能提供博士所需之物，只不过物品的呈现形式未必总是最实用的。也许我们可以设计一场完整的冒险故事，让故事发生在博士的口袋里……不过《我口袋里的宇宙》这样的标题听起来实在像是一部冗长乏味的名人自传，还是最好避开它。

此刻，克里斯正被迫承受着博士转移过来的噩梦。我曾想过，当博士大脑中的信息量过载，记忆、思维、策略等纷至沓来时，他究竟如何应对？如果他的大脑真的超负荷了，会不会出现内存不足的提示呢？博士与塔迪斯之间的共生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飞船开始自动将数据分流到其他本地存储库中——也就是克里斯的大脑。我猜它可没有预先征求许可的程序。

博士关于回家后不适感的独白，是从原书第八章结尾被删减的情节中唯一保留下来的部分。放在这里，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叙事角度来看，都更加恰当。但博士当着英诺塞特的面说出这些话，实在显得过于麻木不仁。有些事只适合在家里做，绝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好在至少他已经开始道歉了。

这本书里实在没有伯尼斯的位置。但在新冒险系列的收尾部分，让她短暂地出现在同伴们的告别场景中也是必要的：“博士，很遗憾您的老朋友伯尼斯·萨默菲尔德今晚无法亲自到场。但她现在正在连线中，她的声音来自你大脑中的某个考古现场。”

井的意象借鉴了梅特林克的戏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这部作品对本书的创作影响深远——书中有着压抑的哥特式城堡、充满厄运的家庭以及悲剧性的恋人角色……剧中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花园的某些角落，从未见过阳光……”其中还包含了我见过最恐怖的台词之一：当孩子伊尼奥尔德问“为什么羊群如此安静？它们为什么不说话？”时，牧羊人回答：“因为这不是通往羊圈的路。”《佩利亚斯》充满了变幻的

情绪和黑暗的色彩。剧中的一切都充满象征意味，很少有直白的描述。德彪西为这部戏剧谱写的音乐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作品之一。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到那音乐时，至今仍会被其忧郁之美所打动。第二幕第一场的阳光音乐，正好与英诺塞特在井边看到的景象相呼应。

第二十二章

我最初接触星体投射（即出体体验）这一概念，是在丹尼斯·惠特利那本神怪小说《吉福德·希拉里之灵》里。如今看来，这类作品似乎早已过时了。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会显得有些荒诞或低俗。但在六十年代末，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类作品时，它们仿佛属于成年人的奇幻世界，而《神秘博士》则更像是这类奇幻作品的主流家庭分支。那时，伊斯特本学院的学生必须获得书面许可才能进城（也许现在仍然如此），我曾和一个朋友偷偷溜出去看《恶魔骑士》或《德古拉从坟墓中崛起》之类的电影。如果被抓到，恐怕就要面临留校处罚。

在恶毒的怨恨驱使下，第一任博士对格洛宾和家族其他人进行了精妙的报复。这有点像孩子们举报父母吸毒或起诉父母虐待他们的行为。我在最初的故事大纲里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方向。但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正文时，博士决定走不同的剧情走向。我特别喜欢角色们主动掌控剧情、推翻我预设情节的那些时刻。博士一举为这座宅邸如何以及为何被从伽里弗雷记录中抹去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那个维度叫做“怨恨”。

学院堂外的猫头鹰雕像呼应了保罗·康奈尔对这种鸟的喜爱。这只特别的普莱多尼亚猫头鹰，与威尼斯总督宫墙上的石刻人脸有相似之处。市民们可将匿名指控塞进猫头鹰的“嘴里”，随后这些指控会由城市中可怕的审判机构（“十人委员会”）进行审理。所以，说实话，虽然格洛宾或许是反派，但博士也同样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神秘博士》这个充满多重可能性的宇宙中，肯定有无数个关于博士如何离开伽里弗雷的版本。事实上，这些版本的数量几乎与长期追随《神秘博士》的粉丝数量一样多……那么，苏珊究竟去哪儿了呢？

第二十三章

本章标题是本节中多次引用《哈姆雷特》情节的开始，主角与遭谋杀后寻求复仇的父亲鬼魂相遇的场景如出一辙。

当英诺塞特列举出拉斯隆巩固权力的种种说法时，很明显历史很少是事实。显而易见，历史记载往往并不真实，历史的真相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录者是谁。这就好比你选择阅读《卫报》还是《每日邮报》一样……不过无论你读哪个版本，可怜的老祂者总被抹黑得面目全非。

关于预兆，博士自然是不相信的。我上学时，有些下午必须去看第一XV橄榄球队的比赛。在一次比赛中，四周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微风停息，鸟儿也不再歌唱。比赛仍在继续，但空气中的寂静却异常凝重……大约一分钟后，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声、刹车声以及可怕的撞击声。原来在道路的拐角处有人被车辆撞死了。那之前的寂静绝非我的幻觉，因为有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虽然无法用任何已知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我确信那场悲剧在更深层次上早已被预见了。

当昆斯的鬼魂出现时，博士祈求天使与恩典使者庇佑。此句亦出自《哈姆雷特》，而恩典使者曾短暂现身于《十诫集》首卷的《多米诺公爵》短篇，以及在我计划中却未能完成的戴立克故事里。恩典使者是一群自封的、旨在改善宇宙的道德卫士，就像银河系的玛丽·怀特豪斯一样.他们大概就是《每日邮报》的忠实读者罢了，妄图用网眼窗帘裹挟宇宙，终日为世风败俗惊骇。

在传统画作中，亚当与夏娃通常被描绘成没有肚脐的裸体形象。所以那些从编织他们DNA的基因织机中诞生、完全成年的伽里弗雷孩子们，也没有肚脐。每个宅邸分配了一台织机，在皮提亚的诅咒使种族不育之后，它们已经控制着伽里弗雷这个本已注定灭亡的人口数量长达无数个纪元。这导致伽里弗雷人形态停止自然进化，织机沦为纯粹的人口工厂。不存在真正的孩子。随机生理特征仅为保留个性与性别表象。一切凝滞不变，或者引用一首古中伽里弗雷童谣：

多么暗，多么凉，

快寻未来莫等霜。

昔日孩童命已定，

如今众生织机旁。

这段描述最初出现在《猫的摇篮：时间的熔炉》中……奇怪的是，这段文字的旋律（或多或少）与《小丑进场》的旋律颇为相似。只有博士与众不同。他的旧式胎盘的肚脐（一种“畸形”特征），显然暗示着隆巴罗织机运行中出现的细微故障或干扰。

第二十四章

格洛宾继续在宅邸里四处走动，煽风点火，逢人便说博士的坏话。

莉拉脱下了衣服，但这并非一次“妮莎脱衣”式的无意义场景，只是我们高贵的野蛮人回归本性罢了。

被困在传送装置里的幽灵卫队长，正是苏格兰场麦肯齐警督的前身——如同《鬼舍之光》里陈列于抽屉的标本。队长的名字发音是“雷德-雷德”。他是总理府其他指挥官希尔雷德和安雷德的祖先堂亲，这三人都来自红织家族，该家族织机里显然被编入了军国主义的基因。

我很喜欢这个设定：一位外星管家在玛莎百货的食品袋里仔细翻找东西。

鲁顿堂亲这个名字充满了罗伯特·霍姆斯的风格（他以创造怪异名字而闻名）。除了朗西布尔、昂斯托夫、格利兹和迪伯尔外，我还喜欢像内莉·古塞特，以及“巨无霸3号”里的辛格与哈克特这些有趣的角色。霍姆斯确实非常擅长用古怪的语言、离奇的个人细节以及对未知事件、人物和地点的引用来使场景和角色栩栩如生。他只需寥寥数句就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还拥有极其邪恶的幽默感。因此，鲁顿堂亲那充满恐怖色彩的死亡方式，也完全符合霍姆斯的写作风格（希望确实如此）。

鱼和烟囱这一幕相当超现实，仿佛博士的归来引发了莎士比亚戏剧中通常预示灾难的那种不自然的征兆：凯撒遇刺前坟墓张开、空中出现滴血的火焰战士；或是麦克白听到空中哀嚎、夜鸟喧噪。不过，或许这其实是个奇迹？当然，博士自然有套无趣的科学解释。可我们是神秘博士粉丝，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个离奇的版本。

译者注：

在这一章中，你将读到一句颇为费解的译文：“有遗嘱者，事竟……前必有路”。原文是“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out”，显然是那句著名谚语“有志者事竟成”的致敬与戏仿。由于才疏学浅，加之时间仓促，我始终没能把这句话妥帖地译出来，还望读者诸君海涵，不必为我这拙劣的翻译所误。

第二十五章

海洋锥体：地球月球的引力将海水拉向自身，从而形成潮汐。因此如果伽里弗雷的卫星帕西蒂·伽里弗雷的引力更强，它可能会创造出巨大的水山，恢弘地环绕着星球涌动。

我如果拥有塔迪斯，《春之祭》的首演地必然是我首选的参观之地。尼金斯基编排的芭蕾舞剧，配以斯特拉文斯基激昂澎湃的音乐，在首演时引发的骚动甚至比舞蹈本身更为闻名（尽管该舞剧总共只上演了八场）。直到最近，基洛夫芭蕾舞团才根据原始设计图、照片以及舞者的回忆，在伦敦重新演绎了这部作品。那场演出既震撼人心又气势恢宏，具有一种独特的异教部落艺术风格。然而大多数评论家依旧一如既往地嗤之以鼻。

如果电视剧有第27季，西尔维斯特博士的同伴艾斯可能只会再有两个故事。原计划中博士将送她进入伽里弗雷学院，以此震慑时间领主们。这曾是他带她历经种种奇幻冒险以助其成长的终极目标。艾斯起初会抗拒这个想法，博士会不情愿地尊重她的意愿，而感人之处在于：当她终于战胜了他的操控欲后，反而会主动为他入学。这个以六十年代伦敦为背景的故事本应有寒冰战士登场，却连个正式标题都没拟定。在剧集最终被砍之前，我仅完成了基础的剧情大纲。《神秘博士月刊》的假设的第27季中，将这个故事命名为“冰封时刻”。

在本章中，当博士屡次拒绝下楼与久别的堂亲们正式会面时，远处传来的晚餐锣声宛如丧钟般回荡。三击出局。最终，宅邸像一个被反复考验的基思里亚克，对它的后代失去了耐心，动用了自行设计的诡异极刑。

第二十六章

（……以此窥探国王的良知。）又是章标题中对《哈姆雷特》的偷偷引用。但这恰是丹麦戏剧的颠倒版——博士反成了众矢之的的恶棍，而一场戏中戏竟演得令人如坐针毡。至少格洛宾是如此期盼的。

二十年前，当我为斯蒂芬·詹姆斯·沃克、大卫·豪、加里·拉塞尔等名家撰稿时，我常说只有第五任博士才是让人愿意邀请回家喝茶的理想人选，其余几位博士则简直就是一场（且充满喜悦的）噩梦。那还是西尔维斯特尚未登场的时代，如今，他恰恰印证了我的观点。这正是我钟爱的颠覆性博士形象……难怪他的他的堂亲们觉得他如此令人极度恼火和尴尬。他完全有能力表现得体，但就像公爵夫人摇篮曲里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他故意惹是生非，只因知道这会惹人发笑。”即使是第五任博士如今也没那么循规蹈矩了。

伽里弗雷最病态家族：博士总不会将斯普林菲尔德模范家庭自比吧？玛姬可能有类似英诺塞特那样的头发，但相比之下辛普森一家堪称道德楷模。

我想让家族在这场节日盛宴上有点真正有趣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艾斯，抱歉是多萝西，去了玛莎百货。

为萨瑟拉萝普欢呼。没有哪个博士的敌人能像她那样对付博士。这，又是一次家族因素在作祟。

这场小型（其实算是大型）木偶戏再度梳理了拉斯隆掌权的历史，特邀嘉宾还有他统治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位成员，欧米伽和……祂者。这出戏是伽里弗雷更富有异域风情的过去（在时间领主们陷入灰暗的官僚体制之前）。它充满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色彩，融合了歌舞伎、文乐木偶戏到莫里斯舞和约克神秘剧等多种风格。自从本书第一版中的首演以来，我补充了一些舞台细节，包括一段额外的舞蹈和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观众反应。明年它将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演，然后在萨德勒威尔斯剧院进行短期演出。

第二十七章

只是为了换换风格，这一章的标题与艾伦·艾克伯恩所创作的《诺曼征服》三部剧作中的一部同名——那同样也是一部以餐厅为背景的闹剧。

雷德雷德队长从忌辰穿越到现代，在他看来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事，但对其他人而言却相当于673个伽里弗雷年。等他终于弄清楚自己经历了什么时，恐怕就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了。

萨瑟拉萝普的开胃菜鱼舌可以追溯到旧日时代。根据《时间熔炉》的记载，曾经统治伽里弗雷的皮提亚女先知家族，只以鱼舌为食。最后的皮提亚曾将一碗鱼舌砸向密谋推翻她的拉斯隆特使。尽管皮提亚的追随者在她死后离开了伽里弗雷，在附近的卡恩建立了姊妹会，但家族中智慧女性的角色仍由管家们传承并尊崇，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着前辈们那曾经伟大的力量。

博士对家族的控诉以及他的冒险经历，经过修改后在《昔日之殇》的“概率树”场景中重新出现，这其实也是他信条的一部分。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见证宇宙的丰富多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他的行为，他的家族成员反而失去了这种自由。

“命名日快乐”这一幕则是角色们主导剧情发展的又一例证。艾斯，抱歉是多萝西，直接爬上椅子开始唱歌，叛逆地支持她的挚友。我觉得这非常温馨。这也暗示着：博士选择的同伴，才是他真正的家人，而不是他出生时就被强加的、那帮乌合之众的堂亲。

梵蒂冈显然是罗伯特·霍姆斯塑造时间领主形象时的灵感来源之一——想想那些红衣主教吧。《致命刺杀》中卸任的议长，简直就是老教皇约翰的翻版。所以我觉得，切断隆巴罗与矩阵之间联系的恰当术语应该是“开除教籍”。我在写《昔日之殇》时，曾想让斯卡罗的另类居民，塔莱克斯人，在他们短暂的客串中，通过凶残地高喊“开除教籍！”来暴露他们作为准宗教狂热分子的本质。但尼克·布里格斯（可能很明智地）没让我这么做。

第二十八章

传到克里斯脑海里、来自博士超载大脑的那句“耶玛亚和耶玛亚等等……”，其实是对《麦克白》中“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这句台词的拙劣误引。耶玛亚4号是博士、克里斯、罗兹和伯尼斯在凯特·奥曼的小说《沉睡》中曾到访过的星球。

将塔迪斯从尘网弄下最直接的法子无非投掷物品或搬梯子，而博士自然要施展其独门妙计——一种挑衅制胜术，全然契合他本人与被激怒的宅邸的作风。结局：博士得一分，宅邸吃零蛋。

隆巴罗的大厅恢弘得足以同时上演多场戏码。所以在本章节中，镜头随着家族成员对博士揭露真相的不同反应而切换，颇具“对比参照”式的戏剧张力。犹如将博士抛入水桶，看他的堂亲们连同各自盘算在扩散的涟漪中扑腾碰撞。

塔迪斯漆面上的爪痕是在“跨亚马逊特快列车”上留下的，那些爪痕显然是狼人所为。在戴维森时代，剧组的制作团队就已经否决了我关于狼人故事的剧情构思。但既然是个好点子，日后可能用得上的时候，为何要舍弃呢？

原剧本中，獾与艾斯之间原本有一段互动场景，但在这里显得多余了。场景开头是这样的：

（艾斯向獾展示她的夹克，指着上面的徽章）艾斯：“这是休斯顿航天中心……我也没去过那儿。”

（獾研究着袖子上下所有的徽章，然后抬头。）獾：（自豪地）那你也是一只獾了。

（他开始发出隆隆的笑声，艾斯也加入进来。）

艾斯：是啊。咱都是獾！

（博士尴尬地勉强露出微笑。）

第二十九章

将原版局限于摄影棚的《隆巴罗》剧本改编成小说版，意味着故事需要大幅扩展。在巴黎、伽里弗雷国会或“过去”的任何地方添加额外情节很容易，但故事主线仍然被困在宅邸内。这和《戴立克的邪恶》颇为相似。那个故事所有的1866年部分都局限于马克斯提布尔家的宅邸里，唯一例外是维多利亚从窗户望向外界的短暂场景，之后她便被戴立克追捕者带走，就如同克里斯在第五章中从隆巴罗宅邸的窗户向外眺望的情节一样（不过《戴立克的邪恶》中的那场外景拍摄其实是在摄影棚内完成的，因此不算真正的外景）。

在《鬼舍之光》中，疯狂的探险家将加布里埃尔·蔡斯的宅邸视作丛林。到了故事第三部分时，这地方确实真的变成了丛林。我试着尽可能多地把外界元素融入到隆巴罗宅邸的描写中：宅邸的大部分区域被描绘成森林，阁楼则像茂密的树冠；现在那里还有溪流和黑色的潟湖。宅邸已经变成了活体家具的领地：作为有生命的实体，它逐渐与自己的居民和生物们一起缩回到自己的世界之中。被困在里面的伽里弗雷居民被容忍存在，但几乎已被视为入侵者一般。

当安德鲁·卡特梅尔与本·阿罗诺维奇首次向我阐述他们关于伽里弗雷神话的想法时，我感到相当震惊。那晚我彻夜未眠，部分原因是博士的神秘性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永远不该被触及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异端观念，但我也明白他们是对的。我们其实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安德鲁和本并没有剥夺什么，因为原本可揭示的秘密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们只是进一步深化并重新塑造了那个神秘感罢了。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博士的家族和宅邸的构想也由此诞生，只是我当时太害怕了，没敢把这个想法提交上去。因此，这个故事融合了我们所有人的构思。同时，它还受到了《新冒险》系列中许多创作者的贡献，以及即将上映的保罗·麦甘电影的影响，那部电影象征着我们所熟知世界的终结……不过，故事中的大部分细节仍出自我的笔下。

多萝西和莉拉之间的对话巧妙地展现了粉丝们对“博士是谁”这一问题的矛盾态度：莉拉坚信博士的神秘性应当被保留，多萝西虽然完全赞同她的观点，却仍忍不住渴望揭开真相。尽管莉拉抗议，但最初挖掘博

士过去的人恰恰就是莉拉自己。

我喜欢这句“她把思绪折叠进黑暗之中”。这句话完美地契合了英诺塞特那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充满悲伤与感动。她是唯一真正关心博士的堂亲。我尽力让这一场景保持简洁，但在写作时却忍不住哭了好多次。

这是第七任博士在新开始之前的最后探索。在朋友们众目睽睽之下，他同时面临着家族的困扰与过去的阴影的折磨。更糟糕的是，他自己的避难所和真正的家——塔迪斯，也正在被侵犯。随着绝望加剧，他回归本源，回到他长大的房间，但那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解决方案。这根本不是回归矩阵。相反，他像第三任博士在水晶洞中面对恐惧那样，继续走向更深的未知领域……他仿佛穿越了宇宙的边界，进入了纯粹的幻想世界。

博士在《太阳制造者》中提到过《斯里普斯特德宇宙动植物志》。

在原版电视剧的剧情中，英诺塞特的命运截然不同：她在救博士时不幸丧生，博士被困的房间也被摧毁成尘埃，她的生命就此终结。如果在最后半集中让她以另一个身份复活，对那位女演员来说显然也不公平。

此刻，我们又回到了故事的序幕场景：四位女性——总统罗曼娜、叛逆者多萝西、堂亲英诺塞特和战士莉拉——正围蹲在博士身旁，彼此紧握双手，凝视着他意识深处的黑暗深渊。

第三十章

在返回博士过去的旅程中，我们重温了每一次导致他前世终结的痛苦重生时刻。随后，我们再次来到了“过去与未来”的大门前。那个戴眼罩的老秃鹫是（或曾经是）曾统治伽里弗雷的女先知皮提亚。由于再也无法预知未来，她便挖出自己的眼睛，换上了她从国会学术图书馆偷来的、遥远图勒的斯芬克斯被斩断头颅上的眼睛。她对博士没什么好感，因为博士无意间导致了她倒台。

博士那句“是你吗，西比尔？”，其实源自电视剧《我，克劳迪乌斯》中垂死中的克劳迪乌斯皇帝对德尔斐神谕的问候。而玫瑰女子则是贯穿新冒险系列不时重现的时间女神。博士是她选择的冠军。

在《致命刺杀》中，高兹总理承认他第一次见到法师是在特苏鲁斯。这颗星球可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伽利弗雷的掌控之下，无论是《时间熔炉》中的拉斯隆还是本故事中的祂者，都有特苏鲁仆人。他们使用的“梅约帕帕”这种称呼似乎是一种尊称，相当于马来语中的“Tuan”或斯瓦希里语中的“Bwana”。特苏鲁斯也是《致命死亡的诅咒》这部救助儿童迷你剧集设定的地方。

苏珊终于出现了！此时她一定还非常年幼，不过我们从未得知她和博士在1963年抵达地球之前一起旅行了多久。不过此刻，她的爷爷其实根本不是博士本人。这一情节隐隐让人联想到威尔第歌剧《弄臣》的情节：那位爷爷将苏珊藏匿起来，就如同曼图亚公爵那个驼背的小丑一样——他参与主人的种种恶行，却将自己的无辜女儿从现实中隐藏起来……最终酿成了极其骇人的后果。

这个神秘人物，不管他是谁，显然在伽里弗雷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甚至已经成为了爷爷辈，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是苏珊父母中哪一位的父亲。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伽里弗雷人。谁又说得准呢？苏珊是在皮提亚的诅咒使伽里弗雷成为不毛之地之前，最后一个活生生出生的孩子，但我们从《时间熔炉》中得知，拉斯隆自己未出生的女儿同样也是那个诅咒的受害者。苏珊的父亲死于拉斯隆的一艘弓形飞船上，这意味着他参与了吸血鬼战争。同时，在《昔日之殇》的平行伽里弗雷，博士绝对是苏珊的亲生爷爷，我们听说苏珊的母亲认为他对他的孙女产生了不良影

响。

有没有人注意到？在《死亡机器人》中，所有角色都穿着类似国际象棋棋子的服装？《神秘博士》系列中，究竟出现了多少国际象棋游戏？（这又是个值得在论坛上讨论的话题……）拉斯隆的多重套层棋局，当然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棋局，比斯波克先生的棋局高出好几个维度。听起来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与此同时，祂者关于“成为棋局中的一枚棋子”的话，呼应了博士自己在第21章中的话。

我隐约觉得，这场历史性的对决应该发生在唐宁街10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契克斯庄园的花园里，只不过那里的服装效果恐怕就没那么精致了。祂者首次出现在本·阿罗诺维奇改编的《戴立克的挽歌》小说版本中。（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就像是一个幕后操纵者——王座背后的权力，像一个鬼鬼祟祟、回避聚光灯的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或彼得·曼德尔森，操纵着伽里弗雷作为宇宙最高权力宝座之一的崛起。不过布莱尔和坎贝尔/曼德尔森与拉斯隆和祂者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只有撒切尔夫人（配上她的尖嗓与眼罩）——从她邪恶的皮提亚帝国被推翻，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

当初第一任博士通过逃往被伽里弗雷禁止的过去来逃避迫害者，而祂者则选择了逃向未来。

译者注：

本章同时出现了“另一人”与“祂者”两种译法，原文分别为“the other”和“the Other”。是否是作者笔误，已无从考证。但我倾向于这样理解：对于当局者而言，那是“另一人”；而对于旁观者来说，那便是“祂者”了。

第三十一章

苏珊并未出现在最初的电视剧情中，但在大幅扩充的小说版本里，她的登场却是必然。她究竟是不是博士的孙女，这是个老生常谈的争论。在早期故事中，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据几乎无可辩驳，但到了《致命刺杀》时，苏珊仍然是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位伽里弗雷女性。即使在《致命刺杀》中，也看不到任何女性身影，仅有一个女性的电脑声音而已。在那之后，时间女士们（我讨厌这个词！）突然成批成批地涌现，却总给人一种事后追加的敷衍感。我绝无意否认我们拥有罗曼娜这样精彩的角色，但当我在构思理想的伽里弗雷家庭结构时，曾极力避免任何无趣的类地球设定。拜托，那是一个古老而陌异的外星世界，不是《2.4个孩子》那样的地球家庭剧——那里根本就不该有孩子栖身之地。

罗伯特·霍姆斯对伽里弗雷的设定可谓大胆而富有创意，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自己的写作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每个家族都有45位堂亲，而且都是通过织机直接诞生的成年人，这是为了对抗皮提亚的末日诅咒的需要。可惜，这样的设定反而让苏珊显得格格不入。在《时间熔炉》中，对伽里弗雷家族略有了解的艾斯，惊讶地在塔迪斯图书馆里发现一张写着“生日快乐，爷爷”的卡片。然而，如果最后一批真正伽里弗雷孩子出生在数千年前，而苏珊又是自然分娩的，那她又怎么可能成为博士的后代呢？而且，如果她真的是直系后裔，那么她的父母（也就是博士自己的孩子）又在哪里呢？无论可能性如何，无论她的血统是直系传承还是通过间接途径延续的，苏珊见到爷爷时依然能够认出他来。

在《戴立克的起源》一集中，费雷恩勋爵在斯卡罗的战壕中遇见了博士，他的模样有点像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中的死神。因此才有了他天体干预局办公室里的《戴立克另类史》。

第三十二章

莉拉其实从未向他人透露过自己的特殊状况，但罗曼娜显然心知肚明。否则她为何总是关心莉拉的身体状况呢？难道是她下令对莉拉实施全方位监视，哪怕在最私密的场合也不放过？还是说莉拉的K-9一直在向它的同伴泄露关于晨吐和叶酸水平的信息？

哦不，又要来一场审判戏码了！不过事情的发展确实有点类似那样。早些时候，当费雷恩首次从伽里弗雷的暗中出现时，他总是使用冷淡、专业的法律术语与人交流。因此当剧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博士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熟练地运用既定规则，巧妙地扭转了局势。他真是个老颠覆分子！

关于伽里弗雷的人名字：在凯特·奥曼的小说《沉睡》中，我们得知博士的名字长达38个音节！（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博士的名字究竟是什么……）伽里弗雷的名字大概遵循威尔士“L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llantysiliogogogoch”原则。不过我实在无法想象博士的名字会与“白色榛树林旁的圣玛丽教堂”或“红色洞穴附近的圣提西利奥教堂”之类的地名有什么关联。不管怎样，那还差20个音节。如果我们遵循凯特的规则，这里得知的其他伽里弗雷人的全名肯定也是缩写版本。甚至莉拉也因她与安雷德联姻都获名“莱兰卓德卢姆萨格温纳切格西玛”（听着像大斋期前三旬主日的名称）。天知道普莱多尼亚学院每日点名要花多长时间。真正让我头疼的是：虽然宇宙中的其他人都可以称博士为“博士”，但他的家人必然会使用他的真名来称呼他。幸运的是，博士的耻辱反而帮了大忙。他愤怒的家族已经把这位可耻的叛徒的名字从家族记录中抹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士恰好在自己的“命名日”回到了伦巴罗（此处带俄国色彩），而那天又恰好，纯属巧合，也是祂者节。而祂者也没有名字……

我挺喜欢这样的安排：博士最终变成了他原本试图避免成为的那种人……家族原本希望他成为最高议会的议长，但当这件事真正发生时，他们却正忙于其他事务。这又是讽刺定律的胜利。

第三十三章

罗曼娜和费雷恩之间有点类似于博士与法师的关系。他们象征着伽里弗雷的权力平衡，最高议会对阵天体干预局：既是死敌又时合时作，彼此却无法彻底割裂。

庞大的宅邸从长期的掩埋中浮现，有点像莫比·迪克在最后攻击佩阔德号之前浮出水面。

博士关于自己喜欢之物的那段简短讲话，与他在《鬼舍之光》第一部分中对艾斯列举他讨厌的讲话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他厌恶的事物，也正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录制《鬼舍之光》时，西尔维斯特告诉我，他也很讨厌烤焦的面包。

最终，博士不得不与那座宅邸的核心装置——那台织机进行一对一的对峙。这有点像蛋与鸡的较量，只不过，直到最后也始终无法弄清楚究竟是谁先出现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这个结果，都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俄狄浦斯情结”色彩。

第三十四章

晴日：这一章的标题恰当地取自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第二幕中的咏叹调，一曲在电视电影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和原作一样，这个标题象征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但对日本艺伎“蝴蝶夫人”而言，这场重逢却是一场灾难性的结局。

本章的开头部分设定在优等伸展星的部分，完全是全新的情节。由于有许多松散的线索需要梳理——这些线索不仅来自本书，还涉及整个“新冒险”系列乃至更早之前的故事。再加上需要与麦甘主演的电影相衔接，原版《隆巴罗》的结尾过于仓促。博士与克里斯既没有机会好好反思所发生的一切，也无法厘清彼此的关系。因此，我让他们脱离了时间线，让克里斯得以一窥他梦寐以求的天堂，也给了博士片刻沉思的时间，之后他们便能回到故事中断的地方继续前行……

在“新冒险”系列中，艾斯/多萝西的冒险经历改变了她原本的命运（她本应进入普莱多尼亚学院学习），但最终让她主动完成博士的计划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结局。这也表明她其实早已猜到了博士多年来的谋划。

在所有人都在争论斯卡罗在《戴立克的挽歌》结尾是否被摧毁而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之后，博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英诺塞特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图书管理员。她喜欢轻嗅书页的味道，凯特·奥尔曼说所有真正的图书管理员都是如此。英诺塞特得到的那本书，当然是《小熊维尼》。

至此，我们来到了故事的结尾……好吧，这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结局吧。此时，我已经完成了清单上所有需要解释或与电影相衔接的内容。博士这个角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不同人眼中的博士形象也可能截然不同。在《隆巴罗》中，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而其他事情（甚至包括祂者）最好只作暗示。或者借用爱丽丝的话：“是谁梦见了这一切呢？”观众花钱看剧，自然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

博士必须直面自己的过去，才能迈向未来，所以这个结局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多个新开始的第一个。新博士们和新的老博士们。旅程其实从未真正停止，不是吗？回过头审视《隆巴罗》，感觉有点奇

怪，尽管我努力改进了一些章节，但我仍然非常喜爱这个故事。我和这个故事一起走了很长的路。现在，多亏了达里尔的精彩画作，我甚至能想象出它的样子。在怀旧过去与展望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神秘博士》写作的全部意义所在。旧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但更重要的是找到新颖的角度和惊喜元素。而这，或许正是《隆巴罗》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